



西班牙文学名著

歌妓与舞女

拉·佩·德·阿亚拉 著

李德明 译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文学名著
PDG

责任编辑 / 李宇宏

装帧设计 / 蒋悦



TRADUCCION REALIZADA
CON EL AUSPICIO DE LA
DIRECCIO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ISBN 7-207-03116-5



9 787207 031167 >

ISBN 7-207-03116-5/1 · 499

定价: 19.60 元

新
知
新
知
PDG

(黑)版贸审字 08—96—0035
黑龙江版权代理中心参与策划
Colección Planeada por el Centro de Asuntos
Relativos a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 de Heilongjiang

RAMON PEREZ DE AYALA
TROTERAS Y DANZADERAS

Editorial Castalia
Madrid 1984

责任编辑:李宇宏
装帧设计:蒋悦
特邀编审:孙厚惠

西班牙文学名著
歌妓与舞女

Geji Yu Wunü

拉·佩·德·阿亚拉 著
李 德 明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150008)
黑龙江省绥化印刷厂制版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印张 12 8/16·插页 7
字数:250 000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199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 500

ISBN 7-207-03116-5/1·499

定价:19.60 元

(缺页、污损或倒装请寄回本社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
(RAMON PEREZ DE AYALA, 1881—1962)

盛事和希望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在中国出版发行西班牙作家的作品不仅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件大喜事,而且有充分的理由希望西班牙人民的创造性劳动和卓著的文学成就能为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和创造性精神的中国人民奉献一点新的东西。

同样值得高兴的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和将要出版的西班牙小说包容了不同风格、不同时代的作品。一俟能够出版在世界五大洲产生着巨大反响的西班牙当代作家的作品,那对西班牙文学作品的介绍就算是系统完整的了。那时则堪称为百花争妍,中国热爱西班牙文学的读者也将对西班牙人民在这方面的创造性劳动有个全面的了解。

让世界人民了解西班牙文学并为此而不懈地努力,是西班牙文化部的宗旨。西班牙文化部衷心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对介绍西班牙

牙文学作品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和付出的辛劳。我们完全相信出版《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我们希望中国人民和我们具有同样的看法。

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署长

费德里克·伊巴涅斯·索莱尔

1993年4月1日于马德里

PROLOGO

Que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publique obras de autores españoles para su difusión en China es una satisfacción para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y, más allá, una esperanza fundada en que el trabajo creador español y el fruto del ingenio literario hispano puede aportar algo nuevo a un pueblo tan culto como el chino, forjado por misterios de cultura y creación.

歌妓与舞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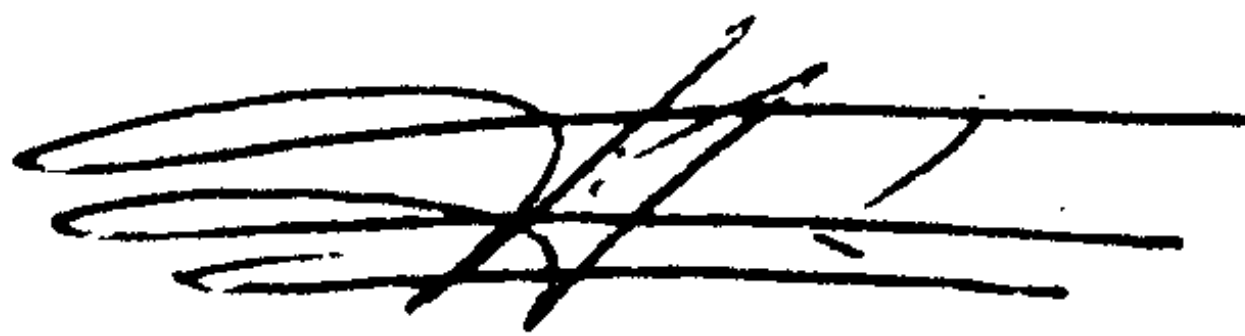
Satisface también que las novelas ya publicadas, y las que próximamente verán la luz, abarquen distintos estilos y generaciones. Una vez que puedan publicarse las creaciones de los autores contemporáneos, que tanta repercusión están obteniendo en las más diversas latitudes del planeta, el ciclo se habrá cerrado y los buenos aficionados a la literatura en China tendrán una idea global de la creación española en este campo.

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cuyos objetivos de dar a conocer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en el mundo se están cumpliendo con constancia y tesón, sólo puede agradecer el esfuerzo de las Ediciones del Pueblo de Heilongjiang y a su director por su interés. En todo caso, sabemos que la publicación de estas Obras Maestras de la Literatura Española no será un esfuerzo baldío. Nuestro deseo es que el pueblo chino coincida en esta opinión.

1 de abril de 1993 Federico Ibáñez Soler

Madrid

director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 España



(此文为“盛事和希望”西班牙语原文)

真诚的合作，丰美的果实

一套由西班牙文化部资助、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正在陆续出版面世，这是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情，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

一般中国读者，对西班牙文学不能说是陌生的。像辉煌西班牙文学史的不朽巨著《堂吉珂德》及其作者——文学大师塞万提斯，早已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并受到他们深深的热爱和敬慕。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翻译家和一些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一直把介绍西班牙文学放在重要地位，先后译介过不少重要的西班牙作家和作品。但这次中、西合作出版的《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则具有新的特点。它重点突出，表现出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西班牙文学，除了产生过塞万提斯这样伟大的文学巨匠的16世纪至17世纪初叶的“黄金时代”而外，还有其

更为繁荣鼎盛的群星灿烂的历史时期，那就是19世纪。19世纪被誉为西班牙伟大的小说世纪，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学，以批判现实主义为主流，兼有浪漫主义、地方主义。这期间的西班牙文坛，有大批杰出的作家涌现，他们完全可与同时代的英、法、俄的杰出作家们比肩而立，交相辉映。现在这套《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以在西班牙文学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辉煌的19世纪为重点，包括其它历史时期乃至现当代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及其代表作品。中国读者通过这套丛书可以窥见整个西班牙文学灿烂景观的概貌以及卓立其间的极富魅力的各个“胜景”——名家及其名著，这大概就是这套丛书的筹划者、出版社和编译者的共同初衷与用心所在吧。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这套丛书的特殊价值。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也是一项庞大的组织工作。从这套丛书的设计、“施工”，包括它所采取的合作出书的方式，我以为都堪称为一种创举。可以预计，它将受到喜爱西班牙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的中国读者的欢迎，并将会成为中、西两国文学交流史上的一桩盛事，一则美谈。

在此，我不能不对西班牙文化部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表示衷心的敬意，同时也不能不对出版社聘请的几位在我国西班牙语界有影响的翻译家——出版社聘请了李德明、申宝楼、尹承东和朱景冬四位西班牙文学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工作者为这套丛书的特约编审——表示衷心的敬意。在所谓“大文化热”、“文化快餐热”的今天，坚持把高品位的人类文化成果奉献给中国读者的人们，定会得到读者的感谢并被历史所铭记。

祝贺《西班牙文学名著》丛书出版，祝它取得完全的成功！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 杨子敏

1993年3月22日于北京

译 序

拉蒙·佩雷斯·德·阿亚拉(1881—1962)是西班牙一位多产作家和著名诗人。他的主要作品中有诗集《路上的和平》(1903)、《数不清的路》(1916)和《行走着的路》(1921),有小说《高峰上的阴影》(1907)、《歌妓与舞女》(1912)、《狡猾的女人》(1913)、《梯格列·胡安》(1926)等。1962年获“胡安·马奇”文学奖。

拉·佩·德·阿亚拉的作品在西班牙国内外引起广泛注意和评论。评论家一致认为,他是用画家的目光反映现实,他的作品的特点是深刻的心理描写、浓重的幽默感和诗一般的激情。

《歌妓与舞女》是拉·佩·德·阿亚拉成名以后的一部重要作品。它描绘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文人墨客的日常生活和他们之所思所想、所爱所憎,通过100多个大大小小人物,上至内阁大臣下到

城市贫民的活动,再现了那段历史时期的西班牙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习俗、爱情、婚姻的真实情况。许多评论家认为这部作品中一些主要人物原型是西班牙历史上的重要作家、诗人、学者,如奥尔特加·加塞特^①、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②、贝纳温特^③、巴列—因克兰^④等;其中小说的男主人公特奥菲罗的原型是维利亚埃斯佩萨^⑤,女主人公罗西娜和维洛妮卡的原型分别是福纳利娜^⑥和梅尔塞^⑦。

年轻的特奥菲罗离开寡母从巴利亚多利德来到首都马德里,开始步入文坛,但仍然依靠母亲每月寄来的生活费维持生计。不久,他结识了高级妓女罗西娜,随即沉湎于色欲之中而不能自拔。有一次,他为了穿得体面,买几件拿得出手的内衣内裤同罗西娜到郊区小住,竟然偷了朋友特赫罗的钱。这一步铸成了他的终身大错。他临死前哀叹,那一天我结识了维洛妮卡,如果同她相爱,一定会走向幸福和健康(特奥菲罗在被罗西娜抛弃和病危期间,维洛妮卡一直照顾着他),而他却被罗西娜的容貌所吸引,结果一步步走向痛苦和死亡。如果说特奥菲罗一生中有事业的鼎盛时期的话,那就是公演他的诗剧《露天下》;不过,这次公演同时埋下了他失败的种子,因为许多人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如果说他在爱情上有蜜月的话,那就是

① 奥·加塞特(1883—1955),西班牙哲学家和散文家。

② 贝·佩·加尔多斯(1843—1920),西班牙作家。

③ 贝纳温特(1866—1954),西班牙剧作家。

④ 巴列—因克兰(1856—1936),西班牙作家。

⑤ 维利亚埃斯佩萨(1877—1936),西班牙诗人和剧作家。

⑥ 福纳利娜,中世纪罗马帝国的一位容貌超群的女人,是大画家拉斐尔(1483—1520)的情妇。

⑦ 梅尔塞(1888—1936),西班牙女舞蹈家和民歌手。

他同罗西娜到海滨度夏；但是，这次蜜月之行同时播下了他死亡的种子，因为一方面他由于贪婪肉欲而渐渐毁坏了身体，另一方面罗西娜心中仍然爱恋着她的昔日情人、电影演员费尔南多。这样，当他得知费尔南多要来海滨和罗西娜声言同他结束一切关系时，精神一下子崩溃了，本来就已弱不禁风的身体也垮了下来。他做了忏悔，向维洛妮卡和母亲做忏悔。母亲大受感动，也向临终的儿子做“忏悔”，说他不是赫尔莫里内斯·帕哈雷斯的儿子，而是神父堂莱米希略的儿子。这使小说的悲剧气氛达到了高潮。

此外，作品对与特奥菲罗经常交往的人物都有着恰如其分的描绘，对他们的人生观、爱情观，如维洛妮卡怎样抛弃皮肉生活走上艺术之路，众人如何帮助天真少女摆脱人生的苦难深渊等，都有深刻的揭示和描绘。

李德明

1994年仲夏于北京

目 录

第一部	赛索斯特立斯和柏拉图·····	(1)
第二部	维洛妮卡和黛丝德蒙娜·····	(80)
第三部	歌妓与舞女·····	(162)
第四部	赫耳墨斯·特里梅西斯托和 圣特雷莎·····	(232)
第五部	欧尔穆索和亚赫利曼·····	(350)

第一部



赛索斯特立斯^① 和柏拉图^②

你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爱情是痛苦的。它使人精神丧失殆尽，生活步入歧途，追求无端虚荣；同时，夺去我们的记忆，抢走物质财富，耗尽体力；它是青年人的大敌，是老年人的死亡，是罪恶之源，是低级欲望的巢穴；是一种没有理智、没有秩序的东西，没有一点稳定可言；它使人头脑永远处于病态，使人失去自由。

——薄伽丘^③



特奥菲罗·帕哈雷斯——一些发行量不大的报纸称他是

-
- ① 赛索斯特立斯，埃及十二王朝（公元前 1971—公元前 1926）的法老。
② 柏拉图（公元前 421—公元前 347），古希腊哲学家。
③ 薄伽丘（1315—1375），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作家。

“西班牙诗坛王子，他走过的地方应该铺上一层玫瑰”——这位《死人舞蹈和鬼魂怪相》的作者，从植物园对面的果园大街慢慢走下来，一副沉思表情。那是一个秋日的早晨，天空无云，阳光明晃晃的。空中飘浮着的薄薄一层葡萄酒色的烟雾，包围着阴影和黑暗地方。

这位诗人首先引人注意的是修长的身材；他骨瘦如柴，装束邈邈：这是经济拮据的表现。当然也看得出，他不怎么注意修饰边幅。特别是那双靴子和那条裤子，更供出特奥菲罗的贫困和肮脏。毫无疑问，他那副表情也让人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把手背在身后，脑袋垂在胸前，总是看着靴子和裤子；他那张老鹰样的面孔蜡黄、尖削，布满阴云——他自己都会说，那是鬼魂的怪相；靴子是那样不跟脚，裤子是那样不合身，他都禁不住时时骂上几句；这两样东西对主人太不服帖了，有意和他的悲惨命运作对。

特奥菲罗在一座门前停下来，看了看门梁标着的号码：26号。他往回退了几步，走进24号的门廊。他刚要爬楼梯，门房妻子就挥舞着扫把跑过来拦住他。

“怎么？没有教养的先生，您去哪儿呀？”那个女人气得大声吼叫起来。特奥菲罗觉得莫名其妙。门房妻子又疯也似地继续说道：“这儿可不是鬼乞丐来的地方！听见没有，不要脸的，痨病鬼！”

特奥菲罗觉得心里流过一股寒流，有那么一秒钟失去了视觉。他不知写过多少诗文为死亡叹息，用犬儒的快感和令人作呕的细节描写过纵酒狂欢，描绘过蛆虫用它们的腐烂身体

和一堆堆光秃秃的尸骨在月光下举行的纵酒狂欢。他，吟唱尸骨腐烂的诗人，一听到痲病那个词，立刻吓得魂不附体。他真担心自己得上那种病。

门房妻子已经走到特奥菲罗面前，站在这位诗人上面的两道台阶上，握着扫把，劈开双腿，摆出进攻架势；其实，她肚子那么大，双胯又那么宽，无论诗人从哪儿走过，她只稍稍向哪一边——或左或右——移一下身子，就足以挡住他的去路了。

“太太……”特奥菲罗结结巴巴地说。

门房妻子听了“太太”这个词好像受到最粗鄙的侮辱，又气得大吼起来，像抡大斧子那样用两只手挥舞扫把；她那是装腔作势，并不敢真的打过去。

特奥菲罗开始犹豫不决。过不一会儿，他从恐惧中恢复过来，身上血液流动快了，脉搏也提高了速度。他颤抖着，感到体内有股难以控制的力量使他抬起头来。

“可是，痲病鬼，您没有长耳朵呀？”

“我说，您是疯了怎么的，快让我过去，我可没有怎么多的耐心了。”特奥菲罗说得很快，一个音节接着一个音节。他低下脑袋，用右脚蹬上一道台阶，朝着门房妻子的肚子就是一拳。她的肚子好像一只巨大风笛的风箱一样，被拳头一击便立刻瘪了下去。随着她的一声惨叫，木板楼梯摇晃了一下，她即一屁股坐在地上。特奥菲罗想趁势从她身上跳过去继续上楼。可是，门房妻子抓住他的一只脚，死也不放开。特奥菲罗用尽全身力气，想蹬开她，但她就是不放，嘴里还大喊救命。房间里传

来脚步声。特奥菲罗豁出去了，使劲蹬了一下，把脚抽了出来。但是，他刚把脚踏在地上，就觉得冷飕飕的，失去了触觉，仿佛脚已经不再是他的。他看了看，发现靴子不见了，朱红色的袜子布满了孔洞。羞辱和气愤把他的脸烧得通红。他想用那只穿着靴子的脚狠狠地踢一下门房妻子的脑袋，但门房妻子用手摇晃着那只靴子，犹如是战利品一样，同时大声喊道：

“那个盗贼……盗贼……埃麦特利奥！可是，你要上哪儿去呀？埃麦特利奥！”她停了一会儿，拿起靴子，对准特奥菲罗的鼻子，使劲打了过去。靴子从诗人头上飞了过去，撞在墙上，又从扶手的铁栏杆滑下去，掉在楼梯脚下。特奥菲罗又从门房妻子的身上迈过去，拾起靴子。

二楼楼梯平台上出现一个娇小身躯，那是一个女人，脑袋油光光的。

“可是，迪奥尼西娅，什么事？有什么大不了的？”

特奥菲罗抬起头，喘了口气。

“孔奇塔！”他说，“您来的太是时候了……这个丑婆子，”他指着躺在地板上的门房妻子，继续说，“不让我上来，举着扫把要打我，还满嘴脏话。”

门房妻子开始站起身来。这时，她的丈夫埃麦特利奥跑来了，他只穿件衬衣，手里还在卷着香烟。他是个慢性子，紧蹙眉心，四处查看，好像从来不只凭表面现象下结论，而是要好好看看事情的来龙去脉。他向前走了几步，脸上一副马德里下层人那种可笑的故作姿态的表情。他那皱成一条线的眉头好像在说：“我们来看看，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可是，迪奥尼西娅太太，”孔奇塔从楼上说，“您不知道帕哈雷斯先生是小姐的朋友和家里的客人吗？”

“我怎么知道这个臭要饭的？”门房妻子开始讲起来。她走近那个“臭要饭的”面前时，把下嘴唇撅得老高，好像那个人不屑一顾。埃麦特利奥先生给他妻子使了个眼色，打断她的话。

“上来吧，堂特奥菲罗^①，”孔奇塔说。

迪奥尼西娅太太抑制不住，讥讽地说：

“哼，堂特奥菲罗！真好听！”

埃麦特利奥先生把右臂弯成天鹅长颈那样，好像要用手按门铃似的。其实，他用直挺挺的食指指着妻子的嘴唇，装腔作势地命令说：

“你给我住嘴！”说着用眼睛望着特奥菲罗，“对不起，我的妻子对您失礼了？”

门房妻子想反驳几句，但埃麦特利奥先生用力挥舞了一下左臂，妻子乖乖地不说话了。

特奥菲罗神情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他知道埃麦特利奥先生正在犹豫不决，是打还是不打他的妻子，而这一点取决于他说的话。

“好了，”孔奇塔不耐烦了，赶紧说，“天这么晚了，我可不能在大门口呆一个上午。您快上来呀，堂特奥菲罗。唉，你们这些人真讨厌呀！……”

“我还有句话，孔奇塔！”埃麦特利奥先生说。

① 在西班牙，男性名字前面加“堂”和女性名字前面加“堂娜”是表示尊敬。

“有句话……？”孔奇塔欢快地笑起来。

“我是说，请等一会儿。”埃麦特利奥先生弯弄双眉，咂了咂舌头，那是说，孔奇塔的无知是可以原谅的。他转过身去，对特奥菲罗重复了一句：“喂，我妻子对您失礼了吧？”

“噢……您这是……没有，哪里！”特奥菲罗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以为……”埃麦特利奥先生暗示说。

“哪里！没什么！”特奥菲罗强作笑颜，“误会，她误会了。”

“说得好，”埃麦特利奥说，“那么说，我妻子如果有什么不礼貌的地方，就请您多多包涵了。”

“当然，当然，”特奥菲罗说。他不敢去拿靴子，用一只脚站在那里不动。

“好，祝您早安，多多包涵了。你，给我回去！”埃麦特利奥一边给妻子下着命令，一边打响手指。

迪奥尼西娅太太开始退去，脚步缓慢，脸上挂着一副不示弱的表情。她时不时地回过头，用眼角看看孔奇塔和特奥菲罗；那眼神忽而流露出屈从之色，忽而充满愤怒。从事情一开始，迪奥尼西娅太太就表现得像条家犬似的。生活中常常发生这类事，大户人家的狗对衣装不整的来客汪汪叫个不停；接着，令人嫉妒的事发生了，当客人被热情地让进主人的客厅里，仆人拿着棍子狠狠地打它几下之后，它即气鼓鼓地夹着尾巴离去，瞪着两只大眼睛，表示对棍子的不满，对不速之客的愤怒。

迪奥尼西娅太太就是这样走下楼梯的四道台阶的。特奥

菲罗赶快拿起靴子穿上，靴口早已失去了原有的松紧功能。他穿上的不是靴子，而是插上了翅膀，因而不是走到而是飞到二楼。

门房夫妇独处一起以后，便镇静了下来：迪奥尼西娅太太气消了，埃麦特利奥先生不再装腔作势了。他们面对面地站着，真是一对和睦夫妻呀，不用说话就心领神会了。

“可是，你没看见罗西娜小姐！……”女的一边说着，一边下意识地摸着被特奥菲罗打过的地方。“那双爪子真厉害呀……你看看西西利亚先生，现在当了大臣，她需要什么，他不都得满足呀！”

“迪奥尼西娅，能满足她什么呀！他那么大岁数了……”

“埃麦特利奥，你别想歪了。我是说也许给她一大把比塞塔。什么比塞塔呀！是钞票。可是，她非让他戴绿帽子不可。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得找个像样的小伙子，或者找个斗牛士。看看她选了个什么人呀！……简直是个癆病鬼……还有，你没看见吧？裤子上全是破洞。”

“我怎么没看见，迪奥尼西娅？真好笑。不过，你也说得太过头了！得注意点儿。”

“可是，”她想起特奥菲罗打的那一拳，“他往这儿打得好狠呀……”她指着腹部的尖端说。

“好了，好了……没什么，可不能多言语了，因为罗西娜小姐的小费……”

“埃麦特利奥，是卡拉曼奇玛公主。”

“迪奥尼西娅，随你怎么说好了。”

两个人钻进小黑屋里。



埃麦特利奥先生和迪奥尼西娅太太刚刚钻进门房里，就听见有人大声喊他们。两个人赶紧向传来声音的地方奔去，穿过一条过道，尽头通向一座小院；他们来到一座有两道台阶的门前，走进去是一间前厅，再进去是一间宽敞屋子，一面墙壁开着几扇大玻璃窗，天花板像画室那样装饰着。房间里家具不多，而且都已破旧，全是黑核桃木的；有一个雕花大柜子和几把扶手椅，其中一把椅背上放着十字搭；桌子的四条腿都雕刻着螺旋纹络，并且用铁条连接起来；卢塞纳油灯，塔拉维拉和格拉纳达的器皿；床上罩着朱红色的真丝床罩，一个瘦骨嶙峋的男人坐在上面，满脸胡子，表情阴郁。第一眼看上去，活像堂吉诃德的化身；再仔细一看，他的胡子比那位古代绅士都多得多，因为今天这位堂吉诃德是卷尾猴那样的胡须；另外，堂吉诃德的鹰钩鼻子转移到这张新面孔上以后，弯弓的部位不见了，虽然突凸，但更像鞋匠的锥子。

这位先生在床上把一条腿收拢起来，支起膝盖，在上面放块硬纸板，硬纸板上已经用图钉固定了一张纸。他右手拿着自动铅笔，左手取下玳瑁架的又大又圆的眼镜。这时，他板起面孔看了看门房夫妇。然而，或者因为坦率，或者因为近视，那双

眼睛闪烁着温柔的表情。

“迪奥尼西娅，您给我讲讲，在楼梯上大喊大叫地干什么呀？您不知道，弄出那么大响声来，我没有法子工作呀？您是不是逼着我另外找个住处，离这个胡喊乱叫的地方远远的呀？”那位先生强调说，仿佛一位年轻演员扮演着红衣主教的角色。

“少爷，看在上帝面上！”埃麦特利奥央求说。

“堂阿尔贝托，看在上帝面上！”迪奥尼西娅太太卑躬地说。

门房夫妇每次见到堂阿尔贝托，都是一副敬畏表情。他们喜欢他，就像奴仆喜欢主人和人类敬爱上帝那样，他们既把他看成半个主人，又把他看成半个神秘人物。

如同昔日的西班牙人一样，堂阿尔贝托·德尔·蒙特—巴尔德斯把青春年华献给了新西班牙^①大地上的冒险事业。堂阿尔贝托说，他的祖辈在发现和征服新西班牙过程中建立了辉煌战绩。他快30岁时才返回马德里。在首都，他身穿引人注目的衣着，宣传异国艺术和所见所闻。行人看见他那副样子，没有不耻笑的；文学界的头头脑脑，也都嘲弄他的作品。蒙特—巴尔德斯好像建筑掩体的堡垒一样，把傲慢、辛辣和古怪作为自己的生活信条，用这个三位一体的防护工具去对付嘲弄、诡计和平庸。有几个年轻作家追随他，接济他。这期间，他

① 西班牙殖民统治时期，称墨西哥为新西班牙。

回马德里带的那点钱都快花完了。他一直不能在报纸发表文章；有时某家无名杂志偶尔采用他的文章，有时某家无名杂志发表他的东西，也不支付稿费，连句感谢话也没有。一天，他手上只剩下 16 杜罗了，在大街上漫无目的地逛来逛去，考虑着 16 杜罗还能派上什么用场，用多少时间才能再挣得 16 杜罗呀。他走着走着，突然看到一幢还没有盖好的房子旁边密密麻麻地围了一大群人；他左推右搡，在看热闹的人群中打开一条路，钻进去一看，中间躺着个人，面色青紫，不住地呻吟着。有两个人好像在给他检查，进行抢救。当抬来担架把受伤的人放在上面时，蒙特一巴尔德斯正好赶到跟前，他问那两个人中的一个，此人是医生。

“出了什么事？”

蒙特一巴尔德斯像堂吉诃德一样，第一次和谁讲话，对方都会吓一跳的，惊愕，好笑；医生仔细地打量了这位突然而至的先生，耸耸肩膀，冷冷地回答：

“没什么，您不是都看见了吗？是个泥瓦匠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没有什么。”

“怎么没有什么呀！”蒙特一巴尔德斯一边不露声色地说，一边甩动着胡须和夹鼻眼镜。

医生又看了看这位不速之客，怀疑他精神不正常。这一次，医生彬彬有礼地说道：

“我说的没什么，并不是原来的意思；没什么在这里，是没办法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落下了终身残疾。简而言之，他这也是活该，因为他们这些人像畜生一样，一点儿也不注意自己

的身体。他若没喝醉，怎么会掉下来呀。我说他落下了终身残疾，因为胳膊摔断了，只能用正骨器，这玩艺儿要花 75 比塞塔，谁能给他那么多钱呀！完了！”

“谁对您说过没有人给他钱呀？”蒙特—巴尔德斯沮丧地喊了起来，眼睛里冒着火花。现在，他的夹鼻眼镜摇晃得更厉害了，不时地用颤抖的手扶正，固定在鼻梁上。

“我是说，起码您不能给……”

“我当然要给了。”

这时，一个女人哭哭啼啼地走过来，手上拉着个又瘦又小的黑发女孩。医生向她凑过去，没说几句话，女人便走到蒙特—巴尔德斯面前，想吻他的手。这位作家像个福音派神父似的，说：

“不要哭了，我所能做的，不足挂齿。我这儿有 15 杜罗，拿去吧！”

那女人想知道他的姓名和住址，感谢她丈夫的救命恩人。蒙特—巴尔德斯执意不说，但最后还是让了步。

一个无名女裁缝，既有同情之心又有嘲弄之意——马德里下层女人都有这种特性——，喊了起来：

“堂吉诃德万岁！”

在场的人——大多数是平民百姓——跟着喊道：

“万岁！”

蒙特—巴尔德斯这个贫民的大敌，很瞧不起他们如此冲动，于是运动双脚，从人群中逃出来。几个女人看着他的背影——长长的头发，奇异的体形——，笑得流出了眼泪。

受伤的泥瓦匠就是埃麦特利奥先生，那个哭哭啼啼的女人则是迪奥尼西娅太太。

蒙特一巴尔德斯一个人重新来到大街上，数了数剩下的钱：4 比塞塔加 20 生丁^①。他租了一间房子，不常去咖啡馆，每星期只到价格低廉的饭馆吃一两次饭。他如此节俭，可以和前几个世纪的西班牙名人相媲美。就是说，他手头上的钱只够维持一个星期的生活。他没有朋友可求救，再说，他从不折腰借钱。

他一边走，一边在脑子里想着如何解决这等复杂的问题。说话间，来到贡戈拉斯教堂。他走进去，坐在一条凳子上，低垂着脑袋，眯缝着眼睛，鼻孔一起一伏地吸着香火气味，用指头慢慢地捋着胡须，突然闪过一个想法。他高高兴兴地从教堂走出来，找到一家面包房，买了一个月的面包。拿到家里以后，用毛巾包起来，这样永远是软的，就像雕塑家让泥制雏形保持湿润一样。每每提起此事时，他总说那是采用了水和法。一个月头上，面包快吃完时，蒙特一巴尔德斯投了两篇稿子，每篇得了 5 杜罗的稿酬。几乎与此同时，已经伤愈康复的埃麦特利奥和他妻子登门拜访，对他表达感激之情和效劳之意；他们声泪俱下，千谢万谢之后，迪奥尼西娅太太说：

“少爷，我们愿意为您效劳，在有生之年永远和您在一起，陪伴您，侍候您。”

“我很高兴你们留下来。我身边没有仆人不也行呀。”他开

^① 1 杜罗等于 5 比塞塔。生丁是零钱，1 比塞塔是 100 生丁。

始捋着胡须，那是在思索问题。“可是，我得提醒你们，我是个穷绅士。”

“和您在一起，就是饿死，也心甘情愿，”埃麦特利奥斩钉截铁地说。“您就是我们的保护神呀！”

“随你们便吧！”

从那以后，蒙特—巴尔德斯一生中最神秘、最光辉的时代开始了！第一，是获取声名；第二，是征服财富，如果说这是锦上添花的话。这就像昔日的骨瘦如柴的卡斯蒂利亚^①一样，因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还为宗教信仰而战，征服世界。蒙特—巴尔德斯越是饥肠辘辘，越能在别人面前昂首挺胸，为他的理想而战；家中越是拮据，说话越气粗，态度越傲慢，从不在任何人面前低头弯腰。这种人只能在西班牙找到，他们能使饥饿与骄傲兼容，就是说，贫困不能使他们折服。这样，在那个征服时代，蒙特—巴尔德斯有时躺在被窝里不出门，就不足为怪了，因为他典当掉了唯一一件衣服，以维持他和仆人的生计。这时万一有朋友来访，蒙特—巴尔德斯只能在床上迎接了，一副笑容可掬表情，早把贫困忘在了一边，好像他不是坐在床上，而是王位上。

他爱打架拌嘴，认为越是处于逆境，越应该表现得高傲些。有一次打架，他断了一条腿，是右腿，后来安了假的。真让人难以相信，他为自己失去一条腿反倒感到高兴，因为这使他能和拜伦^②相提并论了；拜伦也是瘸子，虽然是另一条腿。

① 卡斯蒂利亚，西班牙的一个地区。

② 拜伦(1788—1824)，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小时候左脚扭伤变瘸。

“我感到痛苦的是，”他常常露出可笑的沮丧表情，叹息地说，“无能为力，不能踢打文坛小丑，驯服野马。”这是最近发生的令读者感到悲苦的一件事。

艰苦卓绝的征战之后，财富开始成了他的至友，成就也令他心花怒放。他的理想正在变为现实。

埃麦特利奥放弃了原来的工作，迪奥尼西娅太太也在门房帮忙——她说，那是为了消遣——，两个人一直想忠实地跟着蒙特—巴尔德斯，一心一意，同舟共济。他们除了爱之外，而且为少爷感到骄傲，他是一位好心主人。这是所有仆人求之不得的。所以，他们爱他如同家犬爱主人，人类钟爱上帝一样，把他当作半个亲人、半个神秘人物。

“少爷，事情是这样的，”迪奥尼西娅太太开始解释起来。“有个乞丐钻进门廊来，一个货真价实的臭乞丐。您知道，房子主人不让臭乞丐进来。臭乞丐就是盗贼。”

“臭乞丐，您张口臭乞丐，闭口臭乞丐；乞丐就是乞丐，什么臭不臭的！”

“我看他是盗贼。我刚才给您讲了，我不放他进来。他骂起我来，并且突然往我肚子上打了一拳。他原来是罗西娜小姐的男朋友。”

蒙特—巴尔德斯梳理着胡须。他一听到罗西娜这个名字，便伸出胳膊说：

“好了，迪奥尼西娅，我可不想听你把一个坏女人称为罗西娜小姐。我看，不能在这儿住下去了。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埃麦特利奥，你今天去找房东，就说我要马上搬走。我自己去

找个新住处，你们呢，如果愿意侍候我，就跟我一块儿走；如果愿意当门房，领那个坏女人的钱，就留在这儿。”

“我们是说……少爷，”埃麦特利奥先生吞吞吐吐地说。

“我已经说过‘好了’。迪奥尼西娅，打盆热水来，我现在就穿衣服。”



“小姐这就起来。您到客厅等一会儿。”

“如果没有什么不便的话，孔奇塔，我就在饭厅里等候吧。”

“可是，堂特奥菲罗，我们还没有吃早饭呢！”孔奇塔像孩子似的笑了起来。她没有怎么想就说了出来。她觉得很不礼貌，但想这不会触怒特奥菲罗。

“孔奇塔，您说话可够刻薄的，”特奥菲罗结结巴巴地说，心中有些惶恐。

“您用‘你’称呼我吧，堂特奥菲罗。”

特奥菲罗想：“孔奇塔一定想到我还没有吃早饭，肚子饿得慌。这副样子……”

“因为饭厅里光线好些，孔奇塔。”

“光线好，是吗？您眼神不好，该买副眼镜。”

特奥菲罗现在又在想：“她这是在嘲笑我。她觉得我可

笑。”刚才使他不能自控，从而朝女门房肚子猛击一拳的那股巨大力量，又重新凝聚起来，完全控制了他。“是谁叫我到一个妓女家里来的？……”有那么一会儿他脑子停止思索，心脏停止跳动。随后，又在心中独白起来：“说到底是个妓女。说到底，尽管我爱上了她，她也许爱上我，并且改邪归正，让我在希望和失望中像疯子一样生活，她也是个妓女。”特奥菲罗想到孔奇塔的嘲弄，心中一阵难过，接着又继续思索起来：“处在这种可笑境地，为了尊严，为了人格，为了出气，真得照孔奇塔的屁股踢一脚，好好教训教训她，别那么无礼。”那股无法控制的力量已经使他抬起了一条腿，可是，突然感到血管空空的，浑身瘫软无力，而且心脏也软绵绵、空荡荡的，好像要翻转过来似的。尽管如此，他还是用语言表述了他的想法：“可怜的姑娘，我穷困潦倒，粗野无礼，她对此有什么过错？”接着，他又从具体语言退回去，被浓雾和焦虑所包围。原来，他害怕语言，害怕揭示自己的情况。这时，有股力量促使他试探着反问自己，那是想知道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粗野无礼的人。但是，他力图把那股力量压下去，闭上心灵的眼睛，就像饿了几天和失眠数夜之后，从镜子前面走过时闭上脸上的眼睛一样，那是害怕看到自己病入膏肓。在感情上，他这种心态总是和一种古怪的温情连接在一起：对别人的恶劣行径逆来顺受，对所有人 and 事都怀有爱慕之情，而且这种感情常常表露在脸庞上，热情，天真，仿佛用那种表情告诉对方：“你们这样对待我，我原谅你们。可是，我这副样子，也请你们原谅我；说句大实话，我对此是没有过错的。”

“真让人不敢相信！孔奇塔，我是那样喜欢你……”特奥菲罗听到自己那悲伤音调时，怔住了，脸涨得通红，不该不通过脑子说出那种话。

“好呀，说下去，我听着！”孔奇塔用手叉着腰，直着身子，踮起脚尖，歪着脑袋，想好好听一听。此刻，孔奇塔在想，那是嘲弄她。

孔奇塔活泼、勇敢，现在又面带愠色，从而显得更加漂亮和可爱，以致特奥菲罗看着她都有些陶醉了，禁不住笑了起来。

“我是像朋友那样喜欢你的，孔奇塔。只不过作为朋友而已。你知道，每条河都有自己的河道，再说你已经有了未婚夫。”

“而这一点是和您最没有关系的了，”孔奇塔冷漠但却无敌意地说。

“当然和我没有关系了，而且你又不让我插手。好了，带我到饭厅去吧。”

“好吧！帕哈雷斯先生，您这个人真讨厌！”

孔奇塔拉起诗人的手，跑起来，特奥菲罗像被拖着一样，直到走进饭厅。

“您看见了吧？”姑娘一边把他让进乱糟糟的房间，一边问。

椅子一把把擦在一起，有的还放在桌子上。门帘擦在门上方。一个老女仆在打扫。

“堂特奥菲罗，您愿意呆在这儿呀？”

“我看，还是你说得对。不过，我不愿意呆在客厅里。”

“小点儿声，别让小姐听见，她可喜欢客厅呀。”

“孔奇塔！……”屋内有个男人大声问道。

“什么事？”孔奇塔回答说。

“是谁呀？”那个声音又问。

孔奇塔：

“小姐的一位朋友。”

那声音：

“是大臣先生吗？”从语调听起来，是用大写字母把“大臣”这个词念出来的。

孔奇塔：

“不是，先生。”

声音：

“那么，一定是大臣的朋友啦……”

孔奇塔：

“不知道。是位诗人先生。”

声音：

“怎么回事，到底是大臣，还是诗人？”

孔奇塔：

“我问问，一会儿告诉您。”她又拉起特奥菲罗的手，离开饭厅。

“谁呀？”特奥菲罗惊愕地问。

“小姐的父亲。以前当过海员，好像是在北部海区，具体什么地方，我也不知道。现在眼睛瞎了。”

“可是，他好像什么都看得见。他一定以为女儿生活得不错。”

“您看看他就知道了。我要是像他女儿那样呀……好了，进去吧，我还得给小姐穿衣服呢。”



孔奇塔走进房间，里面黑乎乎的；她从容不迫，径直走过去打开窗子。一束寒冷的乳黄色阳光透过白色亚麻窗帘——挺括，干净，像修道院的窗帘一样——射进来。正方形的宽敞房间笼罩在无泽白色光线中，四角不甚明亮，介于浅蓝和象牙色之间。如果不是因为那儿摆着方正的白漆雕花家具的话，简直像一间用云朵一样的物质揉和成的房间呢。房门上挂着方形木框，镶着镜子。地毯纤维稠密，富有弹性。家具不多，而且木料质地轻软，加工也不细。墙壁上挂着三幅画，一幅是蚀刻，另外两幅是贝雕，镶在精美的灰色栎木框里。

房间里，唯一富有色调的东西是那把矮椅子和两张床。前者的靠背弯曲，两侧都雕刻着小孔，坐位上铺着红色灯心绒垫子；后者——一张双人床，一张儿童床——设计得很简单，是铜做的，闪着金光，头部放着两个彩霞一样红色的枕头，脚下是古老的金色被子。

房间的尽头，映着孔奇塔那穿着黑装的小巧玲珑的身影，

犹如一只小老鼠掉在了牛奶罐里。

两颗脑袋——睡得红光满面，都长着浓密的金发——仍然深沉地躺在那儿，好像不知道孔奇塔走进来，也没有觉得阳光射进来。

使女走到小姐床边，轻轻摇着她。

“几点了？”罗西娜问，声音有些嘶哑。

“10点半，也许过几分，或者差几分。”

“这么早叫醒我干什么？”

“帕哈雷斯先生在客厅等您呢。”

“真的。我都忘了。”

她把两只光溜溜的胳膊从被单里伸出来，抬到空中，伸懒腰。胳膊肉滚滚的，看样子非常柔嫩，全然女性肢体，既看不到关节，又看不到肌肉，像波浪起伏那样；颈部和双肩散落着介于黄金和雪花两色之间的纤毛；光线照过来，在胳膊周围描绘出双重侧影，仿佛赤裸的肉体穿饰着光线编织的晨衣。

“别把孩子弄醒了，”罗西娜小声说着，在床上坐起来。被窝里散发出一股热乎乎的、一半来自人体一半来自植物的香气。

孔奇塔闻到香味，不禁产生一种淫荡想法，她在心里说：“男人看到她这样的姑娘一头扎到怀里，一点也不奇怪。”

“塞利佩在哪儿？”一个童稚的清脆声音问。

罗西娜和孔奇塔回过身去看罗莎·费尔南达。孩子从床上爬起来，跪着坐在脚后跟儿上，大腿和双脚都埋在宽大的睡袍里。

“小宝宝！我的心肝儿！调皮鬼！真招人喜欢！快，把玫瑰色的小脸蛋凑过来，让妈妈啃两下。快，妈妈饿了。”

罗西娜一边伸出胳膊去抱女儿，一边说着亲昵、疼爱的话。

罗莎·费尔南达用小拳头揉搓着眼睛，重复说道：

“塞利佩在哪儿？”

“哎呀，小坏蛋！你爱塞利佩，不爱妈妈呀。我哭了！”说着装出痛苦的样子，呜呜哭起来。

罗莎·费尔南达皱起眉头，一副哭相，看样子要大哭一场。这时，妈妈扑哧笑了起来。小姑娘哭丧着脸，并不觉得妈妈的玩笑好玩，仍然气鼓鼓地重复说道：

“塞利佩在哪儿？”

门口传来骚动声，仿佛有人抓挠房门似的。

“调皮鬼，塞利佩在那儿！”罗西娜装作生气的样子，嘟哝着说。

罗莎·费尔南达一下子从床上跳到地上，这时塞利佩闯了进来，两者面对面地向对方跑过去。但是，罗莎·费尔南达的睡衣比身材长得多，绊了一下，倒在地上，粉红色的小腿和光洁的小脚——脚掌和脚后跟犹如涂了一层琥珀颜色一样——露了出来。这时，塞利佩——这条长毛狗好像一个没有梳理的羊毛球——已经来到小姑娘身边，围着她转来转去。汪汪叫着，那可笑的声音是在表示友好；它有时停下来，用毛茸茸的脑袋——一绺绺灰色皮毛盖住了黑玉一样的眼睛——拱她。小女孩笑得直打滚。看到那情景，妈妈笑了起来；最后，孔

奇塔也跟着笑个不停。三个人用笑声织成的大合唱更使塞利佩放肆了，甚至“胡作非为”了。

“小姐，”使女仗着胆子说，“帕哈雷斯先生还在客厅等着呢。”

“对，可不是。把和服递给我。”

孔奇塔把和服拿过来，罗西娜穿上。那是一件宽大的大红真丝长衫，上面绣着青龙，紫色鳞片，银色长爪。和服衬着里子，罗西娜很喜欢，身体镶在里面暖烘烘的，特别舒适。

罗西娜把罗莎·费尔南达举起来，疯狂地吻着，全然不顾女儿踢脚打拳反抗，也不顾及塞利佩汪汪吠叫；小狗儿垂直站起来，用两只脚支撑着，摇摇晃晃。妈妈把女儿重新放在地毯上，任她和欢快的塞利佩亲昵、玩耍。她向洗澡间走去，使女跟在身后。

罗西娜走进洗澡间，等候浴盆灌满水。孔奇塔时不时地用温度计测试，让水保持适当温度。罗西娜用眼睛懒洋洋地看着从浴盆渐渐升起的热气。孔奇塔瞟了女主人一眼，看见她心不在焉的样子，便想给她解解闷，讲起了特奥菲罗和迪奥尼西娅太太之间发生的事。

“可是，那女人真野！”罗西娜激动地说。“他呢，没有及时回敬她几句？”

“可惜，我就是没有听到他反驳。”

“可怜的帕哈雷斯哟！”

“这也好，小姐，他如果激愤了……”

罗西娜和使女之间保持着亲密、真诚关系。尽管孔奇塔很

猎奇，但总是控制自己，不深问，因为罗西娜早晚会把事情和盘端给她的。

“今天穿的什么？”

“穿什么？打扮得像俄国王子一样。您知道演出服饰吧：裤子屁股上打着个大补丁，裤脚毛着边；美国鞋子，这可是时髦的，我说是从跳蚤市场买的；外套该扔到垃圾车上了。您还没看见他的袜子呢！”

“没看见过。你看见过？”

“当然看见了。可是，有一件事我还没有讲给您呢，迪奥尼西娅太太拽掉他一只靴子。”

“这女人真野！”

“那袜子可真笑死人。”

“好了，孔奇塔，别说了。你不知道我不爱听别人讲帕哈雷斯的坏话吗？”

“我是可怜他。”

“可怜什么？可怜他穷？他为贫困感到光荣。你应该知道，他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人物；他给报纸写稿子，想赚多少钱就能赚多少钱；但是，他性格清高、倔强，不在任何人面前弯腰……这些你都是知道的。另外，很多人嫉妒他……”

罗西娜非常激动，把自己的看法一古脑说了出来。这些看法都是她同特奥菲罗直接接触时形成的。

“这我一点儿也不怀疑，您看，世界上到处都有嫉妒别人的男人和女人……水满了。”

罗西娜脱去衣服，钻到冷热适中、散发香气的水里。她是

生长在潮湿气候下的金发美女，饱含汁液的成熟桃子，不论谁见了或闻了都会垂涎三尺。罗西娜身上布满丝样的汗毛——犹如新鲜果子一样——，躺在水里犹如扑了一层闪亮的银粉。她舒适地躺在浴盆里，眯缝着眼睛，一副沉思表情。

“喂，孔奇塔，你看帕哈雷斯不能说是生得丑吧？他身上有一种我也说不上来的魅力，你没有发现吗？主要是仪表，骄傲，有时蔑视一切，这都是优点。好了，你发现不了那些东西。你如果把他给我打扮成弃婴样子，比如说……”

“小姐，您看，我认为一个人不是神父，就是穿上长袍也不像。我如果穿上小姐的衣服，仍然是孔奇塔。”

“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你没看见我小时候在乡下那副样子，爸爸打鱼，我去卖，浑身脏得你都无处下手拉我。”

“好了，好了。您如果像现在这样脱光衣服，像现在这样躺在水里，就不会那副样子了。您可是无价之宝，全身都是银、金、钻石。”

罗西娜听到使女的奉承，笑了起来。

“我还没说完呢，我是说，对帕哈雷斯来说，您是无价之宝，”孔奇塔继续说道。“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打扮成弃婴样子，您在他身上看到的那些东西，就隐而不见了。”

“这么说，按照你的观点，长袍还是能造出神父的。我要告诉你，特奥菲罗是一表人才！”

罗西娜从浴盆里站起来，孔奇塔给她裹上床单，在心里自言自语地说：“这姑娘爱上了诗人。”

她们回到房间里，罗莎和塞利佩已经不在。孔奇塔给罗

西娜梳好头，手上擦好油，又服侍穿完衣服。她们之间没有一句话。

五

特奥菲罗坐在客厅里等呀等呀。真是这样，他很讨厌客厅；帕哈雷斯坐卧不安，他把这种厌烦感情形象地比作：“我恨这间客厅，如同夜莺恨号角一样。”

这间客厅是堂萨巴斯·西西利亚——他，司法大臣，罗西娜的情夫——设计的。厅内布置和装饰都是帝国时代风格。特奥菲罗尽管讨厌它，但有些东西还是唤起了他的文学灵感：深红、浅红和朱红与白炽灯样的白色明亮光芒浑然交融。红绸装饰墙壁，像罗马红砖一样，上面簇拥着一个个橘红色的桂花花环。桃花心木家具擦得光闪闪，犹如坎帕尼亚^①葡萄酒中放入了一颗宝石。洋红地毯红得发紫，能和古代红衣主教的紫袍相媲美。最后他又加了一句：说了这么多傻话。

在房间里，帕哈雷斯那身可怜装束骤然变成了褴褛的衣衫。诗人用来修补自己身上丑陋和卑微的那种神秘的绅士风度，被房间的紫色火光吞没了。

特奥菲罗走进这间皇宫一样的客厅，下意识地感到自己

^① 坎帕尼亚，意大利的一个地区。

又寒酸了几分。他坐在一把扶手椅——它的四只腿是由铜管做的，雕成动物蹄爪形状——里，双手支在大腿上，托着面膛。“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他喃喃地说，不知为什么，觉得自己太不幸了。

这时，传来一声娇弱但愤怒的吠叫；他抬起眼睛，从门缝看到两只黑玉一般的眼睛正从灰色稠密的茸毛中射出光芒来，冷冷地看着他。

“塞利佩！塞利佩！”一个童稚声音从外面喊道。特奥菲罗又一个人独处了，继续喃喃地说：“我的上帝！”他觉得自己成了嘲弄和憎恶的对象：人耻笑他，动物——比如塞利佩——憎恶他，甚至桌椅也对他板起面孔，太令人气愤了。他不知为什么，觉得无地自容，浑身一点儿力气也没有，无法争斗。他沮丧，他卑屈，他的精神和肉体干枯瘫软。他的华丽诗文，此刻要比他的内裤、袜子和靴子还惨不忍睹了。他承认自己不是诗人，只会堆砌一些没有生命的字词，他永远不能成为诗人。不过，他内心世界有一点点什么一直没有发现，那是永恒的焦虑，渴望光明——他认为很快会看见——，永恒的不安，而这一点点什么在社会交往中忽而变成无法驱除的胆怯，忽而使他怒不可遏。

他坐在帝国时代的客厅里，一直用手托着脸，那个无时不在的焦虑以异乎寻常的力量控制了他，并且使他产生一种全景幻觉，昔日的一切清晰地浮现在脑际，犹如刚刚过去。在他的一生中——正如他所看到的——，生命不是以死亡为代价的，前一件事与后一件事不是以因果关系连接起来的，宛如诗

歌和音乐中一个韵律或音符与另一个韵律或音符之间的关系那样，而是他走过的每一步和每一种心态，乃至遥远童年发生的事，都清晰地呈现在一张现实平面图上，一张美术作品上，每一种图象之间保持着时间值的协调与静态和谐。也就是说，他感到逝去的岁月没有田园诗意也没有音乐旋律，没有怀念或悲伤，而是像一幅尚未完成的油画。他把这理解为“随心所欲”，他生命中的每一刻并不是前一刻的必然继续，而是那幅图画中的一种新的图象，画家意志的女儿。他疯狂地爱着罗西娜，但并不觉得那是自己屈从于有着必然联系的某些感情事件汇聚起来的力量，而是由于自由选择和意志激荡：他企图为自己生命油画的黑暗背景引来朝霞般的金色光芒，开辟晴朗的天空。从特奥菲罗的这一幻觉的物质特性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他并不懂得绘画艺术，尽管很喜欢对它发表议论，说三道四。

然而，如果人的意志是自由的，那么艺术就是贫瘠的。特奥菲罗不知多少次都没有看到，着着实实地做出努力之后，他所得到的只是一张他意图和理想的蹩脚漫画。

特奥菲罗是巴利亚多利德一家客栈老板娘的独生子。特奥菲罗很小的时候，父母已经挣得了丰饶的家产。现在的客栈过去曾是堂堂的旅馆。特奥菲罗清晰地记得那张又大又圆的桌子，铺着玫瑰色的油布，苍蝇你争我夺，都想穿过无法穿过的粉红的透明罩子，品尝到香美的水果和点心。特奥菲罗面对那块油布养成了一种习惯：揭示他全部生命的象征。他就是苍蝇，在他和世界财富之间存在着一种谁知道是怎样幻想之纱，

透过它可以看到一切，但走近些，纱又变成厚厚的墙壁。

传来了罗莎·费尔南达的欢笑声。特奥菲罗抬起头，把手放在胸前。他第三次喃喃地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



“喂，我穿戴好了。您如果……”罗西娜出现在客厅门口，笑着说。她穿一身订做的服装，布料是棕褐色锦缎，带有花点，绒丝不甚整齐。她走到镜子前，举起胳膊给礼帽别上饰针，整个身子由朱红颜色衬托着，全然一副断臂维纳斯形象。

特奥菲罗站起来，全身骨骼格格作响；这也不奇怪，他瘦得就剩一把骨头了。他紧张地跺两下脚，把皱皱巴巴的裤子弄得笔挺些。他坐了那么久，原有的皱褶更加重了。

“走吧，”罗西娜说。

可是，特奥菲罗并没有移动脚步，他想照镜子看看裤子，弄得平整些。他不愿意让罗西娜看见皱褶。罗西娜在等他走出来。

“走，好。您为什么站在那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怕我拿走客厅的什么东西？”特奥菲罗用卑躬、粗鄙的声音低声说。当一个男人生自己的气，想把气撒在别人身上时，就是用那种声音说话的。

罗西娜慈善地微笑着，同时转过身去，一边走一边说：

“就我个人而言，帕哈雷斯先生，您完全可以把桌子装在衣兜里拿走。我先走一步。”特奥菲罗如此严肃冷漠，她并不感到不悦，因为她知道那种表情后面隐藏着对她的全部爱。

特奥菲罗在自己独处那一刻，侧着身子照了一下镜子。果然，裤子太不像样了，有的地方陷下去，有的地方鼓起来，谁也想象不出那里面能够容纳人的双腿。灯心绒已经由黑色变为丁香色，上半部的内侧，也就是贴着大腿的地方，又脏又有味。

“我怎能和这个女人上街呢？”特奥菲罗在心里说，焦虑使他喘不过气来。好像有一股超自然力，顷刻间使他感到脊柱变成了铁做的；他需要挺直身子，昂起头，迎接世人的挑战。他像一位真正的皇帝那样走出皇宫般的客厅。罗西娜和孔奇塔已经走到前厅，看见他带着一副帝王表情走了过来；罗西娜仔细欣赏，孔奇塔竭力控制着，但后来还是格格笑了起来，因为特奥菲罗被一只刚好四平八稳爬到那儿的乌龟绊了一交，他立刻使尽全身力气把那个障碍物踢到空中，落到很远的地方。

“可怜的赛索斯特立斯，厨娘买来是让它吃蟑螂的。乌龟的名字还是那位大臣起的呢。”

孔奇塔笑着跑过去救助赛索斯特立斯，它被踢翻了；孔奇塔弯腰时把纤细的脚裸露在了外面。她腿脚脆弱，具有低等生灵的潜在能量，如同获得大奖的跑马和《五月二日》^① 那幅画上的马德里少女——她们拉不动卡车，也承受不了正常的文明生活的重压。

^① 这是西班牙画家戈雅(1746—1828)的一幅作品，原名为《五月二日的起义》，描绘发生在1808年的马德里反抗法国入侵的斗争。

特奥菲罗——尽管孔奇塔用大笑和嘲弄驱使他那样去想——并不生孔奇塔的气。他现在看着她 and 罗西娜——尽管模糊和遥远——，好像是两个化身，孔奇塔追求的是恋情，罗西娜追求的则是快感，这是非法爱情的两个极端。

“好了没有？”罗西娜问。

“就等您下命令啦，”帕哈雷斯回答说，声音变得特别甜蜜。

下楼梯时，罗西娜说：

“您也不用胳臂搀我一下！”

“用胳臂和心。”他刚说出口，就后悔了，觉得那样说不合适，害怕受到蔑视。但是，罗西娜向他转过身去，投去怀疑但娇柔的目光，好像恳求不要欺骗她。她低声说：

“你们诗人献出心来是件很容易的事。但是，哪个女人轻易相信，她只能落得一个悲惨结局。诗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对吧？漂亮的谎言。真理那么平淡无味，以致所有人都喜欢漂亮的谎言。”

“不对，罗西娜。诗是唯一真理。”帕哈雷斯露出神父一样的表情，他希望这句格言具有某种宗教价值。

“不对，不对。如果是真理，就不成其为诗了。”

“罗西娜，您怎么啦？您不就是真理吗？”

“我是真理？我不懂。”

“您不是客观存在的吗？您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真正的事物吗？”

“当然是呀。”

“您说诗是漂亮的谎言……诗是漂亮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我们的伟大诗人说过：‘什么是诗？你问我吗？你就是诗。’”

罗西娜无言以对。她又感到幸福的暖流流遍全身，面颊红润起来。她高兴的是社会生活使她的潜意识变得复杂了，艺术制作的衣装把她的性欲掩饰了起来；罗西娜从来没有那样高兴过，就像一个女仆找到多情的店员一样。那是第一次有人对她那样讲话。她记得的最近一段时间的求爱者都是一副严肃面孔，干巴巴的，“什么时候，要多少钱”。不能再干巴了。但是现在，帕哈雷斯恰恰相反，她觉得他很可爱，把简单的事情用多情的语言说出来，把丰富的感情简单地概括出来；是这样，帕哈雷斯在说这些话的时候，完全摆脱了他惯有的做作表情和自命不凡的毛病。

他们来到门廊时，正巧堂阿尔贝托·德尔·蒙特—巴尔德斯走出来。他的假腿在地板上敲出有节奏的声响，宽大的外套在脊背上飘动。

特奥菲罗想满足一种双重虚荣：一是让蒙特—巴尔德斯看到他有个漂亮女人陪着，二是让罗西娜看到他和这个著名作家亲如手足。

“蒙特，我们这么急急忙忙地到什么地方去呀？”

瘸子转过脑袋，皱了皱眉头，继续往前走，不想回答他的问话。特奥菲罗受到了冷遇，心中不是滋味，因为他痛苦地觉得那是罪有应得。罗西娜仍然陷在激情的旋涡里，没有太注意刚刚发生的事。

“他肯定没有认出您来，”她看到特奥菲罗一声不吭，解释

说。

“认不出我来？不会。哪能认不出呢。他一定出了什么事……”

“我听说他文章写得很好。”

“哼……”

“您可以借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吗？”

“不值得一读。都是假话，装腔作势。”

他们默默地走着。特奥菲罗刚才挎着罗西娜胳膊下楼时还是那样自然，但和蒙特一巴尔德斯相遇之后，便失去了心理平衡，仿佛精神和五脏六腑都翻了个个儿。他先是怒容满面，随后像只泄了气的皮球；他觉得老天有意与他作对，时刻窥视着他，一看到他心情轻松些，快要成为幸运儿时，就在他前面放置路障，让他绊倒，摔个鼻青脸肿。特奥菲罗在心里这样解说：

“真烦人，我一有点高兴事，保证立刻发生点意外事，让我出洋相。”这是他自卑的心声，它反映了社会公正的判决；这是自吹自擂，卖弄学问人的心声。

罗西娜尝到了特奥菲罗头几句情话的甜头，便想方设法让他继续说下去，但是未能如愿。她每次提出要求时，他都三言两语搪塞过去，并且像孩子那样语无伦次。

他们穿过植物园大街，普拉多博物馆就在前面。

“您今天好像心绪不佳，帕哈雷斯。我早就让您陪我参观博物馆，我在这方面一无所知，您是我的最好向导。不过，您如不便，没有兴致讲话，那我就收回我的荒诞要求，尽管我感到

很遗憾。我太喜欢绘画了……”

“对，对，当然罗。那是女人艺术。唯物主义艺术，富有性感的艺术，粗鄙的艺术，低级艺术……”

“可是，您有一次说过……”

“什么？说过不同的话？”特奥菲罗不自然地挤出一点笑声。“有可能。您不能要求蝴蝶总飞直线呀。只有滚粪球的屎壳螂才飞直线。”他刚说完，便想：“我说了一大堆蠢话……太粗鄙了。”他更加生自己的气，心情更加不安了。

罗西娜像以前几次一样，感到很委屈，恰如一件新衣服上落下个污点，又似视网膜受到损伤，往任何地方看，空中都飘浮个大黑点，面前一片模糊。现在，她看所有东西都丑陋不堪：天空，树木，特别是街上的乞丐和农夫。看得出，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半似悲观半似欢快的表情——唯美主义精神的良好准备——完全占有了她。

他们走进博物馆。

“我们先看什么呀？”罗西娜用商量的语气说。

“先看维拉斯开兹^①吧，他是画家中的画家；就是说，他看到了物质中的物质。”特奥菲罗以进攻架势回答说。

他体会不到绘画的美妙之处，这是他们诗人长久以来就患有的疾病；但是，他喜欢谈论和评说绘画艺术。从内心深处讲，他并不喜欢绘画艺术，把绘画艺术视作粗糙艺术，即为修辞艺术所作的插图，甚至更为简单的东西，他还说那是用暗语

^① 维拉斯开兹(1592—1660)，西班牙画家。

为散文或诗歌增光加彩，第契亚诺^① 的红色，帕第尼尔^② 的清澈，什么原始人类的童贞呀，瓦特迪奥^③ 侯爵小姐的邪恶呀；另外，比如说，赶时髦的人认为人的脑袋是为戴高筒礼帽而创造出来的，正如捕鸟要编织鸟网一样。

他们没有在入口处的圆形大厅停留，径直沿着中间的过道走到维拉斯开兹展厅里。他们首先走近《王宫侍女》小厅。

罗西娜首先感到惊讶的是这幅画的自然环境十分逼真，人物尽管躺在画面上，但看上去有立体感，感情丰富，人物间距乍看上去可能有微小计算错误。

“太漂亮啦！……”罗西娜喃喃地说，又向那张画走近几步。“谁也不会说那匹小马驹是画的，如果突出一下……”她向特奥菲罗转过身去，他正骄傲地微笑着。“可是，您真的不认为这幅画美妙吗？您看看，它引起了我的遐想……您不要笑话我。在水族馆里，您从来没有看到鱼在玻璃后面游动吗？”

“当然看到过，”特奥菲罗突然打断她的话。其实，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话说回来，没看过这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

“我家里，鱼缸里养了条鱼。嗯，每当鱼游到玻璃附近时，可以看到它的大小，可是离开时，便变小了；游到远处时，仍然能看见。您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过，在近处游时，看得最清楚。把樱桃放在酒里，也发生类似情况。我现在讲讲我的遐想。看到这幅画，我记起了把樱桃放在酒里的情形。是这样的，前

① 第契亚诺(1488—1576)，意大利画家。

② 帕第尼尔(1480—1524)，古代佛兰德画家。

③ 瓦特迪奥(1694—1721)，法国画家。

面好像有一层玻璃，后面则全是酒精，人在酒里漂浮着，永远保存下去。您看那个穿黑衣服的人，在最里面，不过很清楚，一看就知道在十步远的地方。”

“是，是。您说的有那么一点意思……”

“当然罗，我不强迫您接受我的观点。全是我的遐想。您是一位艺术家。”

罗西娜看着那幅画，好长时间都有点陶醉在里面了。特奥菲罗走出去，坐在圆形大厅的沙发上。他感到沮丧：他的心好像变成了一堆灰烬，脑浆变成了气泡。他环顾四周，想从维拉斯开兹的画上得到激情或思想；然而，他的脑子还是一片荒芜。“为什么这些画比别的画好？和石印彩画相比，有哪些长处？”他自己问自己，同时摆弄着瘦骨嶙峋的、黏乎乎的手。罗西娜走了过来，坐在他的身边。她闭上眼睛，默默地呆了几分钟。她睁开眼睛时，用含混不清的声音喊道：

“噢，帕哈雷斯！我觉得我们已经不存在了……像那幅画一样，所有东西都好像是幻影……”她看到特奥菲罗板着面孔注视着她，脸涨得绯红，随补充说：“我尽说蠢话。我习惯早起，这可能是身体虚弱的表现。这儿的几幅画也很精美。”她站起来，走过去欣赏，这幅如何，那幅怎样，之后又坐到特奥菲罗身边。“说来也奇怪。您没注意这位画家总是把黑眼珠画得很大吗？和我的眼睛一样。是栗色的，像西印度群岛的栗子。我没有仔细研究过。但是，有时黑眼珠覆盖了整个眼睛，于是眼睛也成了黑的。现在，我的眼睛可能是黑色的。因为我有些紧张。您快来看看呀。”

特奥菲罗转过去观看，立刻用多情的声音说：

“黑的，黑的……像深沉的黑洞。”

“呸！……那是一个字，”罗西娜纠正说。她话中有话。

“对，一个空洞的字。您说得对，”特奥菲罗同意地说，他那时有些萎靡不振。他在心里想：“我不就是一堆空洞的字吗？”那时，他低着头，一副镇定、痛苦表情。当他抬头把眼睛转向罗西娜时，发现这姑娘正注视着他，表情亲切，也许那就是爱。特奥菲罗不能自控，立刻握住她的手，鼓起勇气问：“您在想什么？”

“什么也没想，在想称其为想的事；不过，我一直在寻找着您和维拉斯开兹的画之间我不知道的相似地方。不是说和某一幅，和某个人物的面孔相似，而是和某个具体东西，表情，风度，性格……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说不清楚。”

他们又参观了好几个展厅，快1点钟时才离开那里。

罗西娜是那样激动，话像水一样流到嘴边：

“真是好天气！太美了！帕哈雷斯，您说，是吧！马德里的天空……人们都说深沉而高远，不知道还有什么词形容它，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比那更好的东西，像我女儿罗莎·费尔南达十分柔嫩的乌黛颜色皮肤那样的东西。但是，给我的印象都一样。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的那幅画上，有个乌黛颜色的东西，那幅画是谁的了？戈雅的，是吧？可是，您看看那个不幸的人，那件巧克力色的斗篷，那双眼睛……是不是……他叫什么来着？叫伊索。对，伊索^①。您没看见那些车夫？这一切不

^① 这里指的是维拉斯开兹的一幅名画。

都是很美吗？”

罗西娜的语言河流把特奥菲罗淹没了，使他空荡荡的颧骨上布满慈祥、幸福的微笑。

“对，罗西娜，都很美。我觉得好像是第一次看到。”

罗西娜拉起特奥菲罗一只胳膊。

“您说过，您简单扼要地说过我所感受到无法表达的东西。好像是第一次看到，仿佛上帝刚刚创造出来，而不可能是别的情况。所有这些人和物，我以前觉得俗气而丑陋，如果今天这样欣赏，我非厌烦死不可；我觉得在博物馆的画上又看到了这些人和物，看到画我很激动。因为它们使我记起了真人真事。看过画上的人和物以后，我现在觉得真人和真事漂亮了，美丽了，仿佛我学会了如何看他们，仿佛我现在是第一次看到他们。还有比这更新奇的吗？”

他们在植物园大街的喷泉旁停下脚步。

喷泉旁，几个市政工人用干枝枯叶点燃起一个大火堆。水和火奏着各自的音乐。

“这喷泉太美了！这火堆太美了！”罗西娜感叹地说。

特奥菲罗看到喷泉和火堆，感情大发，思绪万千，补充说道：

“这两样东西是地球上最美好的东西。这两样东西无法画出来。”

“对，也许是地球上最美好的两样东西。”

“如果没有水和火的某些特征，就不能成其为女人。”

罗西娜下意识地往她朋友那边靠了靠。

来到家门口时，特奥菲罗想告辞离去。

“怎么？”罗西娜阻拦说，“您今天和我一起吃午饭吧。”

刚刚走上楼梯，特奥菲罗就后悔了，他不该接受邀请，害怕不会使用刀叉和餐桌上的其他餐具，害怕在罗西娜面前出丑。

语言是上帝赐予人类隐瞒自己的想法的。

——马拉格利达神父



罗西娜已经叮嘱过了，她和特奥菲罗单独吃。瞎子海员和罗莎·费尔南达在另一个房间吃。

饭厅有两个阳台，都朝向一个宽敞的院落。薄纱是那样轻飘，风和阳光都能毫无阻拦地透进来，但是外面人如果偷看，却看不清室内情况。

孔奇塔摆好午饭，当然罗，罗西娜和特奥菲罗总是让她留下一起交谈。他们口若悬河，天南地北，无所不谈；两个人脸上都泛着微笑，与其说畅所欲言，毋宁说都竭力不提及自己在想什么。双唇这道闸门总是四敞大开着，但是他们的精神——没有一句话——都在狭窄的思维王国里快速地游荡着，恰如旅行者在月台上等候一列神秘列车的到来。两个人都在想：“还

不是时候。”所以，他们要孔奇塔说上一段长长的逗趣的话，为他们解闷。但不幸的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孔奇塔那天话不多。

快吃完饭时，罗西娜让女儿跟老女仆到外面玩耍。她想把闲人都打发走。还有一个男仆，是给瞎子带路的；不过，他在外面吃住，只是上工时才来。

罗西娜把特奥菲罗带到一间密室，她常常在那儿更衣，读书，唱歌，有时还缝衣服。里面布置得很特殊，每样家具都有专门的用途。那儿有架竖式钢琴，衣架的帘子长得拖地，还有梳妆台，照片已因年久而显得苍白；椅子非常舒适，弹簧柔软，适合每一种体形的人坐用。鱼缸摆在钢琴上，一条藏红色的小鱼在游动。

特奥菲罗和罗西娜刚走进去，还没有张口说话，瞎子就走了进来，他摸着走路，家里哪个房间都能找到。他面膛宽大，黝黑；脸刮得精光，下巴下方留着一撮胡须，像海员帽子的飘带，已经花白。那双碧蓝眼睛看上去十分沉静，不像看不见东西。臂膀圆滚滚的，胳膊很长，双手扁平，大腿弯弓。一看那副样子，就知道他划了多年的船。嘴上的雪茄还箍了一枚戒指，用两个手指夹着，离点燃的那端很近。“罗西娜，递给我一把椅子。”

罗西娜把他引到一张扶手椅上，然后给特奥菲罗使眼色，让他和瞎子握手。

“您是诗人，对吧？”

“谁敢说自己是诗人呀？特别是名副其实的诗人，就更不

敢说了。”

特奥菲罗讲着，表情和语言并用，忘记了坐在自己面前的是瞎子。

“可是，您到底是不是诗人呀？”

“我写诗。”

特奥菲罗有些发怒了。

“爸爸，您提那些问题……您没看见他不好回答吗？”

“为什么不好回答？”

“因为不能答。”

瞎子听了这冷冷的答话，低下头，过了一会儿稍稍抬起点，问道：

“可是，是诗人还是大臣？”

“诗人，爸爸。大臣谁都可以当。”

“谁都可以？”

“对，谁都可以。”

“这位先生是大臣的朋友吧？”

“我不是。我是他儿子帕斯瓜尔的朋友。我是通过他认识罗西娜的。”

“不是大臣的朋友，怎么到这儿来？”

“爸爸，这是我的家，不是大臣的家。”

“什么？”

“这是我的家，我愿意让谁来就让谁来。”

“对，对。罗西娜，你说得对。罗西娜长得很漂亮，诗人先生，是吧？”

“漂亮极了，”特奥菲罗激动地说。

罗西娜对他笑了笑。

“她上台演出……是吧？观众都骚乱起来。”

“激动，他的意思，”罗西娜解释说。

“当然罗，”特奥菲罗含含糊糊地说。

“罗西娜，把戒指给我往上移移。”

他把雪茄伸给女儿。罗西娜把戒指移开点燃一端两公分，把雪茄还给父亲。

“往上移戒指，常常把雪茄碰坏，”老人解释说。“雪茄是大臣送给我的。他说是最好的。只因为是大臣送的，我才抽；但是，自从见不到他——他怎么不来了呢？——，我觉得雪茄没有味道了。这雪茄抽起来很硬。我如果不把指头放在附近，就不知道是不是在烧着……有人说没有眼睛，只失去视力，是吗？不过，和眼睛一起还失去许许多多东西……”

门铃响了。

“爸爸，可能是鲁菲诺。您出去散步吧，今天天好。”

真的是鲁菲诺，男佣。瞎子和他走了出去，屋子里只剩下特奥菲罗和罗西娜了。



“现在该开始了。”那一女一男这样想着。该开始了，可是

他们还不知如何开始。不知是高兴还是悲伤。事情就摆在他们面前，不过，他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罗西娜满心欢喜地步入这个冒险地域，她想一定会得到以前没有得到的快感，更高一级的快感。她不是淫妇，但是追求快感。吃午饭时，她就反复自问过：“我爱他，是吗？”回答总是肯定的。现在来到神秘宫殿的大门口，她闭上眼睛，面对新的枷锁屈服了，想尽早得到他的触摸，从而赶走那种不安心情。“他会做些什么？我的上帝，他会做些什么？”她在心里说。之后，又自言自语地说：“是否像所有男人那样，也做那些事？”所有男人都是拥抱她，满足她的要求，占有她，给她一定的快感，然后冷冷地把她丢在一边，直到性欲重新驱使他们占有她。她嘴里感到苦涩。她低垂着眼睛。

特奥菲罗也低着眼帘。不过，他的心情比罗西娜更为不安和痛苦，急切地想做点什么或者说点什么；他的心渴望从双唇探出头来，现在已经提到嗓门那儿，令他窒息。但是，意志逃脱了他的躯壳，寒气钻进了骨髓。先是在博物馆，后来吃午饭时，他好像发现罗西娜做出了爱的明显表示。但是，他现在清晰地看到，如果说她的热情与和蔼可亲不是硬装出来的话，充其量是为了应酬和社交。他害怕爱她，害怕人们嘲弄他的这桩爱情。他感到一阵晕眩，眼前发黑，仿佛蒙上了一层血色的、玫瑰色的纱。于是，他下决心正视备受煎熬的处境，偷偷躲到大地最遥远的角落里。然而，事与愿违。脑袋在肩膀上摇动，一下子倒在地上，心脏停止了跳动，好像没了知觉。他哭着跪在地上，把头扎在罗西娜的怀里，抓住她的双手，疯狂地吻起来。

那一切是那样突如其来，那样猛烈，罗西娜被撞击之后，好像变成了两个不同的人：一个完全被当时的形势所左右，另一个是观众，激动地高呼：“有如此纯洁、充满激情和真挚的爱情吗？”可是，这种情景只持续了一瞬间，随后两个人熔铸在一起，迷迷糊糊，惶恐，甜蜜。罗西娜笑了起来，但声音像哭泣，帕哈雷斯也哭了。

接着，罗西娜觉得那个男人跪在自己脚下不怎么得劲儿，便从椅子上滑下来，坐在地毯上；他们抱在一起，亲吻，低语。过了好一阵子，他们恢复理智之后，站起身来，但不知向对方说什么，只是微笑着。

帕哈雷斯坐在扶手椅上，把罗西娜拉过去，坐在他的膝盖上；他用皮包骨的双臂紧紧地搂着她，罗西娜隔着衣服觉得被一副结实的铁环牢牢箍住。

帕哈雷斯眼睛仍然潮湿着，罗西娜亦然。在人类历史上，水是人们之间第一个大型焊接机（因为海洋和河流是纽带，高山是障碍，荒漠是绝缘体）；在个人爱情历史上，泪水使两个人结合，高傲使他们分离，乏味的直率是感情绝缘体。

帕哈雷斯把罗西娜抱在怀里，从她那里得到一个个热吻，他强烈地渴求完全占有她。但是，这一完全占有并不是肉体上的占有，也不是淫欲，享受她的快感，而是急切地吻舔她的灵魂，了解她的全部生活，把溶解在黑影里的过去拉到今天来，把他热恋着的女人的黑暗根须栽到自己心窝里。所谓肉体占有，只不过是男人从女人身上匆匆经过，如同小鸟从天空飞过，蛇在草上爬过。但是，帕哈雷斯觉得另外一种占有是强大

的、永恒的，能把她和自己熔铸在一起。真正的西班牙人，应该用最高级的精神方式去爱，这就是平常所说的“兽力方式”。他刚刚第一次吻过罗西娜，在占有她之前，嫉妒和愤怒一起向他袭来，他要了解她过去的爱。

“把你所有秘密都讲给我听听，”帕哈雷斯要求说。他觉得糊里糊涂的爱一定生出不快来。

罗西娜把头依在帕哈雷斯肩上，眯缝着眼睛，仿佛畏缩在“自我之中”；她声音缓慢，然而有力，尽量避免虚构地讲述她对自己生活所记忆的全部东西。她在阿列纳莱斯度过的声色年华，失去贞节，坠入第一家妓院；不久，第一个情夫把她带到马德里。在京城，她先是当上了有名的交际花，后来与英国使馆的大富翁有了关系，给他当了两年情妇，他待她像纯正马驹那样，关怀，溺爱；返回马德里后，凭借在妓女和富豪当中的名气，结识了一些朋友，其中有帕斯瓜尔·西西利亚，给他当裸体摄影模特儿。堂萨巴斯·西西利亚常常观看儿子拍摄的艺术照片，罗西娜的照片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决心认识一下本人。见面以后没说几句话，就提出把她作为情妇养起来；她接受了，因为她自己表明过，她不是为众多男人而生长下来的；她讨厌做那样的女人，她要当有产阶级，要做母亲。现在生活很安定，甚至可以说很纯洁。堂萨巴斯热情、聪明、随和，不那么苛求。

罗西娜讲着，帕哈雷斯的心扉刚刚打开来，像一朵美妙的鲜花，而此刻渐渐浸泡在苦涩液体里，以致罗西娜讲完身世之后，变成了一个大铁砣，压在胸腔里。他搂抱罗西娜的双臂也

慢慢松弛了，仿佛已经没有必要那么拥抱，熔铸在自己身体里。相反，罗西娜越讲越感到轻松，从沉重包袱下解脱下来，她的心是那样轻盈，最后上升到脑部，这是说她的心在思考，头脑在热恋。有那么一刻她充满了幻想。“可是，我不知不觉地爱上了他，这是可能的吗？”罗西娜天真地想着，她害怕那种爱。她看了帕哈雷斯一眼，发现他眉心紧锁，目光茫然，从这些可以断定他处在无限麻木状态。一个人过分激动之后常常发生这种情况。罗西娜用力吻了一下他的眉心，从他身上站起来，坐到扶手椅上。她恨不得大喊大叫，她认为这是纯真的表现。在爱情上，女人献出，男人占有；或者说——也是一样——，女人把自己生活责任交给男人，让他保护她的心灵和行为，从而从脆弱但十分沉重的负担下解脱出来，并且得到最大的快乐和自由。

门铃响了。罗西娜脸一下子拉了下来，竖起耳朵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和孔奇塔讲话。“是安赫尔·里奥斯，”她想，“真讨厌……”来客和女佣大声讲着。

“不在！不在！我说过了，不在！”孔奇塔说。

“呸！别这样……她亲口对我说的，这个时候在呀！”客人反驳说。

“您别讨没趣，里奥斯，不在。”

“那么，我进去看看罗西娜吧。”

“走吧，您闲得没事干了！……”

“孔奇塔，我恨不得打你两耳光子……”客人大笑起来。

“您打……敢打！”

那个男人不住地笑着，孔奇塔则发出内心的愤怒，间或传来摇动东西声和轻轻的搏斗声。特奥菲罗已经回到现实中，立即站起来。他面色苍白，低声说：

“出事了？”

“没什么。是安赫尔·里奥斯开玩笑。你不认识他？他可能钻到这儿来。你没听见他说进来吗？”

“不会进来，不会。罗西娜，他那些话等于没说。只要你不让他进来，他进来，我就把他踢出去。”

“可是……你认识安赫尔？”罗西娜问，她看到特奥菲罗像个火药桶，有些害怕了。她在心里想着，那个五大三粗，这个像个瘦猴，打起来可怎么办呀。

“对，我认识他。”他怒火中烧，看样子什么都能干出来。

“好，不值得。安赫尔和蔼可亲，他来一会儿就走，不会占我们多少时间的。”

安赫尔的笑声和孔奇塔的尖叫声越来越近。房门一下子打开来，一个巨人探进身子，他笑得喘不过气，两条女人大腿穿着透明丝袜从他脖子两旁沿着胸前垂吊着。那个巨人用力握住这两条腿的脚腕子，一点儿动弹不得。等那个男人跪着走进来，才发现是孔奇塔骑在他的肩膀上。这姑娘疯了似地、气愤地抓住她“坐骑”的头发，恨不得一把把揪下来；安赫尔那样高兴，好像孔奇塔不是揪他的头发，而是给他挠痒。他跪着走了几步，那是为了不让孔奇塔碰到门框。他一进到大厅，就说：

“孔奇塔，你可以用手摸到天啦。”接着，他向特奥菲罗和罗西娜转过身去，邪恶地挤弄一只眼睛，用另一只眼睛指着姑

娘的大腿，补充说：“这姑娘，喜欢爬高。”

罗西娜觉得面前这幅画很好笑，特奥菲罗也有同感。孔奇塔看到怎么反抗也无济于事，便笑了起来，一边笑一边说：

“放了您，还是把您的毛全拔光？”

“孔奇塔，对我都一样，”安赫尔一边回答，一边把孔奇塔放在地上。姑娘羞怯地逃走了。

里奥斯爽朗地和罗西娜、特奥菲罗打招呼，好像他们是好朋友，常常见面一样；他经常出入政界场合，养成了这种习惯。过一会儿，他走到镜子前面，用手梳理好蓬乱的头发。

“这么说，堂萨巴斯不在呀？”

“不在。孔奇塔早就告诉你不在了。”

“说到孔奇塔，你知道她现在怎么样？”

“怎么样？你别想打她的主意。”

“天知道？有未婚夫了？”

“有了，是装订工人。”

“他什么时候欺骗她，尽管告诉我；一定告诉我，我是不欺骗女人的。有纸笔吗？我给堂萨巴斯写封信，写完就走，不打扰你们。好了，好了。”他走到特奥菲罗跟前，在他大腿上拍了一巴掌：“还有诗人……皮肤白皙的公主在诗句中备受颂扬。但是，时不时地，听我说，有个亲密的小姐儿，像罗西娜这么温柔，也不错呀。对吧，姑娘？”

特奥菲罗想摆出一副傲然表情，不想理睬突然而至的安赫尔；安赫尔看也不看诗人一眼，拿起罗西娜递过来的纸和笔写起来。信写到一半，抬起脑袋说：

“罗西娜，我跟堂萨巴斯讲的那件事，你知道和谁有关吗？”

“和谁？”

“猜猜看。”

“我哪儿知道。还不是你的朋友。”

“也是你的朋友。”

“马尔莫尔？”

“不，是阿尔贝托。”

“哪个阿尔贝托？”特奥菲罗问，“迪亚斯·库斯曼？”

“对，就是他，”里奥斯回答说。“罗西娜，知道吗，他住在我家里。”

“我想见见他。告诉他，请他到我家来。他怎么样？”

“这些日子好像不舒服。”

里奥斯写完信，封好，交给罗西娜。

“姑娘，真是条美味佳鱼呀，”里奥斯感叹地说。他在欣赏藏红色的鱼，鱼儿在圆形玻璃缸里不停地游动着。

“谁，柏拉图？”

“我是说这条鱼。”

“对，柏拉图。”

“什么柏拉图？”

“都是萨巴斯的话。他说柏拉图是哲学家，所有哲学家都是鱼缸里的鱼，他们把宇宙称为世界，哲学家很纯贞，很愚笨，就像鱼儿一样。谁知道是不是这样。你大概听过他讲话。你知道，他那个怪癖……”

“我知道，好说感谢，但那不是感谢。姑娘，这种怪癖所有西班牙政治家都有。他们喜欢扮演小丑，喜欢开口，但不喜欢开路。他们甚至是专制主义者，是小丑。你为什么认为是小丑？因为我总和搞政治的在一起？但是，我们别扯远了。这条鱼味道一定十分鲜美。”

“鲜美？”

“对，鲜美。我真想吃到肚子里。”

“你真会出丑。”

“对。”

“让孔奇塔给你煎煎吧？”

“不，不，就这么吃下去。”

里奥斯把手伸进鱼缸，抓了鱼就送到嘴里。他向特奥菲罗和罗西娜转过身去，用脖子做了个小鸟喝水动作，把鱼吞了下去。最后，轻轻拍了几下胃部，说：

“真好吃。”

“太残忍了！”特奥菲罗笑着说。

“太野蛮了！”罗西娜说。“喂，听我说，你如果想在胃里熬甲鱼汤，我家里还有只乌龟呢。它叫赛索斯特立斯，你一定猜得出，这是萨巴斯起的名字。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字呢，我可不知道。”

“谢谢，姑娘。有柏拉图就够了，虽然是哲学家，但很肥美。可是，姑娘，我今天还没吃饭呢……很紧……”

“时间紧？”

“哪里！钱紧。”

“你这个小丑！”罗西娜说着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安赫尔和他身上的光彩夺目的衣装。

“你看，到现在还没任命我为厅长呢。好了，再见，祝你发财。”

“也祝你发财，安赫尔。”

里奥斯旋风似的走出房间。

里奥斯刚走，特奥菲罗便急着说：

“这么说，迪亚斯·库斯曼曾是你的朋友……”

“过去不是，现在是。”

“你可能猜测到了，我用朋友这个词想说明什么。”

“我猜不出。”

“猜不出？很简单嘛。你和他有过或者说仍然有着怎样的关系？”

“可是，我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呀？”

“什么？”

帕哈雷斯面色青紫。罗西娜走过去抚摩他，并且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

“别那么孩子气，我不想使你不快。我说这和你有什么关系，是因为事情不足挂齿。我什么都讲给你，别着急。你应该知道，我没对你隐瞒任何东西。听我说：是把我带到那个鬼地方的当天认识那个年轻人的，你知道，那是皮拉雷斯。你可以想象得出，我在那里呆下去，会发疯的。是这样。他待我很好，不把我看作一种东西，而是一个人。难能可贵呀，我的心永远保存着对他的感激之情。就这么多。唉！后来，我从皮拉雷斯

逃了出来。由于找不到我，他们就以为我被库斯曼杀害了。他们走得太远了，甚至把他投进牢房。这段插曲太可笑了。”

“没别的啦？”

“没啦。”

罗西娜吻了吻特奥菲罗的眼睛。

“好，罗西娜，你可不能继续那样生活了。”

“那样生活？平静、正派，不可能呀。”

“你如果真的想过平静、正派的生活，那么就别再……”

特奥菲罗迟疑了一下，才说出“放荡”这个词来。

罗西娜坐在帕哈雷斯的脚下，把脑袋靠在他的大腿上。

“我放荡？”

“你如果放荡的话，就应该改邪归正。”

“对，对。可是，怎么办呀？”

“怎么办？”

帕哈雷斯把罗西娜拉起来，搂在怀里，疯也似地吻着。

“你只能属于我，你是我的，我的，永远属于我，永远是我的。我们永远生活在一起，远离人们，相依为命……”

“他是很爱我！”罗西娜想。她想象着帕哈雷斯将奉送给她一个怎样的未来；可是，她始终看不清楚这个未来的面孔，是一副笑脸，有诱惑力吗？她心中不是滋味，仿佛应该做点或说点什么重要东西，但她像记不起来似的。

“还有，”帕哈雷斯说，“你应该立刻和堂萨巴斯断绝往来。”

“好，好，”罗西娜嘴上这样答着，但心里还没拿定主意。

“今天就断，”特奥菲罗斩钉截铁地说。

“我的上帝，那不可能呀。我没有借口，突然断了，太困难了。”

“今天就断，”特奥菲罗重复说。

“你别那么残忍。”罗西娜把抽搐、充满央求表情的脸凑到帕哈雷斯的脸旁，“你这是在折磨我。我没有别的意思，可是你应该想一想，事情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应该慢慢来。可怜可怜我吧。”

特奥菲罗沉默不语。罗西娜心里有了底：

“我有个想法。我们最好离开马德里几天，去亚兰霍斯、埃斯克利亚尔、托莱多都行，你说吧；我们在那儿把事情处理得好好的，我给萨巴斯写信，和他断了。怎么样？”她对特奥菲罗撒起娇来。然而，特奥菲罗没有说什么。“和我的诗人在一起，我该多么幸福呀！我也要使诗人感到幸福！我们会幸福的，会多么幸福呀！”她一边继续说着，一边深情地抚摩他。特奥菲罗没有张口说话。

原来，帕哈雷斯此刻在忍受着新的折磨，他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这个女人想和我求欢，她虽然不敢用语言表达出来，但想满足要求。”帕哈雷斯是这样理解罗西娜的，她温情，撒娇，目的是麻痹他，不让他坚持那个荒诞的要求——和堂萨巴斯断绝关系。所谓的折磨是，帕哈雷斯害怕受到罗西娜蔑视和冷遇。一方面，那时他没有燃起任何鲁莽的性欲之火；另一方面，即使这种火焰熊熊燃起，他也不会让火焰烧得焦头烂额，或者说去寻找欢乐，因为他的内衣内裤太寒酸，见不得

人。他无论如何不能在罗西娜面前抖搂出那个秘密来。他想起一句不知是哪位作家的话，也忘记了从哪位朋友那里听来的：“金钱是最高档的春药。”

“怎么啦？说呀，看在圣母面上，我提出的建议不好？去埃斯科利亚尔，比如说，住上四五天，或者多些日子。对，就去埃斯科利亚尔吧。你说呢？”

“好吧，罗西娜，你说得对。”

“你真的觉得这是个好想法吗？”

“是的，亲爱的。”

“太好了！太幸福了！你给我写几首诗，是吧？”

“对，给你写几首，”特奥菲罗说，面带苦笑。

“然后，你寄到《星期一》^①上发表。好了，看来旅行三五天，还能给你生钱呢……”

罗西娜站起来，像孩子看见大蛋糕似的拍着手。

“钱……”特奥菲罗想。他前几天曾经给母亲写信，说急需钱用，除了那个月如数寄来一点可怜钱外，再加一些。他妈妈也不容易，既要维持自己生计又要支撑一家客栈，好多人不付钱溜之大吉，付钱的人也付得不多。妈妈每个月从牙缝挤出12到15杜罗寄给儿子，偶尔多寄四五杜罗。“我太不知羞耻了！”特奥菲罗想，他想到妈妈如此奔波，觉得自己活着没有一点意义。他的心又重新变成了灰烬，眼睛上罩了一层血样的玫瑰色薄纱。他的意志一下子不见了。他好像看见了自己的灵

① 《星期一》，当时马德里的大报《公正报》的文学副刊。

魂，如同丧家犬斜眼环顾四周，因为它们知道世界上到处是棍棒、皮靴和石块，虽然看不见，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袭来。

孔奇塔满面惊色，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什么事？”罗西娜问，她也有些惊慌。“是罗莎·费尔南达出事了？”

特奥菲罗预感到无形的皮靴开始出现在他的眼前，怔怔地睁大眼睛。

“是，是，”孔奇塔颤抖着讲述，“是……堂萨巴斯……进了门廊……现在可能到了房门口了。”

“哎呀呀！让他进来，进来……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特奥菲罗早已站了起来，脸色变了，像动物似的一副恐怖表情。他跑到门口，可是罗西娜一把拉住他的外套，不让他出去：

“你去干什么？上帝哟！镇静些！”

特奥菲罗对安赫尔的到来流露出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先是要她与堂萨巴斯断绝往来，现在又是这么疯疯癫癫的样子；罗西娜推断出他已经怒不可遏，非要给大臣一点脸色看看不可。

门铃响了。孔奇塔露出询问的目光。特奥菲罗站着，一句话不说；罗西娜看他平静了下来，便对使女说：

“去开门，让他像平时一样进来。”孔奇塔走了出去。

罗西娜央求说：

“让他进来！我向你保证，一切都会立刻解决的。让他来。”

我们自然些，现在你就装作是我的朋友来访。”

可是，特奥菲罗听不进去，因为他是那样恐惧，好像一头吓惊了的野兽。

传来了堂萨巴斯脚步声，有节奏，深沉，缓慢；脚步声来到房门口时，罗西娜没有拦住特奥菲罗，他一下子藏到了衣架布帘的后面。

如果音乐是爱情的食粮，那就尽情地享受吧。①

——莎士比亚

……犹如古吉他在耳畔回荡，脓液多了也会折磨你一场。

——路易斯·德·莱昂神父②

九

堂萨巴斯进了来，凑到罗西娜跟前，在她面颊上轻轻拍了两下，全然一副慈父表情，接着打招呼说：

“喂，小宝贝！天气真冷。”

“你总是说寒风刺骨。你还不那么老嘛，怎么这么怕冷。”

“这不是年龄问题。我从小就怕冷。没有热量，我简直无

① 这是莎士比亚剧作《第十二夜》第一幕第一场的第一句台词。

② 路易斯·德·莱昂(1527—1591)，是西班牙神父，禁欲主义诗人。

法生活；我需要各种各样的热量，身体的和感情的热量。”他的话和语调都是冷冰冰的，脸上挂着冷漠的微笑。“你一定允许不脱掉大衣的……”

“当然罗。脱大衣干什么！”

他坐下来，不住地搓手。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政界要员，头上戴着假面具，把真实、富于变化的表情隐藏起来。这种社会面具是那些在人群面前生活多年的人戴用的。这种面具具有自己的生命，但那是舞台生命，它用明显可见的特征勾画个人的理想和希望，由此给漫画家的劳动提供了方便，因为那副面具已经具有相当多的漫画成分。堂萨巴斯社会面孔的特征是怀疑主义与和蔼可亲共存，他把后者称为保护人的表情，全然一副塞内加^①的慈祥面孔。他的声音，确切地说，严厉，洪亮，这与充满疑惑的表情毫无共同之处。他的身影是条垂直线，犹如山羊一样，第一眼就能发现他的面孔狭长、瘦削；胡须颤抖，突凸，染过；眼睛乌黑，目光茫然；每每发出粗壮声音，下巴就缓缓地活动一下，这不禁使人想起黑山羊来，慢慢地反刍着营养丰富的牧草。

罗西娜背朝衣架坐着；堂萨巴斯面向罗西娜。

“我累了，小宝贝。”

“今天工作很多吧？”

“工作？你太天真了，小宝贝！你以为让一个人当大臣去，是为了工作呀？你真的以为我们这些大臣有什么用，政府有什

^① 塞内加(4--65)，西班牙拉丁哲学家。

么用吗？你知道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干什么的吗？和一个男人往西装上结领带差不多。领带是干什么的？为什么结领带，满足怎样的需要？不过，我们不结领带是不敢上街的。柏拉图在哪儿？”自从他开始否认政府作用，就一直想着柏拉图；但是，他不愿意打乱思路搅乱激情，从而留个尾巴，这是说，时刻保持着思想和感情上的冷静状态，因此没有询问鱼的下落，直到慢声慢气地拿领带同政府进行比较。

罗西娜简单地讲了藏红色金鱼的悲惨命运。

“现在，现实给我们提供了多么美好的教训呀？你看到了，柏拉图是怎样结束一生的，被安赫尔·里奥斯这样的男人吞到肚子里去了。安赫尔·里奥斯是什么人，是个浪荡公子，专门勾引女人，除了女人还是女人。小宝贝，所有哲学终有一天只能用来养护肉欲的爱情。”

罗西娜一直认为堂萨巴斯用那种语调是话里有话，好像是说：“别太注意我讲的话，我这么讲还是那么讲，都一样，目的是为了多呆一会儿。”过去，罗西娜听这种语调觉得悦耳、高雅，尽管有些火药味；可是现在，她分外讨厌它。实际上，她不知道是把责任推到堂萨巴斯身上，还是应该埋怨自己太紧张了。她思想集中不起来，冲突已经迫在眉睫。

那时，特奥菲罗藏在布帘后面，困兽的恐惧已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野兽一般的魔念占据了她的脑海。真丝帘子很容易弄出声音，特奥菲罗随便动弹一下都发出沙沙响声，牙齿也跟着格格作响。他并不害怕那声音使他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而是牙齿上的那种感觉，不堪忍受长时间折磨。这时，他

脑海里空荡荡，像疯子一样，尽量控制自己静止不动。

“对，对，小宝贝。我很累。不过，看到你这么漂亮，像朵玫瑰，劳累便减轻了一大半……小宝贝，职务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好像背上驮着一座埃及的金字塔，而尖顶朝下。我看过不了多久要提出辞呈的。”

堂萨巴斯说完停了好久，罗西娜不得不说点什么；但是，她没有什么可说的，便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

“这么快吗？”

“这么快，你指的什么？”

“辞职，我是说。”

“都八天了，还快呀？我当了八天大臣你还嫌时间短呀。小宝贝，你懂得什么呀？上帝就是用八天时间创造了世界。对这么一项巨大工程来说，八天时间是短了一些；所以，有些遗忘和不足都是可以原谅的。用八天时间修补那项工程的一小部分的某一点，绰绰有余了，而如果在这几天里不能修补的话，就应该从两个方面去找原因，或者这个人不胜任这项工作，或者事情本身无法修补。”

过了几分钟，罗西娜又不得不说点什么。还好，她记起了安赫尔的信。

“我都忘了，里奥斯给你留下一封信。在这儿。”

堂萨巴斯正要读信，看见有双又破又脏的男人靴子从衣架布帘下面露出来。他那时已打开了信，没有多想自己的发现。

“好呀，又提出一个要求。真讨厌，让我左右为难。自我走

马上任以来，要求帮忙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这哪里是国家呀，简直是乞丐收容所。”说着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双靴子。“是谁的靴子呀？”

堂萨巴斯起身，走到衣架前，拉开布帘。

罗西娜不敢看。

堂萨巴斯有那么一阵子茫然不知所措，一句话也说不出。那个又高又瘦的男人眼睛瞪得圆圆的，犹如按犹太教礼仪直立埋葬在那里。

特奥菲罗懂得唯一避免——至少减缓——事情的可笑程度，就是变可笑为悲惨。堂萨巴斯本来享受着性爱的快意，现在突然被打断了，只好以沉静和礼貌的表情接受面前的事实：特奥菲罗出现在那儿，仿佛那是社会生活中屡见不鲜的阴谋中的一个例证。

“噢！”他关心地说，同时向特奥菲罗伸过手去，“太遗憾了！……请坐下。罗西娜，给我介绍介绍这位先生。”

罗西娜抬起脑袋。她恢复了平静。

“是我的一位朋友。”

“我也希望他成为我的朋友。”

“这是帕哈雷斯先生。”

“帕哈雷斯……您是作家吗？”

“愿为您效劳，”特奥菲罗说，尽量装出高傲表情。不过，站在堂萨巴斯面前，他感到困惑、渺小，仿佛那个人可能任意宰割他。

“对，对，我记起来了：帕哈雷斯，小说家。”

“不对，是诗人，”罗西娜纠正说，抑制不住敌对态度。

堂萨巴斯不愿意触怒他人，也不愿意周围的人动辄发怒和悲伤；一般地说，他不愿意看到别人受煎熬，这并不是因为怜悯，而是出于自身利益；与其说他避免那种事情发生，毋宁说逃之夭夭。

“我读过帕哈雷斯先生的几篇小说，”他在撒谎。

“对，我也写过故事和短篇小说，”帕哈雷斯证实说，他听到奉承话，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我还读过诗呢，当然罗！我儿子帕斯瓜尔总提起您，对您十分敬佩。您是现代派诗人。但是，无论什么派，都有好有坏。您属于好的一类，是这样，先生。”堂萨巴斯说这一大套是想吹捧那位诗人，把他降为随便一个来访客人的地位。特奥菲罗的一句诗他都没有读过，所谓现代派诗歌更与他不沾边。特奥菲罗和罗西娜心里都有点打鼓，不知道堂萨巴斯是在严肃地还是嘲弄地讲话。堂萨巴斯问道：“帕哈雷斯先生，您作为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对我讲真话？”

“那得看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很简单。答应吗？”

“好吧，先生，我答应。”

“您病了吧？”

特奥菲罗面色苍白。

“是不是病了？请对我讲真话！”

“我不明白您的……”

“您明白得不能再明白我的……”

“我对天发誓，不明白……我病不病，和您有什么关系吗？”

“和我没关系？您来看看：饭厅的一个新侍童进来招待我，我首先要对他说：‘喂，孩子，这是瓶葡萄酒，还有一只杯子。这杯子是专为你准备的。我知道，我无法阻拦你偷喝葡萄酒。所以，我唯一要求你做到的是，不要对着瓶嘴口喝，把你的口水斟到我们的杯子里。’您现在懂了吧？在我知道的所有罪恶中，对我来说最为严重的就是患有羞怯病的男人所犯的罪恶，他们通过他们征服和随意抛弃的女人把这些病传染给其他数以百计的男人。”

“我如果没有理解错的话，对您来说这一罪恶的严重之处不在于一个可怜的女人是否生病，而是通过她这条渠道，别的男人，也许是些可敬的男人或大人物，被传染上那些病。”

罗西娜向帕哈雷斯投去热情的微笑，此刻，帕哈雷斯觉得自己比堂萨巴斯高大得多。

“我没有说清楚。我并没有把女人作为传染疾病的渠道来讲的，因为您如果仔细而公正地考虑一下，女人只能是渠道，暂且不谈在我们身上唤起的怜悯感情。要不然，您对罪恶做一个数字上的比较，就会发现这一边是一个女人，那一边则是她传染的成百成千的男人。”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看见一个女人，最后边有一个男人。”

“您无缘无故地激动起来了。看来，您是在揭我的短呀。可是，我在谴责一般意义上的罪恶时，也只是想到我本人的罪

恶。就是说，我说那些话并不是出于对某个人的爱，而是因为害怕可能降临到我头上的灾难。总之，我是以自私者的身份讲话的。对，先生，我是这样的人。我承认。我不能不这样，因为自私是人类精神的脊髓。就是我们做最为慷慨的事时，我们的唯一目的也是出自私利。您刚才那样激动，又说了些怜悯堕落女人的高尚的话，那不是不自觉地、遮遮掩掩地道出自私吗？这种自私使您宣称是位性爱勇士，在争夺一个听您讲话的女人的爱，或者说加大，或者说增强这种爱。从道德进步这个角度来看，这只不过是清楚地意识到了彻底的自私主义。说明有着最强大的勇敢精神将它公布于众。在两种自私主义相对峙时，各自在可能和应该让步的地方让步，从而取得强大的和目击的和平。道德进步在于要学会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别人。义气，荣誉感，只不过是几个自私主义者之间签订的合同或进行交易时所接受的钱币。所以，在君子面前，我求助我的自私主义——这等于给了您权利，需要时可以求助您的自私主义——并且问您：您病了吧？”

特奥菲罗又感到被堂萨巴斯推到渺小得不足挂齿的境地。他认为大臣的话不对，但不知道如何作答。罗西娜也和特奥菲罗有同感。

“可问题是……”罗西娜一边转向堂萨巴斯一边插话，“你如果认为我们之间有过……”

“我可没说你，小宝贝……我觉得很自然。我老了，而你很年轻，我怎能要求你对我绝对忠诚呢？我甚至觉得你倒应该选择一位艺术家，而不要这位吹牛皮的少爷……”

“我们都是君子，”帕哈雷斯说，“既然您一定要问，那我就最后一次回答您，您不会传染上我的病，之所以不会传染上，原因正如罗西娜说的，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可能有，因为我在知道罗西娜是不是属于我的，完全属于我的之前，不会有任何关系，看来您不可能懂得这一点……”

堂萨巴斯低下头，思索起来。

“我不懂，不可能懂。但是，如果有什么关系的话，我会原谅的，而且我认为是无可非议的。顺便说一下，罗西娜是我生活中的一点点缀，她知道得太清楚了，我的要求少得可怜，只要看她一眼，我就满足了！……我还没有昏庸到那种程度，逼迫她对我完全忠诚。我决不会那样做。我只要知道她以不同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就感到幸福了。您也不可能懂得这一点。”

“我不可能懂。”

“这是因为您认为您的那种淫荡的爱是最美好的爱。您听着，我现在如果知道我放弃罗西娜——我尽管很自私——会给她带来幸福的话，我会立刻放弃她。”这时，保护人的慈祥假面具第一次掉了下来，露出一副悲伤面孔。不过，他立刻戴上假面具，又补充说：“不过罗西娜现在不需要我放弃她，她本人也不想借助我的放弃达到幸福目的。小宝贝，你说，是吧？”

特奥菲罗不再那样激动了，他在心里想：“我身上如果有几千比塞塔……”罗西娜好像看出了那一点，便回答说：

“我对你说过，萨巴斯，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实话。所以，我当然不需要什么放弃了。”

特奥菲罗惊愕地看了罗西娜一眼。她趁大臣不注意，向诗

人挤弄眼睛，意思是他帮助她隐瞒，做得很好。

“小宝贝，顺便提一下。外号叫隐居主教的堂霍维诺给我写了封信。他说三四天之内这轮演出就开始了，他等待你告诉他用什么名字与观众见面；事情很急，因为海报要提前登出去。帕哈雷斯先生，您知道罗西娜是我们的一个大歌唱家，要长期登台演出吗？”

“知道，先生。”

“好，好，那就请您帮助给她选个好名字吧……您得按我的要求去做，演出成功与否，特别是女演员的成功，一大半取决于这个名字。必须按照马努^①的规则选一个名字。每当呼唤这名字时，嘴上有甜蜜之感。我选择了几个，请你们二位仔细琢磨琢磨。眼下，我特别喜欢以字母 A 开头的女人名字。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发 A 音时嘴唇必须张大，因为 A 是接收型的元音；另外，早已经证明了，肌肉活动和姿态会诱发某些情绪，比如催眠术表明的那样；于是，呼唤以 A 开头的女人名字时，我们将情不自禁地想到崇敬她。您一定觉得这一切很奇妙吧，帕哈雷斯先生？最后，我列举几个名字，也许你们认为很可笑。阿西达利娅，阿佛洛狄忒^②的另一个圣名；阿克特娅，海中仙女；阿特拉斯蒂娅，朱庇特的女儿；安蒂戈娜^③，谁知道她是何许人也。”说着嘲讽地看了特奥菲罗一眼，“还有洛托斯，也是一个仙女。最后这个名字的开头字母不是 A，但我觉得很

① 马努，印度古代神话人物，被称为“姓名之父”。

② 阿佛洛狄忒，爱和美的女神。

③ 安蒂戈娜，又译安提戈涅，古希腊大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公元前 496—公元前 406）同名悲剧中的人物。

好听。洛托斯和安蒂戈娜是两个很好的广告名字。你说呢，小宝贝？”

“你觉得怎么样？”罗西娜问特奥菲罗。她在大臣面前用你称呼他，他感到无比高兴。

“安蒂戈娜这个名字很好。听起来有点悲剧色彩，不过关系不大。”他记得很清楚，这是古代悲剧人物。他只知道这些。他，帕哈雷斯，作为诗人，总是用古希腊典故和神话点缀他的诗句。

“您听过安蒂戈娜演唱吗？”

“没有，先生。”

“安蒂戈娜，你想唱两句吗？”

“当然罗，很高兴唱两句。”她从扶手椅上站起来，满面春风地走到钢琴前。她稍稍扭过头，对特奥菲罗说：“我得告诉你，我弹得很糟。只起个伴奏作用而已。”

“小宝贝，你唱什么？”

“《妮依》。”

“噢，小宝贝，唱点别的吧！……这个太悲太平庸了！……”

“我喜欢，萨巴斯。”

罗西娜唱起来：

Ninon, ninon, qu'as tu fait de la vie?

L'heure s'enfuit, le jour succede au jour.

Rose ce soir, demain fletrie.

Comment vis tu, toi qui n'a pas d'amour?

Aujourd'hui le printemps, Ninon,
Demain l'hiver……①

罗西娜的声音单薄，但是像油画那样透明，温柔地表达了心中的爱恋。有时走一点儿调，颤抖，仿佛非常激动，听者很受感染。特奥菲罗不懂得歌词，但每一个音符都渗透到 he 灵魂的最黑暗角落，有说不出的幸福感；他的心灵力图得到光明和自我意识，从而产生出快意的痛苦来。

堂萨巴斯低垂着眼帘，低垂着他的那副面具。他的心焦虑地倾听着缪塞②的诗句和托斯蒂的感叹：

妮侬，妮侬，你的生命如何度过？
时间一小时一小时逃脱，日子一天一天闪过。
今晚的玫瑰，明天凋落。
今日春光明媚，妮侬，
明天严冬侵袭你的心窝……
没有爱怎能生活？

噢，爱情哟！一个实足的骗子！西西利亚像把胡须染成黑色一样，早已用哲学把他疑惑的精神世界中荒凉黑暗地域涂上了白色。但是，现在他听了那首纯真、悲凄的短歌，那副假面具破裂了，融化了，露出黑糊糊的冰块。西西利亚心中恐惧，空

① 这是法文，其意请见下文。

② 缪塞(1810—1857)，法国浪漫主义作家。

落落。禁欲主义、享乐主义和隐居主义的大杂烩——像药剂一样均匀地施敷在心灵上，以治愈它的死亡恐惧症，使它健壮起来，高尚起来——对他起了什么作用？他非常忠厚，讲道德，没有加害过任何人。但是，他的道德是粗鄙的假面具，是不能遮体的外衣？他捋着染上骗人的黑色胡须，心中的苦楚从眼睛溢了出来。

歌唱完了，特奥菲罗和罗西娜又看了看堂萨巴斯——他又戴上了社会面具。

“很好，小宝贝。你的声音甜蜜，娇滴。但是，这首浪漫曲……”

“浪漫曲好极了。没有比这首曲子更感人的了，我的心的每根纤维都在颤动，”诗人说。他作为那样的西班牙诗人，最大的特点是，神经系统仿佛与音乐之间隔着一道厚墙。他从来没有体会到音乐的感染力。他现在听了罗西娜唱的歌，心中确实激动不已。但那是没有得到满足的快感，从而变成了欲望，他更加热爱音乐激情了。他为自己感官变得如此锐敏而感到自豪，于是问堂萨巴斯：

“可是，您真的没有被浪漫曲所感动？”

“您想让我说什么呀？我不喜欢意大利抒情音乐，也不喜欢德国音乐，而是喜欢西班牙民间音乐，因为这种音乐更给人以直感，更为直爽。西班牙人孕育的音乐只能为淫荡生活做陪衬，或者促使人们发泄肉欲。所以，西班牙音乐家谱写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除了桥蒂斯舞曲、探戈和霍塔舞曲外，就没有什么了。桥蒂斯、探戈和霍塔，这就是音乐，美好音乐，离心

音乐，它使人的脑浆顺着肢体流到外面，使人脑壳空空，不住地跳呀，蹦呀。但是，另一种音乐，向心音乐，它的运动是反方向的，由外向里……如果现在是专制时代，我是帝王，大笔一挥，立刻取缔这种音乐，或者为了安全而做得彻底些，把什么音乐都取缔了。”说着，他冷笑起来。

罗西娜觉得被堂萨巴斯冷落了，又由于听不懂他的话，便用刺耳的语调说：

“这么说，对你来说，听音乐如同听雨声。”

“哼……小宝贝，但愿你永远不去学雨声一样的可悲东西。”

“噢，萨巴斯，你有时把我的神经搅得很乱，你好像不是一个……”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我的小宝贝生气呢。我并不想让你生气，罗西娜，我刚才说过，你的声音柔美，动听。你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是多么愿意听你唱歌呀。预祝你演出取得巨大成功。”

“但愿如此，”罗西娜回答说，语调中掩饰不住成功在即的兴奋心情。荣耀的巨大吸引力使她着眼未来，因而用高傲的声音继续说了起来，仿佛周围的人和事不复存在似的。她说，她在马德里演唱只是排练和预演，看看观众的反映；演习两三个晚场以后，就和“隐居主教”中止合同。她雄心勃勃，眼睛盯着巴黎，还想去美国看看。堂萨巴斯和特奥菲罗都觉得那个女人离他们十万八千里了，她的心可望而不可即，已经无法控制了。安蒂戈娜打破沉静，仍然想着不久将来的事。

“萨巴斯，我还忘记告诉你了，我下星期要到埃斯科里亚尔玩几天。”

“小宝贝，政府的事忙，我不能陪你去。找一天去看你吧！”

“不必，不必麻烦了。我想一个人，独自一人呆几天。”

“那也好。”堂萨巴斯明白了她的意思。

帕哈雷斯认为在埃斯科里亚尔度过的日子将是他一生中最关键的事件。在那里，他要么永远占有罗西娜，要么永远失去她。

堂萨巴斯到罗西娜家里，本来希望——应该说，他十分有把握——解除一点儿生活中的烦恼和工作的厌倦，然而，结果倒比任何时候都悲凉、疲倦。他很想让情人在他脸上轻轻抚摩几下，缓解一下心中的痛苦。他盼望抚摩，如同荒原盼望雨露一样。

赛索斯特立斯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慢慢爬行。

“噢，伟大的赛索斯特立斯！”堂萨巴斯喊着说，“谁像乌龟那样笨拙呀！听它讲话的人不知道它语气严肃还是嘲弄。人的一切邪恶都是从一条根子引发出来的，有皮肤，乍一看，好像这条根就是智慧，所谓智慧就是人们用来认识宇宙的特殊、笨拙方法；但我们有的不是皮肤，而是硬壳，像这个特权动物一样，或者像对虾那样，若表皮和骨架合二为一的话，我们的智慧将是另一种，甚至截然相反的智慧。人是唯一有皮肤的动物。有皮肤就等于把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外，从而容易受到四面八方的攻击。这样就要向四面八方求援。所以，当柏拉图说人是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便揭示了一个从来没有很好揭

示的伟大真理。动物有三种天性：填饱肚子、繁殖和运动。帕哈雷斯，您没有发现皮肤的出现所带来的可怕后果吗？您没有发现那些天性变成或者说蜕变成道德力量，有可能产生最糟糕结果吗？噢，伟大的赛索斯特立斯，上帝最高尚的造物呀，血统最高贵的造物呀！你的祖先可以考证的历史，至少也有几百万年呀！噢，伟大的爬行动物，你的祖先曾经生活在天上、水里和地上，主宰着世界呀！命运是多么无情呀，把哺乳动物这类如此可鄙和凶残的大敌置于你的面前！哺乳动物要残忍地把你们连根铲除！”

赛索斯特立斯，像议会中多数派议员一样，根本不听这位大臣的长篇讲话，继续一瘸一拐地慢慢爬着，寻找蟑螂。

这时，罗莎·费尔南达走进来，她刚才去玩了。她一头扎在妈妈怀里。

“亲我一下，罗莎·费尔南达，”堂萨巴斯说。“过来，我给你讲个大鼻子公子的故事。”

罗莎·费尔南达跑过去，趴在大臣的两条大腿中间；大臣看着小姑娘的玫瑰般的柔嫩面孔，抚摩着她的一头光洁的金发，心中感到很快活。堂萨巴斯开始讲故事了；罗莎·费尔南达抬起脑袋，像所有小孩那样睁大眼睛听着，仿佛每句话从嘴里吐出来以后就变成了相应的有形有色的物体。她看到每个词都赤裸裸地现出原形。

与此同时，罗西娜和帕哈雷斯在一边单独讲话，商定了下次见面的日期和地点。

罗莎·费尔南达听一会儿故事就累了。她不喜欢堂萨巴

斯，不喜欢他抚摩她。在成人中间选择朋友和友情时，小孩子们常常下意识地逃避那些其伦理观念完全是反生命的人，犹如雌狐逃脱和害怕炸药一样。在女人身上看到这种特点是不足为怪的。她们有情于堂吉诃德和唐璜，对哈姆雷特却反感。小姑娘回到母亲怀里，一声不吭，用眼睛察看四周。

堂萨巴斯、帕哈雷斯和罗西娜又懒散地谈了些鸡毛蒜皮的事，因为经过一个下午的激烈争论之后，每个人都把锋芒收了回去，想最后总结一下自己的明确看法。

堂萨巴斯的观点：他意识到罗莎·费尔南达讨厌他，下意识地讨厌他，恰如所有孩子都讨厌他一样（尽管他很爱他们），而这一点确实令他不安。他还意识到罗西娜也有些讨厌他，对于她的感情波动的原因也有所悟。他也意识到特奥菲罗特别讨厌他，或者说得确切些，对他恨得咬牙切齿，原因是特奥菲罗认为在智力、才能和财产方面都远不如堂萨巴斯。不过，堂萨巴斯知道，特奥菲罗比他有优越性。年轻，特别是拥有一种天赋的品格：热情，或者说会爱，会恨。他可以坠入痛苦的深渊之中，也可以爬到爱情的高峰；他可以认为世界不可能一天天好起来，也可以认为世界胜似天堂，是宇宙间最美好的地方。堂萨巴斯知道这个世界是傻瓜的世界，首屈一指的傻瓜是特奥菲罗，可以享受幸福，也可以忍受苦难。

罗西娜的观点：堂萨巴斯太敏感，对人太冷漠无情。她看见他，如同看到一枚闪光的钟摆。她发现，他比特奥菲罗聪明机灵，善于杜撰含义深刻的词句。但是，尽管如此，她不敢说他的天资比特奥菲罗高多少。对此，她自己也说不清楚为什么；

不过，她在帕哈雷斯身上隐约看到一种真情，特别是看到一种力量，使他充满魅力，令人感到可爱。

帕哈雷斯的观点：堂萨巴斯面带笑容地来到那里，是对他的侮辱。这如同疲倦地走了一整天之后，还要继续走下去时遇到一个行人，他用嘲弄的声音对我们说走错了路，应该返身朝回走一样。从堂萨巴斯的笑容他看到，他如此认真对待的事可能都是微不足道的东西，仿佛堂萨巴斯掌握着生命的秘密，不想揭示出来似的。更为糟糕的是，也许堂萨巴斯说得对。由此，他不得不承认堂萨巴斯是一个巨人，而他在他面前，只是个侏儒，可鄙的侏儒。

罗莎·费尔南达的观点：像所有小孩一样，她是从地面观察事物的。她可以看到家具的下半部，椅子底下铺的麻袋片，沙发底下露出的水烛草，钢琴下面的赛索斯特立斯，一般情况下，她看不到人的全貌，只能看到膝盖以下、脚以上的部分。她觉得特奥菲罗和他的服饰比堂萨巴斯更富有诗情画意。特奥菲罗的裤子下方破得一条条的，特别是那双靴子唤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孩子嘛，看到乞丐时，只注意他们的富有“诗情画意”的衣着。特奥菲罗的一只靴子有块很长的胶皮耷拉了下来，活像一条虫子。罗莎·费尔南达很想把它揪下来玩。

当然，知道一下赛索斯特立斯的观点也是很有趣的。

特奥菲罗站起身来，想离开那儿。堂萨巴斯也要告辞。两个人一起走下楼梯。来到大门口，堂萨巴斯问：

“您向哪边走？”

“您呢？”

“我向上。”

“我向下。”

“那好，再见。”

“再见。”



特奥菲罗机械地向下面走去。他的精神也跟着走了下坡路，越来越远离意识的光亮，淹没在深沉的浓雾之中。他穿过整条果园大街，走过植物园，来到了自然女神前面。在海神广场，他迟疑了一会儿后，继续往上走到文学艺术俱乐部，并沿着普拉多大街径直向前，最后决定沿着普拉多大街走下去。他那浆糊一般的脑海渐渐明晰起来，看到了从“钱”这个字闪出的亮光。这束亮光就是力，促使他尽早找到“钱”。一股反抗现代生活的感情充满他的胸膛。资本主义社会的意义和伟大，他看得越来越清楚了。现代社会的原动力只能是对资本的掠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他所有活动，只不过是“边边角角”、“赘物”和“陪衬”。以前，爱情和美色曾是生命的两个部分，是不属于任何人的东西，是静止的东西，所有人都可以自由享受。但是，资本主义时代组建了股份有限公司，垄断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把人类分为两个部分：获取红利的部分和不获取红利的部分；有权利生活的人和无法生活的人。什么是爱

情?爱情还不是精力充沛的表现,使精力非但不丧失反而永存和再生?怎样才能使爱情和体力贫乏,使饥饿和生殖力结成对子?另一方面,衣兜里没有几个比塞塔,能写出几句诗来吗?

但是,特奥菲罗感到紧迫的是,立刻找到几个杜罗。如同他生活所有关键时刻发生的那种情况一样,特奥菲罗冷静下来,结算账目。那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或许就是那一天,他将收到母亲按月寄来的生活费。特奥菲罗三年来一直住在同一家客栈里;虽然他没有一个月一次交清 15 杜罗的食宿费——每天 2.5 比塞塔——,但就他的经济状况而言,还是一位准时付款的房客。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付那个月的食宿费是允许的,从而可以把钱留作去埃斯科利亚尔之用。说不定妈妈还会另外寄些钱来呢。这样,也许一共可以凑到 100 比塞塔。但是,这仍然不多,只好向一位朋友借些。这位朋友是谁?是迪亚斯·德·库斯曼。他这个人很慷慨。

特奥菲罗回到客栈时,天已经黑透了。客栈坐落在哈克梅特列索大街上,十分简陋。过道里,只点一个小灯泡,光线很阴暗,菜豆汤味和其他腥臭味混杂在一起。特奥菲罗迎面遇上一个房客,名字叫山冬哈。

“喂,诗人。今天有宴请了吧?我真想您,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山冬哈刚从阿根廷探亲回来。他脊柱有毛病,走路一瘸一拐,扁平脸上强作笑颜。牛血色的衬衫开敞着,胳膊下夹着一本书。他吃饭时谈论的问题几乎都集中在无政府主义上。一天,特奥菲罗想装成可怕的人物,吓唬同桌吃饭的人——两个官员、三个店员、一个过路的外地人和一个军官——,作了一

首弑君王的诗，并且到处吟唱。山冬哈打断他，说诗句荒谬绝伦。特奥菲罗气坏了，说非投颗炸弹不可。山冬哈说，凡是神经正常的人都不会是无政府主义者；不过，如果一个人神经不正常——这种事是屡见不鲜的——，投炸弹也得有些胆量。从那以后，山冬哈总是用嘲弄口气要特奥菲罗讲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基础，特奥菲罗便有根有据地回答，但山冬哈认为他的话荒诞不经。

特奥菲罗对这种争论很有兴趣，在文学艺术俱乐部和其他文学座谈会上经常听到他大肆鼓吹他的思想。

“今天回来吃晚饭，帕哈雷斯先生？”

“当然，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看您脸色，不像要跟我争论的样子。”

“我要告诉您，我从来没有跟您争论过。”

“我知道您瞧不起我。我没有文化，而您是个文人。顺便说一下：您用克鲁泡特金^① 愚弄我，我便买了他写的那本书。呸！全是信口雌黄，骗人的鬼话……您认为世界是美好的，帕哈雷斯先生？”

“对，先生。”

“您认为被称为爱情的东西存在吗？”

“存在，先生。”

沉静了一会儿。

“可是，问这个干什么？”帕哈雷斯问。

^① 克鲁泡特金(1842—1921)，俄国无政府主义者。

“没什么，也许我不应该说您这位无政府主义者是位性格坦率的人；不过，由于您只写死亡、坟墓和腐烂这类主题的诗……好像这个世界是可以想象的所有世界上最可怕的世界，所以我的朋友，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容忍一个人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恰恰相反。”

“也许是那样。这要取决于是什么观点。有人认为这个世界美好，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爱情；但是，没有钱，就找不到未婚妻，就是有了未婚妻，也不会对他从一而终，因为他不是美男子（我这是替您说的）。这样，我就明白了投炸弹说法了，尽管他本人没什么胆量。”

“呸，呸！伟大的无政府主义怎能有这样卑鄙的缘由呢。”

“喂，我的朋友，我认为伟大事件同植物一样，也需要肥料。花卉和果树，同样如此，肥料是最重要的。您说是不是？”

“好了，我还有急事。再见。”

“再见，帕哈雷斯。”

帕哈雷斯走进他的房间。床头柜上放着母亲的一封信。特奥菲罗一阵欢喜，用敏捷的手指打开信封。里面没有支票。信上说：

亲爱的儿子：

你想象不到这个月最后八九天我一想到你，心中是多么痛苦。我无法给你寄去这个月的生活费，而更为糟糕的是，从此以后也不能寄。你知道，马丁夫妇，就是沙拉旦的那对农民，

让他们的学习医药的儿子阿里斯蒂德斯住在咱们客栈整整一个学年。他们本来答应新学年开始时，收成一下来就一并付清食宿费。可是，他们说收成不好。我不知给他们写了多少封信，可一分钱也没有要到。没有条件，还想让孩子上学？这不是靠别人的血汗生活吗！我，上帝知道，我会原谅他们的。但是，我一直在想，他们的儿子长胖了，而我的儿子却骨瘦如柴。我应该告诉你，他们的儿子吃得比建筑工人还多。这个学期，他们把儿子送到另一家客栈去了，这我很高兴，但不是因为这个包袱落在了别人头上，而是因为我摆脱了他，他胡作非为，经常闹事，和那些从乡下到城里来的粗人没有什么两样。还有件事，我一直不愿意告诉你，神父堂莱米希略搬走了。你知道，他在咱们客栈住了那么多年，是唯一一个体面的房客，准时支付食宿费。他走了，对我是个极大的打击。这已经是两个月以前的事了，到现在我还没有从痛苦中恢复过来。我觉得他很关心我们。他说，近来不能在客栈里就餐，而且把责任推到你身上，因为我总是把一点点积蓄寄给你。他是和我一样关怀你的，他看着你长大，并且是你的启蒙老师。由于这一切，我真是心急如焚，担心他连房钱都不付了呢；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放高利贷的科特隆救了我，他把家具核定成为期票。我身体不太好，不过，你不必担心。我最大的痛苦就是怕你认为我有意不给你寄钱。亲爱的儿子，你不能这样想你妈妈，妈妈是永远疼爱你的。

看了你寄来的剪报，我流下了激动和骄傲的眼泪。是的，应该用鲜花为你铺路。你从小大家就说你一定会成个大人物。

你的歌谣比大人都写得好，这一点尽人皆知，没有不承认的。但是，你知道，在卡斯蒂利亚这穷乡僻壤，诗人没有不饿死的。我记不起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我听老年人说起过，另外，诗歌太美好了，许多人不会欣赏，比如说，我就对诗一窍不通，根本看不懂，有时我甚至害怕你对我们宗教说出亵渎的话来。你不会，决不会做出那种事来的，你对上帝一直是敬畏的。但是，特奥菲罗，你是那样纯朴和善良，重要的是你认为别人也和你一样，你将来有希望得到一堆堆的黄金。你说，如果说到现在还没有挣得数以千计的比塞塔，那是因为有人嫉妒你，我也这么看。不过，你应该想到，嫉妒这棵植物不会被人从世界上连根拔除，人们过去嫉妒你，将来也永远嫉妒你，我们呢，永远是老样子。荣誉，你说得好，你已经获得了许多，你还得到什么呢？我们都三年没有见面了，对我来说，三年比三个世纪还漫长，你为什么不出来，呆在那个倒霉的首都干什么？你到帕拉西奥斯你姨父母家住几天。你表妹路格莱西娅一直爱着你，或者说得确切些，自从你步入文坛以后更加爱你了。你知道，他们有座新葡萄园，大极了，路格莱西娅是他们的独生女儿，附近村庄的小伙子、里奥塞科的纨绔子弟，乃至巴利亚多利德都有人对她爱得如痴如迷。我的好儿子，你如果听我一句话，你老娘死了也心满意足了！可是，你如果继续你的那种……爱好，我不会对你说一个不字。

吻你！

永远爱你的妈妈 胡安妮塔

最后三行字模糊，颤抖。特奥菲罗读完了全信，第二部分说了些什么，他都记不清了。他一副惊呆表情。他把信撕成碎片，不知不觉地撕成碎片。他立刻跑到大街上，向安赫尔·里奥斯家里走去，阿尔贝托·迪亚斯·德·库斯曼住在那儿。如果阿尔贝托不能解救他，他就全完了。

第二部

~~~~~

### 维洛妮卡和黛丝德蒙娜

一个人每天至少应该听一首短歌，读一首好诗，  
欣赏一幅优美的油画，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讲一些理  
智的话。

——歌德



洪亮的大嗓门发出震耳欲聋的喊声：“不开门，我就砸了！”

莫非是世界末日的号角声！阿尔贝托半醒半睡地自问着。顿时，神经末梢都竖了起来。他用手背揉了揉呆滞的眼睛，一骨碌坐起来，跪在床中间，屁股坐在脚跟上。他身上穿一件破旧的粗丝睡衣，衣服的后背上有一道大口子。他还在发高烧，一副病恹恹的表情。

屋子的墙壁还在颤抖。房门那儿传来一阵紧似一阵的敲击声，好像要被锤子砸破似的。

“再不开门，我就砸了！”简直是在吼叫。

“等一等！”阿尔贝托尽量提高嗓子回答说。他一下子跳到地板上，不小心踩上了玻璃杯碎片，扎在脚上，鲜血哗哗直往外流。他顾不上疼痛，赶紧跑到门口。打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个大胖子，满面通红，一定是怒火中烧。来者穿一件鹰嘴豆色卡其布衣，大脑袋，没有戴帽子，硬挺挺的胡须抽搐着。看见阿尔贝托，那人的怒气消了一些。

“什么事？”

“少爷，请原谅，不是找您。堂安赫尔·里奥斯在吗？”

“不在。”

“真把我气坏了。谁也别想嘲弄我。”那人好像又要发起怒来。可是突然平静了。“请原谅……但是，今天早晨我来过，门铃还能响呢，现在可不响了。看看要不要用脚踢开门呀。”

“还是那句话，”阿尔贝托不耐烦地说，“堂安赫尔不在。您有什么事？”

“请您帮个忙……替我转告他，我不论在哪儿见到他，都要把他打个头破血流。”他看到堂阿尔贝托不说话，又继续说道，“谁也别想嘲弄我！少爷，您听我说。我是制靴厂的工人。我不认识，就是说，没有亲眼见过那个堂安赫尔。今天早晨厂长派我来要六双美式靴子和皮鞋的欠款，这钱已经拖欠好久了。我拉门铃绳，一个只穿内衣的先生出来开门，个头很大，黑发，大胡子，我对他说：‘堂安赫尔在吗？’他说：‘不在，12点钟



左右一定在,过会儿再来吧。’于是,我回了鞋厂,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讲给了厂长,厂长说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因为开门的那个人就是堂安赫尔;还说,如果说堂安赫尔是个大滑头,我则是个木头疙瘩。厂长说,我再回来找他,他肯定不在了,果然如此。谁也别想嘲弄我。您如果帮我转告他我要打他个头破血流,少爷,就感谢您了。”

那人為自己夸夸其谈了一通儿很感到满意。说完垂下眼睛,好像在接受听众的祝贺。这时,他突然发现地板上有一滩血。

“您受伤了!”

“好像是。”阿尔贝托啪的一下关上门。会见结束了。



阿尔贝托·迪亚斯·德·库斯曼到马德里来时,全部家底是1.5万比塞塔,他想这笔钱至少可以维持三年的生计。他认为,用不了三年就能够成为文坛名人,并且能够爬到相当高的地位,进而结婚,住别墅,远离那些凡夫俗子。可是,地球还没有围着太阳转一圈,阿尔贝托的钱就已不知不觉地花光了。名,如果说有了的话,也只能是小名,并且只是在文人圈子里。财,则无从谈起,只是偶尔发表一两篇文章得到一点微不足道的稿费。他生性爱静,充满幻想,冷漠无情;精神上没有一点儿

竞争力量，因为失去了双脚，不可能跪着到世界上去闯荡，开创事业。这双脚就是期望和抱负。也没有翅膀，因为被阿尔贝托砍掉了。他只想做现代人眼里的那种百分之百的平庸之辈。青年时期的恋情和痛苦已经把“自我”磨损得一干二净。

阿尔贝托身无分文，并且欠了一屁股债。一天，他在街上遇上了安赫尔，两个人一块儿走起来。他们是同乡、好友，除了友情之外，他们还互相敬慕，因而就言谈举止而言，不可能有矛盾和抵触。这样的友谊是常青的，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嫉妒，没有你高我低，有的只是为自己所没有而对方拥有的优良品格而感到骄傲；这种骄傲的表现是互相敬仰，关系融洽。这一切更加强和巩固了他们的友谊。从广义上讲，他们的友谊是智慧和力量、艺术和金钱、科学和宗教、哲学和武器之间的友谊。人类历史上的所谓黄金时代只不过是几桩这种举世无双的友情引发的社会现象而已。

阿尔贝托·迪亚斯·德·库斯曼和安赫尔·里奥斯之间的年龄之差超过20岁。阿尔贝托身体不那么强壮，而安赫尔魁梧结实，土褐色的皮肤下面流动着激荡的血流。阿尔贝托年纪虽轻，可气质已经老朽；安赫尔虽是55岁的人了，可精神还像小伙子一样旺盛。阿尔贝托过早地丢掉了笑的功能，而安赫尔却增添了这个功能。他十分热爱浪漫主义艺术，头脑虽说如同荒漠，但非常机灵，他敬佩阿尔贝托看问题敏感，善于辩论。阿尔贝托敬佩安赫尔的许多优点：快活，好像体内分泌物一样时时流露出来；安赫尔体质强壮，虽然是50多岁的老头子了，还能每日去爱女人，如果身边没有别的女人， he 可以和一个女



人——不管她多么丑陋和堕落——多次做爱；他没有文化，但思维清晰，这不但使他摆脱了各种各样的偏见，而且对各种概念弄得一清二楚。比如政治范畴里的概念，他积极参与政治，但因为缺乏“内秀”，不能区分道德和非道德行为，从而以巨大成功开始的政治生涯很快败落了，遭受很大挫折。在困难面前，敢闯敢干；应该说，他是个天真的实干家，热爱世界，热爱生活，因为二者都充满着困难和险阻。

那天，两个人见面不久，阿尔贝托就对安赫尔讲起了自己手头拮据。安赫尔立刻答应想办法，并蛮有把握，从而他的朋友知道了他的秘密：能够弄到钱。

“您今天到我家来一趟。”

“什么事都能解决？”阿尔贝托问，他知道安赫尔经济也不宽裕。

“当然罗。”

“有多少钱？”

安赫尔把手伸到坎肩的内兜里，掏出一大把硬币，几乎全是铜币。他很快数了一下，沮丧地把总数告诉他：

“16 比塞塔零 90 生丁。”

阿尔贝托笑了。

“呸！”安赫尔直起身子补充说，“我们明天就会有钱；明天没有，后天有。”

安赫尔认为，怀疑每天都有财神降临是十分可笑的，谁都会时来运转，正如太阳每天早晨随着撕掉一页日历而按时升起一样。他补充说：

“您为什么不写文章呀？”

“当然写。可是，贸然寄出去很难为情。”

“您什么都不敢做。我给您送去。”

安赫尔陪阿尔贝托一起到他下榻的小客栈，叫来一个小伙计把库斯曼的箱子送到新的房间。那天夜里，阿尔贝托就睡在了安赫尔的家里。房子坐落在福恩卡拉大街上，是二层楼的一套单元房，舒适，空气清新。安赫尔就像和全家住在那儿一样，家具的布置富有西班牙中产阶级的特点和情调。有画，有雕塑，都是名画名雕。瓷器、摆设和锦缎也是颇为值钱的。就是经济最困难时，主人都没有舍得变卖。

安赫尔有妻子儿女。儿女有的结了婚，有的到了结婚年龄，他们都住在皮拉雷斯。他身材魁梧，精力旺盛，从而得以经常和风骚女人打交道。这不妨碍他对妻子钟爱和关心。他的家庭观念十分浓重，喜欢像兄弟或同志那样对待儿女们。妻子几乎用母亲般的爱回报他。她理解他，所以宽容待他，原谅他，有时甚至称赞他做的那种疯疯癫癫的事情——亲戚和女友不时来向她绘声绘色地叙说。可是，由于家里的财产日渐减少，有的富有亲戚原来主动接济他，最后对安赫尔的倒行逆施发起怒来，慢慢地与他断绝往来，以致安赫尔不得不自己想办法，离开家乡，去马德里冒险，而把妻子和尚未结婚的儿女丢在皮拉雷斯。

安赫尔常常回皮拉雷斯，和妻子偷偷相会，如同两个通奸者或家庭反对相爱的恋人。由于马德里住房租金由亲戚支付，他的居住条件和富人一样。

安赫尔按照一成不变的准则指导自己的行动。他用各种战略艺术为生存而斗争：防守、进攻、突袭和捕获。上午是防守的艰难时刻，因为安赫尔要躲避许许多多将他团团围困的债权人，闪开他们的盯梢，击退他们的进攻或同他们签定休战和赦免协议。他孤身一人，没有仆人，住房卫生由女门房负责打扫。从早晨8点钟开始，一大群债权人或他们的代理人就汇聚在他家大门口——大部分人是心怀恶意的——，想亲自与安赫尔较量一番，不打断他几根肋骨誓不罢休。门环和门铃绳一刻得不到休息。安赫尔睡不好觉，为了不失去清晨的甜蜜睡意，他常常把门环的螺丝拧下来，把破布和废纸塞到门铃里。这样，债权人更加气急败坏地敲打房门，安赫尔不得不牺牲几个小时的睡眠，7、8点钟就起来，在债权人的先头部队到达之前，就跑到大街上去。

下午，午饭后到晚饭前是政治活动时间，此时的战略是进攻。安赫尔钻在国会里，在议员中间游说，时而大喊大叫，时而放声大笑（这是他表达自己观点的惯常方式），对空洞的演说或官方讲话进行泛泛的评论——那种地方还能做什么——，或者阴谋策划，让他的党重新上台；他的党一上台，便向国会主席山卡霍开火，向他索要高职，作为对政治忠诚的必要奖赏。

吃完晚饭，突袭和捕获机会到了，他利用这些性爱时间去捕获女人。剧院，咖啡馆，宽阔的大街，阴暗的胡同，都是捕获女人的场所。他有胆量，死死盯住女人，如果是贵妇并且有绅士陪伴，他便偷偷地把张纸片塞到女方手里；如果是只身一



人，他便径直冲上去。在这方面，谁也比不过安赫尔。他不找到女友陪床，决不回家。彻夜不眠的马德里是个露天市场。爱情的店铺虽然破旧不堪，但商品分外丰富，能够满足各种口味，价格不等。可是，安赫尔力图好中择优，因为他对得到的好处是不付分文的。一般情况下，他不付给过夜情妇钱，这并不是因为他吝啬，而是因为没钱。他手头有钱的时候，便很慷慨大方：陪当时被他捕获的女友去阿托恰大街的繁华商业区，那儿的衣饰便宜，而且品种齐全；他给她买大衣、廉价裙子、毛皮围巾、皮手笼和其他衣物，甚至把钱花得精光，好几天衣兜里空空的。安赫尔讲究衣着，身材又好，仪表堂堂，举止威严。每当在大街上走近一位高等妓女时，后者都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心想一定会从他那儿好好捞一把。但是，他根本不提钱的事。

“到我家去吧，”安赫尔说。

“随您便，”女人回答，她已经在为即将得到的幸福颤抖了。

来到家里，安赫尔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陪光彩照人的女友欣赏各种艺术品和贵重家具。那女人目瞪口呆，惊异地问：

“可是，这都是您的？”

安赫尔点头称是。

“您一个人？”

“你如果不愿意和我一块儿住，就是一个人了。”

贵妇思索起来：“这位先生才是我求之不得的呢。我的厄运结束了！”

第二天早晨，安赫尔冷冷地嘟哝着说：

“快穿衣服，我得出去。”说着把她引到卫生间，然后带到房门口，约她晚上再来。

这女人一个人来到大街上，左思右想起来：“他没提钱的事。大概是想送给我一件好礼物。得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这位先生成了我的猎物。”她急促促地跑回去，想把她的好运气讲给女友们听，以为她们一定羡慕的。女友中有人并不为他人捞到好处感到悲伤，而是讥笑，这也不足为奇。

“笑什么，臭婆娘？你如果痒痒，自己挠挠好了。”

“好，好。你真捞到一棵好三叶草<sup>①</sup>呀。个子又高又大，在福恩卡拉大街……”

“对，怎么？”

“怎么？你和他过夜。他可是全马德里最大的骗子呀。把女人玩一通儿一文钱也不给。”

既然情况是这样，那女人当然不再和他过夜了。如果没有人给这个女人擦亮眼睛，她一定还去，以为第二天会得到贵重礼物，以致过了七八天以后，安赫尔厌烦了她，她呢，也失去了一切希望，才从可憎的地平线消失了。她虽然怒不可遏，但决不敢去找安赫尔的麻烦，他可是个威武的大汉呀。

安赫尔的爱情工程并不都是这样低级的。他宣称在上层贵妇中间挑起过巨大的激情。“为了唤起女人的爱，”他说，“要穷追不舍，不要断然丢弃，既要热情奔放，又要傲然蔑视。这

---

<sup>①</sup> 在西班牙民间，三叶草象征好运气。



样,是没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抵挡的。一切都取决于学校,而这方面的学校同我生活中的其他学校一样,不是书本,而是大自然。所有动物中,最大的好色之徒就是公鸽。在兰德尼奥的住处,我不知守在鸽房旁度过了多少时间……公鸽有两个动作,唯一的两个等时的相反动作:站起,挺直,全身绷紧,拉下脸皮,然后弯下身子,用长嘴蹭地,苦苦央求。首先要让女人看到男人是一切,可以霸占她们;第二,装出男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样子,暂且屈从她们。没有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没有第二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也不会获得任何结果。”在他取得的成熟经验中,有一个最基本的因素是不容忽视的,即男性姿态和阿拉伯人一样的青黄面孔,特别是对于女人根本不要理会她的人格,只看重性;不要女友只要情妇,得到第一个女性就会得到第二个女性。

### 三

库斯曼身无分文,又欠了债;安赫尔呢,身上虽说有几个杜罗,但欠的债比他的朋友多得多。这就是他们两个人住到一起时的各自状况。安赫尔还是那样乐观,不屈不挠地跑到外面去弄钱。就是一无所获,他也毫不沮丧。他们住到一起的第二天,一个生丁都没有了。

他们去有名的咖啡店和餐馆吃饭,钱只能欠着。伙计们对

他们骂骂咧咧，没有好脸。阿尔贝托的精神一直很紧张。一天早晨，他起床时身上有高烧，无法外出，趁此机会写几篇稿子。下午，里奥斯回来了，兴高采烈，原来是带回几大包东西来，有面包、鸡蛋、鲜肉、牛奶和葡萄酒。另外，还拿出几枚银币，在他面前晃了一下。银币叮叮作响，在空中转了几下，又回到他手中。

“厄运结束了。”说着用左手打着手势，好像在驱赶厄运，接着又用神秘地口吻补充说，“这5杜罗，不是5而是500。”

阿尔贝托知道了，里奥斯想拿那5杜罗去赌博。安赫尔亲自做晚饭。刚吃过饭，他就跑到大街上。阿尔贝托又拿起笔来，继续写作。他想至少写两篇文章。他浑身哆嗦，满脑子都是荒诞不经的东西。他在房间里从这一侧走到那一侧，有时坐下来，写不出东西，只能画道道，时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过去了。半夜时分，他干脆放下文章，给他的未婚妻菲娜写起信来。高烧扇动起阿尔贝托的想象翅膀，他认为，他从来没有像那天夜里那样爱过她，也没有如此渴望有个家，温情脉脉地投到妻子的怀里。阿尔贝托快写完信时——那时夜已经很深了——，安赫尔带着维洛妮卡回来了。

维洛妮卡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姑娘，有点瘦，杏仁脸，橄榄色的皮肤，眼睛和头发乌黑闪亮。

她非常爱笑，随便说句话都格格笑起来，风雅有趣。她的双唇柔软，富有弹性，娇美地张开来，露出雪白爽洁的大牙齿来。她性格欢快，热情，极有感染力。维洛妮卡感情来得很快，说不上几分钟的话，你就觉得已经认识她许久了，并且终生爱

上她。那天夜里，阿尔贝托只和她说了几句话，就把她看作是多年的老友了。

在回各自房间之前，安赫尔和阿尔贝托单独说了会儿话。

“怎么，5 杜罗翻了几番？”

“呸！……只弄 50。”

“已经不少了。明天再输掉。您在哪儿把这可怜姑娘弄到手的？”

“在艺术歌剧院。歌剧院还不错……实际是一家赌场，改头换面的赌场，再说，女人……这个数。”于是，扳着指头数起来。“您找个晚上去看看。”



维洛妮卡每天晚上都来安赫尔家住，有时白天也呆在那儿，陪伴阿尔贝托。自在歌剧院同里奥斯见面已经过去一个星期了，尽管妈妈心急如焚，再三催促，她都没敢提出要钱的事。维洛妮卡和家人住在一起，有父亲、母亲；大姐有病，体弱，小妹刚刚长成姑娘，想找机会与影院或剧场签合同，高价献出自己的童贞；弟弟整天关在小牛试斗场，步入斗牛艺术的大门不久。全家依靠维洛妮卡卖淫过活。

阿尔贝托对维洛妮卡从第一次见面就产生了好感。无论维洛妮卡还是里奥斯——尽管两个人出自不同原因——都好



像想让阿尔贝托享受维洛妮卡的小妹皮拉尔的童贞。

“小伙子，我们俩干脆去家里把事情定下来，现在一切包在我身上。今天不行，那就明天，看来她会喜欢你的，别犯傻了。下决心吧，我是力不从心。我只剩一把骨头了。如果是6个月前你认识我，那时还蛮胖的呢；今天，我一点过去的模样都没有了。再说，最坏的结果，顶多是我妈妈骂我几句罢了……”

过了两天，阿尔贝托觉得好些了，便去了维洛妮卡的家。家中很穷，如果说不是手工业者家庭，充其量是中产阶级。

老妈妈满脸皱纹，干瘦，鹰钩鼻子，牙齿已经掉光，指甲很长，那副样子令人作呕。由于吝啬和无知，她很钟爱堂安赫尔。她得知，女儿的男友多次出任议员，觉得他还会重新入选，而且认为国会议员的工资不会比红衣主教少，他们和王朝有着血缘关系。不只是老妈妈，家里的其他人也都把希望寄托在堂安赫尔的嘴巴上；堂安赫尔呢，上唇碰下唇，开了许多空白支票：答应让维洛妮卡父亲去做一个部办公大楼的门房；小弟弟给著名斗牛士托尼多当短扎枪手；为小妹皮拉尔在皇家剧院捞个肥缺；给生病姐姐请位名医免费治疗；替这位病姐姐的未婚夫——一个厚脸皮的年轻人——谋个银行职员位子。这样，全家就是无食下肚时，也不敢把脑海里的想法变成语言：“您暂时给维洛妮卡几个比塞塔吧。”

## 五

阿尔贝托把愤怒的鞋厂工人关在大门外以后，回到自己

房间用熏衣草煮水，准备洗脚，看看能不能止住血。那时，卫生间的门打开一道缝儿，维洛妮卡探出头来，头发垂落在赤裸的双肩上。

“什么事，阿尔贝托？”

“没什么，维洛妮卡。早上好！好吗？”

“很好，很好。”

“安赫尔呢？”

“一大早就出去了，他每天都这样。他叫我好好休息，和你留在家里。今天可能有人要送煤来，也可能餐馆送饭来，他说他回来和我们一块儿吃饭。安赫尔今天一定要见到山卡霍。进来吧。”

阿尔贝托走了进来。

“可是，你觉得好些了吗？看你脸色，阿尔贝托！不会是什么大病吧，怎么不请个医生呀？”

维洛妮卡只穿件衬衫，光着脚和大腿。衣领开口很大，两颗乳房——不很大，微黑——从中线露了出来。皮肤看上去柔嫩，好像模模糊糊地散布着青锦葵色的纹络。

“这一夜高烧不止，尽做噩梦。现在出了点血，倒觉得好了些。”

“出血？”

阿尔贝托抬起那只受伤的脚，血还在流着。

“我的天！这是怎么啦？”

“想法子把血止住。帮我一把。这儿有没有布呀？”

“等等，这件衬衣好像是纯棉的。管它呢，先救急。”她拿



起那件男衬衫，用剪子剪成条。

“你干什么呢？那是新的，还没穿过呢。说不定还没付钱呢……安赫尔知道了，还不打死你呀！”

“再做一件吧！他那样有钱，不花干什么！”

阿尔贝托忍不住笑了起来。维洛妮卡用布把他的脚包好。她很高兴，为自己做了件好事而感到高兴。

血很快止住了。

有人叫门。维洛妮卡已经穿好衣服。阿尔贝托也很快穿戴停当。

“你能不能去开门，阿尔贝托？我真害怕那些早晨来的人。安赫尔说是保守党的人，是他的政敌。这个世界呀！”

“你去开吧。有大事，我再去。”

阿尔贝托听到打开门的声音。随后，传来女人的低语声。

维洛妮卡又走到卫生间门前：

“是我姐姐贝帕和她的男友。唉……我都不好意思对你说。你知道，我家除了我之外，没有任何进钱的路子，而我又好几天没给他们钱了……贝帕说，店里不再赊欠了。我以为我不必张口，安赫尔就会给我钱的。他现在不在，贝帕一定要我向你要1杜罗。真不好意思……”

“问题是，维洛妮卡，我1杜罗也没有呀！”

维洛妮卡偷偷地笑起来。

“我可是知道你的。”她在阿尔贝托脸上轻轻拍了一下，跳着跑了出去。

没过两分钟，维洛妮卡就回了来，后面跟着贝帕和她的未

婚夫。贝帕一副痨病面容，眼睛冒着火星，头上包着一条跳蚤红大披巾。她的男友没有脱帽，穿件粗灯心绒外套，两只手分别插在两侧的衣兜里，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一看就知道是个二流子。

“这个野女人……”维洛妮卡抑制心中的怒火说。

“别叫我野女人！”贝帕打断她的话，对妹妹瞪着一双挑衅似的眼睛。

她的未婚夫本来懒洋洋地用左腿支撑着身子，这会儿又把重量移到右腿上，微微抬起眼帘，一副厌烦表情。贝帕又继续说：

“家里只有你是野女人。”

“我太傻了。你们该付钱了。”维洛妮卡转向阿尔贝托说，“我刚才朝你要什么来着？”

“1 杜罗，可我没有。”

“看见没有？”维洛妮卡气鼓鼓地问。

“走吧，再见，”那位未婚夫说，向房门甩着脑袋。

他们走了以后，维洛妮卡笑着说：

“你不给他们钱，我可真高兴。”

“我没钱怎能给他们呀？”

“什么……”

“我不是说得一清二楚吗？”

“你想把我当傻瓜呀。”

维洛妮卡看了看阿尔贝托的沉重表情，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说：

“得了，不可能。好吧，你衣兜里偶尔没有钱，可别处一定有呀。”

“哪儿都没有。”

“那么说你和我一样了？”

“你我彼此彼此。你像常人说的那样，坐吃男人；我呢，依靠文学，依靠文章和书籍。如果人家不付钱或者不理睬，我们就没饭吃。你按照你的方式卖笑；我以我的方式卖文。我们两个人都为生活所迫。过不了几年，你如果不病死的话，也得变成一个令人作呕的老太婆；我呢，如果不精疲力竭地死去，也得变成一个呆子。”

维洛妮卡跑过去抱住阿尔贝托，一种她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感情促使她这样做。

“你都说些什么呀？我为什么这样傻呀！我到底在做什么，想什么呀？我太傻了！”她突然改变话题说，“我们给那个老家伙戴绿帽子吧。”她说的老家伙就是安赫尔。

“别说傻话，维洛妮卡。”

维洛妮卡羞怯地低下头：

“原谅我，我都不知道在说什么。”

两个人来到客厅里。

“安赫尔还没回来，饭也没有送来，我去干点活儿。我看你陪着我也心烦，而且看样子你今天填不饱肚子。维洛妮卡，你最好还是回家去。我都忘记了，你家也没有饭吃。”

“可是，安赫尔对我说过要送饭来的……”

“唉！那你就坐在这儿等着吧，我去干活儿啦。”



“干什么？”

“我正在给演员莫莱乌翻译一部英国剧本。我想翻完它，赶快上演。”

“叫什么名字？”

“《奥赛罗》。听说过奥赛罗吗？”

“等等，奥赛罗……是不是嫉妒心很强的那个人？”

“正是。”

阿尔贝托坐下写起来。天气很冷。门口传来踢门声。阿尔贝托跑去开门。送煤工人送来一袋无烟煤。

“太好啦！”阿尔贝托高声说。

“怎么？”送煤工人问道。那声调道出他是加利西亚人。他脸上又黏又黑，只看到眼白在转动。

他把煤倒完以后，等着付钱。

“怎么？我或者那位先生去煤厂付钱吧！”阿尔贝托说。

“什么？不付钱，我把煤背走。”

阿尔贝托好言好语，说服加利西亚人不要那样做。送煤工人摇着脑袋，用手搔着头皮，心疼地看着脚下的煤袋。

“我们别浪费时间了。钱没有，煤也不能拿走，”阿尔贝托不耐烦了，气愤地说。他抓起送煤工人的胳膊一下子推到门外。

“可是……”送煤工人结结巴巴地说，看样子害怕了，“我什么时候拿账单来要钱呀？”

“随你便。”门一下子关上了。

阿尔贝托和维洛妮卡蹲在地毯上，往取暖炉里装煤。维洛

妮卡问：

“安赫尔也是个吝啬鬼……把煤钱付了费什么事？”

“维洛妮卡，他一文钱都没有，怎么付呀？”

“什么？”

“一文钱都没有！”

“什么意思？”

“没有钱呗，”他又重复了一句。随后看也没看她，心想：“早些知道更好些。他把这可怜姑娘骗了这么长时间，也够残忍的。”

“像你我一样？”

“还不如你我。他虽然有些收入，但支出比我们大得多。他欠债多，我想，别的支出更多。”他避免看维洛妮卡；她的表情一定十分痛苦和失望。

“这套房子？……”

“我想，由他家里付房租。”

随后是一片寂静。维洛妮卡格格笑起来，站起身，像孩子似的拍着手高兴得什么似的。

“这么说你们是流浪艺术家？”

“什么意思，维洛妮卡？”

“像书里说的，小说和歌剧里的人物。艺术家生涯万岁！我还以为是报纸和作家臆造出来的呢……可是，我对这种作品一直发疯似地读着……我们来马德里之前住在特鲁希略时，在一份报纸的副刊上初次读到有关艺术家生涯的书，流浪艺术家，可能是……我心里总想着米米和穆塞塔，那个科利内<sup>①</sup>

---

<sup>①</sup> 米米、穆塞塔和科利内，这三个人都是《艺术家生涯》中的人物。《艺术家生涯》是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作品。



太好玩了……后来，我在广告牌上总看到流浪艺术家这个词，我如果有钱，一定去剧院看一场。结果，每次都遭到母亲的斥责……歌剧的曲子，我都能背下来。”她说着，哼唱了几个音节，同时举起右臂，不让阿尔贝托打断她，又继续讲起来。“可是，小伙子，小说和歌剧里的流浪艺术家都住在小阁楼里，没有衣服穿；而你们呢，看看，住在宫殿里，穿戴就更不用说了。房子这么舒适，却是流浪艺术家。没有钱，不知道一天能不能吃上一顿饭，唱呀，朗诵呀。你以为自己是怎样的人？好，我给你朗诵几句诗：

我是诗人，迷恋淫荡的玫瑰  
还有幽灵样的月光、魔鬼。  
我的肉体有一双神奇的手  
触摸着每一个沉重的根基。

在有产阶级里  
我的流浪汉长发引起冷漠的非议；  
而我是一个有理想的绅士，  
污垢下隐藏着秘密武器。

那是我的伟大、豪放，  
我爱女孩，爱戈雅的梦幻。  
西班牙命运掌握在我手里。

我躺在床上，兴奋不已  
面对月光，心陶醉  
守着玉兰花，它就是公主米米。

怎么样，很优美吧？守着玉兰花，它就是公主米米……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随便一个人都能写出来。”

“随便一个人？你是不是不喜欢这首诗？”

“不是，维洛妮卡。如果一座花园里长满玫瑰，你揪下一朵，问我是哪棵玫瑰上的，我不说随便哪一棵又怎么回答呢？姑娘，在诗歌里，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时髦作品，诗人们常常协商好，写出那样相似的东西来，说这个人写的还是那个人写的都一样。我起码认识十几个诗人，有可能写过你刚才如实朗诵的十四行诗。亲爱的维洛妮卡，几年来，没有一个诗人不曾触犯七大原罪<sup>①</sup>，这并不能阻止他们——如果指控他们嫉妒别人的话——心中起怒，实际上，他们不嫉妒任何人，因为谁都认为在其他人之上，嫉妒谁呀？他们也很少有吃得饱的时候，至于吝啬……但愿吝啬点儿，他们花起钱来，可毫不顾及呀！”

“可是，你还没有说，喜欢不喜欢我朗诵的诗呢？”

“你喜欢吗？”

---

<sup>①</sup> 七大原罪是：傲慢、吝啬、淫荡、恼怒、贪吃、嫉妒和懒惰。

“喜欢。”

“那么，我也喜欢。”

“是特奥菲罗·帕哈雷斯写的。我想你一定认识他。”

“认识，认识。”

“找一天给我引见一下。我能背诵他的好几首诗。一定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蓬乱头发……”

“他头发并不蓬乱。”

“怎么不？不然，为什么在诗里说长发呢？长发不是和蓬乱头发一回事吗？”

“对，对。”

“喂，这么张冠李戴可不好。谁是他的米米？”

“我哪儿知道……”

“玉兰花可能也不是真的。”

“也许。”

“你也写诗，为什么不给我朗诵几句？”

“我的诗记不下来。”

“随便几句，快……”维洛妮卡央求说。“你平时表情欢快，而现在这么严肃；我明白了，阿尔贝托，你不愿意朗诵自己的诗。”

“我们去洗洗手。”

他们洗完手，又回到客厅里。两个人分别坐在取暖炉两旁的扶手椅子上。

“阿尔贝托，快点，别那么严肃。读几句你的诗，给我听听。”



“我记不起来……”

“怎么也会几句呀。”

“只记得一首小诗。我读给你听听，你听了可能厌烦；不值得一读，我是给自己写的。”

他用眼睛注视着取暖炉的红色火苗，用低微、颤抖的声音朗诵起来：

上帝，我受尽了人间苦，  
都害怕继续生活。  
面包浸满泪水，  
酒又酸又苦。  
祖辈的罪过，昔日的过错，  
我已经弥补。  
现在命运苦果，黑色收成，  
由我承受。  
上帝，如果你的正义之手  
能量出人类的乐与苦，  
让每个人均等，  
请你赐我宁静，我应该享受。  
拿掉我嘴唇上的青葡萄叶，  
给我一粒熟葡萄，尝尝香甜的果肉。  
给我宁静，给我快乐，  
哪怕一生只一回。  
给我伴侣，终身相随。

我们去找一处农舍休息，  
让我的祈祷像佛香一样，让它的烟直升  
浩瀚无垠的平静天空。  
一间乡村小屋，  
屋后有果园，果园长着桂树，  
还有温暖的怀抱，抚摩我的头，  
夜晚，一本书，蜜样的嘴唇。  
玫瑰花，心儿笑，  
歌声洒满果园小路，  
让那双嘴唇，微笑的玫瑰，  
在我完成使命死去时，贴在我的额头。

维洛妮卡好久一句话没说，玩味着刚刚听到的诗句，最后说：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你是想和你妻子生活在远离闹市的地方，只两个人，在乡村里。你对人世已经厌烦了？”

“有一点儿。”

“你在诗中说的，想一个人生活，是真的吗？”

“起码我写诗时是这样。现在，我想起这些诗句，又有了那种想法。”

“你说得对。做到这一点，一定是很幸福的。”她突然激动起来。“可是，你别说，流浪人的生涯……好，我不回家去了。让皮拉尔养活我父母吧，她已经长大了。我和你们一块儿生活，我是米米，和你们同甘共苦……我的理想……”



“我给你讲讲一个法国人发生的事。他叫约尔坦。这位先生长大以后，知道了什么是散文。于是，喜洋洋地说：‘这么说，我这辈子一直不知不觉地用散文讲话呀？’你也是这样。你没有必要和我们住在一起，过流浪艺人生活，因为你在不知不觉地走你的生活之路。姑娘，没有钱不能成为一种理想，没有钱，想有钱——这就是流浪生活；懒惰，无能，不去找钱，不去创造钱，这更不能成为理想。你只要生活在西班牙，维洛妮卡，必然过着流浪生活，因为你将生活在贫苦、懒惰、无用的人中间，他们没有钱财，但野心勃勃，没有工作，但想得到头彩。”

一种过错，如果我觉得是自己犯的，那我就没有看见谁犯了这种过错。

——歌德

我没有见谁犯过我不觉得是自己犯过的过错。

——歌德



“现在几点了？”维洛妮卡问。

阿尔贝托看了一下表：

“差10分3点。”

“安赫尔还不回来。”

“怎么，饿了？”

“嗯，有一点儿。”

“厨房里可能还有前几天剩的东西。说不定还有三四个鸡蛋和硬面包；酒精炉里还有酒精，大概还有油。”

维洛妮卡去厨房，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你说的那几样东西都有。我们两个是好兄妹，分吃了吧。我来当厨娘，看我炸得怎么样。面包像石头一样硬，用水泡一泡，也炸着吃。”

维洛妮卡很快把那堆东西准备停当，拿到阿尔贝托面前。

“我还找到了葡萄酒，怎么样？尝尝……尝尝以后，再说好不好。鸡蛋可真不错呀。喂，这是给你的。”

“谢谢。我今天不吃饭。”

“不吃？那怎么行呀。你应该知道，两个炸鸡蛋和一块炸面包，可以挺到晚上，完全可以挺到晚上。”

“不是因为这个。我还有点烧，不敢吃。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你都吃了吧，听见没有。”

维洛妮卡把东西全吃了。如果有的话，她还能吃得下。

“从来没有像今天吃得这么好。现在我求你办件事。”

“说吧。”

“给我念一段《奥赛罗》的戏。行吗？”

“这有什么不行？”

“我现在当个贵夫人，吃完母鸡和夜莺去看戏。”她蜷曲在扶手椅子里，离火炉很近。“好，拉开幕布吧。”

开始之前，阿尔贝托饶有兴趣地回答维洛妮卡提出的问

题,好像比维洛妮卡听的兴趣还浓重。她异常兴奋,对剧情的反应,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精神上,都很简单而自然,同时又是那样多变,以致阿尔贝托感到奇异和惊愕,犹如正在揭示一个重大秘密。他仿佛置身于魔幻的迷宫深处,指间触摸到一颗袒裸的纯洁心脏,他在这颗心脏里注入伟大艺术,真正艺术的试剂,观察这种灵丹妙药如何促进心跳,从而发现艺术和生命的特性。艺术和生命好像一起投入了他的怀抱,使他觉得可以把这两样东西变成一个数学公式那样容易掌握。以前对艺术的思考和互相矛盾的结论开始明朗起来,熔铸成新鲜的、感情丰富的有机组织;仿佛他的身体多了一个第六感觉,那是五大感觉与心灵结合的产物。第六感觉可以神奇般地吞咽、消化、表述艺术与生命最隐蔽的东西,摈弃一切反艺术和反生命的东西。现在,阿尔贝托在高声朗诵,评论莎士比亚,同时觉得自己就是作者,正在构思和创作那出悲剧。

阿尔贝托首先把威尼斯描绘了一番,维洛妮卡感叹地说:

“一定非常美!威尼斯是一座迷人的城市,是吧?我都觉得置身于威尼斯了。”

阿尔贝托读到了第一场的开始部分:(威尼斯的一条大街;夜景),伊阿古对罗德利哥说:“没办法,按照各人的阶级依次递补,只要谁的脚力大,能得到上官的欢心,就可以越级蹿升。现在,老兄,请你替我评一评,我究竟有什么理由要跟这摩尔人要好呀。”(维洛妮卡打断他的话:他当然要恨那个摩尔人了。我如果处在他那种地位,也会那样做的。你看,可怜的伊阿古,那样勇猛,而且一直跟随摩尔人转战南北,但到了该任



命他代行职务时，却把他丢在一边，想把空缺留给凯西奥，而这个人是个无赖，对打仗一窍不通，我告诉你吧，我最看不惯待人不公平了。恨死那个摩尔人了！……远不止于此，要是我，非弄得他家破人亡，彻底完蛋不可。）

罗德利哥对伊阿古说：“假如是我，我就不跟随他。”（维洛妮卡说：我也不跟随他。）

伊阿古回答说：“我所以跟随他，是想利用他达到我自己的目的。我们不能每个人都称其为主人，每个主人也不都是得到仆人的忠心耿耿的服务。”（维洛妮卡：太好了。）“我这样对他陪着小心，既不是为了忠心，也不是为了义务，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维洛妮卡：这是在用心计。我很高兴。你看他多么高尚，心里怎么想的嘴上就怎么说。）伊阿古唆使黛丝德蒙娜的追求者罗德利哥去叫醒这个姑娘的父亲勃拉班修，告诉他他的女儿是怎样被摩尔人抢走了。（维洛妮卡：哎呀呀，这不是明目张胆地抢吗！十恶不赦！）勃拉班修从窗户探出头来，伊阿古对他说：“起来，起来！快打钟唤醒那些沉睡的市民，否则魔鬼要让你抱外孙啦。”（维洛妮卡：把摩尔人叫做魔鬼，这个伊阿古挺风趣的。）勃拉班修不愿意相信他的女儿黛丝德蒙娜出逃了。最后才确信那是事实。伊阿古离开，老人下楼到大街上，走到罗德利哥跟前，露出一副痛苦表情，大声说：“喂，世上有没有一种引诱年轻少女失去贞操的邪术？罗德利哥，你没有在书上读到过这一类的事情？”（维洛妮卡：还可能是什么呢？如果还不懂的话……）

第二场：另外一条街道。

伊阿古告诉摩尔人，勃拉班修已经知道了他女儿黛丝德蒙娜被抢走的事，并劝他注意老人发怒，法院支持他，而且又有权力，很可能使他胆大妄为。（维洛妮卡：我喜欢伊阿古。你没看见他隐蔽得多好呀！我相信他一定能对摩尔人报仇。）奥赛罗：“随他怎样发泄愤恨吧；我对贵族们所立下的功劳和对小姐的爱慕，就可以驳倒他的控诉……世人迟早会知道我是高贵祖先的后裔。”（维洛妮卡：可是，他并不是像伊阿古想象的那样是一个幸运的流浪汉。说起话来还很文雅呢！）一些人举着火把一边走过去一边说公爵和元老们正在开会，到处寻找奥赛罗。大家担心发生战争，要任命奥赛罗为主帅。（维洛妮卡：黑家伙倒挺走运。）又有一些人走过来，是勃拉班修和他的追随者，都拿着武器。勃拉班修说：“杀死他，这贼！”（维洛妮卡：看样子要出乱子。）奥赛罗走向前说：“收起你们的明晃晃的剑，它们沾了露水会生锈的，老先生，像您这样年高德劭的人，有什么话不可以命令我们，何必动起武来呢？”（维洛妮卡：说话倒很硬气！）勃拉班修：“啊，你这恶贼！你把我的女儿藏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不想想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胆敢用妖法诱惑她……世人可以为我评一评，你是不是显而易见用邪恶的符咒欺骗她的娇弱心灵，用药饵丹方迷惑她的知觉。”（维洛妮卡：只能这样认为，可怜的老人，可怜的姑娘！）两伙人都跃跃欲试。奥赛罗：“帮助我的，反对我的，大家都放下你们的手！我要是想打架，我自己会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动手。”（维洛妮卡：这个黑鬼还不示弱，很自信。）人们向公爵府走去，那里在举行会议。



第三场：议事厅。公爵、议员和元老们正在讨论战争问题。勃拉班修、奥赛罗及其仆从来到那里。老人走向前，提出他的争端。勃拉班修：“我的女儿对于我是死了。她已经被别人侮辱，人们把她从我这里拐走，用江湖骗子的符咒、药物引诱她堕落；因为一个没有残疾、眼睛明亮、理智健全的人，倘不是中了魔法的蛊惑，决不会犯这样荒唐的错误的。”公爵：“如果有人用这种邪恶的手段引诱你的女儿使她丧失了自己的本性，使你丧失了她，那么无论他是什么人，你都可以根据无情的法律，按照你自己的解释，给他应得的严刑；即便他是我的儿子，你也可以照样控诉他。”（维洛妮卡：如果现在也这样做的话……那个时候是件令人高兴的事。伊阿古不知是否感到不舒服。）勃拉班修说是奥赛罗。议员们听了十分震惊，因为他们需要他去打仗，于是都鼓动他为自己辩解。（维洛妮卡很激动：看他怎么说。）奥赛罗：“我的言语是粗鲁的，一点不懂得那些温文尔雅的辞令；因为自从我这双手臂长了七年的臂力以后，直到最近这九个月之前，它们一直在战场上发挥自己的本领。”随后，奥赛罗讲述了是用怎样的法子让黛丝德蒙娜爱上他的。人们去找黛丝德蒙娜。与此同时，奥赛罗讲道：“黛丝德蒙娜的父亲和我是好朋友，常常请我到 he 家里，每次谈话的时候，总是问起我过去的历史，要我讲述我一年又一年所经历的各次战争、围城和意外的遭遇，陆地上的，大海上的；我就把我的一生事实，从我的童年时代起，到他叫我讲述的时代为止，都原原本本地讲了出来。我说起身处千钧一发逆境的最可怕的灾祸，被傲慢的敌人俘虏为奴，遇险脱身的经过，以及旅途中的

种种见闻，那些广大的岩窟、荒凉的沙漠、突兀的崖嶂和巍峨的峰岭；接着我又讲到彼此相食的野蛮部落，肩下生头的域外异民。这些都是我讲话的题目。黛丝德蒙娜对于这些故事，总是全神倾听；有时为了家中的事务，她不得不离座而起，可是她总是尽力把事情尽早办好，再回来孜孜不倦地把我所讲的每一个字都听了进去。我注意到她的这种情形，有一天在一个适当的时间，我从她的嘴里逗出了她的真诚的心愿：她希望我能够把我的一生经历，对她做一次详细的复述，因为她平时听到的只是一鳞半爪、残缺不全的片段。我答应了她的要求。当我讲到我少年时代所遭受的不幸的打击的时候，她往往忍不住流下泪来。我的故事讲完之后，她用无数的叹息酬劳我；她发誓说，那是非常奇异而悲惨的故事；她希望她没有听到这段故事，可是又希望上帝为她造就这么一个男子。她向我道谢，对我说，要是我有一个朋友爱上了她，我只要教他怎样讲述我的故事，就可以得到她的爱情……她为了我所经历的种种磨难而爱我，我为了她对我所抱的同情而爱她，这就是我的唯一的妖术。她来了，让她为我证明吧。”（维洛妮卡的眼睛潮湿了：等一会儿，别读下去了。停了一会儿。继续读下去。）公爵说：“像这样的故事，我想我的女儿听了也会着迷的。”（维洛妮卡：我的心也被迷住了。）黛丝德蒙娜走进来。她父亲问她，在座的人当中，应该首先听谁的话。黛丝德蒙娜说：“我的丈夫在这儿就像我母亲把您放在她的父亲之前一样，我的信仰把我同这个摩尔人紧紧连结在一起。”（维洛妮卡：太可爱了！）勃拉班修大失所望。公爵说了些悦耳的话，安慰他，但未能如愿，没有缓

解他的痛苦。因为老人这样说道：“我不知道一颗破碎的心能通过耳朵治愈。”这时又议论起塞浦路斯的战事来。奥赛罗被任命为督军。黛丝德蒙娜要求同意她与摩尔人同往，她说她爱他就要永远陪伴着他：“我先认识他的心，然后认识他那奇伟的仪表。”奥赛罗也帮助她说。于是同意了她的要求。奥赛罗出发去塞浦路斯，让伊阿古和他的妻子陪同黛丝德蒙娜去塞浦路斯岛。在奥赛罗离开之前，勃拉班修对他说：“留心看着她，摩尔人，不要视而不见；她已经愚弄了她的父亲，她也会把你欺骗。”（维洛妮卡：我如果处在老父亲的位置，一定再好好想一想。）

本幕最后一场。伊阿古和罗德利哥单独在一起。

永远失去黛丝德蒙娜很令罗德利哥心中痛苦，他都想一死了之。伊阿古说他太犯傻：“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善于爱自己的男人呢。”罗德利哥吐出真情，说面对失去的爱情，他真没有超越自己的品格。“品格？”伊阿古问道，“品格值几个钱？”伊阿古对所谓的品格和道德讲了自己的看法，维洛妮卡表示赞成。伊阿古劝说毫无经验的罗德利哥，说道：“鼓起勇气来，像个男子汉。在衣兜里揣上钱。报名参军，把胡子留得长长的，乔装打扮起来。钱带得多多的。等黛丝德蒙娜厌弃了摩尔人，她一定会厌弃他的。把钱带得足足的。找钱去。钱。钱。钱才是最主要的。”说完走了。伊阿古自言自语地说，对摩尔人要憎恨，这不仅仅因为从他那里得到了极大的委屈，而且因为如同众人所说的那样，等于在自己的床上被他侮辱了人格。伊阿古策划了报仇的方法，即利用他的副官凯西奥；他长得很漂



亮，夫人们都很喜欢他。伊阿古放风说黛丝德蒙娜和凯西奥一直私通，让奥赛罗起嫉妒心。他最后说：“地狱和黑夜正酝酿这空前的罪恶。它必然向世界显示出自己的面目来。”

停了一会儿，维洛妮卡蜷曲在大椅子上，把腿收拢在座位上。一丝邪恶之光掠过她的眼睛。阿尔贝托为了让她讲话，便先开口说：

“这个伊阿古真卑鄙。”

“谢谢。我说，我倒想看看你处在他的位置该怎么办。首先，妻子对他不忠，戴上了绿帽子，这正如常人说的那样，被人打了一棍子。见鬼！如果那个人像书本那样讲的话，干脆给我死了。品格……对我来说一文不值。品格有什么用，你能告诉我吗？钱，钱，钱才是最主要的。你刚才不也是这样说的吗？你应该知道，我们互相欺骗，我们欺骗自己，我们不敢说出脑子里在想什么，而那个人敢于说出来。他半露出来的脏衣服，倒是我们大家都穿在身上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那是憎恨摩尔人；对，是很憎恨摩尔人。难道你从来没有过恨，没有过被称为恨的东西？我有过，有时有过，有过那个人同样的感受。你知道我恨谁吗？你一定说恨敌人。不对！我不恨他们，我恨我母亲，恨我的姐妹，恨我的女友。你一定说那种恨很快会过去的，另外我又是个弱女子；可是，像随便一个女人那样制造点事儿端，有时也挺让人高兴的。”

“对，你说得对。坏人奥赛罗。”

“你说这种话真让人不敢相信。只要听他讲话就知道他有一颗怎样的心，他心神不宁。看得出像个孩子似的……很勇敢

……你看看，任命他为主帅，一定是有点缘由的。看来，他和伊阿古的妻子有或者没有那种关系，谁能没有一点点过错？另外，可能要为他制造一些麻烦，因为世界上的人各有一张嘴巴……”

“也许证据不实。但是无论怎么说，不应该认为黛丝德蒙娜爱上了他，是可怜的姑娘被他的妖术迷住了；她会认识自己做错了，憎恨那个摩尔人的。”

“为什么？”维洛妮卡说，“对这种事情，你们男人懂得什么？黛丝德蒙娜爱上了奥赛罗，我要对你说，她爱得发疯。能不这样吗？你认为一个男人每天都像奥赛罗一样吗？不理睬他好了。如果他讲话能使她感动得哭起来……好像被他拥抱，而他又是那样魁梧、忠诚、纯真、讲义气……可是，她怎能不爱他，或者说，她怎能厌弃他？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懂了，现在懂了。还有一点不懂，为什么她的野兽一样的父亲那样反对呢……”

“看来有个原因，你是视而不见。像黛丝德蒙娜这样金发、漂亮、没见过世面的女孩子，很害怕别的男人，当然要和那个黑人走了……说不定这个黑人对她施了什么妖术。这是明摆着的。冒险带她逃走，让她获得自由，因为这些像傻子一样的女孩子，常常愚弄人的……我对你这样说，我如果是她父亲的话，一定要狠狠教训教训她的！……”

“可是，你这是站在她父亲位置上还是从你自己角度讲话的？”

“当然，站在我自己角度呀。”



“可是，开始时你给我讲的全然相反呀。”

“什么？”

此刻，维洛妮卡的思绪和感触变得如麻团一样了。她好像很茫然，焦虑不安。阿尔贝托一直谨慎地诱导她讲话，高兴地看到这姑娘如何掌握剧中每个人特有的精神品质，以致最后让她忘掉自己，和剧中每个人共一会儿命运。阿尔贝托觉得维洛妮卡的心是那样柔软可塑，就像耶和華手中的泥团一样。

“一定会发生点严重的事！”维洛妮卡说。“请你读下去。噢！你为什么读起这个剧本来来了？我很害怕。不过，没关系，读下去吧，一定会发生点严重的事。我有感觉，我心里有感觉，如同战马嗅到狂风暴雨一样。对，是，是狂风暴雨。我好像在荒野里，在久旱不雨的荒野里，我一直病得很厉害，现在快康复了，需要阳光，需要好天气，这样才能彻底病愈；如果下起雨来，我必定死去。而如果不下，没有收成，你们都得死去；那边飘来一片云朵，很小，在那很远的地方，突然，天变黑了，暴风雨席卷大地，农民东藏西躲，我被夺去生命。这是谁的责任？谁也没有责任；然而，所有人都在遭受着苦难……太可怕了。我说得太多了，请原谅我……我想把心里话都说出来。你可以读下去了，读吧。”

第二幕，在塞浦路斯岛。暴风雨使土耳其战船摇曳不定。战争打不起来。岛上居民站在海堤上观看愤怒的大海。副将凯西奥、黛丝德蒙娜、伊阿古及其妻子艾米利娅和奥赛罗顺利到达岛上。大街上锣鼓喧天，可以看到大字标语，奥赛罗命令所有人庆贺他和黛丝德蒙娜的婚礼。伊阿古和罗德利哥密谋

用酒将凯西奥灌醉，时刻注意动静。罗德利哥一把他灌醉，就挑起争吵，从而使凯西奥丢掉官职。他们的计谋实现了。在使凯西奥卷入的争吵进行到高潮时，伊阿古鸣钟，动员大家拿起武器，引诱奥赛罗气恼地离开洞房赶到出事地点，立刻把凯西奥免职。台上只剩下伊阿古和凯西奥两个人，后者一副苦相。伊阿古：“什么？你受伤了。”凯西奥：“是的，我的伤是无药可救的。”伊阿古：“让上帝保佑可别出这样事！”凯西奥：“名誉，名誉，名誉！啊，我的名誉已经一败涂地了。我已经失去了我生命中不死的那部分，留下来的也就和畜生没有分别了。我的名誉，伊阿古，我的名誉！”（维洛妮卡：可怜的凯西奥。丢掉了名誉，还剩下了什么？告诉我！）伊阿古：“我是个老实人，我还以为你身体上受到了什么伤害。那是比名誉的损失痛苦得多的，名誉是一件无聊骗人的东西：得到它的人未必有什么功德，失去它的人也未必有什么过失。”（维洛妮卡：对，这个魔鬼！我也这么说。）伊阿古告诉凯西奥如何能使主帅对他有好感，那就是去找黛丝德蒙娜，向她央求，感化她，因为奥赛罗什么都听她的。凯西奥非常感谢他。

这一幕结束时，维洛妮卡一句话未说，阿尔贝托又继续读下去：

第三幕，艾米利娅听了丈夫的话，安排凯西奥与黛丝德蒙娜在城堡的花园里见面。凯西奥苦苦央求，黛丝德蒙娜答应尽一切努力使他官复原职。黛丝德蒙娜：“我一定跟奥赛罗说，在饭桌上，在床上，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无论他走到哪儿，我都把凯西奥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这时，奥赛罗和伊阿古走过来。凯

西奥一看见他们，便急忙离开。伊阿古：“我不喜欢那种样子。”奥赛罗：“你说什么？”他说凯西奥那样匆忙离开，请把他叫回来，与他重归于好。奥赛罗迟迟不答，黛丝德蒙娜一个劲儿地央求。奥赛罗似乎动了心。这时只剩下奥赛罗和伊阿古。奥赛罗的嫉妒心越来越强烈。他问伊阿古，伊阿古避而不答。奥赛罗：“看来你的脑海里有一个那样令人憎恶的魔鬼，这个魔鬼不敢见天日。”伊阿古仍然躲躲闪闪，有意激起他的不安。奥赛罗：“你把话说清楚，别阴阳怪气的。”伊阿古故意躲闪地说：“我认为奴隶也是自由的，所以他不能说没有想到的事。”那个摩尔人更加不安起来。伊阿古：“主呀，当心嫉妒呀。那是一个绿眼魔妖，谁做了他的牺牲品，就要受他的戏弄。本来并不爱他妻子的那种丈夫，虽然明知道被他的妻子欺骗，算来还是幸福的；可是呀，一方面那样痴心疼爱，一方面又是满腹狐疑，这才是活活的受罪！”奥赛罗：“不可能，我没看见，不能怀疑。怀疑？得有证据呀！我有证据吗？”伊阿古觉得应该把事情说得清楚些，便劝说奥赛罗注意黛丝德蒙娜和凯西奥的行动；还说，女人乃至自己的妻子，都是善于隐瞒的。黛丝德蒙娜已经决定出逃时，还在父亲面前装出害怕摩尔人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奥赛罗一个人独处，心想：我为什么要结婚呀。这个诚实的汉子所看到、所知道的事情，一定比他向我说出来的多得多。伊阿古走回来：“凯西奥确实是位很好的副将，应该让他复职，但是眼下最好缓一下，看看黛丝德蒙娜是否仍然和他往来。看看真相。”奥赛罗又一个人独处了，表情痛苦。黛丝德蒙娜走来。奥赛罗心绪烦闷，说脑袋疼。黛丝德蒙娜十分关切，想用



头巾给他包上脑袋。头巾是奥赛罗给她的礼物，他叮咛她永远保存在身边。奥赛罗推开头巾，头巾掉在地上，两个人都没有发现。他们离开那里。艾米利娅把头巾拾起来，递给伊阿古；伊阿古求之不得，因为他不知对艾米利娅说了多少次，要她弄到这块头巾。伊阿古和奥赛罗又相遇了。摩尔人的嫉妒之火熊熊燃起，平静不下来：“被盗的人要是不知道偷儿盗去了他什么东西，旁人也不告诉他，他就等于没有被盗一样。要是全营的将士，从最低级的工兵起，都曾领略过她肉体的美趣，只要我一无所知，我还是快乐的。啊！从今以后，永别了，宁静的心绪！永别了，安宁的幸福！永别了，威武的大军，激发壮志的战争！啊，永别了！永别了，长嘶的骏马，嘹亮的号角，惊魂的锣鼓！永别了，奥赛罗的一切！”顷刻间，嫉妒变成了愤怒：“快点，快给我找到我所爱的人是淫妇的证据，找到目击的证据。否则我将要把激起了的愤怒之火喷到你的身上，使你悔恨自己当初脱胎做一条狗！”伊阿古说，曾经听到凯西奥梦中说话，亲吻黛丝德蒙娜的声音，叹息她是摩尔人的妻子。这说明两个人保持着暧昧关系。奥赛罗勃然大怒：“我要亲手把她剁成肉酱。”伊阿古把头巾的事告诉给了奥赛罗，说头巾可能在凯西奥的手里。奥赛罗：“杀死他！杀死他！”奥赛罗要报仇，他要三天之内杀死凯西奥。

黛丝德蒙娜发现丢了头巾，心中委实痛苦，说一定找到。摩尔人看到妻子这般情况，便问到底是怎么回事。黛丝德蒙娜认为那是奥赛罗设置的骗局，目的是不让她为凯西奥求情；然而，她却更加央求使凯西奥官复原职，以至摩尔人越来越向黛

丝德蒙娜索要头巾。但是，黛丝德蒙娜没有把事情太放在心上，并且仍然夸奖凯西奥。奥赛罗怒不可遏，于是走开，他确信黛丝德蒙娜对自己不忠。

伊阿古把头巾放在凯西奥的房间里；凯西奥看到以后，又转赠给他的情妇比恩卡。

这一幕结束以后，维洛妮卡没有说话，用茫然的目光看着阿尔贝托，看着他，但好像看不见。在这一幕进行当中，维洛妮卡的插话和评说都比整个剧目开始时简短，而且都是感叹和激动的呼叫，没有任何逻辑内容；从这里可以看出，她不是像前两幕那样与剧中每个人物同命运共呼吸，而是作为局外人，或者说把自己置于剧中人物之上，对他们怀有一种总体感情：不是像前两幕那样表达不同人物的感情，而是自己心中燃起了一种激情，关心他人的感情矛盾和冲突。她对这一点太了解了，她知道那些人物必然那样行动，因为他们在前两幕中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感情。维洛妮卡已经从爱的激情转移到整个剧的情感上去了，从剧中人的悲剧转到一般人的悲剧上了，正如她在第一幕中感受到的那样：她现在预感到每个人物从中得到快乐、痛苦、激情、荣耀、贬斥的故事情节不必那样发展，因为什么都是命里注定的。

这就是阿尔贝托对维洛妮卡心中激情的解释。对他来说，维洛妮卡就是古埃及学学者密码表，破译字谜画的关键。他突然潜意识地想起大艺术，人类精神的自然开放，人类赖以生存的器官与低级的虚伪艺术，不能称其为艺术的拙劣技艺之间的差异，明白了这种本质上的差异是观念上的差异，而不是技



术上的差异。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艺术形象地反映到两种文学体裁上,即悲剧和情节剧里。艺术家,不管是哪类艺术家,雕塑家呀,画家呀,音乐家呀,还是诗人,都在脑海里装着世界悲剧的种子,耳畔听着这一悲剧的回声。悲剧精神只不过是对于所有创造物的清楚理解,是对所有存在的东西的热情辩解。对于悲剧精神来说,并不存在随意产生的坏事,不存在罪恶,而是存在着不幸和灾难性的行动;每一个被称为自觉的新行动都是加在无限延长的直线上最后的一个小点,是无情的大自然的奴隶:一切都是公正的。这样,悲剧冲突如同生活冲突一样,是善良与善良之间的冲突,正直与正直之间的冲突,对立行动与正确行动之间的冲突。所谓正确行动,是因为它们都包含有充足的理由。于是,产生了宇宙引力,星际之间的引力,压迫着优秀悲剧观众的胸部,恰如大艺术作品的观众一样。相反,情节剧的精神创造自由自在的坏东西,塑造叛徒,制造丑恶与善良之间的矛盾,企图改变那条独立的钢铁直线,把它弄得弯弯曲曲的,最后产生出来感伤情绪,一种可怕的传染病,虚伪卑劣的雕塑、绘画、音乐和诗歌,和情节剧精神印记一样,揭示这种感伤情绪。阿尔贝托在脑海里想着这样一个不寻常的问题:“我所隶属的种族的精神和在其内部产生了这种精神的民族的历史生活,是悲剧性的还是情节剧性的?我是一个卷入人类悲剧大潮的富有性格、人格和尊严的高级演员,还是拙劣的令人落泪的闹剧演员?”

“继续读下去,阿尔贝托,看在上帝面上,继续读下去,”维洛妮卡央求说。阿尔贝托又往下翻译说:

伊阿古巧妙地在凯西奥周围拉紧阴谋的罗网，刺激他，把他弄得昏沉沉的感到窒息。而摩尔人被嫉妒之火搞得十分茫然，脑海沸腾，被表面现象所欺骗，认为黛丝德蒙娜违背了她本人对他发的誓，他简直气疯了，渴望报仇。这样，他更视黛丝德蒙娜为淫荡之妇，一次次辱骂她是风骚女人。这是爱和痛苦的表现，他既是牺牲品又是刽子手。甜蜜的黛丝德蒙娜！可怜的金发姑娘呀，她心中也充满了爱和痛苦，也不知不觉地成了牺牲品和刽子手！她对丈夫的斥骂几乎不敢吭一声，而气急败坏的摩尔人却把这看作是荡妇的阴谋诡计，甚至用“妓女”这个词儿骂她训她。奥赛罗处心积虑地想着如何惩罚黛丝德蒙娜的通奸者。

维洛妮卡在房间踱起步来，精神始终平静不下来。她不时地停在阿尔贝托的身后，注意看着英文原文，她认为上帝在他头脑里已经考虑好了未来事件的进程，书上那大大小小的字母中间生长一种幼芽，它将决定剧中每个人物，令她心神不宁的人物的命运。

“奥赛罗一定杀死她，一定杀死她！我的心告诉了我。”维洛妮卡一边搓着手一边哭泣。

黛丝德蒙娜的心也有这种不祥的预感。她吩咐艾米利娅用她婚礼使用过的床单铺好床铺。“我如果死在你的前面，艾米利娅，就用这些床单裹好我的尸体。”黛丝德蒙娜唱了起来，她唱是因为心情悲苦；她唱的是垂柳之歌，这是她小时候从一个叫做芭芭拉的老女仆那里听来的。她被未婚夫抛弃以后，唱着这支歌死去了。黛丝德蒙娜唱完之后，突然深情而天真地问

艾米利娅：“你说，艾米利娅，人们说的那种对丈夫不忠的女人，是不是真的有呀？”（维洛妮卡：说老实话，这似乎是不可能的。）黛丝德蒙娜：“不可能有这样的女人。”

这里是黛丝德蒙娜的卧室，她躺下去，睡着了，灯光摇曳。奥赛罗悄悄地走进来。

维洛妮卡站在阿尔贝托的面前，身体僵直，面色苍白，两道眉毛紧锁，眼睛睁得老大，注视着他的双唇。

奥赛罗向黛丝德蒙娜俯下身去，看着熟睡中的黛丝德蒙娜，说：“你真漂亮呀！你睡得这么坦然呀！你的呼气多么香甜，几乎使法律的宝剑不折自断。吻你一下，再一下，再一下。”奥赛罗吻着黛丝德蒙娜，哭起来。黛丝德蒙娜醒了；奥赛罗问她是否做了祈祷，因为他就要杀死她。黛丝德蒙娜：“杀死我？”奥赛罗：“对。”黛丝德蒙娜：“那么，让上帝怜悯我吧！”奥赛罗：“我的心哟，阿门！”黛丝德蒙娜：“我害怕，我是无辜的；可是，我太害怕了！”奥赛罗：“你想一想你的罪恶。”黛丝德蒙娜：“如果说爱是罪恶的话，那么我是有罪恶的。”奥赛罗：“正因为这一点，你必须死去。”

这时，维洛妮卡向阿尔贝托扑过去，把书从他手中夺下来，扔到空中。她用手抱住头哭起来，一边踢着脚，一边哭泣着结结巴巴地说：

“不，我不让他杀死她！我不让他杀死她！我不让他杀死她！噢，上帝哟，阿尔贝托！请告诉那个男人，他错了，黛丝德蒙娜是个好人，真诚地爱着他……可怜的姑娘哟，可怜的姑娘哟！上帝哟，上帝哟！可是，难道没有办法解救了？一定有办



法，我知道！那个男人是疯了！他吻她时还流眼泪了呢……你没有看见？可怜，可怜的奥赛罗！我说过，事情必然这样发生。我们闭上眼睛吧？可能已经把她杀了！是吧？已经杀了？我不想看见。已经杀了？”维洛妮卡问，她的音调都变了，仿佛剧情富有独立的历史生命，在维洛妮卡绝望时仍然继续发展着。

“对，是把她杀了，维洛妮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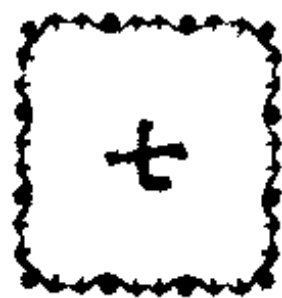
“怎么杀的？你知道吗？”

“掐死的。”

“她说了什么吗？”

“她说：我是无辜的。艾米利娅来了以后，她对她说：我自己害了自己。请代我向奥赛罗请求原谅。永别了！”

“永别了！”维洛妮卡说着瘫倒在扶手椅脚下，头耷拉在地板上，伸着胳膊。



没过多大工夫维洛妮卡就忘掉了奥赛罗的悲剧，不过脑海里还残留着一种疲倦和茫然的印记，恰如装过不同颜色的浓稠酒液的玻璃杯。她平静下来，不说话，像病孩子一样瞪着两只忧伤的眼睛。

阿尔贝托那样激动，如同专家面对一件不寻常的案例，藏书家面对一本古籍，或者鸟类学家面对一种珍禽；又看见维洛

妮卡具有接受细腻感情的美好品格，便决定对她进行新的考察。他顺手拿起纸和笔，好像心不在焉地画起来，以消磨时间。这时，维洛妮卡——她有一种天生的猎奇精神，犹如猫崽总在窥视什么一样——立刻凑过去，双手扶在阿尔贝托的肩上，全神贯注地观察他的手的动作。阿尔贝托首先随便画了几条线：笔直的，弯曲的，交叉的，断裂的；维洛妮卡用手那样使劲地压着他的肩膀，他明白了这姑娘的精神生命和肉体生命正向组合着的线条方向汇聚，仿佛希望变成纯粹的几何图形，就像台球手在他还没有意识到是怎么回事，台球就弯弯曲曲地打出去时，希望台球变成一个简单的力学定律那样，注视圆球的球路，受到了这球的启发似的。阿尔贝托敢肯定，维洛妮卡一定把舌头吐了出来，就像孩子练习写字时张着嘴一样。

阿尔贝托把那些毫无联系的线条左勾右连，渐渐变成做着各种舞姿的女人，变成舞女；她们并不因为是舞女，就丧失了原有的图解特性，而是因为她们从其产生出来的线条为舞女的动作增加了一种内在规律，一种特征。这时，在古埃及舞女——仿古非常逼真，堪称笔直线条的佳作——旁，出现了一个印度斯坦舞女，她翩翩起舞，犹如星斗一样，委实一个富有性感和曲线美的丽人。

“你画得真好！让人看不够。我要告诉你，我很喜欢跳舞。可是，家里人都说我迟钝，跟不上旋律，一会儿像大海，一会儿像船只。相反，他们说皮拉尔大不一样。是那样，跳呀，弓背呀，移动脚步呀，好像海虾一样。她已经在假女人胡安尼托的舞蹈学校学了两年了。不过，我不把那东西称作舞蹈。舞蹈应该表



现一点什么，你说是吧？应该感受到点什么，而我感受到了。胡安尼托的那种东西……呸！还不如一架缝纫机。”

“你想跳吗？”

“跳舞，跳什么？音乐呢？”

“你说什么曲子吧，我来哼唱。”

维洛妮卡说可以。她站在客厅中间，把裙子撩到腰间，突然大喊一声：

“来呀！”

阿尔贝托哼起一段探戈曲子，接着是加罗廷舞曲；当他看到——其实，他事先已经预感到了——维洛妮卡像酒神节上的舞女激情满怀地跳起来时，又哼唱了莫扎特和贝多芬的小夜曲及瓦格纳和勃拉姆斯的作品片断。维洛妮卡一刻也不停歇，人类的简单的和复杂的感情——激愤、恐惧、陶醉、欢快、悲痛、淫荡，从她面膛上相继掠过，与音乐旋律交融在一起。维洛妮卡不但用表情，而且用动作表达这些感情。阿尔贝托想起了歌德的一句话：“舞蹈，人体的诗韵。”维洛妮卡的身体多么富有诗韵呀……！阿尔贝托停了下来，维洛妮卡也一下子打住了。

“你并不能由此断定我的水平，因为我不知道我跳得怎样。这只是初试锋芒。你得看看有音乐伴奏时是什么样子，知道吗？”她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你跳得非常好，维洛妮卡，因为你跳舞是为了欢乐，而不是为了虚荣，因为你忘记了你是在跳舞，不是在舞台上跳，你跳舞仿佛就是为跳舞，而不是为了取悦有钱的男人。”

“说得好。我的舞蹈激情是发自内心的。”

“你跳得好，跳得好。你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舞蹈家。”

“别胡说了！”

“说真的，过两三天你敢登台亮相吗？”

“什么？”

“我希望你登台演出。”

“可是……”

“帕利斯马戏团这几天就开场演出了。马戏团老板，特别是经理，是我好朋友。我今天就写信……”

“可是……你说我行吗？”

——When you do dance, I wish you  
A wave of the sea, that you might ever do  
Nothing but that; move still, still so,  
And own no other function. ①

“你真会说话，是不是在奉承我？”

“没有一点奉承的意思。这些话是奥赛罗的作者亲自说的，大意是这样的：‘当我看到你翩翩起舞，就希望你成为海浪；你要一心一意地投身舞蹈事业。跳舞，跳舞；永远跳舞，跳舞就是你的职业。’”

“可是，阿尔贝托，舞装呢？”

---

① 这是《冬天的故事》中第四幕第四场中的一段话。它的大意参见下面对话部分。

“别担心，包在我身上。”

“可你连个铜板都没有。”

“马戏团给你付款。我是说，我将告诉你怎样化妆。”

“好。我登上台，会一下子昏过去的。马德里就永别了。”

“不会的。你跳舞，要像大卫<sup>①</sup>在上帝面前那样，用全部精力去跳。”

“大卫王？就是那个说……”

“对。”

“他是舞蹈演员？”

“有时跳一会儿。”

“唉，我的老先生！”

“老先生！”

“我是说你，不是说他！”她走到阿尔贝托身边，用胳膊搂住他的脖子，低声说，“走，我们给那个老家伙戴上绿帽子。”

“维洛妮卡，你把身体献给所有男人，把心也献给他们，以致使人感到恶习变成了美德。”



特奥菲罗从哈克梅特列索大街向福恩卡拉大街 30 号，

---

<sup>①</sup> 大卫(公元前 1030—公元前 960)，以色列王。当他用石头把腓力斯巨人戈利亚特打死以后，高兴得跳起舞来。



就是说从他家向阿尔贝托家走去时，脑海中闪过三串想法。

第一串是爱情。他在爱情上一直不顺利。他和表妹路格莱西娅的遥远爱情，只是青少年时代的一段插曲；他和罗西娜充满柔情的爱，以及和他追求的所有女人的爱，正如他本人所说，有时富有田园诗情味，有时平庸得和常人没有半点差异。这些女人都嘲笑他的诗文、悲伤表情和为人。他不认为自己是美男子，没有半点这方面的奢望；然而，他并不令人反感，由此觉得自己的天资很高，是人的楷模，能够唤起激情，最后成为这种激情的牺牲品。他就是满脑子装着这样的幻想步入社会生活的。但是，他遭到了那么多的不平，以致认为在爱情的交易所里，天资是没有标价的。

不过，许久以前就放弃了以容貌和身材取悦女人的他，迟迟不能下决心放弃另外一种爱，即某一天有人看中他的天资和感情而爱上了他。他遇上了罗西娜，爱上了她；她呢，也以礼还礼。多么奇异的现象呀！现在，特奥菲罗认为罗西娜爱他，并不因为他是诗人，而是从他那里得到快乐，把他当作一个男子汉，高于其他男人的男子汉。如果等一位朋友——或者罗西娜本人——对他说过“那个女人爱你，因为你是位伟大诗人，同时也多少同情你，被你的贫困所感动”的话，特奥菲罗听到以后一定认为那是他一生的最大痛苦和失望。

他沿着黑暗的哈克梅特列索大街向前走着，心中流着泪，同时又充满希望。失去罗西娜，就等于失去生命。他过去的幸岁月，不都是没有得到满足的渴求及倒霉和羞辱之火的洗礼，从思想上做好准备去迎接充满感情和享受，也就是真正生

活的到来吗？失去罗西娜，就等于失去生命。他宁愿死，也不能失去罗西娜，他要占有她，不惜一切占有她。

来到圣路易斯大街路口，特奥菲罗不得不停下脚步，有几辆马车驶了过去。大部分是豪华马车，特奥菲罗看见贵妇和绅士懒洋洋地端坐在里面。有那么一刻，他想象着自己和罗西娜并肩坐在他的马车，也许轿车里，从卡斯蒂利亚大街回来。这时，第二串想法乘虚而入。他想：“对，世界美好，生命更美好……山冬哈那个畜生说得对。”之后，他记起了马车里的富翁们：“这些粗鄙之徒，吃得好，穿得好，喝得好，他们有什么权利活着，有什么权利享受人间财富？聋子一样，把自己关起来，荒诞绝伦……精神平静无波，没有任何需要的人，没有权利生活。”特奥菲罗认为精神需要在于写出著名诗篇。只有诗人才有权利生活。这个原则最后变成了跳板。随后，跳跃出第三串想法。令人迷醉、光彩夺目的两个孪生姐妹，即幻想和希望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有件事从他脑海闪过，或者说他觉得从脑海闪过，就是有关诗剧的事。主人公：一个出身卑微的吟唱诗人，登上王位，在诗歌和玫瑰中寻找乐趣。主题：人类不能自己生存，也不是为自己而生存的，而是作为一种托辞，一种营养剂——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促进百合生长。这种托辞和营养是那样重要，如同对诗人说，上帝把你打扮得英俊和美好，恰如圣子转世一般。地点：他还没有确定下来，不是中世纪的普罗旺斯，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到底选择哪一个地方，以后定吧。这样的诗剧，很可能，甚至有把握地说，一定会成为样板，剧团一旦得知，必定争先恐后地要赢得独家上演



权。特奥菲罗已经看到金钱潮水般地涌进他的家，过上舒适日子，安详地漫步街头，还会有新的剧目从脑海产生出来，除了黄金般雨水，还有什么更促使智慧结出丰硕果实呀。他一边爬上安赫尔家的楼梯，一边自言自语地说：“真傻，怎么以前没有想到创作戏剧呢，这可是唯一的财源呀。”

他叫了一声门。阿尔贝托出来迎接，然后两个人走进客厅，维洛妮卡还在那儿。

“维洛妮卡，你真走运。你崇拜的人在这儿。不知道什么意思？这位就是诗人特奥菲罗·帕哈雷斯。”

维洛妮卡满脸绯红。她想好好打量一下这位流浪诗人的身体特征和仪表，但不敢。

“特奥菲罗，她是你的忠实崇拜者。一个小时之前还在朗诵你的一首十四行诗呢。那首诗好像是你的自画像。”

“开头是这么说的：我是诗人，迷恋淫荡的玫瑰……”维洛妮卡不好意思地说。

“呸！那是我随便写的，得了10杜罗的稿费，50充满诗韵的比塞塔。”特奥菲罗说出这些话来，如同结满果子的树让果实掉下来一样，好像没用过脑子。有人背诵他的诗句，当然感到很荣幸，但那时他需要表现出自己是个重要人物，对别人不屑一顾，因为他觉得这样可以狠狠砍一马刀，吓唬吓唬对方。

“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我们好久没见了。你怎么知道我的地址的？”

“安赫尔·里奥斯说你和他住在一起，你身体欠佳。我告诉他：好，我去看看那……”

“你在做什么？工作吗？”

“呸！剧本快写完了。一共三幕。最后一幕还有几场没写好。头两幕我给罗丹和佩雷斯·德·托莱多读过。有一天，他们请我吃午饭，席间读的。他们喜欢极了。你想想看，我开始读剧本时，罗丹坐在房间一个角落里的大椅子上，她丈夫在另一个角落里。我读着读着，竟然忘记了周围的一切。读完之后，正像人们说的，才醒过来，看见罗丹和佩雷斯·德·托莱多守在我的两侧，趴在饭桌上，用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我。他们听得入迷了。”

维洛妮卡也好像入了迷。

“我不知道您……”维洛妮卡说。

“我替你说了吧，维洛妮卡，我猜出了你的心思。维洛妮卡想请你把你带来的剧本读一读。请你满足她的要求吧。”

“问题是，我太忙了……”

“那么忙！就两个小时，比如说明天……完全可以抽得出来。我要告诉你，你可找不到再好的评论家了。你如果有一双心灵眼睛的话，维洛妮卡的建议一定对你很有益处。”阿尔贝托知道特奥菲罗的剧本和他朗诵剧本的情景全是一派胡言，或者是纯真的幻想。

“别说了，你这么厚脸皮，”维洛妮卡说。她为了表达对特奥菲罗的尊敬，觉得应该对阿尔贝托随便些。“您别听他那一套。我是个傻姑娘，不值得惊动您。不过，您如果热情……”

“他是诗人，还能不热情？”

“亲爱的阿尔贝托，我看不到热情和诗人有什么关系……”

“热情就能被人爱。从这种意义上讲,我认为再没有比诗人更热情的人了。维洛妮卡,你是否有同感?我看维洛妮卡快爱上你了。”

“疯子,净瞎说!”维洛妮卡有些茫然了。

“告诉我,特奥菲罗,你把剧情放在哪一个历史时代?”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特奥菲罗说,表情泰然。

“哪座城市?”

“哪座城市?”特奥菲罗迟疑了一会儿,“米兰。”

“我觉得米兰并不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代表性的城市。不过……你看,雷南写的《加利巴恩》,也把故事情节放在那儿。为了突出时代精神、历史背景和故事情节,等等,你都参考了哪些作品?”

“哪些作品?”特奥菲罗有些发怒了。“好几部作品呢:《神曲》,还有……有……好几部呢。随便一说就是一部。”

“你应该说一部也没有参考。你不了解历史。可是,你和另外那个人一样,对历史有预感。”

“就是这样,又有什么?诗人和占卜师是一回事。事物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占卜师让他们怎么样就怎么样。大自然和生命遵循着占卜师制定的规律。”

“但金钱则例外,尽管金钱是生命的一部分。”

特奥菲罗装作没听见,脸色煞白,继续说:

“莎士比亚有许多不合时代特征的东西。现在你们这些人高唱这种老调,搅得我们耳朵不得安宁。文化,文化,呸!这种东西连傻子都知道,不值一提。”



“特奥菲罗，别激动。你这样蔑视这个问题，那我就借用你的声调问你一句：你不觉得应该洗浴一下吗，哪怕是坐浴或者文化浴？请你原谅我卖弄一会儿学问。你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现在就会知道了——，当叛徒贝利多·多尔佛斯杀害了国王桑桥<sup>①</sup>逃到萨莫拉城里时，熙德<sup>②</sup>骑上马就去追赶；但不能如愿，因为他忘记戴马刺了，于是大骂马夫不备马刺。亲爱的特奥菲罗，你应该知道熙德的坐骑是瘦马中的瘦马，比驴子强不了多少，他又不戴马刺，而马刺就是文化呀。”

“我觉得自己这样子很好。现在年轻人喜欢用比喻，其实胡言乱语，我干什么也不干这个。”

“我首先回答你的是，你并不感到很好，你虽然不说，但心情很忧闷，这并不是因为没有钱——我们大家都没钱——，而是因为你不同意自己。其次，你不想犯有与你自身弱点相反的弱点，这很好。有些人，比如你，并不是出于精神负担，而是自身经验；另外一些人，有精神负担，即读过成堆的书籍，狂妄自大，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经验。不管是这样还是那样，你们都像货物装载得偏左或偏右的船只，遇上一点风浪便摇摆不定。”

“阿尔贝托，一派胡言。”

“请原谅，我向你提个问题。”

“好吧。”

“你是什么地方人？”

“巴利亚多利德。”

① 桑桥，西班牙卡斯蒂利亚和莱昂王国的国王，1065年至1072年间在位。

② 熙德(1043—1099)，西班牙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和民族英雄。

“在乡下有没有亲戚，或者说，你有时回那儿小住吗？”

“是的。为什么问这个？”

“为什么？因为真正住在乡村，你将写出好诗来。喂，离开马德里吧！你又不想腐化堕落，也不想颓废萎靡，还呆在这儿干什么？你没看到恩利克·德·麦萨<sup>①</sup>、安东尼奥·马查多<sup>②</sup>，特别是乌纳穆诺<sup>③</sup>的例子呀？乌纳穆诺是我们当代最优秀的诗人，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伟大诗人之一。”

“他在你的眼里可能是伟大诗人，但愿上帝保全你的听力，听听别人的声音。”

“但愿上帝赐予你听力，赐予你更多的东西。”

“好吧，我来是想和你谈一件要事。”

“我洗耳恭听。”

“是件秘密事。”

阿尔贝托把特奥菲罗引到饭厅里。

“什么事？”

“我需要向你借 50 杜罗。这对我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我没有。”

“你是不想借我，怕我不还你。你如果觉得这个数目太大，30 杜罗也许能解决我的问题。”

“我连一个生丁也没有，特奥菲罗。”

“看样子，我就是朝你借一比塞塔吃饭，你都不借呀。都怪

---

① 恩利克·德·麦萨(1875—1929)，西班牙诗人。

② 安东尼奥·马查多(1875—1939)，西班牙诗人。

③ 乌纳穆诺(1864—1936)，西班牙作家、诗人。



我说了‘听力’那句话。”

“特奥菲罗，别那么孩子气。你以为我有钱呀！实际上，境况如果说不比你差，充其量和你一样。我一个生丁也没有，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你如果想当什么东西的话，我把所有东西都给你，不过钱一个生丁也没有。还不相信呀？”

“不过，你能借到呀。”

“朝谁借呀？没有人借给我。”

“你不知道我的境况，阿尔贝托。你这是见死不救呀！”特奥菲罗哽噎了，好像要哭出声来。

“那么严重？”

“我对你说过了，生死攸关的大事。”

“什么事，我可以知道吗？”

“当然可以！有个女人……”特奥菲罗开始讲起来，声音已经破碎。

“呸！随便一个女人都想诈骗你的钱的。”

“别那样说！”特奥菲罗激动了。“这个女人不需要我的钱。我都为她发疯了，她好像也很爱我。谁都没爱过我，谁都没爱我……我在诗句中说我宁愿死去。你以为那只是说说而已吗？没有人，没有一个人……相反，我从来没有恨过任何人。我发誓，从来没有任何人。我心中装满了温情，无法倾吐给任何人；现在，现在有了机会了……可是，我要出洋相的。什么样的爱情能够经受尴尬处境的考验呀？你听懂了我的意思吗？”

“听懂了，特奥菲罗。等一等，我们仔细考虑一下。喂，别那么愁眉苦脸的。”阿尔贝托有些感动了。“是个正派女人吗？”

特奥菲罗犹豫了一会儿，说：

“是。”

“是或不是，你对我要讲实话。”

“是……一个高级妓女，可她是个天使。懂得我的意思吗？”

“当然懂得。你，说句心里话，你是怎么考虑的？她是把你看作诗人还是男人而爱上你的？”

“看作男人，”特奥菲罗说。“我再说一遍，她是个天使。我们商定作一次旅行……我们像孩子那样相爱着。在我们的爱情中还没有任何污点。”他脸色变了，阿尔贝托差一点笑出声来。“你是否可以给你衬衣老板和裁缝写封信……”

“可以，我马上写。至于旅行用的钱……我不敢对你说有希望，因为说句老实话，我可以向知心朋友借，可他们都和我一样贫困。”

特奥菲罗激动地握住阿尔贝托的双手。

“我们到客厅去。”

阿尔贝托写好信。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有人敲门。

“喂，阿尔贝托，如果是熟人的话，把他引到别的房间。我谁都不想见。”

屋子里只剩下维洛妮卡和特奥菲罗了。饭厅里传来阿尔贝托和另外一个人的声音，可以听清谈话的内容。

“谁呀？可以听出是谁的声音吗？”

“听得出，是安东尼奥·特赫罗，人们都叫他安东·特赫罗。你没听别人说起他？”

特奥菲罗用你称呼维洛妮卡，他认为她是个下层女人。那姑娘则觉得特奥菲罗待她热情，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阿尔贝托的声音：

“您如果没有急事，把大衣挂在衣架上吧！”

安东的声音：

“好，这东西太沉了。您知道多少钱吗？”

阿尔贝托的声音：

“两只大腊肠吧。”

安东的声音：

“两卷比塞塔硬币，每卷 100。我去大学领工资，不管三七二十一，给我塞进 200 比塞塔银币。好吧，挂在衣架上吧。这儿安全吧？”

阿尔贝托的声音：

“当然。”

200 比塞塔……特奥菲罗把臂肘支在大腿上，托着脸膛。他浑身瘫软了。现在的处境需要特奥菲罗偷到 200 比塞塔<sup>①</sup>。他良心上认为，他现在情况特殊，偷不会受到责备。恰恰相反，那是十分公正的，仿佛在他极为困难的时刻上帝亲自给他送来宝贵的 200 比塞塔，作为对他苦难生活的补偿。这当然要拿过来了。不过，他迟迟下不了决心。他缺乏勇气。“我太胆小了！这样还想有活路，”他在心里说。

那时，维洛妮卡一直用眼睛看着特奥菲罗，不住地上下打

---

<sup>①</sup> 5 比塞塔是 1 杜罗。200 比塞塔就是 40 杜罗。



量、揣摩，她说不出他是不是和其他男人一样，是个粗俗之辈。特奥菲罗根本没把她看在眼里，仿佛那儿没有这么个人似的。然而，维洛妮卡却认为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值得尊敬。维洛妮卡恨不得献出半条生命，也要特奥菲罗给她那种荣誉——她不配——，即希望他对她亲切地说几句话。总之，她是那样崇拜特奥菲罗，而他却全神贯注地倾听那两个男人在饭厅的谈话。

不知为什么特赫罗有句话很令特奥菲罗刺耳，并且把他从沉思中唤醒过来。他直起身子，但仍然关注安东和阿尔贝托的谈话。

特赫罗的声音：

“对，举行大会。在道义上，我们年轻人有义务积极参与政治。阿尔贝托，要关心祖国的命运。如果首先关心的不是政治，其他一切活动都不会取得成效。最近发生的事件完全违反宪法，一个国家容忍这种欺诈行为，真是天大的耻辱。另外，新组成的内阁，是个什么东西！是被人唾弃的臭狗屎。那个堂萨巴斯·西西利亚，恬不知耻、腐化堕落的老东西，谁还不知道他呀，拿国库的金钱去做肮脏的交易……腐败透顶。其他成员，也是一路货色。我希望我们青年人举行一次大会。您应该在会上讲话。我们再找几个人，当然，要找作风正派的。您看，知识界各个方面都要出个代表呀，比如作家、诗人、评论家……等等，等等。让他们看看，我们青年是反专制的，纯洁的，有力量的。”

特奥菲罗想：“我怎么如此胆怯，面对这种不屑一顾的过

错竟然瘫软了？不就是偷拿一点东西嘛……假如母亲想到我的处境！……”他的心脏变大了，一股温暖的气体升腾上来，脑海里闪过一个新的幻想，他觉得全身飘飘然了。“一个西班牙青年不步入政坛是没有前途的”。特奥菲罗已经想象着自己发表雄辩演说之后，率领着成千上万的听众，是那样威风凛凛，犹如劲风吹动一堆堆云朵一样。他走到桌子前，拿起一只铅笔，在一张纸上写道：

亲爱的阿尔贝托：

我听到了你们谈论群众大会的事。这个想法太漂亮了。已经到了青年人有了自己行动的时候了。我是否可以作为诗人在大会发表演说？我希望你们同意我的要求。我一定准备一篇好演说。告诉我哪一天。出于个人（他对个人这个词的拼写没有把握，把其中一个字母写得既像 p 又像 v）原因，我也是十分憎恨那个老东西的，我指的是堂萨巴斯·西西利亚。我写下这张纸条，因为有急事，不能耽搁。

拥抱你。

特奥菲罗

他没有向维洛妮卡告辞，便走了出去。他来到门厅时，停下来看了看特赫罗大衣的黑影，下意识地掏走那 200 比塞塔，悄悄打开门，又轻轻关上。他急匆匆地走下楼梯，来到门廊时，心中自问：“我做了什么事？”他转过身，想走上楼去，把偷的钱



放回去；但是，没有人看见，为什么要放回去？他走到大街上，把双手插在外衣的衣兜里，摸到两卷比塞塔，觉得很烫手。他都要把偷来的钱扔进下水道里了，可立刻转念想：“你太愚蠢了！”他喃喃地说：“我是个胆小鬼，不配活在世上！”他开始想象着阿尔贝托家里将要发生的事。他们也许已经发现丢了钱，知道作案的是他。他必须逃离马德里，也许要逃离西班牙。最好是和罗西娜移居国外，光明正大地谋生。永别了，倒霉的西班牙！他要到美洲去，赚了钱就把偷的钱还上。他立刻跑到服装店老板的家里，递上阿尔贝托的信以后，选出两打袜子和几条领带，订做十几条裤衩和五六件衬衣。然后他又去了裁缝家里，在呢料服装面前犹豫了很长时间，不知道选做哪几件，最后选做三套西装和一件大衣。裁缝为他量了尺寸。特奥菲罗正要走掉时，裁缝拦住了他：

“请原谅，帕哈雷斯先生，我们都是境况不佳的人，这儿有个规定，如果不是老主顾，不预付一半费用是不做衣服的。”

“可是，迪亚斯·德·库斯曼先生说替我预付呀。”

“先生，他不能预付。”

“为什么不能？这是他亲口对我说的。”

“是的，他在信中是说替您支付。但这还不够。既然迪亚斯·德·库斯曼真的愿意替您支付，那就请您告诉他签一张500比塞塔的期票，这是您做衣服的全部费用。您如果不去请他签字，那我则认为他不愿意替您支付。”裁缝露出一副挑衅式的笑容，“提前支付250比塞塔。”

特奥菲罗头发都竖起来，傲气一下子被打得无影无踪。

“我手头没有 250 比塞塔。暂时付你 200,行吗?”

“好吧,我就不坚持要那 50 了。”

裁缝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是 40 个响当当的杜罗。他整整花了 20 分钟一枚一枚地检查,因为他怀疑特奥菲罗是伪币制造商。当他确认是国库取出来的百分之百的真币时,才典雅地对特奥菲罗笑了笑,说:

“请您原谅我这么仔细地检查,我可是上过不少当啦……衣服八天做好。”

“最长五天。”

“尽量吧。我还忘记告诉您了,我们有过教训,吃一堑长一智嘛,如果不是老主顾的话,在交付全部费用之前,不会把订做的衣服交给客人的。”

“好吧。我看这是最后一次在这儿做衣服了。晚上好。”

特奥菲罗离开裁缝店,隐约感到一丝忧虑,裁缝拿去他偷的 200 比塞塔,属偷盗贼者负罪不究之列。不过,裁缝也是盗贼。他几乎高兴得手舞足蹈,良心上也轻松了许多,仿佛他人的奸诈减缓了他的羞辱感。“我这是该着呀,”他想,“毫无疑问,存在着一种自然司法。而这种自然司法,并不比社会司法干净些,它对饥寒交迫的人残酷无情,对饱暖不愁的人笑脸相迎。有的人巧取豪夺,他们比强盗还强盗,毫不费力地把小偷费九牛二虎之力、胆战心惊慢慢偷得的东西一下子夺去。另外一些人,只要手指一动,警察就赶来给他们戴上手铐。上帝和可卑的法官一样,也喜欢贿赂。”

他这样想着来到了金碧辉煌的政府大厦门前,一群朋友

和他打招呼。他们当中有一个叫吉哈诺的画家。特奥菲罗把他叫到一边：他脑子里闪过一个美好想法。

“吉哈诺，有件事求你帮忙。”

“尽管说。”

“你在埃斯科里亚尔有幢房子，是吧？”

“对。”

“可以借我用几天吗？”

“借？”

“让给我用用。”

“当然可以。”

“有家具吗？”

“有，都是日常必用的。”

“我说了吧，我要和一个女友去那儿住。”

“好呀。过会儿我把钥匙给你送去。”

“我明天来这儿取吧。”

说完两个人分了手。“还算幸运，”特奥菲罗心想。他的心绪变化无常，忽而阴郁，忽而阳光灿烂。和那位朋友谈过之后，他觉得只要张口什么都会解决的。然而，他内心深处还有点什么不悦或者愤慨，只是还没有最后形成，犹如一个人忘记了胼胝的疼痛一样。特奥菲罗胼胝疼痛的病灶在良心上——那是第一个胼胝，还很软——，正在形成中。

吃晚饭时，他没有和山冬哈讨论任何问题——尽管这个人一再挑动他——，也没有像往常那样令房客瞠目结舌，令老板娘心痛如绞的放开肚皮又吃又喝。他回到房间里，看到撕得



粉碎的母亲来信，先前的不悦和愤慨变成了羞辱和恐惧。他在窄小房间里呆了很长时间。他思绪万千，无法忍受心中的痛苦，最后跑了出来。正如常言说的那样，每个罪犯都不由自主地在作案之地徘徊，特奥菲罗又向阿尔贝托家里走去，想看看那儿发生了什么事，以便采取相应对策。

## 九

安东·特赫罗是个年轻的哲学教师，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一些热情的追随者崇拜他的人格和新学说。尽管他的哲学“全集”只不过是些初步想法，但这些不足挂齿的东西足已使他获得许多人的钦佩、不少人的羡慕和所有人的尊敬。这后一种感情是真诚的，要比钦佩更难能可贵。总之，这位哲学家有时过于喜欢使用概括的、十分动听的空洞词句。他热情高，像所有热情的人一样，不那么容易激动。他的文学才华很不一般，在表述思想时总是使用风趣、怪诞、嘲弄的词藻，因此人们常说他患有晦涩之病。比如，他谈到西班牙从目前困境解脱出来的办法时，这样说道：“西班牙有八九个人能够阅读柏拉图的希腊原文著作之日，就是西班牙自救、获得现代文明之国的美称之时。”对此，讽刺诗人路易斯·穆罗在《祖国报》的“童稚学语”专栏回答说：

八九个西班牙人品尝

柏拉图的美餐；  
可是，特赫罗先生，告诉咱，  
全国其他人的饭和菜  
在哪里，在家里，在饭店？

桑丘·潘沙<sup>①</sup>——他也是懂得些灰色哲学的——和胡安·路易斯<sup>②</sup>从这位风趣诗人的墨水瓶探出了头。

特赫罗的知识分子可敬的纯朴性格，从他稚嫩的眼睛可以一览无余，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影像从这双眼睛滑过，不留下任何伤迹。未老先秃的脑袋同稚嫩的眼睛形成鲜明对照。他头颅形状和大小，既有德意志人特征，又有苏格拉底的影子。他身材高而宽，双脚虽然不大，却像副90度的架子支撑着身躯。他对所有人都非常慈善，说话时不时露出热情、爽朗的笑声。

此刻，他正和阿尔贝托谈论最近发生的政治危机，向后者建议举行一次抗议集会。

“阿尔贝托，我们应该多做些事情，”他说。“希望的雨露滋润着我们西班牙的心田。这次集会一定会唤起舆论。您对此有何看法？”

“说句老实话，我可不会演讲，非出洋相不可。”

“别瞎说了！您的条件相当不错。不信的话，到时候就知道了。”

---

① 桑丘·潘沙，小说《堂吉珂德》中堂吉珂德的仆人。

② 胡安·路易斯(1283?—1350?)，西班牙诗人。



“就算我的条件不错，我看讲一通也是浪费时间。煽动人们接受我们的观点，我缺乏想象力，缺乏激情。可是，我们到底想做什么呀？”

“想做什么呀？很多，很多事情，太多了。唤起人民的心声，树立政治责任感，纯洁政治队伍……”

“这很好。不过，我看没有必要举行群众集会。那些事都应该做，但是应该在别的地方，以更为有效的方式去做。演讲！……那位邓南遮<sup>①</sup>——人们骂他许多脏话——说到了点子上。他说过，对面前的群众演讲不应该是目的，而应该是行动，群众应该积极行动起来。他还说只有这样，一个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人才能用声音和表情同一般平民沟通起来，而不是堵塞这种沟通。他最后说，在任何情况下，演讲都是一种具有歇斯底里特征的游戏。亲爱的安东，我们不要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街头卖艺般的事情上。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西班牙接受它尚不需要的，对它也没有什么好处的政治教育呢？现在缺少的是美学教育，这种教育迄今还没有人关注。亲爱的安东，您哪怕只看一下您的周围，回顾一下我国的文坛历史，就会看到一批悲伤的盲人，他们几乎都不能试探着走路，因为没有触觉。我们面临着一项伟大工程，那就是在这肉干一样的身体上注入感觉：唤醒他们的感官，从而能对外部世界产生同情心。在心理学上有一种普遍现象：当由于任何一种原因感官向我们发出一种东西的错误信号或不完整信号时，我们还以为比较深入地认

---

① 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作家。

识了它，并且即将获得天才的发现；因为我们头脑做出旨在发现不完全数据的意义的可怕努力，以及我们最后感觉到的失望，在我们心里唤起一种神秘激情样的感觉，仿佛那时有一种奇异的智慧在我们身上起作用，赋予我们巨大的猜测能力。这就是——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神秘主义：事倍功半。我们是些感官迟钝的人，现实只能残缺不全地反映到我们的头脑——尽管它仍然做着那种可怕努力，而得到的却是‘快慰’的失望——里，仿佛上帝的影子永远出现在他的心田上。从这种意义上讲，所有西班牙人都是神秘主义者，通过上帝可以无所不知。我们作家必须使用的语言是经过神秘主义者加工、遴选和升华的，用这种语言可以表述那种可怕努力和快慰的失望，可以表述难以表述的东西，即说没有必要说的话；而如果有点什么可说的，那就要牺牲上帝，从而帮助找到简单、正确、诱人的方式。一个没有感官的民族不可能具有想象力。所以，只要看一眼我们的抒情诗选集，就可以发现我国诗人重复使用的比喻和形象，并不直接产生于对事物的观察或者事物与诗人激情的混合物，而是一些早已存在的诗人随手或简单选取拿来的饰物和滑稽服装，他们这样做为的是他们的思想和感情不赤裸裸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自己不处于尴尬境地。总之，它们酷似破靴子，容易露出脚底，于是诗人走起路来疼痛，跛足。结论是，没有感官和想象，就缺乏热情；没有热情，就不可能有爱情；没有爱情，就不可能有道义上的理解；没有道义上的理解，就不可能有忍让。我们西班牙人都是些绝对论者。”

特赫罗宽容地笑了笑：

“您说的这些事，有许多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杂乱无章，应该更客观些。”特赫罗感到气恼的是对方情绪激昂。在这种情况下，他习惯求全责备，说缺乏客观性、科学性，恰如飞行员描述飞禽时使用的那种语言：“飞翔的爱好者。”“哼……说得不错。对，应该把美学问题放在适当位置。在德国，人们非常关心美学。您从什么地方弄到美学？”

“对于这一点我已经考虑了许久。但是，我还没有像您那样梳理清楚。对我来说，在美学活动中最重要的，是其精髓应该是一个人融合在其他人中间，或者变成其他人中的一分子，就是在无生命物体、物理现象乃至最简单的几何图形中，都尽可能地唤起激情，给无生命物体以激情，使它们人格化。”

“这话有对的一面，也有不对的一面。不过，正是这一概念，即移情作用，今日统治着德国美学。看来您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东西。”

“我什么也没读过。”

“什么也没读过？那么，是谁教给您的呢？”

“事情本身就很明显了……不过，使我对这个问题有如此深刻认识的是一位妓女。”

特赫罗变得严肃起来：

“您什么时候改掉爱开玩笑的毛病呀？”

阿尔贝托耸了耸肩膀。

“已经不早了，我该走了。我们说定了，您是大会的演讲人之一。”

“我把自己的想法都讲了。不过，您如果坚持的话……”



“当然，当然，您一定要演讲。您一定会做一次精采演说的。”

这当口儿，安赫尔走了进来，他不认识特赫罗，阿尔贝托给他们引见；安赫尔用客套话寒暄几句，瞪了特赫罗和阿尔贝托一眼，便退了出去，看样子心情很不好。过了两分钟，他拿张纸条走了回来，交给阿尔贝托，那是特奥菲罗留下的信。阿尔贝托大声读起来。

“您怎么看？”

“噢，帕哈雷斯还真会写。好了，再见，亲爱的阿尔贝托。”

两个人走到门厅里。阿尔贝托拿起特赫罗的大衣，帮助他穿好。

“阿尔贝托，应该全力促进。”特赫罗一边说，一边弯腰找到右侧的袖筒口。

“全力促退，您应该说，我和所有西班牙人一样，应该全力促退。您读过惠特曼<sup>①</sup>的诗句吧？”

特赫罗回答说：

“没读过。”

“他说：‘我是做过的所有事情的峰巅，我是将要做的所有事情的摘编……我每走一步，你几百年已经走过；一步一步，你留下稠密的脚步……远处，遥远的过去，我曾在那里，第一个浩瀚的虚无……几百年几百年，像欢快的水手不停地划动，引导我的摇篮，沿着时间这条路……所有力量都用来完善自

---

<sup>①</sup> 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

我,使自己永远幸福,我在这里,世界中心,灵魂得到了巩固。’这些诗句本应该用《我生在曼查》做题目。”

“您过于偏激。”特赫罗在阿尔贝托肩上轻轻拍了两下,然后告辞,走下楼,来到大街上。

他感到轻飘飘的,像飞起来似的。他一边走一边想:“那是一种精神感情,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那样纯洁、坚定,躯体都受到了感染。”无声的热情具有有声的力量,他精神感到愉快;然而,那种轻飘飘的感觉,欢快而强烈的感觉占据了他的脑海。他记起了圣伊格纳西奥·德·罗耀拉<sup>①</sup>,此人有一种习惯:千方百计结合自己的心情,弄清楚他的所见所想是源于上帝还是魔鬼。他还记起了埃皮古路<sup>②</sup>,此人说:“你们怎样才能知道一种需要是天然的,怎样满足这种需要?又怎样知道哪种需要不是天然的,必须根除?你有了一种感觉之后,如果被认为是需要的那种东西得到了满足,双倍满足的话,那就是说这种需要是天然的;如果一种新的希冀落空的话,那就不是天然的。”特赫罗笑着反问自己:“我不知不觉得到了怎样的灵感,怎样的功绩,又满足了怎样的天然需要?”当他从一位书商——他还欠这位书商好几本书的书钱呢——面前经过时,才发现自己轻飘飘的原由来:“他妈的!”他低声说,全身血液都像冻结似的,“知道了,是身上轻了……”他立刻恢复了过来,想:“我是需要钱。可是,把钱拿走了的那个人,一定更需要。但愿能解决他的急需!”他继续往前走,心里仍然感到很轻松,并

① 圣伊格纳西奥·德·罗耀拉(1491—1556),西班牙耶稣教会创始人。

② 埃皮古路(公元前 341—公元前 270),希腊哲学家。



且更高兴了。



阿尔贝托看到安赫尔瞪了特赫罗和自己一眼，低着头，一副烦躁不安的样子——这是他身上的严重症状——，便想到他的这位了不起的大朋友一定有难以排解的心事。特赫罗一离开，他就跑到安赫尔身边，想问个究竟，为什么那么生气；不难推断出，一切过错都是因为没有钱。

客厅里，除了安赫尔和维洛妮卡之外，还有一个二十一二岁的小伙子，宽脸膛，一副邪恶表情，讥讽眼神，谨慎的微笑带有几分嘲弄。他衣着还算得体，像少爷打扮。

“晚上好，”小伙子说。

“你好，阿波利纳尔。”

他的全名叫阿波利纳尔·穆利约，是装订工人，出生在使者大街，地道的马德里人，是吹牛、敲诈、欺骗和阴谋博士，如果说有这方面博士的话，而这些手腕都是当今流浪汉群体的特征。他对安赫尔·里奥斯忠心耿耿，如同野猪崽对老野猪那样。他经常到安赫尔家来，安赫尔总对他这样说：“把家伙递给我。”阿波利纳尔便把信笺递给他。安赫尔写上几封信，其实是要砍几刀，也就是向别人借钱。阿波利纳尔把信从那位击剑运动员手里接过来，向他的牺牲品的心脏投去。不过，阿波利纳

尔已经有了个人抱负,他觉得西班牙是个十分贫穷的国家,已经捞不到什么油水。他向保护人提出要求,弄一张去美洲的船票。安赫尔真的给他弄了张免费船票,还不止于此,并且搞到一张马德里去巴塞罗那的火车票。他将从那儿登船出发,没有几天就要离开西班牙了。

那天上午,阿波利纳尔给安赫尔分发了 14 封信。但是,那些牺牲品都是些铁石心肠的人,所以一个生丁也没有得到。他带着这些令人沮丧的消息回到安赫尔等候他的咖啡馆,从后者迎候他的那副表情看,小伙子立刻明白了他的保护人已经到了水淹脖子的地步了。

“下午 5 点左右,你还能来一次吗? 一定有收获。”

但和安赫尔预想和希望的完全相反,下午的几封信和上午的那些信一样,仍然一无所获。阿波利纳尔沮丧地回到咖啡馆,心里这样想着:“堂安赫尔真够倒霉的!他现在的处境一定很艰难! 谁知道以后怎么样呀,不过从感情上看,他名字的意思是天使,就像玫瑰一样动听。好了,他今天也许还没有吃上饭呢。”他一边想着,一边向咖啡馆走去。他开动脑筋,想出个法子帮安赫尔一把,也算对他那儿得到关照的感谢。这时,他正好从一家鱼店经过。小店门口的木架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鱼和海贝,五六条大鳕鱼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那时,街上黑乎乎的,没有行人。在店主和店门之间,有几位厨娘背朝入口站着。阿波利纳尔抓住一条鳕鱼尾巴,试探着拉了一下,立刻抓到手里;随后,不慌不忙地往前走,消失在一条黑暗的胡同里。接着,又到一个报摊,买张报纸把鱼包好。走

到咖啡馆时，停在门口，叫安赫尔出来。

“安赫尔，还是一无所获，下午的信和上午一样，遇到了同样的厄运，什么都没有得到。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回家呆了一会儿。我母亲非常感谢您给我弄到船票，感谢您的关照，便给您买了条鲐鱼。我对妈妈说：‘这怎能当礼物送出去呀。还不如给人家一盒香烟呢。’也是的，您不抽烟。这是小意思。”

“谢谢，阿波利纳尔。代我谢谢你母亲。”安赫尔闷闷不乐，向家里走去，小伙子拿着鱼，跟在他身后。

阿尔贝托走进客厅时，用报纸包着的鱼还放在铺着红色绒毯的桌子上。

“这是什么呀？”阿尔贝托说。

“和您有什么相干？”安赫尔说。

“喂，今天情况怎么样？”

“您都对维洛妮卡讲什么来着？我整天为您奔波，可是您……”

“可是……我怎么了？”

“你们可别吵呀，”维洛妮卡说。“讲的都是没有钱的事，这一点你没对我说过。别犯傻了，安赫尔，如果让我……”

“呸！就是因为这个？您别那么孩子气。”他又把目光投向鲐鱼。“可是，那是什么呀？鼓鼓的，一股臭味。”

“是阿波利纳尔妈妈送给我的鲐鱼……拿这鱼干什么？”安赫尔怒容满面。

“吃了呗！”维洛妮卡说。

“或者当了，”阿波利纳尔打趣地说。



“什么？”安赫尔紧锁起眉头，想了一会儿，放声大笑起来。“你是说，把鱼当了。鱼可当不出好价钱来。可是，上帝不是给了我口才和心眼儿吗？那就拿去当了！有多重？”他用手掂了掂。“最少有 8 公斤。维洛妮卡，鳕鱼每公斤多少钱？”

“亲爱的，现在的价钱我不知道。以前是 5 比塞塔……”

“共 40。能不能当一半钱呀？20 比塞塔。不管怎么说，少了 20 不干。”

“还是卖给鱼店吧？可以得多点钱，”维洛妮卡出主意说。

“别胡扯了，”阿波利纳尔打断她的话。“再说，现在鱼店都关门了。”

“拿去当了！”安赫尔高声说，又大笑起来。阿波利纳尔和维洛妮卡也笑了。

没过半小时，安赫尔和阿波利纳尔就回来了。带回来各种各样的冷菜，还有面包和葡萄酒。两个人脸上都挂着笑容。

四个人坐到桌子旁，安赫尔·里奥斯一边吃饭，一边笑着讲述去当铺当鱼的事：同老板就消耗物品和不消耗物品典当贷款的法律性质等问题争论了好一阵子。最后，鳕鱼当了 16 比塞塔。维洛妮卡兴奋极了。

“阿波利纳尔，你如果想去美洲发大财，一定失望而归，”安赫尔说。“美洲可不能当鳕鱼呀。”

“什么时候走？”阿尔贝托问。

“船 18 号启航。问题是……”阿波利纳尔邪恶地笑了笑。“问题是有个姑娘，毫不夸张地说是朵花，这两年把我弄得神魂颠倒。我没有把她弄到合法的洞房里，她说什么也不和我

……我呢，说句老实话，抛弃两年栽培的果子就走，很羞愧。现在的情况又是这样子，时间紧，又要办事。她叫孔奇塔，给一个叫罗西娜的女人当仆人。我说了，这姑娘可是百里挑一的。你们如果看见……”

“我认识她，我是说，和你的看法一样，真是百里挑一。你不要犯傻了，走之前，可别错过机会，”安赫尔说。

“你说那种事情不害臊？”维洛妮卡说。

“那有什么？”安赫尔皱起眼眉说，“她知道你走吗？”

“可是我能告诉她吗？我一个字都没提。现在的托辞是，说服她以后结婚。”

“你真做得出来，你们这些人真恶心！”维洛妮卡气恼地说。“阿尔贝托，你怎么说？”

阿尔贝托耸了耸肩膀。

吃完饭，来了位客人，是阿塞尼奥·贝利斯，一个来自西班牙东部的小伙子，父母双亡，他到马德里进哲学和文学系学习；可是，他钻到文学艺术俱乐部里，交了些作家朋友，染上了文字病毒，决心干一番事业，于是把课程丢在了一边，整天看小说，读诗歌，尝试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包括评论、小说、诗歌，很有文采。他仍然一身素装，不过很注意修饰。健康，年轻，欢快，有魅力。他的眼睛不大，但十分锐敏，好像总是在外部事物上方飞舞，而且叫人想起那些在任何地方都不停留，只把触须稍稍一点就飞走的轻飘飘的飞虫。他脑袋里没有什么思想，只是一些乱糟糟、五光十色、噪音四起的感触——它们常常显露在面部表情上，从而给他以奇异和亲切的动态感。他不隐瞒



如此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放长线钓大鱼，尽各种可能满足自己的利益。他堪称地中海的典型男子，在与人交往中，遵循闪米特人的平等原则。他和别人没说上两句话便以你相称，无拘无束，就是对年长、自重、资深、位高的人也如此，而这些人常常夸奖他大方。他来马德里不几个月就出入剧院、大臣办公室和编辑部，如同自己的家门一样。他来到安赫尔的饭厅才几分钟，便同安赫尔、维洛妮卡和阿尔贝托聊起天来，仿佛是多年交往的同志，而那个夜晚是久别重逢。过了十几分钟，维洛妮卡的妹妹皮拉尔和她母亲来了，他对这两个人也是一样。

老太太来这里，是打定主意向安赫尔要钱的。那时母女俩都是肚中无食。皮拉尔把桌子上的残羹剩饭统统塞到肚子里，又喝了两杯葡萄酒，面孔立刻红起来，显得格外漂亮；她本来就是一个长得俊秀的姑娘，只因为缺乏营养，又处在发育时期，才有点贫血，脸色蜡黄，从而显出一副悲哀的神情。

贝利斯立刻对这姑娘献起媚来，想方设法往她身边凑；姑娘呢，也对他露出娇态来，时而装出傲慢表情，时而暗送秋波。显然，她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老太太虽然饥肠辘辘，但不知道如何张口要钱，于是求助维洛妮卡，趁别人不注意，把她拉到一边，催她要钱。维洛妮卡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阿尔贝托，他很高兴去完成。

“吃了这顿饭，只剩下7比塞塔了，”安赫尔说。

“那就把7比塞塔给了她吧。”

“可以。可是明天怎么办呀？”

“明天上帝会帮忙的。您不总是这么说吗？”

“给 5 比塞塔吧。”

阿尔贝托把 5 比塞塔交给维洛妮卡，维洛妮卡又塞到母亲手里。老太太想说那钱少得太可怜了，或者干脆带维洛妮卡走。

“孩子，今天晚上随便找个借口和我回去吧。他如果不想让你走，就掏出钱来。也许你没有告诉他我们家无米下锅。可要小心点，别上他的当，维洛妮卡。好吧，今天和我们回去吧。”

“什么？妈妈，我看您变成傻子了。”

“莫非他给了你钱，给你买了衣服还是化妆品？”

“妈妈，不是因为那个。”

“他那种人，我还真没见过。”

维洛妮卡离开妈妈，来到贝利斯和皮拉尔之间，打断他们的谈话，因为她估计阿尔贝托可能很嫉妒，尽管他竭力掩饰着。

有人叫门。安赫尔起身开门，不一会儿拉着胡安·哈尔科内特的手返身回了来。哈尔科内特那副面容，风度，胖胖的脸蛋，黄里透红的头发，很像修道院院长。他迈进门槛之前，稍稍弯了弯身子，腼腆地微笑着向大家问候，然后走到阿尔贝托身边，坐下来。

“我在阿尔卡拉大街遇见了特赫罗，他说您身体不太好。什么病？”

“没什么，很好。”

“那就好。听说要举行集会，是吧？特赫罗可是个古怪人，他竟然想拯救西班牙。说真的，这位年轻人令我吃惊……看

来，不把我们这些保守分子斩草除根，誓不罢休。”

“您不是保守分子呀。”

“我是，是个地地道道的保守分子。”哈尔科内特的面孔上总是展开着一种特殊的搏斗：他的嘴巴特别窄小，可又要强作笑颜，这就要把嘴巴撑大起来。这种不可思议的搏斗使人想起街头小景：小孩用绳子牵着一條大狗，小孩往这面拉，狗儿朝那边挣，这样一会儿左一会儿右地走着，看谁拉得过谁。当笑意取胜——这种情况常常发生——时，哈尔科内特便断断续续地发出阴郁的笑声来。

“您不是保守分子，或者说厌倦当保守分子。我再详细说明一下我的意思。我认为所有事物，物质的和精神的，最后变成三种情况或三个层次。于是，在大部分信徒中不可避免地存在三位一体现象，认为三这个数字包含着神秘色彩。政治是领导众人的艺术，好，这样就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首先，人基本上是丑恶的，不可救药；其次，人基本上是善良的，而丑恶的是时间或法律；第三，人既不丑恶也不善良，而是木偶，更确切地说，是傻子。这三种情况反映到政治上：第一种是保守分子，第二种是自由分子，而第三种则像人们说的那样，是野心家。当然罗，西班牙的政治群落几乎清一色的是野心家，或者说，他们把别人当成傻子，处心积虑地想飞黄腾达。我也想，可能有好心的保守分子，逻辑学为他们提供的唯一统治工具不是棍棒和不倒翁。我不否认有个把自由分子，但是，他们不积极参与政治。这就是公众事务。我们如果从特定的人转到一般的人——他们用艺术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就可以认为世



界是丑恶的(意思是说世界杂乱无章,但只要他人的所想所感和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就能治理好);就可以认为世界是善良的(世界就应该是这样的),或者呆傻的。这是说,我们拥有情节剧艺术,悲剧和喜剧。我是说,请恕我直言,您不可能是忠诚的保守分子,如同不可能是情节剧艺术的撰写者一样,而是政治上的小小野心家和艺术上的大喜剧家。”

哈尔科内特和阿尔贝托在饭厅的角落里,离别人还有一段距离。这样,别的人听不到他们的谈话内容。当阿尔贝托结束长篇演说之后,安赫尔、贝利斯和阿波利纳尔把桌子移到一边,哈尔科内特饶有兴趣地观看他们的行动。

“姑娘,跳舞!”安赫尔大声说着,用刀子敲起酒瓶来。

阿波利纳尔坐在那里。那姿态实在让人不敢相信:把尾骨翘起来,离开座位,屁股撅着,好像椅子不牢靠似的;更有甚者,他把一只腿抬起来,将踝部搭在另一条腿的膝盖上,直着身子,脑袋后仰,不停地拍手,打响指,哼着曲子。

皮拉尔起身走到房子中央,跳起探戈来;妈妈忽而叹气,忽而皱眉,有时瞪圆眼睛欣赏。

“太好啦,姑娘!多么优美呀!”老太婆说,同时回过身去观看在场的其他人,好像寻求赞同似的。大家都投去赞许的目光,只有维洛妮卡和哈尔科内特除外。哈尔科内特为人腼腆,不爱讲话,尽管他沉默不语,谨小慎微,但在所有在座的人当中,他看皮拉尔翩翩起舞,心情是最激动的一个。

贝利斯看样子被姑娘的舞姿唤起了激情。皮拉尔在欢呼声和喝彩声中有些晕眩了,跳呀,笑呀,一会儿跳到这儿,一会

儿蹦到那儿，最后又回到房子中央，踮着脚尖旋转身子，裙子飘舞起来，好像一只蘑菇或降落伞，从而露出白色的短裤和光洁、漂亮的大腿。

阿尔贝托看着哈尔科内特和皮拉尔，但更注意观察前者。哈尔科内特用双手拄着拐杖，那副表情比任何时候都像修道院院长。这不禁使人记起昔日风度典雅的神父、人文科学博士和饱尝生活甘美及其秘密乐趣的人士来。他那双半似碧蓝半似紫色的眼睛甜蜜、水灵，此刻眯缝起来看着皮拉尔，一副淫荡表情。阿尔贝托观看着哈尔科内特，觉得除了他列数的那些情况外，对待生活还有第四种态度：世界是丑恶的，世界是善良的，世界既不丑恶也不善良，也可以不去关注世界如何，只要现在和将来这个世界都存在，就尽情地享受、生活、即时行乐，或者说勒住急驰的时间这匹野马。这第四种态度产生出特殊的美学和伦理学，并且拥有相应的感情：既喜爱瞬间即逝的东西，也喜欢时间非但不能磨损、反而使之更为完美和出众的东西。一句话，喜爱老朋友、老书和老酒。这三样东西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值。还喜爱漂亮姑娘，她们是地球上持续最短暂的尤物。这四种爱好一直被称为享乐主义的显著特征。

“这些姑娘呀！”哈尔科内特用激动的语调喊着说。

又有人敲门。是特奥菲罗回了来，面色青紫。

“太奇了……没想到你还会回来，”阿尔贝托说。

特奥菲罗面色更加青紫，心想：“事情一定被发现了。”于是，他结结巴巴地说：

“为什么？”



“因为你下午刚刚来过……”

他和在场的人打过招呼之后，把阿尔贝托叫到一边，问道：

“安东·特赫罗说了什么没有？”

“关于哪方面的事？”

“你别瞒着了，我希望早些知道。”

“啊，想起来啦！是不是群众集会的事？太好啦，我们看了你留下的纸条，特赫罗说这正好，让你做诗人演说家。你对政治那玩艺儿也产生兴趣了？”

特奥菲罗想：“他什么都不知道。如果知道，不可能装得没事的样子。”于是，他立刻大声说：

“安赫尔是在特赫罗走之前回来的吧？”

“对，回来之前一会儿走的。问这个干什么？是不是想知道他听说集会的事没有？”

“正是。”继而特奥菲罗又想：“说不定他背上了黑锅。”

“时间不早了，我和皮拉尔该走了，”老太婆一边站起来，一边说。

“我送你们回家吧，”贝利斯补充说。

大家告辞。贝利斯和哈尔科内特握手时，对他低声预言说：

“如果上帝愿意，我可要享受这姑娘了。”

老太婆、姑娘和东方小伙子走后不久，哈尔科内特也离去了。阿波利纳尔稍后也走了。过了一会儿，安赫尔和维洛妮卡到外面散步。这样，房间里就只剩下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了。

阿尔贝托说：

“太累了，特奥菲罗。我要回卧室躺一会儿。我这么说，并不是撵你走，而是我有点不舒服。”

“等一会儿我也走，不过我想问你一件事。”特奥菲罗问的是有关裁缝的事。

阿尔贝托向卧室走去，特奥菲罗跟在后面。

床头柜上有张女人照片靠墙支立着；再往上，大头钉钉着一张手迹。

“这是你未婚妻？”

“对。”

“蛮漂亮嘛。那张纸上写的什么？”

“是歌德的话，翻译成了西班牙文：‘一个人每天至少应该听一首短歌，读一首好诗，欣赏一幅优美的油画，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讲一些理智的话。’”

“当然应该这样，也不白过一天呀。”

“这是歌德的意思。”

特奥菲罗想起自己的一天，说：

“我今天没有白过。他说的我都做到了，而且还多几样东西。”

“我什么也没做。”

特奥菲罗凑到那张纸跟前：

“这儿还有别的话呢：‘一天不笑，等于自耗。’”特奥菲罗尽量回忆那天的事。“这话可就不对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这一天，甚至几个星期、几个月，都白过了……”

“你想问什么呀？”

特奥菲罗谈起了在裁缝那儿遇到的麻烦，当然没有把预付款事如实讲出来。他说钱是从在街道巧遇的一位老乡那儿借来的，他担心那个鬼裁缝使坏，叫他钱物两空。

“特奥菲罗，别提心吊胆的。我明天如果上街的话，去他那儿看看，和他说说。如果不上街，一定找一天去，别着急。”

特奥菲罗走了。阿尔贝托一个人呆在房间里，抱着双臂，看着灰色照片——那是在北方，姑娘在迷雾和寂寞中耗尽青春，恰如他本人现在也在慢慢耗尽青春一样。



## 第三部

---

### 歌妓与舞女

从根本上讲，印度舞蹈是杀死它的仇敌，而我们的舞蹈则是杀死“时间”这个仇敌。“时间”要比任何印度舞蹈所要对付的仇敌顽固和强大得多，因为它被巧妙地完全杀死之后，还会卷土重来，“带上二十个凶恶的杀手”，举着青面獠牙魔鬼的武器，坐在篷车里，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

——匹克克①



在意大利酒家的一个角落里，爱德华·特拉维塞多和阿尔贝托·迪亚斯·德·库斯曼正在狼吞虎咽地吃着各种水

---

① 匹克克(1788—1866)，英国小说家。

果。晚饭快吃完了。

“哎呀呀！把李子核儿吞下去了，这可不是好兆头。”特拉维塞多一边操着不安的口气说着，一边摇着那颗可爱的笨拙脑袋。

“不是好兆头？”

“我是说这轮马戏演出期间。”

“可是，我看不到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我也看不到。不过，我一直遭受挫折，现在都成了迷信狂了。我这把胡子很黑，看见没有？我的命运更黑。”他把柔软得近似病态的右手伸到脸的下方，然后分开指头，捋着稠密的胡须，犹如五条火舌吻舔着黑乎乎的砂锅肚子。最后，他把那团黑色的毛发装饰物梳理整齐，将手握成拳头收了回来，又补充说：“根据各方面测算和估计，如果马戏团冬季演出的节目新颖丰富，门票收入一定很可观，你说是吧？节目精采，这是最重要的。排练你都观看了，所有节目都是第一次公演，其中两个是压轴的：一位是俄国公主，她叫塔玛拉，你不必怀疑，是位名副其实的公主；另一位是一个大臣的情妇，她尽管改名换姓，现在叫安蒂戈娜，还是没有人不知道……有了这些背景，今天的马戏演出一定座无虚席，因为我们这次首场演出可不是天天能够看到的呀，你会同意我的看法的。好，到时候就知道了。我再说一遍，我的命运比我的胡子还黑。”

“你这是无病呻吟。”

“我这么说是充分有理由的。你应该知道，我这辈子一直不走运……这都是因为什么估计呀，什么预测呀。我每次涉足



生意，都这么说，应该这样。可他妈的！结果却是另外一样。没有比智力这种东西更能成为生活的绊脚石的了。说到这个世界的利益呀，不管你多么聪明还是多么愚蠢，到头来都是一样。黑格尔不是说过宇宙包含着三段论吗？说过，我记得，完全是欺人之谈。可是，时间不早了，我们去马戏团那儿喝咖啡吧？”特拉维塞多拍了下巴掌，把侍者叫来，付了钱，由阿尔贝托陪着走出酒家。

他们坐上马车，提前三刻钟来到马戏团。

“有人了吗？”特拉维塞多问门房。

“还没有人，先生。时间还早呢。”

“那是什么？”

“是免费入场者名单。”

“谁给你的？”

“索列尔先生。”

特拉维塞多把门房递给他的三张名单浏览了一遍，塞到阿尔贝托手里说：

“你非吓一大跳不可。这些先生把马戏团当成自己的，一文钱不付。”

“一共六页，每页都密密麻麻地写着三排人名。”

“这哪行呀。这些先生就把座位占满了，”阿尔贝托说。

“现在，你说说，在马德里还能搞戏剧这种生意吗？当然罗，我可以拿把大剪子，把名单剪短些。索列尔先生因为和生意毫不相干，倒挺卖力气，把什么人都塞进名单里，音乐学校的人呀，美术学校的人呀，还有孤儿院的人呢。”

特拉维塞多向售票房走去。阿尔贝托留在门口等候他。

“我对你说什么来着？”特拉维塞多从售票房走出来，一边捋着胡子一边说，“你知道一共卖了多少钱？只100多比塞塔、两个包厢和十几个软座。你给我算算，工钱每天就要支付1000多；还有场地费，价格高得不得了，电费、服务费……经济状况能好吗？”

“依我说呀，人们看马戏可不预订票，都是开演时才来买。所以，你不必担心。”

“你太天真了。我说过，我的命不好。本应该三天以前就开始在售票窗口前争先恐后地买票了。不然，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呀？你知道得很清楚，那位公主和那位大臣的情妇可不是随便什么人，这是尽人皆知的。首场演出都推迟好几天了，损失可不小呀。”

他们穿过一条环形过道，向舞台走去。过道里，墙壁上贴满了引人注目的招贴画，画面上有丑角演员、杂技演员、小狗、歌妓和舞女。

舞台门口，五六个布景员聚在一起抽着烟，喝着啤酒。不时传来狗叫声。在这个无伴奏合唱中，不难分辨出不同狗种的抒情歌喉：有特拉诺瓦长卷毛狗的低音，有哈巴狗的吼声，有卡尼奇狗富有起伏音调的中音，还有善泳狗或小家犬的高音。

舞台门口伸出一条几乎垂直的梯子通到楼上办公室。这间办公室很狭小，刚刚裱糊过和布置过，还能闻到木匠墨盒味和油漆味呢。青龙色的墙壁上，许多女歌唱家、女舞蹈家及体育运动员的照片贴成扇形。每张照片底部都附有本人的题词。

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刚刚坐下来——前者坐在办公桌后面，后者坐在一把小椅子上——，就有人用指头敲门，一个嘶哑声音说：

“可以进去吗？”

“请进，亲爱的。”特拉维塞多一边大声说着，一边站起来，眼睛滴溜溜地转个不停。

阿尔贝托也站了起来，刚刚油漆过的小椅子粘在屁股上，哐唧一声倒在了地板上。

一位打扮得十分漂亮的夫人走了进来，径直走到办公桌旁，面对特拉维塞多，亲昵地抚摩着他的胡须。

“你好吗，亲爱的！坐下，请坐，我的天使。噢，你真漂亮，真漂亮！胡戈利诺，我的宝贝，过来，吻吻堂爱德华先生，他太漂亮了，好好吻他一下。”

阿尔贝托看着那个女人的背影。她穿一套深蓝色衣服，瘦得紧贴在身上，扁平的礼帽帽檐十分宽大，压在双肩上，使人怀疑她是个无头女人。这位贵夫人把两只胳膊伸到特拉维塞多面前，递给他点什么，阿尔贝托看不清楚。特拉维塞多突然伸出大手，一边推开那东西一边往后仰着脑袋，没好气地说：

“别那么淘气。让那个讨厌的小动物见鬼去吧！”

这时，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小彗星样的东西，颜色像火焰一样红，发出尖厉的叫声，拖着一条长尾巴。它先是落到阿尔贝托的怀里，从那儿一下子跳到小沙发上，再借助沙发弹簧的弹力，顺着墙爬到屋顶，立刻变成了闪电，从一个角落跳到另一个角落，同时不住地尖叫着。那位夫人一边追逐着闪电，一边



发出爽朗的笑声，动作是那样迅捷，犹如纯真的少女在捕捉蝴蝶或吐火怪物。

“胡戈利诺！胡戈利诺！”夫人深情地呼唤着，“快回到你妈妈这儿来！”

说时迟，那时快，胡戈利诺一下子跳到夫人的肥硕、松软的怀里；它好像为自己刚刚做过的顽皮动作而感到羞怯似的，直往夫人的毛皮围脖下面钻。胡戈利诺是只巴西猕猴，应该称作微型动物，全身金丝，尾巴很长，毛茸茸的，一双小眼睛露出孩子似的那种悲伤神情。它发出的抱怨声如同呻吟一样。夫人吻了胡戈利诺几下，而小猕猴把两只前爪搭在那女人的面颊上，一会儿看看特拉维塞多，一会儿看看库斯曼，一副惊恐表情。夫人吻完小动物，便走到特拉维塞多面前，用两种混杂在一起的语言谩骂起来，这不禁使黑胡子、黑命运的特拉维塞多笑得前仰后合，而且这笑声在那位夫人——一边骂咧咧，一边俯身办公桌上——在特拉维塞多脸上亲了几个响吻时又骤然升高了好几度。她尽量把猕猴样的酸不留丢的声音变得甜蜜些，说道：

“给我预付 50 里拉<sup>①</sup> 吧！亲爱的，亲爱的！”

“50 里拉？亏你说得出口，”特拉维塞多回答说，笑得脸色通红。

夫人悻悻地向阿尔贝托转过身去。她有一双大眼睛，深眼窝，又黑又亮；面孔像蛋清那样白皙，宛如用石膏刚刚浇铸出来，上面胡乱地点缀着许多人工斑点；双唇是那样血红，令人

---

<sup>①</sup> 里拉，意大利货币单位。

作呕。

“畜生，人面兽心！”她用左手指着特拉维塞多，喃喃地说。

“可是，第一个星期的预付工资你早就领走了呀！而且还多付了你一些，你还想怎么样，如果什么都依你们……我们可怎么维持呀？”

“维持，维持……”她一把抓住他的胡子，“那就给 25 里拉吧？别那么小气，25 吧，快，快点。”

“别说 25，就是 1 里拉也不给……再说，我手上没带金柜的钥匙。”

“太残忍了，铁石心肠，净说空话！”她为了缓解一下心中的痛苦，又把小猕猴胡戈利诺从丰满、温暖的怀里掏出来，又是亲又是舔。

“可是，你听我说，你找的那么个未婚夫是干什么的？他可真有福气呀。”特拉维塞多说着向阿尔贝托转过身去。“还没演出呢，就找来帮手了。”

“噢，他可是个天使。亲爱的，亲爱的，他是个大好人……简直是个天使。他在大门口。他这个人像绵羊一样听话，听话极了，”夫人说。她脸上抹了厚厚一层白粉，皮肤好像都变硬了，但还是作出娇柔的表情。

特拉维塞多听到“绵羊”<sup>①</sup> 那句话，邪恶地笑起来。

“好呀。可怜的小伙子还捞到一块肥肉。”

阿尔贝托说：

“她说的是‘绵羊’这个词。”

---

<sup>①</sup> 在西班牙语中，“绵羊”这个词也有“妓女”之意。



特拉维塞多笑得更厉害了：

“这些意大利人是世界上最可笑的人……”

“是不是说了‘绵羊’这个词？在西班牙语中，那也是绵羊的意思呀。”

“我说……这我知道。好吧，绵羊小姐，”他对夫人说，“那就让绵羊小伙子进来吧。”他又向阿尔贝托转过身去，“是个很典型的小伙子，不知道是美洲哪个共和国驻西班牙使馆的外交官。”

那位夫人走到门口，把特拉维塞多称为绵羊的小伙子叫了进来。过了一会儿，维洛妮卡也进了来，她身穿长大衣，肩上搭着大披巾。猕猴女主人的情夫身强力壮，个头高大，有一张印第安人的突嘴巴，肤色黑黄，右眼有块斑翳反射着白光。他的那身巴黎式的时装太惹人注目了，又不怎么合体，仿佛第一次穿出来，真不如挂块遮羞布舒服呢。他好像不习惯与人打交道，环顾四周，露出讨人欢心的笑容，仿佛希望得到热情接待似的。

维洛妮卡看上去有些激动：

“各位先生，我很紧张。我得先坐一会儿。”

“您也坐一会儿吧，”特拉维塞多对印第安年轻人说。

猕猴夫人走上前来，说：

“我们要到我的化妆室去。化妆室有火吗？如果没有火，我可不脱衣服；可怜的胡戈利诺要挨冻了……花呢？”

“马上给你送去。”

夫人和她的男友离开了。维洛妮卡目送他们。那两个人

的身影消失以后，她情不自禁地说道：

“小心点，谁知道她是不是一肚子坏水呀？就是那个小子给她当帮手呀？那两片嘴唇简直像洗礼用的水盆一样……看得出，不是个好东西。您脸上拉口子了？”她问特拉维塞多。

“口子，什么地方？”

“脸上，右边，靠近鼻子的地方。”

特拉维塞多按照维洛妮卡指的地方，伸手摸了摸。那儿有块红印子，是猕猴夫人亲吻时留下的。在场的人看到以后，都笑了起来。

“喂，”维洛妮卡把身子转向阿尔贝托说，“我家里可着火了。特别是皮拉尔和我妈妈。我如果参加演出，她们一定说我不学好，走邪路，非大闹一场不可，阿尔贝托。她们盼望演出变成一场闹剧，我总觉得有可能应了她们的想法。我现在不能安安静静地在—一个地方呆着。”她站起来，拖着椅子，披上大衣。她心神不定，椅子一下子倒在地上。“我有些提心吊胆！随便一件什么事都弄得我魂不附体。我一定会出点严重的事……”

“安赫尔呢？”特拉维塞多问。

“马上来。”

这时，特奥菲罗和索列尔走了进来。特奥菲罗穿了一身新衣服，不过那双靴子虽然让擦鞋的刚刚擦得油光闪亮，但掩饰不住它的破旧相；那顶破礼帽，特奥菲罗东塞西藏，仍然从腰间探出头来，像一团破布。就是说，根本无法戴在脑袋上，没有帽檐，也没有帽筒。说到他那张脸，虽然强作笑颜，仍然流露出

忧伤表情。他手上拿着一株玫瑰花。

“有人了吗，索列尔？”特拉维塞多问。

“人不少了。”

“太好啦！”

“看见没有？”阿尔贝托走到门口，说道。

“堂霍维诺还没有来呀？这个人行动总是慢……”特拉维塞多说。

“他在下面，”乐师索列尔说，“和牵牛花聊天呢。”

“安蒂戈娜呢，还没来？”特奥菲罗问。

“不知道，”特拉维塞多说，“该开演了吧……”

“快了，我去乐队看看。”

大家都走了出去。过道里，舞台台阶上，人来人往，有上有下，他们出身各异，年龄有大有小，男男女女都打扮得五光十色。空气中散发着脂香和动物气味，不时传来低语声、笑声、狗叫声……

台阶旁有个大炉子，烧得火红，暖烘烘的，四周围了一圈女舞蹈演员、喜剧演员、木偶演员和道白小丑，他们大部分人身穿运动衫或着演员衣装，肩上搭着披巾、披肩或大衣，脚上穿着靴子。在离这圈人两米远的地方，站着两个年轻姑娘，她们就是牵牛花：一个又瘦又高，身子笔直；另一个矮小，嫩树丫似的，一副娇态。两个人都是全身红装，裙子盖到膝盖那儿。马戏团老板堂霍维诺陪着她们。在马德里的娱乐界中，堂霍维诺有两个绰号：隐居主教和秃顶神父。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走过去，和他们打招呼。堂霍维诺身材肥胖，这从他的绰号就可以



想象得到；他眼睛总朝上看，这不是因为他的道德理想非常高远，而是因为脑袋是那样奇特地栽植在躯干上，向背部倾仰，总是看着天空或天花板。

堂霍维诺身上首先引人注目并继续引人注目的是腹部，犹如某些佛像的大肚子一样；同样，如同这些佛像的其他部位一样，他的脑壳、胳膊和大腿好像同躯体没有连结起来，或者说没有连结好，生长的位置不当。你就是看见他站立着，也会以为蹲着呢，原因是他的大腿短小，而且又像胎儿那样蜷曲着。不仅仅他的形体，就连他的举止也和那些佛像一样，常常静止不动。他很少关注和打听身边发生的事，也不介入他人的谈话，就是问他什么，都不作答。他很富有，挥金如土，是个老色鬼。

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离开堂霍维诺时，前者，即我们的诗人，不禁高声哀叹起来：这个世界上的财富分配得太不平均了。

“太令人气愤了……你看到了，那头老牛……你说说，他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而我……”

他们坐到最后一排的软椅上。

蓝色光弧同红色、黄色电灯混杂起来，不时地变幻着，令人目眩。大厅里，声音此起彼伏，宛如在巨大的海螺中回荡。



自特奥菲罗向罗西娜表达爱慕之情，与堂萨巴斯见面，偷

200 比塞塔,收到母亲最近一封信,已经过去十五天了。他把这十五天暗暗称作一生中最紧张的日子。他由于爱上了罗西娜,决定在完全、永远占有她之前,不改变他们之间柏拉图式关系的典雅、优美特征。然而,结果是他们来往日渐密切,又是接吻又是拥抱,最后有一天下午,他正好穿了一身新的内衣内裤,柏拉图式的脆弱而无邪的“计划”一下子烟消云散了,恰如栗子在火盆里烧成灰烬、化为乌有一样。占有了罗西娜以后,特奥菲罗心中升起另一番感情,既甜蜜又不安,惊讶而茫然。他不知道自己是得到了人间最大幸福,还是掉进了倒霉的深渊。特奥菲罗的爱情经历只不过是卑鄙的金钱交易;这些交易经过诗歌的提纯和净化之后变成了那样一些场面:女主人公是长着修女一样一双手的公主,擅长弹奏古琴。罗西娜不是公主,也不需要成为特别令人欢心的女人,因为她聪明、美丽、热情,忽而情火熊熊,恨不得一口把你吃掉,忽而感情缠绵,乖巧服贴。她每时每刻都很温柔,温柔得使你感到快慰、舒畅,身心都感到快慰、舒畅得甚至陶醉起来,好像睡在云雾制作的软绵绵的床上。特奥菲罗的爱情表露得晚了些,但终于表露了出来,并且有天国光环永远那样照耀着他,以致灵魂眼睛和肉体眼睛都变得呆滞,甚至暂时失明。他的心被爱情的快慰弄得十分痛苦,吃不下,睡不着。于是,他非但远没有完全无条件占有罗西娜,反而被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也许一辈子都要这样。他每每不呆在罗西娜身边,就都关在下榻的客栈房间里。有时,他心里感到很高兴,但又很悲苦,那种感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拦,甚至痒痒得使他疯癫起来。另外一些时候,他悲伤



得要大哭一场，当然哭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他想用写诗——一写就是几个小时——的办法从那种感情中解脱出来。

罗西娜对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她没有费任何力气就说服了他，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秘密进行，那样做能使双方感到甜蜜些。

“喂，傻瓜蛋，现在的情况是，萨巴斯如同我的丈夫，而你如同情夫。丈夫充当着可笑角色，而情夫却是光荣的。我是说，堂胡安·特诺里奥<sup>①</sup>总是昂首挺胸的。难道还有比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并且时时想到‘这些不幸的人如果知道……’更愉快的事吗？我的意思是，所有人都认为，比如说，我是西西利亚的情妇，根本不会怀疑事情并非如此，就是说，我只爱你。当你置身于对事情一无所知的不幸男人中间时，心中该是多么高兴呀，多么暗暗自喜呀！我对你发誓说，没有比把秘密埋在心里更甜蜜的事了。只有傻瓜蛋才把秘密抖搂出去。那些谈论忏悔和忏悔神父手中武器的不敬神明的蠢货……他们大错而特错了。我，神父先生，别人讲什么我都会立刻向你和盘托出的。可是，他们不懂得，不懂得。我如果说了或者想了反对宗教的事，那就请上帝原谅了。”罗西娜说着说着画起十字来，因为她很迷信。

特奥菲罗对罗西娜言听计从，她指东，他绝不往西，根本不想一想她究竟要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心中没有半点怀疑。他听了罗西娜那番话，立刻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精明的人了，

---

<sup>①</sup> 堂胡安·特诺里奥原是西班牙文学作品中的一个人物，以玩弄女性著称。他在其他西方文学作品中，被称为唐璜。

同时也感到把他们之间的爱隐藏得越深，谁也不知道，越富有情趣。他隐隐约约地预感到，过不了多久就会从情妇那儿得到钱的，更确切地说，通过罗西娜得到堂萨巴斯的钱；同时也模模糊糊地看到，他那样想是有根据的，爱的巨大力量如同火的洗礼一样，能使一切得到升华和净化。

他的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已经开始借债了。一个人走投无路时，常常铤而走险，把自己打扮成伪君子样子，去干强盗勾当。马戏团首演那天，客栈老板娘要求他像以往那样预付当月的房租，不然就把他赶到大街上去，晚上回来时不给他开门。他接到老板娘最后通牒时，衣兜里只有两个比塞塔了；他用这钱擦了皮鞋，并且给罗西娜买了一株红玫瑰。

这时，他坐在软座的最后一排，位子和阿尔贝托相邻。他心急如焚，今晚在什么地方过夜呀？罗西娜已经收留他好几天了。“可是，如果今天晚上她不张口的话，该怎么办呀？她很可能会这样。今天是首演，她有兴致，想开心。”特奥菲罗在心里想着。

“阿尔贝托，”特奥菲罗低声说，“我得请你帮个大忙。”

“只要我能办到……”

“我今天晚上没有地方过夜了。安赫尔家里有床吧？有长沙发，哪怕短沙发也行，随便有个睡觉的地方。只一夜。”

“没问题。别说一夜，住几夜也没问题，不必担心。问题是将来怎么办。”

“将来我有办法。我敢说，将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明天举行群众大会，是吧？”

“对，是明天。”

“你讲话吗？”

“特赫罗坚持要我讲话。”

“我讲不了，讲不了。请你原谅。你如果知道我现在的处境……”

“恋爱进展不顺利呀？”

“你真健忘。我对你说过，第一次就对你说过那事，她可是我的命根子呀！”

“夫人是谁呀？”

“请原谅，现在还不能讲。这可是有关声誉的大事。”

“那么，你们去了埃斯克利亚尔了？”

“没有。”

“太遗憾了。”

“我不能去参加群众集会，太遗憾了……那个老不死的，我恨死他了。”堂萨巴斯和他的两个儿子——巴斯瓜尔和安赫林——坐在包厢里。特奥菲罗一边像演员似的指着那里，一边低声说。过了一会儿，他发现阿尔贝托有意用目光看着他，便惊奇地问道：“为什么这样看着我？”

“没什么，我是说，巴斯瓜尔是最夸奖你的人之一，他总是把你捧上天。而现在你却恨他父亲，为什么？”

“可以说是因为道德感情和政治原因。你为什么用那种嘲弄的表情看着我呀？你们这些文学家兼诗人的人呀，以为所有人都是一无所知的傻子。我是说，群众集会什么的，都没有用，看到国家命运掌握在那些老东西手里，让人有说不出的恶



心。”

“呸！用你的词汇说，那个老家伙可是阿那克里翁<sup>①</sup>式的人物。”

台上有个小伙子卖力地弹拨着吉他，一个姑娘站在他身边，唱了起来：

我们何时见面，伙计？  
就像一个人的两只脚，上帝，  
一只放在另一只上，  
有个钉子插在中间那里。

观众大笑起来，欢呼唱得很有风趣。

“真恶心！”特奥菲罗说着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观众，脸上的肌肉抽搐着，好像要呕吐似的。“你看看周围，阿尔贝托，除了人还是人。真傻，我是说，我傻。我刚才不是给你说过群众集会、演说和别的可笑的举动吗？人民的健康……人民……什么是人民？你看看这儿的人民，如果可能的话，千万别把肠子笑断了。你看他们的肚子，他们的面孔，他们的脑袋，还有他们脑袋里想着的东西……”

“嘘！”演出大厅里响起一阵“嘘”声，有的人转过头来看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诗人没好脸地回敬了他们一眼，嘟嘟哝哝地说：

---

<sup>①</sup> 阿那克里翁(公元前 560—公元前 487)，古希腊抒情诗人。他的作品以描写吃喝玩乐为主。

“怎么？出了什么事？”他还不停地和阿尔贝托说着话，不过现在声音很低。“那些人为什么活着？”

“你为什么活着？”阿尔贝托打断他的话说。

“我是说，他们有什么理由生活在世界上？”

“你有什么理由生活在世界上？”

“我是艺术家、诗人。”

“就算你是艺术家、诗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也只能是他们，是那些人的工具；你不是因为自己和为自己而活着，而是因为和为了那些人而活着。”

“我看不到这一点。”

“应该看到。我早就知道尼采说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一个种族就是大自然创造六个超人，并且立刻把他们毁灭掉所消耗的能量。’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正是。”

“但我却反过来说：‘那六个超人就是大自然让人民和种族生活下去所消耗的能量；这就是说，让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是在活着。’不然，大自然就会一下子把人类铲除掉，就是像你说的脑浆不能独立生活在世界上，你只给我留下超人吧，六个也好，六十个也好，艺术家也好，学者也好。你是不是想说，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和科学何以能够存在？你是不是想说，手风琴如果没有键没有弦，光有个空盒子，有必要存在吗？你知道，英国苦役场里有一种特殊的受刑方式，可怕得令人难以想象：把手摇风琴安装在墙壁孔洞里，强迫犯人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摇下去。苦役犯明明知道什么都不在做，但又被迫去做，最后变



成了疯子或傻子。为艺术而艺术，和痴呆没有什么两样，恰如你理解的那样。”

“你的这番话并不能说服我。”

这时，有两个男人坐到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前面，一个长得圆滚，四十五六岁的样子，眼睛无精打采但富有挑逗性，人还算潇洒，嘴上挂着满意的甜蜜微笑；另一个年轻、健美。

“和堂贝纳贝·巴拉哈斯进来的那个小伙子是谁呀？好像面熟……”阿尔贝托说。

特奥菲罗打量了一番刚才坐下的两个人。堂贝纳贝摆着手，向堂萨巴斯的儿子安赫林打招呼。

“不知道，”特奥菲罗说。“可能是堂贝纳贝那个老东西随便找来的不要脸的家伙，想把他培养成演员。”

从面部的奸笑表情看，堂贝纳贝咬着那个年轻人的耳朵一定在讲着什么坏事；年轻人倾着身子，想听得清楚些。这时，阿尔贝托认出了他，惊奇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叫道：

“费尔南多！”

“阿尔贝托！……”年轻人回答说，脸色涨得绯红。

堂贝纳贝转过身子，想看个究竟，是谁如此打扰了他的这位年轻朋友。

“啊，是您呀，伟大人物！您认识费尔南多？”

“当然罗。”

有人发出“嘘”声，让他们保持肃静。

“谁呀？”特奥菲罗问。

“木偶演员。我不是当过一段时间的小丑演员吗，而且在

木偶剧团内……”

“是吗，别开玩笑！”

“我说的都是真的。他是个大力士。我只知道他叫费尔南多，力大惊人，虽然看上去不怎么样。”

特奥菲罗不相信，怒容满面地看着阿尔贝托。前半场的节目结束了。

“好吧，再见，”特奥菲罗说着站了起来。

“去哪儿？”

“哼，不知道。也许到上面的房间里和姑娘们打个招呼。”

“我和你一块去。”

特奥菲罗顿时脸色煞白；阿尔贝托没有察觉到，说：

“要不，我还是留在这里吧。我还要见见蒙特、博瓦迪利亚、洪都拉斯……和他们聊一会儿。”



特奥菲罗向舞台走去。他不想遇到熟人，可是刚来到过道里，就被安赫尔·里奥斯一把拉住胳膊。

“到罗西娜房间去？我也去，”安赫尔大声说。“事情怎么样？进展顺利吧？我很高兴你们的事成功。”

“能不能让我讲句话？我要告诉您，您大错而特错了，不该那样想象这位小姐和我的关系。”特奥菲罗拉下脸来。

“什么？您向她求爱，她还没有答应呀？唉，别着急……这个世界什么都会做到的。噢，坏家伙！”安赫尔喊起来。

阿波利纳尔·穆利约向他走来。

“你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好像有意不让人家看见你似的。”

“多多原谅，堂安赫尔，好久没有见到您了。”

安赫尔拉住他，邪恶地继续说道：

“连影子都见不到，干什么呢？是不是那种事？”

“哪种事？”

“还给我装傻呀？”

“那瞎说了……”

“我是说孔奇塔的事。”

阿波利纳尔装出傲然表情。

“我知道，落网了吧？到底怎么样？”

阿波利纳尔摆弄着手指，吻了吻指肚，吸了一口气，吞吞吐吐地说：

“比蜜还甜！”

“这我相信。好呀，谢谢。”

“谢什么？”

“你今天好像气不顺。谢什么？这不是明摆着嘛。你给我们开了一条路。你看看你的这条路。我可不想每天都坐立不安。什么时候走呀？”

“您说什么，我倒想留下来……”他邪恶地笑了笑。

“什么？”安赫尔警惕地问道。

“是骗她的。说留下来，其实，我另有打算。”



“她呢？”

“她完全相信我们就要在神父主持下举行婚礼了。”

“这么说，她不知你走呀？”

“她还蒙在鼓里呢？”

“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就走！”

“那好。你本来是想不辞而别呀……”

“谁跟您说的？我们还是……”

他们来到老板办公室门口，房门开着。里面吵成了一片，时而夹杂着笑声。吵声最大的是贝尼亚米娜伯爵夫人，即巴西猕猴的女主人。她一吵起来就用两种语言大叫，而这一次比第一次声音还高。

“那不是花……只能扔到狗屎堆上去……插到坟墓上。可是，怎么！我不能把这样的花投给观众。我不能让那些花弄脏了手，你们这群猪猡！”

还好，这位夫人静下来了一会儿。她是想歇上片刻再继续吵下去。这时，传来了特拉维塞多的大笑声。

“可是你，想比大象还胖。你的秃头兄弟，什么都不说。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把钱交给我保存着。”这当口儿，又是一阵响声，既像巴掌声，又像敲击声。

安赫尔和特奥菲罗走进老板办公室。阿波利纳尔迎面向孔奇塔跑去。孔奇塔正顺着一条两侧都是演员化妆室的狭窄过道走过来。她是想看看为什么吵声大作。有几个舞蹈演员还没有化妆完，就从房门探出头来，不是问这问那，就是用各

种语言混杂的词汇说些俏皮话。随后，他们胡乱披上便服或和服，向老板办公室跑去，聚集在门口，嘁嘁喳喳，谈笑风生，仿佛在巴别塔<sup>①</sup>被上帝惩罚从而变得混乱不堪的人群，又重新热爱起人世间的安逸生活，友好和睦相处了，而且体力倍增，杂耍和舞蹈热情、兴趣突然高涨起来。

特拉维塞多听着贝尼亚米娜伯爵夫人的谩骂，忍不住笑了起来。堂霍维诺用两只眼睛看着天花板，像泥塑一样无动于衷，好像什么也没有听见似的。这也不奇怪，因为神——无论假的还是真的——很少倾听凡人大呼小叫。猕猴夫人的这位男朋友当然知道，她骂得那样狗血喷头，只是想逗引大家发笑；然而，看到许多人跑来看热闹时，心中确实有些不安了。值得庆幸的是，人群汇聚在门口时，贝尼亚米娜伯爵夫人像往常那样说了几句结束语——这次，要比平时长一倍——，宣布演说完毕，同时隐居主教的胖脸蛋上被吻了一下。贝尼亚米娜伯爵夫人身穿一套近似天国的衣装，衬衣不太长，几乎透明，脚上是一双红色皮拖鞋；尽管如此，她的皮肤却袒露不多，因为被衣服上的黑乎乎斑点遮住了。她从过道的人群中挤过去（有个年轻小伙子跟在后面），由于衣服的腰部瘦小，双胯左右摆动起来十分显眼。那儿的人都邪恶地哧哧笑起来。她的同胞、小丑斯佩齐奥在她身体最肥硕、最诱人的部位美美地拍了一巴掌，也是的，那个部位好像等着他拍似的。

---

<sup>①</sup> 据《圣经·旧约》称，挪亚后裔要建一座通天高塔，当时人们语言相同，后来耶和华弄乱了天下人的语言，使他们彼此语言不通，并且分散到世界各地。这样，通天高塔没有建成。现在，“巴别塔”转意为“吵闹、混乱之地”。



在那些勤劳的工蜂——它们离开自己的窝儿，在新奇的花朵上吸吮着——中，有一位中年胖女人，性格活泼，满面笑容，着装也不比伯爵夫人复杂，只是一身运动衫，看上去犹如一只脱毛鸡，躯壳和腹部很扎眼，两条大腿又瘦又长。

“怎么，你在这儿？”安赫尔对脱毛鸡说。

“你看，爬得越来越高了。可不，这就是生活呀。”

这只脱毛瘦鸡的名字叫欧滕西娅·依涅戈。她说“爬得越来越高”时，语气带有浓重的讥讽味，因为她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演出过各种各样戏剧，但一次比一次受到冷落。开始，她在一个有名的剧团里当第二夫人，后来转到一个滑稽剧团，接着到了一个说唱剧团，最后落到这个杂剧团。她一向以敢想敢闯著称，同时也因为七次人工流产而引起众人的议论。她同蒙特—巴尔德斯的关系，是公开的、众所周知的秘密。据说他们的关系始于蒙特—巴尔德斯的一部喜剧首演期间，剧中有个人物是寻欢作乐的夫人，导演想把这个角色交给欧滕西娅，蒙特—巴尔德斯竭力反对，板着面孔大声喊着说——当然被大家听见了——，他的这个人物很重要，依涅戈没有条件扮演，他不同意这个女人把他的剧本演俗了。从那儿以后，蒙特—巴尔德斯和依涅戈便结下了仇，不是冷嘲热讽，就是破口大骂。不过，这位剧作家很有谋略，并且十分辛辣，依涅戈一直处在下风，找不到报仇的机会。

“为什么不越爬越高呢？”安赫尔·里奥斯说。“我看，从说唱剧团转到杂剧团，是升了级的。”

“你这话也有道理。那儿，虽然不惹是生非，大家都不锋芒

毕露，但那是装出来的。而这儿，亲爱的，安赫尔，亲爱的！”她说着抬起一条瘦长的大腿。“到我化妆室来，喝杯猴牌葡萄酒。”

“我不喝酒。”

“那有什么关系。来吧，我们聊一会儿嘛。”

安赫尔陪着欧滕西娅走进她的化妆室。舞蹈演员和木偶演员都回到各自小窝里去了。走廊里，这一端是孔奇塔和阿波利纳尔在低声说着话，另一端，即老板办公室门口，特奥菲罗拿着玫瑰，把心提到了嗓子眼里。这位诗人向罗西娜房间走去，快走到门口时，把孔奇塔叫了过去。

“堂特奥菲罗，有事吗？”

“里面人多吗？”

“不少。都是年轻人……”

“是哪些人？”

“我哪儿知道？佩尼亚尔的少爷，记者，还有萨巴斯的孩子。”

“那我就不进去了。孔奇塔，我把这花交给你，悄悄地放在一边。那些人走了以后，你告诉她是我送的。第二场演出开始时，我再来，行吗？”

“好，那时候她说不定就一个人了。”

特奥菲罗当时心中激动得犹如喝得酩酊大醉，但还是发现孔奇塔身上有点新的奇特东西，好像从胸口到面膛都洋溢着快乐，又好像忐忑不安。

“看样子那一位是你的未婚夫？”特奥菲罗一边用眼睛指

着阿波利纳尔，一边问道。

“对，先生。您看怎么样？”

“不错。”

“我也觉得不错。”孔奇塔笑得合不拢嘴。

“再见，孔奇塔。”

“再见，帕哈雷斯。”

特奥菲罗一边走一边想：“好可怜的姑娘呀！”他突然记起了姑娘身上的某些细微部位。那一次，他看见她帮助赛索斯特立斯翻过身来，在安赫尔把她扛在肩上时，露出两条漂亮的大腿。

特奥菲罗下到过道里。观众陆续回到座位上，等候第二场的演出。他首先碰到一小伙人在散步，人群最里面走着著名斗牛士安东尼奥·帕拉西奥斯，绰号叫托尼托，周围是他的崇拜者和追随者；他们用眼睛注视着其他人投来的羡慕目光，脸上露出自命不凡的表情，就像哈巴狗嘴里咬着主人的文明棍在前面乖乖引路一样。托尼托长着一张娃娃脸，像生来就有坚定信念、相信会走好运的那样挂着爽朗的笑容。同他在斗牛场与野性十足的牛搏斗表现出的勇敢和机敏一样，他脸上的笑容也是有了名的，就是在最危险时刻，遇到最可怕、最难对付的牛时也是面带笑容的。

特奥菲罗从斗牛士和追随者前面走过去，加入到另一堆人群里，他们是作家，专业的和业余的，其中有阿尔贝托。他们正在议论斗牛的事。

“你们都把时间花在闲扯上，我真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感



到羞怯，”特奥菲罗用挑衅的口吻说。

“可是，我的朋友，”洪都拉斯——一个面色红润、身体肥硕而高大的汉子，出身显赫，爱好写作，堪称恶毒的小说家——说，“你在诗句中不是多次说过喜欢风流姑娘和戈雅<sup>①</sup>的东西吗？”

“这和那个有什么联系？你对那个懂得什么呀？你以为学着洛林和拉齐德的样子写一两篇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可以涉足艺术了……不行，亲爱的，还欠火候呢。”

“哎哟哟，可别发火呀！”洪都拉斯笑着说，同时扭起腰来。随后，他用模棱两可的语调无拘无束地说：“我如果喜欢小伙子的话……问题是阿尔贝托认为托尼托是当今首屈一指的斗牛士，而我却坚持说埃斯帕塔霍最富有刺激性。白净的面膛，一头黑发……特别是斗起牛来身板挺得那样直……如果猎枪对准他的脑袋，他手上那把剑可……”

有的人听了洪都拉斯这番话大笑起来。

“不要脸的东西！”特奥菲罗说。

“实际上，”阿尔贝托插话说，“特奥菲罗有道理。他越来越不想谈斗牛和看斗牛的事了，因为洪都拉斯的观点和看法一天比一天赢得更多的同情者。再见了，先生们。我要去看一位朋友。”他离开那儿，向阿尔丰索·德尔·马尔莫尔走去。此人正在悠闲地散步，双手背在身后，仰着脑袋，嘴上叼着一颗又长又粗的雪茄。两个人热情握手。

---

<sup>①</sup>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您什么时候来的？”阿尔贝托问。

“昨天上午。”

“皮拉雷斯那儿怎么样？”

“还是老样子，和以前一样。有人一分钟一分钟地等着您……您……您现在成了马车夫了。我知道您现在和安赫尔住在一起。工作一定很忙，是吧？”

“阿尔丰索·德尔·马尔莫尔先生，我巴不得工作忙呢。您到马德里 36 小时了，扔了不少钱吧？”

“您怎么知道？”

“您扔了多少，确切的我不知道。但您到马德里来，哪一次不把身上的钱扔得光光的？”

“哪里……可是，您怎么知道我昨天晚上扔掉不少钱？我很少像昨天晚上那样不走运……牌不好！”

“一共多少？”

“这和您有什么关系？”马尔莫尔总是在心里笑。此刻，他嘴上的雪茄抖动起来，这清楚地表明吸烟人有些乐不可支了。  
“6 万比塞塔。”

“真的？”

一向冷漠、无动于衷的马尔莫尔点头，表示是真的。

他们身边有几个画家和作家其中最杰出的人物有蒙特—巴尔德斯和博瓦迪利亚，后者是剧作家。

“那个是博瓦迪利亚吧？”马尔莫尔用那支大雪茄指着剧作家问，“我在新世界看见过他的照片。”

“是他。另一个是瘸子，叫蒙特—巴尔德斯。”



“我认识他。”

“你们有直接交往？”

“我早就认识他。我们在圣特尔莫大学是同学，他攻读律师专业，我学医。”

“从那以后再没有见面？”

“没有。”

阿尔贝托和马尔莫尔凑过去，问蒙特—巴尔德斯：

“您认识这位先生吗？”

“怎么不认识呀！马尔莫尔。”

他们互致问候。

“您一点儿没变……只是……”

“对，只是这条腿……您也没变呀……我是说……我记得您是个可怕的赌徒，在我认识的赌徒中您最有胆识。”

“还是原来那样，”阿尔贝托说。

“我还记得您养了 40 多条猎狗，马匹就不计其数了。可是，您和危地马拉人特列莱斯打得可厉害呀！”蒙特—巴尔德斯向在场的人转过身去，解释吵架的详情。“那天阴沉沉，又刮着西北风。这位先生和那位先生一直吵了 12 个小时，还不时动起拳头来。格斗场坐落在一个叫做圣赫诺维瓦的小山包最高处。全大学的人都跑了去，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观看他们格斗。”

蒙特—巴尔德斯绘声绘色地讲述着，当然免不了想象、杜撰和添油加醋，在场的人无不露出惊愕表情。马尔莫尔仍然板着脸孔，把雪茄烟从鼻孔喷出来，眯缝着眼睛，仿佛那一切并

没有随着青烟一同消失。被马尔莫尔和库斯曼的到来打断了的谈话又重新开始了，话题是政治。年轻人阿塞尼奥·贝利斯竭力为激进思想辩护，坚决支持采取果断的统治方法。蒙特一巴尔德斯反驳这位年轻人的慷慨陈词，不时摇动着脑袋，抖动胡须，弯着双眉。

“你们明天要举行群众集会，真的吗？”蒙特一巴尔德斯问阿尔贝托。

“对，先生。”

“特赫罗先生发表演说吗？”

“集会就是他组织的。”

“那位特赫罗真有两下子。如果大会声讨新内阁的腐败无能，我认为再好不过了。各位先生，应该看看那位堂萨巴斯·西西利亚先生，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不把他绑上一条腿，头朝下吊在太阳门的电线杆上，他可是个名副其实的盗贼。”蒙特一巴尔德斯激动地挥舞着手臂。“现在，如果宣传什么共和……哎呀呀，我说不清楚，你们为什么如此糊涂……”

剧作家博瓦迪利亚身材矮小，思维锐敏，头脑聪颖，衣着朴素。他的脑壳（至少从外部来看）是一件复制品，或者说是仿制品。具体地说，那是莫非斯特<sup>①</sup>的脑壳与莎士比亚的脑壳相结合的产物。他用手捋着胡须，洗耳恭听别人的谈话，一句话也不讲。博瓦迪利亚的双手富有表现力，可以说他的艺术，或者说他的艺术专长之秘密都凝结在手上；他的手小巧，谨慎，

---

① 莫非斯特是德国作家歌德诗剧《浮士德》中的一个魔鬼。

细腻，漂亮，活泼，但有些悲凉，好像通过几条无形的细线控制着木偶的动作，他的十指了解人类悲喜剧的秘密。

“好了，好了！”贝利斯操着他的乡音说，“你们应该看到堂萨巴斯一天比一天老了。”

“可他还学年轻人样子，学年轻人样子，”博瓦迪利亚邪恶地说。他声音低沉，同时不停地捋着胡子。他言谈举止有一大特点，即典雅有礼，他的这一品质是那样平庸做作，以致人们以为他不让隐瞒在心中的悲痛表现出来，恰如弹簧门从不一下子关上一样。

铃声响了：第二场演出就要开始了。库斯曼、贝利斯和马尔莫尔从一侧走到软席座位的最后一排，其余人从另一侧走到乐池的座位上。

他们刚刚坐下，巴斯瓜尔·西西利亚就凑到阿尔贝托身边，说起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来。

“那个坐在包厢里的，和抱着猴子的夫人坐在一起的母猴是谁呀？”巴斯瓜尔问。

“挺面熟，可我不知道是谁？”

马尔莫尔回答说：

“是安赫林内斯·托梅廖索，每条腿上都至少有 200 万比塞塔的东西。”

“对，对，我想起来了。是我们的老乡，”阿尔贝托说。

“他妈的！”贝利斯和巴斯瓜尔·西西利亚异口同声地说。

大臣的儿子走开了。马尔莫尔大声讲起来，好像在自言自语：



“罗西娜可真吊人胃口，今天比什么时候都漂亮。那个老东西……”

“可她自己并没有发觉。”库斯曼在额头上拍了一巴掌。“都是您的功劳呀……说句老实话，她之所以有今天，还不多亏了您呀。您去看过她了。”

“我们见面时，我刚刚从她化妆室出来。”

“对您热情吗？”

“很热情。可以想象得到……”

“怎么，您还想尝尝鲜儿呀？”

“我可什么都没有说呀！”

“我还没见过谁长得那么丑呢！”贝利斯说。

“谁呀？”阿尔贝托问。

“托梅廖索小姐呗。长得像癞蛤蟆，什么百万不百万的。”贝利斯用眼睛盯着托梅廖索。“这姑娘也就十八九岁的样子，娇小，甚至可以说有时畸形，皮肤土黄，眼睛粉红，软塌塌的。”

“可是，你不是说你在家乡有未婚妻吗？”

“对，是一个扇子厂工人的女儿。一句话，很有姿色。可是，卡塔卢尼亚真正甜美的姑娘都在这儿。”

“你还是回你的家乡去吧，阿塞尼奥，你还是回你的家乡去吧。时间还来得及。你在这儿一定会弄得满身疾病，萎靡不振，艺术上也不能有什么建树。等你发现这些，也就晚了。你品尝过恶习和冒险的滋味，这对年轻人来说不能说是坏事，因为这会使你认识到生活的苦与乐。你是西班牙人中少有的典型人物，你的感官十分锐敏。你一定注意，千万别误入歧途。你

说你热爱艺术，这话如果是真的，那你就赶快离开马德里，阿塞尼奥，回到你的家乡去，回到你的家乡去。”

“真是绝妙的教诲呀。魔鬼吃饱了没事干，也来讲道了。”贝利斯茫然地笑着。他突然沉思起来。过了一会儿，好像有所悟似的，喃喃地说：“您说得也许有道理。我们以后好好谈谈。”



这时，过道里的观众稀疏了，乐队奏起了第二场的舞曲。特奥菲罗带着那颗疯狂跳动的心，迈动两条几乎不听使唤的大腿，向罗西娜房间走去。阿波利纳尔站在门口附近，身体靠在墙壁上，抽着烟。特奥菲罗用指关节敲了几下门。孔奇塔打开说：

“是堂特奥菲罗呀！”

“进来，亲爱的，”罗西娜在房间里说。她看见诗人露了面，又补充说，“你真让我放心不下！怎么不早点来呀？”

“一直有人呀。”特奥菲罗走过去，想坐在一张小沙发上。

“是有人。你也不吻我一下就坐下了。这也好。”

“亲爱的，请你原谅。我是不想打扰你。”他走到罗西娜身边，温情地在她额头上吻了一下。

“你把那个叫打扰呀。”罗西娜娇滴滴地做了个鬼脸。特奥菲罗觉得手腕的脉搏里流过一股甜蜜的暖流，仿佛有血慢慢



溢出来。

使女还差一会儿就给罗西娜梳理完了。罗西娜披着一件烟草色的绸衣，坐在镜子前。

“我们好像在天国的花园里，对吧，堂特奥菲罗？”孔奇塔一边说着一边用眼睛扫视着四周，这间小屋子摆满了花篮和鲜花。她那天晚上比任何时候都高兴，总是格格笑个不停。

“可是，姑娘，你今天怎么啦？”罗西娜拉长了脸说。

“我？还不是今天是首演，我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首演？”

“还不是……您的首演呗。”孔奇塔的脸涨得绯红。

“好了，姑娘。你可以走了，和你的阿波利纳尔看节目去吧，这儿不需要你了。今天让特奥菲罗给我当使女，给我穿衣服。我是说……怎么样，特奥菲罗？”

“太好了。王后，我给你当宫女，”特奥菲罗笑着说。

孔奇塔用纱巾包上头，拿上系着长绳的手袋，急忙向门口走去。

“等会儿，孔奇塔，特奥菲罗干不了这个，”罗西娜指着后脑勺上的发髻说。

孔奇塔戴着头巾，拿着手袋，走过去给罗西娜梳理好发式。

“好了。我的天，你的袋子打得我好疼呀！里面装的什么呀？”

“有个硬币，”使女笑着搪塞说。

罗西娜走过去，坐在特奥菲罗的大腿上，倚在他的怀里，

小心翼翼，避免弄散头发。她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特奥菲罗，看见了吧，女人就是这样。我给你讲过孔奇塔的事吧？”

“没有，不过我可以想象得到。”

“都七八天了。也没有什么，就是一天晚上她没有回来。真担心呀！我们以为她出了事。第二天早晨，她回来了，哭得像个泪人。可是，怎么啦？足足哭了两三分钟。一句话，她和未婚夫过了夜。你如果看见她那副模样，就知道了。简直幸福得发疯起来。听说他们快结婚了，这我相信。那个小伙子每次去我那儿，我都看见了，还算正派。不过，事情已经发生了。人们都说，女人生来就是为了那个；为了做女人，如果不和男人有点那种关系，就算不上女人，甚至可以说，等于白活。所以，在这种事情上，所有女人都是傻子，她们感到高兴、骄傲。好了，好了……说到孔奇塔，也是一样：想男人都想疯了，我真担心呀。也是的，我也有过类似情况，你那时如果看见我……我都以为死去了，对，特奥菲罗，我想死去。你已经知道了，罗莎·费尔南达的父亲……”

“怎么回事？”

“我给你讲过。你可不能折磨我！”

“不会的。你从来没有给我讲过那事。你只给我说过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

“这是实情。有个男人好像从天上降下来似的。我是说，他神出鬼没。”她哭起来，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气。“也许那是最难得的？”

“你说的‘那’是什么？”特奥菲罗把她抱得紧紧的，问道。

“那……”她低声说，目光茫然。“那，除了他再没有露面，还能是什么呢？”

“罗西娜，我可受不了，我可受不了。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特奥菲罗激动地说。

“我不懂得你为什么这样。”

“我也不懂得我自己。我讲过了，但不知道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之所想，所爱，所说，所做。你没看见我很爱你吗？”

“而我，不是也很爱你吗？”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我一无所知，罗西娜。”他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

“别这么疯疯癫癫的，我都该出场了，”她说，说着站起身来。“帮我穿好衣服，好吗？”

“好，亲爱的，漂亮的石印画。”这种做作的赞美之词好像不是从他嘴里说出来的。

罗西娜脱掉长衫，只穿着裤子了。特奥菲罗立刻吻起她朝霞一样的金色胸脯来。

“好了，别这样，别这样！”罗西娜跺着脚说，她有些生气了。“你应该学会正经些。如果我的女友知道我让我的‘使女’干这种事，还不出我的丑呀……”

特奥菲罗觉得应该一笑了之，然而他所能做到的只是脸上露出一副阴郁、失望表情。

“你喜欢这种袜子吗？是卡斯蒂纳商店卖的。”她俯身去看



自己的那两条大腿，那时已经把暗红色的袜子套在了腿上。

特奥菲罗出神地望着情人的双腿，光洁，甜甜的，柔软，线条优美；那双腿不应该藏到裤筒里，而应该用深色丝绸衬托着。特奥菲罗跪下去，吻起罗西娜的大腿来。

“特奥菲罗，你这是惹我生气呀！”

“这可不是我的过错，你长得太美了。”

“小点声儿。没听见有响声？”

他们立刻静下来，竖起耳朵听着。从舞台那儿传来疯狂的欢呼声，随之是遥远音乐的最后几道沉静下去的波涛声。

“是加罗廷<sup>①</sup>，”罗西娜说。“没什么了不起的。是谁跳的呢？”

“可能是依涅戈。”

“不会是她，她的节目排在最后，和公主一块儿出场，还有我。我们是压轴的。这个小节目算不了什么。”

“你的一定引起轰动。”

“怎么，你以为我需要轰动呀？”

罗西娜取下连衣裙，从头上套下去。她要穿上这件连衣裙出场。

“给我扣上，特奥菲罗。”

特奥菲罗刚扣好扣子，罗西娜就举起两只胳膊，在镜子前面打着转儿，欣赏起来。这件连衣裙很长，专供社交场合穿用，紧身，两侧开襟儿，灰色麦斯林纱，加上樱桃红肤色衬托，又有

---

① 加罗廷，19世纪西班牙的一种民间舞蹈。

绸带托着乳房下部，看上去更加漂亮了。

“我是想抛弃西班牙女歌手的那种从法国引进来的可笑时装。我非常讨厌短衣。你喜欢这件吗？还有你送给我的这朵玫瑰，吻一下。”她说着戴在了胸前。

特奥菲罗没有说什么，只是把罗西娜紧紧搂在怀里。舞台那边又传来了欢呼声和掌声。可是，这次特奥菲罗和罗西娜都没有听见，因为他们把全部精力都倾注在了互相亲昵之中。罗西娜摆脱出来以后，眼睛湿润，温柔地说道：

“特奥菲罗，亲爱的，我不知道我今天怎么了。我从来没有安静地生活过。可是，虽说没有安静地生活过，但心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激动。”

“罗西娜，镇静些。你可能紧张了。”

“你是说要出场的缘故？”

“对。”

“你这么不了解我，真让人不敢相信。出场不出场，对我有什么重要？而是因为很深的东西，更深的东西……我一直寻找能满足我需要的东西，但并没有找到。你的爱离这种东西很近了，不过还缺少点什么。我不知道。也许因为我周围都是虚无的东西，是虚伪，是卑鄙，我真适应不了。倒霉的金钱！你为什么没有钱呀？我很想一个人生活，只和你、我女儿在一起；和你在一起，从来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爱我。我应该，我应该，我应该只属于一个男人，我应该平静地生活。”她用手托着特奥菲罗的脸，和他紧紧靠在一起。一会儿说，一会儿吻；一会儿吻，一会儿说。“这是一出戏……你为什么不写下来呀？它会使你



挣得很多钱的呀！我们只缺钱。你如果是个男子汉，真心爱我，就应该去找钱，哪怕偷来一些呢，特奥菲罗。”

诗人激动地说：

“我会有钱的，我们会有钱的。如果有必要，我就去偷。”

“有人来，第二场快结束了。”

“那我就告辞了。”

“等等。”

“我还是走吧。”

两个人吻别。

## 五

在舞台台阶上，特奥菲罗碰见了一大群人，领头的是安赫尔；他们情绪激昂，洋洋得意地推拥着维洛妮卡。

“你觉得成功吗？”安赫尔问特奥菲罗。

“什么成功不成功呀？”

“你不在演出大厅里呀？”维洛妮卡问。

“不在。”

维洛妮卡脸色阴沉了下来。

那群人往上走，诗人则往下，向过道走去。他想起罗西娜最后那几句令人极为兴奋的话，倒有些茫然了。他内心从来没有像此刻这样信心百倍地面对未来。然而，他突然记起罗西娜

并没有邀他那天晚上陪伴她，浑身力气即刻消失了，整个心沉浸在痛苦之中。他在过道里走着，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似的，直到阿尔贝托拉住他的胳膊，拦住他。许多艺术家和作家都在大声议论着维洛妮卡的舞蹈。蒙特—巴尔德斯的声音特别高，对维洛妮卡赞不绝口。对蒙特—巴尔德斯来说，只有一种审美的感官，即视觉。他常常这样评论自己：“我没有听觉。那个被称为瓦格纳的德国人音乐，我觉得是一种粗俗的玩笑。不过，我感到骄傲的是，我要比专业音乐家更能够体会到和谐旋律的激情、加重音符和节奏，我是通过绘画做到这一点的。我认为希腊的伏尔泰<sup>①</sup>，即希蒙尼德斯<sup>②</sup>的话最尖锐、最真切。他说，绘画是无声诗歌，诗歌是有声绘画。诗歌与和谐旋律是一回事。”事实正是这样。伟大的散文家和诗人按照颜色组成文字，每一段每一节都回荡着优美的音品。堂吉诃德不仅在形体上，而且在其艺术灵魂上，操用特殊语言，像一队队被驱赶的先生——他们被驱赶到那样一个地方，在那里，其他人只能看到在尘埃中四处逃窜的驴群——那样，字词成串地脱口而出，因为对他来说，每一个字和词都具有自己的心、自己的传统规律和特征。

“舞蹈，”蒙特—巴尔德斯说，“是绘画、诗歌和音乐紧密相联的混合体，它表现出来的并不是各自的特征，而是一种有机生命。舞蹈是第一完美的物质艺术。”

“对，”阿尔贝托同意地说，“当人们对自己的兴奋还没有

---

① 伏尔泰(1694—1778)，法国作家、诗人、戏剧家。

② 希蒙尼德斯(公元前556—公元前467)，希腊抒情诗人。

能力表达出来时,使用舞蹈达到这个目的;说得确切些,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去,仿佛被一个隐身人控制了似的。所以,舞蹈是一种格外神秘的西班牙艺术。神秘主义是精神上的维托舞<sup>①</sup>,舞蹈则是肉体的神秘主义。”

“有人说舞蹈是宗教艺术,我认为这话说得很对。还有人说西班牙是神秘主义的大地,是舞蹈的故乡,我也认为说得对,可是……”

“我们应该看到,在我们的语言中有许许多多字词可以表述迷恋、陶醉、神往、着迷、激动、痛苦、晕眩以及其他近百种神秘状态,还有我们创造的难以计数的舞蹈:方丹舞、加罗廷舞、博莱罗舞、卡秋查舞、跺脚舞、维托舞、奥莱舞、帕纳德罗舞,等等。”

“对,”堂阿尔贝托·德尔·蒙特—巴尔德斯赞同地说,“在这两种形式的活动中,我们的民族经验大大丰富了词汇;不过,对另外一种形式的活动——如果说不是百分之百神秘的,起码与神秘主义的某些形式有一定联系——,我们创造出了更多的词汇。”

“哪种形式?”阿尔卡萨尔问。此人是安达卢西亚画家,衣着考究,身材瘦小,皮肤呈橄榄色;外表嘛,阿拉伯人和佛罗伦萨人的特征兼而有之。

“醉态。我们描绘这种状态,使用的形容词不胜枚举。但是,库斯曼朋友,问题是你刚才说过的,或者告之我们的那种

---

<sup>①</sup> 维托舞,西班牙安达卢西亚的一种地方舞蹈,其动作和音乐都是快节奏的。



表达能力,如果强调它是最高、最纯洁的艺术之特点的话,我认为是不恰当的;相反,我觉得艺术就是激情,所以它是人的潜意识,是自然的表现形式。这样,意识上的过多光亮,有时倒影响艺术形式,使它失去雕塑感和立体感。严格地说,我认为美只存在于记忆中。我们鉴定一件艺术品是好还是不好,如果它能立刻唤起我们某种模模糊糊的记忆,在这种情况下,此件艺术品就是好的;而如果它只告诉我们是一个我们以前不曾看到的实物,那么它就是件令人鄙夷的东西。完美的艺术之作是那样强烈地激励着我们的灵魂,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任凭时间过去得多么久远都不会淡漠,如同我们住院期间听到的故事和讲话。加西拉索<sup>①</sup>的诗句总是充满着记忆的激情。贡戈拉<sup>②</sup>的诗句从来没有这种激情。确切地说,美只存在于瞬间之中,因为瞬间的东西会即刻变成记忆,从而变成永恒的东西。所以,舞蹈作为瞬间即逝的艺术,也许是最完全的艺术。”

“这么说,”贝利斯插话说,“甘波罗冬<sup>③</sup> 写在香烟纸上的五行韵诗要比但丁装饰在羊皮纸上的三行律诗还优美些?”

蒙特—巴尔德斯一副傲然表情,仿佛地球上根本没有这位来自东部地区的青年人似的;他转过身去问阿尔贝托:

“您说呢?”

“我觉得您讲得简明扼要,很对,和我说的,更确切地说,和我想的完全一样。”

① 加西拉索(1501—1536),西班牙诗人。

② 贡戈拉(1561—1627),西班牙诗人。

③ 甘波罗冬(1816—1890),西班牙剧作家。

“总之，”特奥菲罗的心盛满了苦水，很想以某种方式倾吐出来，随插话说，“我们都认为西班牙是舞蹈之国，西班牙历史，西班牙全部历史就是肚子……空肚子的舞蹈。”

“有句谚语说得好，肚子出舞蹈，”来自东部地区的那个年轻人说。

蒙特—巴尔德斯用同情的目光看了一眼刚刚插话的那两个人，仿佛他们是不明事理的人。他接着补充说：

“在西班牙下层民众的本能范畴之内，确实存在着一种天性和舞性，他们对韵律和美感有着明晰的潜意识。我之所以把天性和舞性相提并论，是因为希腊人在他们崇拜的天神的名字前面常常加上‘舞和跳的’这样的形容词。小普利尼奥<sup>①</sup>、佩德罗尼奥<sup>②</sup>、阿皮亚诺<sup>③</sup>、埃斯特拉朋<sup>④</sup>、阿西亚尔<sup>⑤</sup>和胡维纳尔<sup>⑥</sup>都一致歌颂加的斯的著名女舞蹈演员。公元17世纪有位名叫萨拉萨尔的神父认为，他那时经常表演的安达卢西亚舞和古代舞蹈完全一样。”蒙特—巴尔德斯很喜欢在交谈中引经据典，他这方面的知识十分渊博。

“这姑娘叫维洛妮卡，您觉得怎么样？”

“当然很美了。身体富有弹性，双臂、双手和指头充满线条美，面部很有表情，并且善于变化，有时流露出焦虑，有时又是

---

① 小普利尼奥(62—114)，拉丁自然科学家老普利尼奥的侄子，著有多部作品。

② 佩德罗尼奥，生活在公元1世纪，拉丁作家。

③ 阿皮亚诺，生活在公元2世纪，希腊历史学家。

④ 埃斯特拉朋(公元前58—27)，希腊地理学家。

⑤ 阿西亚尔(43—104)，西班牙拉丁诗人。

⑥ 胡维纳尔(60—140)，拉丁诗人。



那样欢快，实为一尊完美的雕像。可以看出，她有无穷的激情和力。正如柏拉图所说：‘人类从上帝那里得到愉快和痛苦的感觉同时，还得到节奏和谐的感觉。’如果这个姑娘有艺术修养高的编导或老师指教，一定会成为一个有名的舞蹈家。”

“您想认识她吗？”

“很高兴认识她。”

大家走上去向维洛妮卡表示祝贺，只有特奥菲罗除外，他一个人站在原来的地方，低着头，过了一会儿，沿着过道踱起步来。



维洛妮卡看见那么多陌生人走进她的房间，很是惊奇。但是，阿尔贝托的出现使她很受鼓舞。她面对众人的称赞和颂扬，只是以笑答之，那是爽朗的笑声。她从这儿走到那儿，激动得停不下脚步。

“没什么，各位先生，我在台上很紧张……都是这位糊涂虫的蠢举，”她指着阿尔贝托说，“他一定要我跳。我答应以后，感到很后悔。但是，我不会跳，只是随便试试而已。”

阿尔卡萨尔和阿尔瓦两位名画家自荐为她画两幅肖像油画。

“给我画肖像？……彩色的？别瞎说了……看我这副模样。

不过，你们如果坚持……能把三分姿色的人画成十分的，是这位有才华的画家。”她指的是库斯曼。

特拉维塞多从房门探出头来，叫阿尔贝托。

“什么事？”库斯曼问。说话间他已经走到过道里。

“我担心我们的计划落空。你看，事情很顺利。你没看见这姑娘演出很成功吗？现在，她说不定飘飘然，提出提高合同的报酬……”

“我看不会。”

“这次，也是第一次，我的事进展还算顺利。你不要以为我会赚大钱。霍维诺每个月付给我 50 杜罗。之后，只分得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我可不愿意干这种事，宁愿吃多少饭干多少活。问题是 50 杜罗可以花到来年春天。可是，那个霍维诺……我这辈子还没有见到他这种人呢。你以为他很关心马戏团的收入吗？他根本不把马戏团放在心上，只想去赌场耍钱。但是，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冲突的事。你早就知道，伊涅戈和蒙特—巴尔德斯两个人势不两立。伊涅戈和那个意大利女人不一样，她可不是好惹的，想对瘸子……不过，没有什么，听说她在房间里，安赫尔和她说话来着。你等着看好戏吧。”

“别理睬她。她不会做出那种事来，她很怕他。”

“怕他？”

“对，怕他。”

“这可真让人担心。”

“你想让我做些什么？”

“找个引子把他弄到楼下去。”

“他可不是孩子呀。”

“看在上帝份上，帮帮我。演出第三部分是关键，可别拆了我的台……观众都想看到罗西娜演出，这是马尔莫尔告诉我的；他刚从皮拉雷斯那儿来，你知道吗？”

“知道，我看见他了。”

“大臣买了大半场的门票，要观众为罗西娜鼓掌叫好……还有塔玛拉公主。我看她一定脱光衣服登台……我今天如果顺手，这个演出季节就成功在握了。不管你怎么说，都要把蒙特—巴尔德斯拉到楼下去。”

“尽力而为吧。”

阿尔贝托再次走进维洛妮卡房间时，蒙特—巴尔德斯正在大谈特谈有关舞蹈的事，维洛妮卡入神地听着；那位文学家高谈阔论，滔滔不绝，阿尔贝托都找不到机会插话，于是告辞走了出来。

第三场的铃声响了。蒙特—巴尔德斯还讲个没完，好多人仍然饶有兴趣地倾听着。过了一会儿，传来乐队声，由此阿尔贝托觉得不会出什么事了，便站起身来。

“各位先生，第三场已经开始一会儿了。我们该去了吧？”

“开始了？我还没有听到铃声呀。真的，乐队都演奏了。快走吧。听说安蒂戈娜是个举世无双的美女，”蒙特—巴尔德斯说。大家都站起身来。

“您走呀？”维洛妮卡问蒙特—巴尔德斯。“我真愿意听您讲话……让他们走，您和我留下来吧。”

“姑娘，可不要那么自私呀，”阿尔贝托说。



“不然的话，”维洛妮卡开始跳了起来，“如果这几位先生觉得可以的话，您跟我到台上去，继续讲下去，而且您在后台什么都能看见。”

“不行，维洛妮卡，”阿尔贝托说。

“为什么？你也可以跟我们去呀。后台很有意思。我没让这几位先生去那儿，因为怕人多了不允许。”

维洛妮卡把蒙特—巴尔德斯和阿尔贝托引到舞台的第二道幕后。很巧，伊涅戈正等着出场。蒙特—巴尔德斯一副骄傲表情，装出没有看见对手的样子。此刻，伊涅戈一下子冲动起来，恶狠狠地看着那位文学家，露出狰狞的笑容。阿尔贝托很镇静，他认为此时此地不可能发生争吵。到了伊涅戈出场的时候了。乐队奏起了洪亮的进行曲。身着斗牛士一样披风和帽子的女歌手点上一支烟，把披风向髋部和显得十分鼓胀的腹部拉了拉，快速地扭了几下臀部，仿佛在寻找这些部位的“功能”。这是舞蹈艺术的基本预备动作。歌唱演员也是如此，比如清清嗓子，使喉咙顺畅，不至于走调。伊涅戈向舞台方向走了两步，来到幕布边上时，两只眼睛射出凶狠的目光，把文学家从上到下扫视了一遍，对着他的脸吐了一口唾沫，便一步一扭地跑到观众面前演出。蒙特—巴尔德斯不慌不忙地跟在伊涅戈身后，也走到舞台上。说来也奇了，他用那条假腿支撑着全身，用另一条腿对着伊涅戈的屁股就是一脚，一下子把她踢倒在台上。片刻惊愕和寂静之后，全场观众恐惧得乱作一团，喊声、叫声、踢脚声、骂声、笑声此起彼伏，观众左冲右突。演出无法进行。这时，蒙特—巴尔德斯一声怒吼，压过全场的嘈杂

声。

“我可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骚乱很快平静了下来，观众看过这个“加演”的节目很是高兴，不过还是要求继续正常演出。还好，塔玛拉公主已经准备好替补，服务人员通知观众伊涅戈小姐由于身体不适而不能继续演出后，她出场跳了几节东方舞蹈。

原来，伊涅戈一下子晕了过去。五六个人把她抬到老板办公室时，她还踢动着腿和脚，嘴里吐着白沫子。

蒙特—巴尔德斯的几个朋友和另外几个人——其中有警察局长——立刻跑到台上。最先跑到的有一个人叫堂贝纳贝·巴拉哈斯，他一直由他的好友——此人一刻也不离开他——陪伴着。堂贝纳贝这儿看看，那儿望望，像女人那样仔细地查看事件的起因。这时，他发现他的年轻朋友不见了，于是查因究源的兴趣减了一大半，一心一意找起他的伙伴来。

“你们看见费尔南多没有？”他到处询问着，一副哭丧脸。

可是，谁都不理睬他。原来，费尔南多爬上楼梯，向女演员化妆室走去，想找个漂亮女人玩一会儿。老板办公室门前有好多看热闹的人，但走廊的其他地方却空荡荡的。有道小门开着，射出的灯光中映出一个漂亮女人的身影。

那是罗西娜，她正等着孔奇塔打听消息回来。

费尔南多蹑手蹑脚地向罗西娜走过去，装作闲逛的样子，想从更近的地方看清楚她。“可能是个美女，”他在心里想着，同时走得越来越近了。可是，他还是看不清楚面孔，因为她置身阴暗处。不过，他惊奇地发现她把双手放在心窝处，倚在门



框上,轻轻地说:

“费尔南多!”

费尔南多三步并作两步,从三米远的地方一下子跑到那女人面前。她呢,立刻握住他的手,把他拉进屋里,关上门。

“费尔南多!”那女人又说了一声,面色死人一样苍白。“不认识我啦?”

费尔南多同他的这位神秘女友一样,面无血色,心情激动。他想记起某件往事。他感到焦虑和痛苦,整个脑袋都开动了起来,可就是记不起那件事。这如同翻动全部内脏,把埋在深处和僻静处的东西一一掏出来,放在明处,放在灯光下;又似在破口袋的深部寻找唯一一枚硬币。突然,他使出全身力气,抱住那个女人,喊着说:

“罗西娜!”

罗西娜被费尔南多抱在怀里,喘不过气来,这一方面因为那个男人抱得太紧,另一方面因为心中极度激动。她抬起眼睛,仿佛要把他眼睛里的温情吸进去似的。接着,她轻轻吸了口气,用温柔和骄傲的声音说:

“我们有个女儿,叫罗莎·费尔南达。”

她猛地从费尔南多怀里挣脱出来,急切地说:

“我们什么时候见面?事情得赶快解决。你再不能离开我。你马上到阿尔基略和阿尔卡拉大街的十字路口等我,我两分钟就到,你钻到我的车里。快,快,快点。有人来了。”

两个人互相吻了一下,费尔南多离去了。罗西娜没有力气站立,一下子倒在沙发里。孔奇塔进来时,惊住了。

“您怎么啦？”

“没什么，孔奇塔。把大衣递给我。我感到不舒服，回家去。”

“演出呢？”

“我不是说不舒服吗？陪我到马车那儿，到马车那儿就行了。以后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如果愿意的话，今天可以去和阿波利纳尔过夜。你告诉特拉维塞多，我不舒服，很难受，不能出场唱歌了。”

由于剧场仍然被蒙特—巴尔德斯挑起的事端所引发的混乱和惊慌气氛笼罩着，罗西娜和她的使女得以从旁门走掉，而没有被任何人发现。孔奇塔一边走一边想：“一个乱子接一个乱子。现在这个更严重。这是什么生活呀！但愿上帝保佑我们，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圣母哟！”她心中流过一股柔情的暖流，在罗西娜上车之前，扑上去，一边哭着一边吻她。

“你如果知道我的心情就好了，孔奇塔。好了，再见。”

“再见，小姐。再见，再见，再见。”她表情绝望，泪流满面，好像那一别再也不能见面似的。

孔奇塔回到老板办公室，看见伊涅戈躺在那儿，好多人围着；有的人在她袒露的胸部做着按摩，此刻已经开始恢复知觉。特拉维塞多和阿尔贝托正在观看抢救进展的情况。孔奇塔走过去给特拉维塞多讲了发生的事儿。阿尔贝托看见特拉维塞多苍白无色的面孔涨得红红的，眼睛也充了血。

“怎么啦？”他关切地问。

“没什么，阿尔贝托，出了一点事儿。罗西娜突然不舒服，

回家去了。现在，蒙特—巴尔德斯的事刚刚过去，又出了一桩事，怎么向观众交待呀？我不是对你讲过了吗？我的命运比我的胡子还黑暗。”说着，愤然地捋了捋胡子。

取消安蒂戈娜的演出引起了观众的愤怒和抗议；警察不得不出面干预，勒令演出公司退还门票钱款。由此，特拉维塞多是那样绝望，都想把胡子剃得光光的；如果说他没有剃的话，那是因为他的胡子如同他的厄运一样，是根深蒂固的。

现在，只有“尾部”没有被剥皮了。特拉维塞多被不幸压弯了腰。他上楼去老板办公室时，正碰上贝尼亚米娜伯爵夫人往下走。她打扮得很漂亮，一身轻装，大腿和胸脯几乎袒露着，胳膊上抱着那些令人气恼的丧花；小猕猴趴在她的肩上，她嘴角上挂着和蔼的微笑。她的节目排在最后，压轴。内容是：伯爵夫人站在明亮的气球吊舱里，一边唱歌一边撒花；届时全场灯光熄灭，气球不停旋转。

“你去哪儿？”特拉维塞多没好气地问。

“去哪儿？后台呗！”

“哪儿也别去啦！”特拉维塞多沮丧地说。

“为什么？”

“你不都听见了吗。演出结束了。”

“不演气球啦？”

“气球？”这时他更沮丧了。

过了半个小时，特拉维塞多从乱哄哄的剧场出来时，他的厄运又雪上加霜了，因为他从胡须根部到眼睛下方的几乎整个面部，到处是青紫色的抓伤。那是伯爵夫人的功绩。而特拉



维塞多还一直说，这个女人是不会大吵大闹的呢。



费尔南多刚来到巴尔基略和阿尔卡拉大街十字路口，一辆马车就停在了人行道旁。车门一打开，他立刻钻了进去。罗西娜把家庭住址告诉给车夫，马车沿着阿尔卡拉大街跑起来，不一会儿就拐上土尔克大街，最后来到普拉多大街。一路上，罗西娜和费尔南多没有说一句话。这时，罗西娜从小窗户探出头去，对车夫喊着说：“到卡斯蒂利亚大街。”说完，关上玻璃窗，依在费尔南多身上。

“我不太舒服。”

费尔南多轻轻地抚摩着她，不知道说点什么。

“我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价值了，”她直起身子，喃喃地说。“更确切地说，我对你来说从来就没有有什么价值。我只不过是一夜情妇，许许多多情妇中的一个。你走南闯北，不知和多少女人做过同我做过的那种事呀。你都不记得我的名字了，真让人惊讶。我们最好别见面了。你下去吧，再见。”她声音冷漠，听得出那是在威胁他。

费尔南多一把抓住她，用双手抱起来，放在大腿上。

“住嘴，别说蠢话，”他轻轻地说。他那样紧地抱着她，她几乎都要肌肉剥离，骨骼折断了。罗西娜虽然感到很痛，但格外

高兴。

罗西娜把脑袋倚在费尔南多的右肩上，嘴唇贴在他脖子和下巴的中间部位，仿佛要吸吮他的血液似的。她的牙齿都触到了他颈部的坚实肌肉，恨不得咬一口。

一阵寂静之后，罗西娜低声说：

“去我家吧？”

“不行。”

“不行？不行？你说不行？”

“不行。”

罗西娜想从费尔南多的双臂中挣脱出来。费尔南多紧紧抱住不放。

“放开我。不放开，我就唾你了。你没看见我讨厌你吗？”

费尔南多放开了她。罗西娜坐在座位上。街灯从车窗射进来，闪动着，有那么一刻把车厢里的阴影切割成了碎片。由此，罗西娜看到费尔南多把脑袋垂在胸前。

“你有相好的。你敢说没有！你的相好的有钱，养活着你。你敢说不是这样吗！你这个流氓，臭流氓，一看就知道你是流氓。你敢说不是！……到我家去吧？”

“不行。”

“当然不行了。如果让那个情妇知道了，吃呀，穿呀，舒服的日子不就告吹了。拿出点勇气来，告诉我，是不是这样？你真的有相好的了？”

费尔南多没有回答。

“有还是没有？”



“没有。”

“没有？”

“没有。”

“那么，去我家吧。”

“不行。”

“臭流氓！强盗！骗人精！……胆小鬼，你听了我的话，连个屁也不敢放！如果不是因为臭不要脸，这么几年工夫你怎能变成花花公子呢？”

“我怎么看你，你知道吗？”

罗西娜气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喊着说：

“可是，你敢？”

“请原谅我！”他的声音已经嘶哑了，“怜悯怜悯我吧！”

罗西娜听不进费尔南多最后一句话，把手放在胸脯上；她碰到特奥菲罗送给她的那朵玫瑰，花已经开始凋谢，并且被另外一个男人揉搓得不成样子，内心感到一阵疼痛。这时，她发现费尔南多对她所做的事正是她对特奥菲罗所做的事。特奥菲罗想把她占为己有，但是她没有勇气放弃从堂萨巴斯那儿获得的好处。费尔南多也下不了决心唾弃那个隐匿情妇的馈赠。罗西娜很迷信，她在心里想：“这是上帝的惩罚。我罪有应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呀！”此刻，特奥菲罗的形象在她的脑际变得巨大了。

罗西娜按了一下马车小铃。车夫勒住马儿。

“请你下去。”

“你撵我呀？”

“请下去。”

“你一直像一场梦。对我来说，你一直是一场梦……”他停下脚步，希望罗西娜再说一遍：“到我家去。”但是，罗西娜默然不语。“我的心，”他一边走下车一边说，“一直满装着梦。第一次见到你，是一场梦；第二次，变成了噩梦。”他啪的一声关上车门，好像要回到现实中来。

这时，罗西娜感到好像在做梦一样。过了一会儿，她打开车窗，探出身子，疯也似地大声喊起来：

“费尔南多！费尔南多！”

“小姐，我们去什么地方？”车夫问。

“回家。”

罗西娜依在座位靠背上，喃喃地自语说：“可是，我这不是真的在做梦吧？”



安赫尔、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同维洛妮卡一块儿走出剧场。阿尔贝托已经对安赫尔讲过，特奥菲罗那天夜里没有地方住，求他留宿。安赫尔欣然同意。他们几个人从绅士大街走上来，欢快地评说着那天发生的既可悲又可笑的事情。

“姑娘，你可成了名演员。一定很高兴吧！”安赫尔说，挎着维洛妮卡的胳膊，“累吗？”

“太累了！”

“那么，我们到艺术歌剧院吃晚饭去，让你恢复一下。”

“改日再说吧。我只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

“你真疯了。艺术歌剧院为我们准备了游艺节目，‘隐居主教’也在，这还不知道。”

“亲爱的，你这等于说，不是那位主教，而是教皇本人亲自跳踩脚舞。”

“不只是跳舞，姑娘。”

“怎么回事？”特奥菲罗问。

“你认识马尔莫尔吗？”

“阿尔贝托给我介绍过。”

“是个最厚颜无耻的赌棍。没有任何东西能使他丢弃冷漠性格。他告诉我，他今晚去歌剧院，因为他得知堂霍维诺，‘秃顶神父’，也就是你的演出公司总经理也去，姑娘……”

“好了，好了，我已经知道了。”

“我是说‘秃顶神父’的钱多得不得了，和马尔莫尔一样，赌起来什么也不顾。他天天晚上去歌剧院，这样我们可以目睹一下有史以来最残酷、最有趣的搏斗。”

“那么，请代我向‘主教’一家问好。安赫尔，我累死了，真想睡一大觉。”

“姑娘，我先不回家去，让阿尔贝托陪你回去吧。”

“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也回去睡觉，”特奥菲罗试探着说。

“您和我去，因为谁也不知道床单在什么地方，等我回去以后才能铺床。”



“没关系，我穿衣服睡。”

“别多说了！您和我去。您还没去过歌剧院吧？”

“没去过。”

“全马德里的闲人每天晚上都涌到那里。”

“不过，我真累了。如果您不把我的话理解为恶意的话，我还是想回去睡觉。”

“我当然理解为恶意了。”

“您别那样逼人家，”阿尔贝托插话说。“人家困，就让人家回去睡好了。再说，那两个赌徒挑战，也不一定像您想的那样有看头。我和阿尔丰索·德尔·马尔莫尔聊过，我看他赌资不会超过 3000 杜罗。理由很简单，他昨天在赌场挨了一棍子，衣兜里只剩下那么多钱了。”

“您肯定吗？”

“当然肯定。”

“无论如何，帕哈雷斯早睡两个小时或者晚睡两个小时也没有什么关系嘛。现代派诗人都是夜猫子。”安赫尔把胳膊从维洛妮卡身上抽出来，拉起特奥菲罗就要走。“好，维洛妮卡，再见。您，阿尔贝托，把维洛妮卡送到家，也回来。”

“不，我得睡觉，明天还要早起呢。您不记得明天是群众集会的日子？我觉得到赌场去和准备参加群众集会，在精神上协调不起来。基督确实总是出现在收税官和妓女之间，可是……”

“集会……纯粹是胡闹！您什么时候头脑变得清醒些呀……”安赫尔语气亲切地说。

于是，他们四个人分成两对，分手了。

安赫尔和特奥菲罗刚刚走过赌场的绿绒屏风，堂贝纳贝·巴拉哈斯就张开双臂向他们走来，眼睛射出焦虑目光，肚子不停地抖动着。

“你们看见费尔南多没有？”

安赫尔不知道谁是费尔南多，尽管他能猜测到。他脱口回答说：

“我们刚才和他打了个照面。”

“在什么地方？”

“在卡雷塔斯大街。他和‘豌豆芽’在一块儿。”

“和那个不要脸的妓女在一块儿？”

“对。向电话总局方向走去了。”

“真倒霉！”堂贝纳贝说着，从衣架上取下帽子，跑了出去。

艺术歌剧院里的几个大厅和客厅都很肮脏、污秽。墙壁裱糊着的壁纸已经褪色，彩色大花犹如一棵棵大白菜。这儿或那儿有块纸像膏药或方框，还保存着原色，因为以前挂过画，壁纸没有受到光线的照射。墙上还挂着一两面镜子，咖啡园和别墅这类图画残缺不全。有的墙角挂着油画：麦浪，虞美人，新月……特奥菲罗避免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影子，因为他刚刚无意识地照了一下，发现自己身影扭曲了，好像幽灵一般。

各种各样的人物印刻在这种可鄙的底衬上。女人，清一色的高等妓女或卖笑姑娘，像豪门阔户的使女参加狂欢节那样，身着五颜六色的衣服，笼罩在刺鼻的臭气之中；不时有浓重的香味飘来，强烈的光束刺得眼睛疼痛。她们大部分长相丑陋，



身材肥胖，堪称马德里卖淫女郎的污垢，那样肆无忌惮地追求享乐。这不禁使人想起新西兰的野人，他们多时挨饿之后偶尔碰到一条腐烂的鲸鱼便狼吞虎咽起来，永不满足，直至撑破肚皮。

男人的情况则复杂多了。除了作风正派、血统高贵的人——他们偶尔经过那儿，由于赌技不熟而输了钱——之外，还有不务正业的真假少爷、小丑、流氓，等等，不一而足。

这儿或那儿都摆着八角桌，打扮妖艳的女人围在四周，大声讨要个把比塞塔，恰如主妇在市场上买鸡时讨价还价一样。

安赫尔把特奥菲罗引到赌场。人们正在草绿色的大型圆桌周围坐下来；桌子中央的镀镍大盘子——用来盛装打出的纸牌——旁边，有四副打开的法国纸牌。入座的人当中有阿尔丰索·德尔·马尔莫尔和堂霍维诺，即“隐居主教”。牌局就要开始了。一个身披金银丝带的侍者拿着牌，招呼大家押钱。

“先生们，现在开始押钱了，”小伙子像念经似的唱起来。

“1000 比塞塔，”马尔莫尔从牙缝儿里挤出声音说。

“2000，”堂霍维诺用眼睛盯着天花板说，仿佛祈求上帝帮助似的。

“2000，”侍者重复说道。“2000，一……2000，二……”

“3000，”马尔莫尔打断他的话说。他用两只手指抽出一支雪茄，放在上下嘴唇中间来回滚动着。过了一会儿，他拿下来看了看雪茄还不错，就又放在嘴上，把双手背在身后。看那副样子，好像独自呆在家里，孤寂厌烦到了极点。

“4000，”“隐居主教”急忙说，仿佛得到了天神的暗示。

“4000,先生们。4000,一……4000,二……4000……”

马尔莫尔把一只手从外衣下面抽出来,他站立或者散步时常常把两只手拉在一起,放在外衣下面的腰间。他用那只手指着侍者,脸上表情那样庄严,犹如约书亚<sup>①</sup>。那是叫他停下来。马尔莫尔又用小拇指磕了一下雪茄烟灰,冷冷地说:

“5000。”

“5000,先生们。5000,一……5000,二……5000,三……”

侍者用指节敲了敲桌子,宣布说,“堂阿尔丰索·德尔·马尔莫尔,押家。”

“庄家,”“隐居主教”立刻补充说。

“喂,在这些程序中,我有个字弄不懂,”特奥菲罗咬着安赫尔的耳朵说。

“这可要比写诗容易得多,尽管诗都是现代派的。要价最高的是押家。庄家呢,就是说,堂霍维诺赌上和押家同样的钱数,这对庄家不利,因为他丢掉了押家的权利。马尔莫尔如果赢了呢?他得到的不是5000,而是1万。如果牌对‘秃顶神父’有利呢?马尔莫尔就输了那5000;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另外一种牌,庄家不反押的话……”

“挺好玩的!”特奥菲罗说,他被赌场上的气氛俘虏了。

“好玩?我看不到有什么好玩……”安赫尔说,对这位没有赌博经验的诗人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

特奥菲罗立刻对那场古怪的争斗产生了兴趣,心脏跟随

---

<sup>①</sup> 据《圣经·新约》称,约书亚曾为犹太人首领。

其中一斗士跳动，这个斗士就是马尔莫尔；他认为此人的胜利就是他的胜利，而对堂霍维诺，不知为什么视作仇敌，好像许久以前就结下了疙瘩。特奥菲罗屏住呼吸，脉搏扑通扑通跳着，全神贯注地看着事态的发展。堂霍维诺赢了。阿尔丰索·德尔·马尔莫尔又押了 5000 比塞塔，继续当押家。牌局起伏曲折，特奥菲罗注视着马尔莫尔的双手动作；他记得他的那位头脑中的盟友已经赢得 6000 比塞塔。他心里计算着：“有 1.6 万比塞塔了。”在这一牌局进行期间，费尔南多也参加了进去，只赌了几个杜罗，而且十分谨慎小心。赌场气氛热烈，钱大把大把地从这儿流到那儿，从那儿流到这儿。“秃顶神父”的赌注一直很大。

“阿尔贝托说的是真的吗？”特奥菲罗被猎奇感驱使着，问道。

“阿尔贝托说什么来着？”

“他说马尔莫尔口袋里只有 1.5 万比塞塔。”

“他那么说了，就是真的。他们是好朋友，马尔莫尔不会对他说假话。”

“他结婚了吧？”

“都有八个孩子了。”

“那么年轻就……这么赌钱……他一定很富有。”

“不知道。他总是赌大钱。”

第二牌局开始了，马尔莫尔以 5000 比塞塔做了押家，而堂霍维诺做庄家。这一次，马尔莫尔赢了。快结束时，特奥菲罗精确地计算出，马尔莫尔已经有了 2.1 万比塞塔。第三牌局



时,他仍然做押家。总钱数赌到 3.2 万对 3.5 万,钱数这么大,怎能计算准确呀。然而,特奥菲罗却掌握得分文不差。

下一牌局,“隐居主教”死死咬住马尔莫尔不放。双方的赌注越来越大,而且谁都不想打住。到了 3.3 万时,马尔莫尔不再往上加了,从而堂霍维诺掌握了主动。“问题是我们只有 3.2 万了。我计算得准确无误。”特奥菲罗盘算着。他是那样站在马尔莫尔一边,以致脑海里自然而然地以复数第一人称想着“他们”的得失。“我们有 1000 万,也会押上,如果那头肥猪步步紧逼我们的话。可我们不能超过 3.2 万呀。特奥菲罗看到马尔莫尔退到贫困“民主派”的席位上,心一下子紧缩起来。马尔莫尔的好运笼罩上了阴影,没有几个回合就输了 3 万比塞塔,全身只剩下孤寂无伴、厌烦焦躁男人的疲倦表情了。

“那头猪把我们打败了,”特奥菲罗抑制不住,脱口骂了一句。

“谁?”安赫尔问。

“没什么。我是说‘隐居主教’把马尔莫尔的钱都赢走了。他身上只剩下 2000 比塞塔了。”

“这用来报仇足够了。他说不定时来运转呢。”

“就是转得再好,2000 比塞塔够干什么的?”

特奥菲罗的脸立刻变得青紫起来。有那么一刻,他设身处地地想到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可是,他猛然动了一下,原来传来了堂霍维诺的说话声:

“可以继续。”

“这是什么意思?”特奥菲罗问。

“他不押了。别人如果想押的话，可以继续。”

“继续，继续。这是好机会。那个畜生把钱都赢走了。”

“我继续，”马尔莫尔结结巴巴地说。他嘴上叼着雪茄，用力抽了两口，烟早就灭了。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只金色火柴盒，划了六七根才把烟点着。他又使劲儿抽了起来，最后青烟变成了云状，缭绕升起。他又重新出现了。人们看见他把拳头抽出来，一副泰然表情；双手叉腰，仿佛在练习舞步似的。在场的其他赌徒都用焦虑和不安的眼睛盯住他，恨不得敲打他两下；但是，谁也不敢讲话，生怕表露出心中的忧虑。

堂霍维诺很紧张，急得脸色煞白，用神父那样的小手抓挠着桌子。

“真是好样的，”特奥菲罗低声夸奖马尔莫尔说。

马尔莫尔确实是赌场天才。他知道赌博是使人着迷的事，只要赌起来，一定失去时间概念，由此产生两种结果：欢快的和沮丧的。因为没了时间概念，也就没有后果概念；没了后果概念，也就不存在价值观念。这样，赌徒们聚集在赌台周围时，暂且不会互相咒骂，而且还享受着两大贡果，既有人间情趣，又有天堂味道；既不怕时间快速流逝，又不知道什么是后果。大多数赌徒只要还意识到时间的存在，就不会得到赌博的快感。马尔莫尔到那儿来，就是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过来，向他们灌输——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时间感觉，其实是一种强烈的矛盾感觉。

马尔莫尔在那边赌着，而特奥菲罗则在这边从安赫尔嘴里了解到有关赌博的某些细节。



“这是说，如果现在弃而不赌的话，他非给自己一枪不可……”

“不会，因为他在感到厌倦之前，别人会先于他开枪自杀的。我们现在的形势不错。问题是阿尔贝托对我说的不可能是真情。不可能，他一定疯了。”

“什么不可能？很可能，一定是，”特奥菲罗说，语调很坚定。

“不过，我不认为是那样。”

这时，马尔莫尔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赌台。赌注已经达到4万比塞塔。特奥菲罗在心里计数着，心渐渐平静了下来。“我以为会多押一些呢，他很可能还有钱，”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不再使用复数，因为牌局是那样难以预测，他都不敢承担责任了。马尔莫尔的眼睛看到堂霍维诺的钱时，立刻镇静了，可以说表情有些嘲讽。堂霍维诺情绪激昂，在原来2000的赌注上又加了2000。

“没有封顶，”马尔莫尔低声说。

“什么？”堂霍维诺低声说。

马尔莫尔没有答话，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这表明他很有眼力，因为在他张口讲话之前，已经有两三个赌徒抢了先；他们向堂霍维诺转过身去，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封顶。”堂霍维诺又加了4000比塞塔。马尔莫尔把牌慢慢发下去。特奥菲罗转过身，背朝赌台。

“我不想看了，”他屏住呼吸，气愤地说。

赌场一片寂静，寂静，寂静……特奥菲罗听到马尔莫尔的

谨慎、欢快声音，他说出一个“9”字。特奥菲罗高兴地转过身，因为“9”是一张最好的牌。

“真有运气！”安赫尔大声说，显得不很自然。

赌金收付人不时用刮板把散落在台布上的钱收拢在一起。马尔莫尔站在那儿，对收拢起来的钱看也不看一眼。牌局自始至终对马尔莫尔有利，又由于堂霍维诺不沉着，所以这个人输得那么多，那个人赢得那么多，以致富有数学天才的特奥菲罗头脑昏胀起来，无法计算清楚。

从这一刻开始，搏斗不再引起任何人的兴趣。“隐居主教”节节败退，无论当庄家还是当押家，都不顺手。其他赌徒也趁热打铁，对他发起进攻，把他的钱大把大把捞到自己手里。堂霍维诺面对败局，渐渐地恢复了平静。

夜深了。堂贝纳贝·巴拉哈斯看见费尔南多，立刻向他跑过去，气喘吁吁，呼吸困难。

“你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的天，把我吓死了。”

在场的人大笑起来，一会儿嘲弄地看看堂贝纳贝，一会儿怜悯地看看费尔南多。

这时，费尔南多猛地站起来，转过身去，照着他那位可亲可爱的肥胖朋友的脸就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几个人跑过去扶住那个人。

“没有必要闹得满城风雨嘛！”费尔南多一边镇静地说，一边离开台子。

“可是，亲爱的费尔南多，我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呀！”那位好心先生惊住了，哀叹地说。

“人们都以为……我再不能忍受了。”

“可是，孩子，人们都以为什么呀？”

“您在这儿当着大家的面说说，您从我这儿得到了什么？”

“我的天，你有什么呀！我能得到什么呀？”

“您说句真话！”

“我可是大名鼎鼎的绅士呀。”

响起了一阵笑声。那位年轻人本来就很激愤，现在更加控制不住了。

“您说句实话，我求求您。”

这时赌场总管——一个挂着作家招牌的打手，或者挂着打手招牌的作家——向费尔南多走过去，傲然而严肃地说：

“我们这儿绝不允许演出这种闹剧。请您走开。”

“我是天下第一个循规蹈矩的人。在弄清事实真相以前，我不能走。”

“请您走开。”他要抓住他的胳膊。

“看您敢碰我一根毫毛。我承认，我不该打堂贝纳贝的耳光。不过，我之所以打了他，是因为我好像发现这些先生们把人想得太坏了，我一下子失去了理智。在堂贝纳贝回答我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之前，我不能走。”

“堂贝纳贝回答不回答，那是他的事。不过，您不能继续呆在这儿。”

在这之前一直没有介入的马尔莫尔站起身来，一边捋着麦粒颜色的胡须，一边走到总管面前，冷冷地说：

“这位年轻人有道理，我不知道这儿有什么规定，人家不



愿意走，非让人家走。另外，”他看着费尔南多，补充说，“如果说开始时有人把您想得很坏，但后来改变了看法。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他把眼睛瞪得圆圆的，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总管。

“当然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堂贝纳贝说。“我是大名鼎鼎的绅士。”

又是一阵笑声。

“谢谢，”费尔南多紧紧握住阿尔丰索·德尔·马尔莫尔的手说。“祝你晚安。”

这位年轻人迈着坚定的脚步走了出去。

“我们也走吧，”那位陌生的年轻人气鼓鼓地走后不久，特奥菲罗对安赫尔说，“我都支持不住了。”

“好，我们走。”

在回家的路上，特奥菲罗心里感到不舒服，好像被黑影笼罩着，不是滋味，思绪如麻。城市在酣睡，宁静中的巨大建筑物威胁着他，仿佛随时都可能坍塌下来，压在身上。

十字路口有几个妓女想拦住他们，用那种笨拙方式表示愿意把复杂而廉价的快感献给他们。

特奥菲罗想着两样东西，即金钱和爱情，这是他生活的基本准则。他对社会有着自己的特殊看法，社会有两大特点：保守意识和繁衍本能。前者是有关财产的大问题，后者和生命延续有关，自由的或者以家庭为基础的爱情扎根于混沌的地表之下。此刻，特奥菲罗自言自语地说：“社会的两大原则，是建设性的还是破坏性的？”他之所以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明明白白地看到了财产意识和爱情本能，前者是在赌场上，后者是

在妓女身上。

“您在想什么呢？”安赫尔问。

“没想什么，”特奥菲罗冷冷地说。

“我不走运。全身只有 7 杜罗，都输了进去。我如果等等‘主教’的后几张牌，一定发大财。你看见了那个打堂贝纳贝耳光的年轻人，他出了两张牌就赢了好几千比塞塔，真让人眼馋。金钱，最终是对着不要脸的人绽出笑容，而背朝着忠厚的人。”



特奥菲罗一夜没有合眼，一直在思考着罗西娜说的最后几句话：“你如果没有钱，那就去偷。”当然也回忆着最近她对自己表现出来的爱情。他很激动，心潮起伏，都感到呼吸有些困难了，甚至用尖削的手指抓着床单，抽泣起来。可怜的罗西娜！是不是罗西娜不爱他更好些！他将怎样回报她那纯真、毫无保留的爱情？偷钱……去什么地方偷？他已经偷过了，那不是给她偷，但是为她而偷。他严肃地自问：“为什么现在魔鬼不像中世纪那样跑出来出卖灵魂呀？”

早晨 7 点钟，他疲倦地睡着了。阿尔贝托中午时走进他的房间，但没有叫醒他。他下午 3 点钟才醒过来。家中有饭菜，维洛妮卡给他热了一下。他吃完饭就出门上街去了。“这个人



真怪！”维洛妮卡说，“好像心不在焉的样子。和我读他的诗作所想象的一样。连句话都不和我说。”阿尔贝托给她解释说：“因为他在谈恋爱。”维洛妮卡听了以后，心中很是悲伤。

特奥菲罗像每天一样，今天又向罗西娜家里走去。厨娘给他打开门，让进钢琴大厅里，堂萨巴斯和那个没有眼睛的海员已经坐在了那里。海员语调阴郁，“字里行间”滚动着泪珠；但是两只眼睛干干的，一动不动。特奥菲罗拉起海员的手，突然怀疑罗西娜是不是得了什么重病。

“发生了什么事？”他急切地说。

“诗人先生！”盲人抽泣起来，声音破碎，铁石心肠都会感化的。

“病得重不重？”

盲人放声哭起来，但眼睛还是干干的，语无伦次。堂萨巴斯说：

“还算幸运，她没有得病。她走了……带着女儿……不知去了什么地方。”他把话分成一节节的，让人听起来语气很坚定，心情坦然，其实他很焦虑。他望了特奥菲罗一眼，想看他对罗西娜出走的消息有什么反映。特奥菲罗脸色有些苍白。除此之外，没有发现任何不安、惊讶、失望的表情。

“她给我留下一封信，说和她所爱的男人出走了，请她父亲和我原谅她。”

这时，特奥菲罗抑制不住了，脸上露出笑容来。他肯定罗西娜离家出走是为了和他住在一起，也许那时正到处寻找他呢。也说不定去了客栈，因为罗西娜不知道他被老板娘赶了出

来。噢，甜蜜而热情的罗西娜哟！

“我还以为，”那位大臣没有读完信，继续说道，“她和您走了呢。但是在信的结尾，她说，真是奇迹，她遇见了罗莎·费尔南达的父亲，这真是天意。无论怎么说，我看没有必要出走呀！我也不明白如此仁慈、有教养的罗西娜这样惹老人生气，并且把他丢弃在大街上。”

堂萨巴斯是那样悲痛，看得出是发自内心的，以致不大工夫面部化的妆就都脱落了，露出老人模样，一副阴郁、失魂落魄的表情。

海员仍然哭着，眼睛干枯无泪。特奥菲罗感到当头挨了一棒。

“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保证，这不可能……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特奥菲罗一边大声呼喊，一边在大厅里来回走着。

“帕哈雷斯先生，平静些！”

“荒唐，荒唐！我知道……喂，让孔奇塔说说。孔奇塔！孔奇塔在哪儿？”

“孔奇塔……可是，您不知道？”特奥菲罗停在堂萨巴斯面前，根本听不进他讲的话。“您没读今天早晨的报纸？孔奇塔昨天夜里杀死了勾引她的那个男人，然后自杀身亡。她过了一个小时才咽气，因此有足够时间向法官说明原委。”说到这里，堂萨巴斯的声音颤抖了，“祸不单行呀。”堂萨巴斯避免看到盲人，因为后者从怀里掏出一枚微型耶稣蒙难像，吻起来。

沉静了很长时间。最后，堂萨巴斯好像讲完了话，特奥菲

罗睁大眼睛，用阴沉的声音问道：

“可是，孔奇塔……？”

“可怜的孔奇塔！”堂萨巴斯结结巴巴地说。

盲人还在哭着，眼睛干枯无泪。



## 第四部

### 赫耳墨斯·特里 梅西斯托<sup>①</sup> 和圣特雷莎<sup>②</sup>

好生过好今天，直到看到你的死期临近。

——奥拉西欧<sup>③</sup>



“谁欺侮那个小姑娘啦？小姑娘为什么哭呀？米拉格露丝，亲爱的，过来！”特拉维塞多一边说着，一边把餐巾哆哆嗦嗦地放在大腿上。随后，他正了正眼镜。他坐在圆形餐桌的首位，桌布布满了孔洞，红色印痕——其中一个面积很大——中间

---

① 据古希腊神话称，赫耳墨斯·特里梅西斯托是众神的使者，亡灵的接引神。

② 圣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作家。曾领导宗教运动。

③ 奥拉西欧(公元前65—公元前8)，拉丁诗人。

散落着五颜六色的圆点，好像一幅地质地图，证明对烹调周的起始进行过多次考证和研究。桌子四周的其他客人都在等候汤菜。客人有阿尔贝托，即阿尔贝托·迪亚斯·德·库斯曼；堂阿尔弗莱多，姓马耶尔，在客栈里被称为德国人（书写在桌布上的地质史中，洪积世是属于他的），他没有一个星期不大喝特喝葡萄酒，令其羞辱的是，一大块红色印痕——那是不知羞耻的见证——正好摆在他的面前；阿菲尔先生，之所以要称呼他的姓，是为了避免发生误会，因为他名字也叫阿尔贝托，为演出公司效劳；马西亚斯，只是光秃秃的名字，没有任何荣誉称呼，不知道为什么，他是丑角演员，随时为演出公司效劳；最后是堂特奥菲罗，就是特奥菲罗·帕哈雷斯。

餐厅很简单，阳台四敞大开，朝向一个偌大的院落；阳台墙壁刚刚粉刷过，反射着刺眼的阳光。那天下午，万里无云，春意盎然。微风轻拂，不时带着太阳的温暖从阳台吹进来。晾在院子里的白色衣服，在空中舞动着，好像旗子一样优美。一句话，那是马德里干热季节的一天，空气清新极了，使人感到心旷神怡。那几天，虽然到处充满活力，但每到黄昏之际，一天完结时，留下的则是悲凉的晚霞。没有花香，植物也没有返青迹象，而春天正是从植物身上露出它欢快面孔的。一个女仆哼唱着小曲，曲调难听，声音缺乏旋律感，与其说是供听觉欣赏，不如说供嗅觉闻嗅更为合适。曲调和声音都使人回忆起粗鄙的欢呼声、流水声和林涛声。

还能听到孩子的痛苦哭声。

“把小女孩给我送来！”特拉维塞多又举着胳膊喊了起来。



老板娘安东尼娅走进饭厅里，手上拉着，应该说是拖着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这孩子像男孩那样哭得死去活来，犹如心灵全部溶化以后从眼睛流了出来。特拉维塞多把她抱起来，立刻平静了。之后，他把孩子放在一把高椅子上坐下，这把椅子事先摆在了特拉维塞多和阿尔贝托的中间；他们问了好久，也没有问出她为什么哭。住在那里的都是30岁左右的未婚男女。他们对米拉格露丝这个丑陋多病的小女孩充满了温情。对面前这一切唯一无动于衷的，只有马西亚斯。

“听到孩子哭声就心烦。”特拉维塞多一边说着，一边用柔软的手抚摩米拉格露丝那头浅黄色的蓬发。

“谁都是这样，”马西亚斯同意地说，同时把在汤里泡过的面包块浸在葡萄酒里。“孩子哭声和加那利小鸟的叫声是世界上最令人讨厌的声响。谁听了都会发疯的。我理解希律<sup>①</sup>。”

“太野蛮了！”阿菲尔感叹地说。他举止不很检点，长着一头玉米色的金发，眼睛清澈透底。他吃饭时，没有脱掉大衣。

特拉维塞多用惊奇的目光看了马西亚斯一眼，随后又兴奋地看了看阿尔贝托，便放声笑起来。对特拉维塞多来说，看到别人蠢笨和粗鄙非但不生气，反而感到格外高兴。

“听见没有？”

“听见了，听见了，”阿尔贝托回答说，脸上露出怜悯表情。

“您说不定会走得很远的，马西亚斯。您有这种麻木不仁

---

<sup>①</sup> 希律是犹太王。耶稣生在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声称那里生了一个将来做犹太王的人，并说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所以特来拜他。希律听了心里不安，派人寻找那婴儿，没有找到，便把伯利恒城里和四周所有两岁以内的男婴都杀了。

的性格，一定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特别是在舞台上。您记住我的话好了，”特拉维塞多说。他把双肘支在桌子上，又用探询的语气继续说道：“这种孩子的哭声，完全是西班牙的一种感受。”

“当然罗，”那个德国人走进来，说，“我在德国从来没有听说过孩子的哭声。”

“阿尔弗莱丁<sup>①</sup> 说得好，”特拉维塞多总是这样称呼这位德国人。“我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我是说，我去德国的第一年，都忘记孩子会哭的。我回来时听到这种哭声，你没有看见我是多么烦恼吗？我这是第三次回西班牙休假，钱当然不很宽裕了。在边界上，乘上一列混合火车，就是那种三等车厢；一句话，是西班牙的混合火车。火车开了一整天，旅客们像野人一样大口大口地喝酒，愤怒地吼叫。太阳快落山时，那列火车变成了货车，因为旅客都成了一包包货物，而不是人了。每到一站——可怜的车站上，一个人都没有——，火车都像一列送葬车，停留 20 分钟，多么沉静呀！夜幕还没有降临，天地之间飘浮着一层尘埃。时而有一两棵杨树闪现出来，光秃秃的，或者有个把男人骑在毛驴上，映衬在地平线上，使人看上去犹如顶天立地的大树或巨人。后来，我又多次看到不同的东西呈现出这种现象来。在西班牙，毛驴逆光映衬在地平线上，会变得异常巨大。这是在火车站上看到的情景。有一个车站，叫帕兰基诺斯，我永远不会忘记，不知火车静静地停了多久以后，我突

<sup>①</sup> 这是阿尔弗莱多的昵称。

然听到一个小男孩的哭声。对了，我不想讲出那时有何感触。”

“哈，哈，哈！”马西亚斯像演员那样大笑起来。“那是说，在德国，小孩是不哭的。”

“起码我没有听见过孩子的哭声，只听见笑声和歌声。”他说着掏出怀表，看了一下，便大声喊叫起来，“可是，安东尼娅，我的天！……都两点一刻了，汤还没有上来……太不像话了。这里简直是地狱。”

这时，传来了安东尼娅的答话声：

“该死的，给我少说几句，您只会大喊大叫。”

特拉维塞多站起身来，走到外面，自己拿了汤匙回了来。安东尼娅跟在他身后，脸上挂着悲凄、宽容的微笑。

“安帕罗在哪儿？”阿菲尔问。

“我怎么知道。说不定在洛拉房间里。”

“真是一场闹剧！可是，我说，安东尼娅，您认为那种事好吗？您不认为那事有些出轨，甚至是发疯、冒险吗？”特拉维塞多说。“安帕罗这姑娘的命可真好，找到一个工程师未婚夫，人很正派，又准备随时结婚，可她像妓女那样，不可能学好，您说这算什么事呀？”

德国人和阿菲尔随声附和，为特拉维塞多帮腔。

“可别弄得我心碎肠断。洛拉很不幸。”

“她是很不幸，”特拉维塞多同意地说。

“说到安帕罗，她应该知道怎么做才合适。”这时，安东尼娅看了一下桌子，发现面包没了踪影。“该死的！把面包全吃光了？我的上帝，吃得可真不少呀。我都没有钱供你们吃饭了，



真的！八个圆面包……一定是阿菲尔先生。”

“您这么长时间才端来汤……”阿菲尔涨红了脸说。他在这里已经住了五个月，到现在连一文钱都没有付过，因为他一个冬天没有找到工作。他总是穿着大衣，原因是裤子的屁股上破了个大窟窿，肉都露了出来。他继续说道：“亲爱的安东尼娅，讲话，讲呀讲，不知不觉就把面包吞下去了。”他为了掩饰内心的茫然，装出镇静表情，摆弄着蓝色餐巾的边角。

“阿尔贝托说得对，”特拉维塞多说。在这里，他自诩终审法官，常常按照一个人的身份和亲疏程度使用不同的称呼。“这儿什么都乱糟糟的。你们看看这桌布，还不倒人胃口呀！”

“我不想铺上又新又白的桌布呀！再说，这还不是你们这些下流坯的过错呀！”安东尼娅一边给大家盛汤，一边用与其说是指责倒不如说是警告的语调说着。

“我对您说过上千次了，我不想让您侍候我们。安帕罗怎么不干呀？安帕罗！……”

“堂爱德华……”远处传来天真、娇滴滴的声音。特拉维塞多又补充说：

“快过来，别那么懒！”

“好了，安东尼娅，别再盛汤了！”

“堂特奥菲罗，您不喜欢这汤？”

“我没有胃口。”

“您总说没有胃口，这可不行呀。亲爱的帕哈雷斯，应该加把劲儿，”特拉维塞多说。

“我吃不下，爱德华，”特奥菲罗喃喃地说，露出痛苦的笑

容。

这时，安帕罗跑了过来。安帕罗和米拉格露丝一样，也是安东尼娅的私生女，她们的父亲是两个人。安帕罗这姑娘 18 岁了，人长得很俊俏，虽然鼻子像鹦鹉的尖嘴巴；从身材看，她刚刚出落个大姑娘，很迷人。她最大魅力也许是声音，像白色天鹅绒一样纯洁的声音。

“喂，你也不害臊？怎么让你妈妈干活呀，她哪儿受得了。你呆在房间里，什么都不干，这怎么行呀？我再不想看到你呆在洛拉的房间里。”特拉维塞多像父亲那样亲切而严厉地责备着她。

“可是，堂爱德华……是她叫我去的。”安帕罗低下头，脸红了。

大家都用关怀的目光注视着安帕罗，只有马西亚斯除外，像好色之徒看着充满柔情的使女一样。安帕罗准备和一个出身高雅的青年工程师结婚。这家客栈的房客都十分关心她，希望这一家之宝不被糟踏，天使一样纯洁的姑娘顺顺当当地结婚成家。这事可不大容易，因为客栈常常住进个把高级妓女，安东尼娅全指望从她们身上得到丰厚的收入，维持客栈的生意呢。原来，其他房客不是分文不付，就是付得很少，而且不按月支付。不管妓女打扮得怎么像个人似的，都不允许她们把过路情人带到客栈来，所以她们都以独立生活的小姐名义住在这里。房客们对安帕罗看得很严。每每见不到她的影子，就问：“安帕罗，你在哪儿了？”如果是出去了，则问安东尼娅：“到哪儿去了？您疯了，怎能让她一个人出去呀？”有一天，她和洛拉



坐马车逛大街，晚上家里的气氛很阴郁；为此，安东尼娅生起气来，她说，谁也别干预她家的事。特拉维塞多听了以后，斩钉截铁地说：“妈妈不负责任，我们就要以社会公正的名义，按照良心办事，承担起这姑娘的监护人的职责来。”

“姑娘，你是不是因为快结婚了，就不愿意干侍候人的事了？我要告诉你，我像你这么大时，就认识你的未婚夫了。”说真的，他们曾经同学过。“我很了解他，他希望你像在你家里一样，朴实，勤劳。顺便问一下，他有信来吗？”

“有，先生。”

“他什么时候来？”

“他说现在很忙，不过下个星期可能来一两天。”

“安帕罗，告诉我，洛拉的圣安东尼奥神今天怎么样？”阿菲尔一边问一边把最后一勺汤咕嘟咽下去。

“头朝下，呆在角柜上。”

“我的上帝！”特拉维塞多惊愕地喊起来，“今天，我们吃不上正餐和点心了。”

洛拉是个十分虔诚的女人。不知道她怎么一下子就信起圣安东尼奥神来了，说这位圣神是妓女的保护神。洛拉认为，在天上，圣安东尼奥唯一的任务就是保护妓女，处处想到他的女信徒，给她们送来许许多多情人，许许多多付大钱的情人。为了得到这位可敬可爱圣神的保护，洛拉在角柜上供奉着她用硬纸板制作的圣神像，圣神胳膊上托着的圣婴，是用扁簪一样的大钉子插进这位天子屁股里而固定在那里的。圣像前面摆着几朵红色绢花。如果某一天一个嫖客也不来，洛拉便对圣

安东尼奥生起气来，不但不像往常那样向他祈祷和亲吻，反而气愤地走近他，把花撒下来，嘟嘟哝哝地说：“你也好好学学。”如果第二天还是两手空空，洛拉更加气愤，把圣婴从圣神胳膊上夺下来。“只能这样对待你，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她一边看着圣婴，一边说。第三天还是不见嫖客的影子，她便把圣神头朝下摆在角柜上。第四天，把圣神随便扔在角落里。第五天，又打又骂，骂得很难听，然后丢在卫生间的垃圾桶里。每当洛拉如此亵渎神明时，其他房客为了不让圣神发怒生气，常常节食守斋。

洛拉穿件脏长衫走进饭厅，浓密的头发蓬蓬得像个鸡窝。她手上拿着一盒纸牌。她身体软弱，人很热情，长相不算不丑，头脑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尽管人们都以“你”称呼她，在她呼唤每个人名字时都在前面加上尊称“堂”这个词。她的皮肤介于黑黄之间，已经失去青春光泽，嘴巴小得可笑，眼睛乌亮，鼻子如同凿子的把柄。她十分热情地同大家打招呼，随后便开始抱怨命运多么不好。责任都在她三四天前的一个晚上见到的那个罗锅男人身上。她连大家吃什么都不看一眼，就要把牌发下去。

“堂阿尔弗莱多，您发牌吧。”

“哼，手气不好，我可害怕，”德国人一边甩着手一边说。

“我来吧，洛拉，好吗？”马西亚斯插话说。

“分三堆。看看是什么牌。”桌子上亮出一张梅花 10。

“狐狸首先出现在猎场，不是好兆头。”阿菲尔看到大家对洛拉用纸牌算命很感兴趣，便这样说，随即把别人的面包收拢

到自己面前。

洛拉看到梅花 10 脸色都变了。

“天呀，天呀！命真不好。梅花 10 说明有个黑发、热情、专断女人挡路。”现在，她抽出一张黑桃 7。她一看见此牌，就用双手捂着蓬乱的头发，头发更乱了。

“情况更严重了，”阿尔贝托说。

“严重？我的天！您还不知道有多么严重呢。黑桃 7 的意思是乱糟糟。这怎么行，这怎么行呀！”这一次出来的是张马花牌。洛拉气愤得把牌扔到一边，哭起来。

“洛拉，怎么啦？别信那一套，”特拉维塞多劝她说。

“堂爱德华，亲爱的！您是不知道呀！……”

“什么事，孩子！”

“浑身坏毛病的小伙子、流氓，不守信用，躲在街角伤人。”

“这张牌是这个意思？”

“不仅仅这些，还有呢。是罗锅，他到处追踪我。我今天不出家门，今天不出家门。”

“为什么？别那么幼稚，”阿菲尔说。在所有人当中，他的胃口最好。

“您为什么要我出门呀？事情不是明摆着嘛，那张牌的意思是有忘恩负义的人躲在街角伤人。”

“别孩子气。牌哪能那样灵验呀！今天天气好，是充满爱情的日子，你一定走运，”阿菲尔补充说。

“我不出家门，阿菲尔先生，我不出去白白送死。”

“你太无知了！”阿菲尔说着，把眼眉弯成弓形。



安帕罗递给洛拉一个汤盘。

“我不喝汤。喂，安东尼娅，我只吃个小圆面包夹黄油吧。你给我烤一烤。”

“小圆面包？”安东尼娅说着，脸上露出凄凉和疲倦的微笑。“我可不能从阿菲尔先生的肚子里掏出来……”

“可是，你没有面包了？”

“您说说看，”安东尼娅补充说，“您有多少天没有付钱了？”

洛拉按日付钱，其原因是这样的：第一，她大手大脚，不知怎么就把钱花个精光，根本不能一下子付很多钱；第二，她的脑子不能进行数学运算，只会摆弄一只手的五个指头；由此，账目一大，她怎么也弄不清楚，生怕上当受骗，被多收了钱。她和熨衣服的吵得不可开交。她忘记了自己多大岁数，尽管记得一生中最重要的年份（那一年失去了童贞）是15岁那年，但算来算去仍然认为现在还不到19岁，而实际上快30了。由于她天生对算术无能为力，便按日付给安东尼娅两个杜罗，这样会一清二楚。拿到钱，老板娘以西班牙保护女神的慈善品德，花一个杜罗能买两个杜罗的东西，连财政大臣也巴不得学会这种本事呢。

“喂，别装样子了，有什么就吃什么吧。”

洛拉性格温顺慈祥，便随便吃了起来。特拉维塞多讲起了他十分喜欢谈论的话题：金融问题。上帝拒绝赐予洛拉的天才，大部分都送给了特拉维塞多。多么复杂的数字，他都能背得滚瓜烂熟。他的脑袋是庞杂的经济数据库：国家预算呀，典

当银行呀，皮纳雷斯海港的电气化铁路，工人住宅，北非的经济殖民化，等等。他写过许许多多备忘录，条理分明，列举出每项计划的社会效益，投了资必须获得巨额利润。令人感到奇怪的是，一般地说这些计划都很可行，但作者并不想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他不得不从事别的微不足道的生意，而且总是失败，权威人物大力赞助和鼓动的那天晚上决定演出的那场马戏，就是一个例子。

吃饭后点心时，维洛妮卡来了。她经常到这儿来，大家都很喜欢她。自从那天晚上演出取得巨大成功以后，她就放弃了这种雇佣工作，以便过着简朴的正直生活。她被一家杂剧团聘任，每个晚上可得 10 杜罗。她成了观众喜爱的舞蹈演员。她用所得工资帮助家里维持生计，同时也积蓄些以备后用。她还给妹妹皮拉尔找到了工作，当时皮拉尔像她以前那样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维洛妮卡每天都是从家里到剧团，从剧团到家里，只偶尔到安东尼娅的客栈来，呆上一个下午。她很想同安东尼娅住在一起，不过不敢表露出来。谁也解释不清楚维洛妮卡的这一变化；而安赫尔更是如此，在维洛妮卡改邪归正以后，更加钟情于她。他一直追求她，用各种手法感化她。总之，他被弄得坐卧不安，因为他认为这姑娘还是没有忘记旧情的，尽管观众对她的热情与日俱增，声名不胫而走，维洛妮卡仍然保持普通姑娘的纯朴作风。

“观众太狂热了，”她常常这样说。只此“随便他们怎么说好了，说我这样跳，我就这样跳，就像吉卜赛人和大木桶一样……我从来不知道如何跳舞……我是顺其自然，只此而已。”



有几位艺术家、文学家和画家与她交友，但很快和她断绝了往来，因为恰如他们所说，“她跳舞时像个天使，但她是个没有开化的兽类，和她什么也谈不来”。

有明显迹象表明特拉维塞多很喜欢维洛妮卡；姑娘早就发现了这一点，她对这位“阴郁胡须”的男人以礼相待，时而表现出爱慕，时而流露傲然态度。

“姑娘，请坐，”特拉维塞多说。他的两只眼睛转个不停，随即站起身来，拉过一把椅子给维洛妮卡。“好久没来这儿了。”

“哪里，这个星期都来过两次了。”

“可能我不在。”

“可能不在。不过，你也不到剧院去呀！”

“姑娘，自从马戏首演的那个晚上，我就不敢进剧院了。这儿有块东西，知道吗？好像有个钩子在搅动我的五脏六腑。”

“堂特奥菲罗，您太劳累了吧？”

“对，为什么问这个？”

“因为您脸色不好。”

“我可不用脸工作呀！”特奥菲罗冷冷地说。

“我如果触怒了您，那就请多多包涵了，”维洛妮卡谦恭地说。

“姑娘，不能和你在一起太遗憾了。我3点半还有个约会，现在都3点了，对不起，再见。”

“再见，特拉维塞多先生。”

“你越来越漂亮了，姑娘，还没有未婚夫吧？”

“未婚夫……呸，谁能爱上我呀！”

“只要不是呆子，都会爱上你的。”

特拉维塞多、阿尔贝托和特奥菲罗一块走了出去。还没有走下楼梯，特拉维塞多又谈起了经济方面的老话题。

“我打算说服霍维诺，”他说，“马戏事件和大理石生意之后，他变得很顽固。这不是说他怀疑我的想法，而是因为，这你知道，他很悲观，说来也有缘由，他被我传染上了悲观情绪。但是，现在这桩生意，没有任何危险性，只要肯干，就会赚钱。当然，作为启动资金，至少需要 500 万比塞塔。可是，你想想看，不知道霍维诺和他的朋友能否在半个小时之内凑齐这笔款子……好，请听我细细说来。”

特拉维塞多开始解释这桩生意的细节。那是一桩大生意。说的是在阿斯图利亚斯开采铜矿，矿主人已经把矿山开采权出让给特拉维塞多一年。他详尽地列举了各种数据：储量，每吨开采费用，吨公里运费，海运费用，以及世界各地市场的铜价，等等，等等。他们这时来到一家小店门口。特拉维塞多停下脚步，继续说道：

“这些数据你听清没有？一年下来，肯定可以赚 200 万比塞塔；就是说，本钱可以生出百分之四十的利润来。由于开采权属于我，我至少应该得到 20 万比塞塔。对，我想得到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和矿山管理权。你看怎么样？”

沉静了一会儿。

“给我买支 15 生丁的雪茄吧，我身上没有钱。对了，还要 10 生丁的印花。”

当阿尔贝托拿着雪茄和印花走出来时，特拉维塞多又继

续说道：

“我们如果接下这桩生意，你就跟我到矿上去。我们在那儿一定会生活得很舒服的。景色优美，谁也不会打扰你写书。还有你，帕哈雷斯，如果愿意，也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你一定会发现在那些大山里，灵感会随时涌进你的脑海。你们去哪儿呀？”

“你去哪儿，特奥菲罗？我去文学艺术俱乐部。”

“整个下午？”特拉维塞多惊异地说道。

“真的，今天下午天气真好！多想好好玩一玩呀。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只能在马德里见到。今天才明白，人唯一值得从事的工作就是休息。巴斯瓜尔说过，消遣使我们记起我们是衰落的天神。不过，我去文学艺术俱乐部是听马索拉尔的报告。”

“我都忘了这事。那我也去吧。我对他的报告很感兴趣。他口才怎么样？”特拉维塞多问。

“不知道。”

“肯定不如特赫罗。你还记得那次大会吧？多潇洒，多稳重，多有说服力呀！我觉得现在还看见他站在油灯旁，斜着身子，左侧肩膀探向听众。他像一个神枪手，每一句话都是一颗子弹。他百发百中，结果把堂萨巴斯·西西利亚拉下了大臣宝座……报告会几点开始？”

“4点。”

“我去。我信不过马索拉尔。他太卖弄学问……”

特拉维塞多向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告辞。





“现在太阳好。我们到普拉多大街转一会儿,然后再去文学艺术俱乐部那座墓穴,好不好?”特奥菲罗建议说。

“好,今天太阳能把人晒化了,变成蒸汽,挥发掉。”

“晒化了……”

“你情绪不好吧?”

“我,为什么?”特奥菲罗做了个粗鄙的悲剧鬼脸。同伴看见了以后,控制不住笑了。“对,你痛痛快快笑个够吧。我不知道是怜悯你,还是羡慕你。你不知道人的感情。”

“这是谁对你说的?你也许知道人的感情,甚至知道别的东西。比如说,优秀演员的前途都断送在幕后。”

“呸!这么说我正在扮演厌倦生活的男人的角色了。”

“不是。有的演员全身心地投入到角色中去,能哭出眼泪来。但是观众嘲弄他们,因为他们没有激情。”

“我没有激情?那我该怎么办呀?”

“不是那么回事。我提到演员在幕后互相残杀,是想对你说每一种感情,哪怕是悲伤感情,本身都有医治的良药。”

“好呀,你这话说得真痛快。”

“一切都在于一个人要躲到自己的幕后,从演员变成观众,从反面观察人类感情背面是多么轻浮和粗鄙。”

“这话有道理，一个人可以像你说的那样很容易分成两部分显露出来，一部分看到的另一部分的轻浮和粗鄙，便是给人以慰藉的表演。是不是这样？”

“从长远角度看，是这样。”

“从长远角度看，你把它称作什么？因为这半年来我一直想办一件相似的事，而结果事与愿违。问题出在，坏死部分如果已经深入到内部，就没有任何良药可治。如果学习哲学像注射可卡酸那样容易的话……你一定以为我装出兴趣浓厚的样子，但是你不知道……”特奥菲罗以为没有道出内心不安的秘密，但是有好几个人都知道他内心为什么很不安，阿尔贝托就是其中一个。

他们继续散步，默然无语。阿尔贝托把手伸进外衣衣兜里，摸到一张纸，那是一封还没有拆封的信。他这辈子收到那么多悲伤的信，以致每次有信送到他的手里，都感到胆战心惊。他常常把信原封不动地收起来；过一段时间，如果心绪好时读一读，但他说不出是谁写来的。此刻，他用手摆弄着那封信，拿不定主意，读一读还是扔到下水道里。最后，他打开了信。

“噢，是贝利斯。”

“什么？”

“是贝利斯的信。”

“他怎么样？”

“我还不知道。打开信看看。”他读起来。



亲爱的库斯曼：

您和马德里的狐朋狗友(我可没有把您称作狐朋狗友呀!您知道,我一直对您怀有深厚感情,并且十分尊重。)一定会说,贝利斯那个不要脸的东西怎么样啦?实际上,我在气头上时是有些厚脸皮。我理解您为什么要核实我是否还留在马德里。可是……您还记得马戏那天晚上的事吧?那个夜晚可真倒霉!您对我说:‘阿塞尼奥,回你老家去吧,回你老家去。’这不是和哈姆雷特劝说奥菲利娅<sup>①</sup>进修女院一模一样吗?我现在才发现,我们那时是以你相称的。在马德里,没有距离可言,我们大家都是……游手好闲的;我这么说并不是因为您或者你,我都不记得了。之后,当一个人远离那种环境时,等级就会重新出现了。我自己总在想。那种忠告一直在我头脑里回荡着,有一天,我自问:今天不干,还等何时。我二话没说,就打点行装,阿塞尼奥回老家结婚去了。可是,特别……要干一番大事业。真是野心勃勃呀!不过,随着马德里的回声在我身上渐渐消逝和所谓的等级重新出现,我开始有了常人之识。去干一番大事业?见鬼去吧,在那儿怎能干事业呀。我明白了,干大事的人寥如晨星,上帝没有叫我走那条路,而是让我走有产阶级的忠实婚姻之路,生孩子,生很多孩子,像我一样健壮、顽皮,也像我一样有点,有一点厚脸皮。好了,下个星期我就要结婚了,届时我满22周岁。我没有正式向您通报我的婚期,以期

---

① 哈姆雷特和奥菲利娅是莎士比亚悲剧《哈姆雷特》中的一对恋人。

得到什么礼物。您送我礼物，我也不会接受。我早就知道，文学像扇子一样只会给人带来凉风，但它们的区别在于，它不会生出钱来。我要去法国作新婚旅行，不过是坐船去。为了避免纠缠，我不准备经过马德里。我很幸福，希望您得知我的消息以后感到高兴。您如果有一两分钟空闲时间，想给我寄来一首贺婚诗，或者写来一封信，那更好，我将不胜感谢。您那里怎样？皮拉尔呢？我不知道对您说过没有，在我离开马德里之前，她已经下水了。她真的很好。拥抱你！

阿塞尼奥

“这个小伙子，我如果六个月前也像他那样做的话，因为有一天我收到母亲的来信……”特奥菲罗喃喃地说。他的声音是一串阴影。

“你的情况不一样。你已经有了名气，从而也有了与这名气相联系的义务。”

“不过，我记得，有一次你也劝我……”

“是劝过你，因为我觉得你那时最要紧的是经济状况。但是现在……堂萨巴斯在他的大臣遗嘱中给了你一个小职位；罗丹将给你公演一出戏，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

“可是，你说那个剧本很糟呀。”

“所以才是巨大成功呀。”

“那么，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创作好的剧本。”

“如果他们不喜欢，我还不饿死呀。”

“没关系。”

“你说得对，什么都无关紧要，什么都无关紧要。”

他们顺着植物园漫步，渐渐走近园中的一座喷泉。特奥菲罗感到喷泉的巨大力量，使他回忆起往事，仿佛那个秋日之晨，罗西娜的甜蜜和悲伤依然笼罩在他的心头。当时他和罗西娜停在篝火旁，篝火的劈劈啪啪声同水流声融合在一起。他说：“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是女人，因为女人身上拥有水和火的双重特点。”现在由于心情过分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你是否认为瞎子去了阿斯图利亚斯以后我缺少了点什么？对我来说，这20天如同20个世纪。每天下午同他度过的片刻时光，都是难以忘怀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大海，但通过那个男人的讲述，我体会到大海是个什么样子。我的那个剧本就是为他而写的。我一直把大海想象成魔鬼一样的可怕东西。但是，那个瞎子使我感受到大海的迷人之处，它具有女性特征，热情、动人、温柔，温柔……大海的恋人，好像一个女人的恋人；所有在海边生活过的人，似乎都爱上了大海。大海是一个女人，一个坏女人。瞎子常常说：‘我一直惧怕大海，特别惧怕大海。但是，没有大海，我就无法生活。我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我没有眼睛，像我这种状况，在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都一样，因为我把大海装在了心里。’有时，大街上洒过水之后，瞎子这样说：‘有点大海味。’他是说有一点。我们如果从扑着没有香味的脂粉的贵夫人身边走过时——这时，可以嗅到明天，你懂得我的意思吗？——，瞎子则说：‘有大海味。’这多么奇



怪呀！我觉得，或者想象着，大海的声音非常巨大。所以，有一天我们在人行道上漫步时，我对他说：‘这是大海的响声吧？’他生气了，回答说：‘大海不出声音，大海是在说话。这种声音可以用手抓住。’有一次，我们坐在雷克列托斯大街上，一个小孩从我们身边走过去；孩子在沙地上拖着个小木箱子，略有响声。瞎子说：‘这是大海的说话声。是沙滩上最后几道小浪。’开始，我没有明白过来，因为木箱的响声很小。我感到奇怪。瞎子又补充说：‘总是这样，只是声音大些。’”

沉静了一会儿。

“你有罗西娜的消息吗？”阿尔贝托淡淡地问了一声。

“哼，还不是大家都知道的那点消息。报纸上说的那些呗。她成了歌厅的明星，全巴黎都疯狂了起来。”特奥菲罗装作无动于衷的样子说。

“这些我都知道了。她父亲没有对你说点别的？”

“就是我才说的那些。起初，堂萨巴斯尽管是个有名的吝啬鬼，但还是抚养着他，而且照顾还算周到。后来，女儿开始给他寄钱来。最后，叫他搬到阿斯图利亚斯，并且带上外孙女罗莎·费尔南达。”

“罗西娜一直没有给你写过信？”

“给我写信？！……”特奥菲罗痛苦地说。他马上恢复了常态，又补充说：“给我写什么信？我这辈子总共没和她说过十句话。”

“你的那位老朋友呢？是叫山冬哈吧？”

“我好几天没看见他了。我太悲伤了。可怜的山冬哈呀！”

我之所以能够深刻懂得一些事情，也有他一份功劳呢。比如说，人一生最重要的是身体，要健康、结实、有力气。我好像对你说过，山冬哈脊柱弯曲，人长得很可怕，他太不幸了！除此之外，你如果还说他对生活和女人的爱——这些对他来说是可望不可即的——疯狂的话，就会发现他在忍受着多么巨大的痛苦。无论怎么说，他是一个杰出人物，温柔、善良。我多次阐明过自己的观点，大多数西班牙人都骂自己的父母。他们从小就教给我们教义，对上帝要敬畏，这个可怜的粗人，可怜的俗人，让五雷劈死算了。我们到25岁就老了，遇到挫折便一蹶不振。我们没有童年，没有青年，是幽灵一样的人。在观众中，你没有发现这‘大部分西班牙人’都很瘦小吗？应该说，这是因为我们吃不饱，吃不好。这样说，对了一半。可是，特别是因为我们小时候，父母不关心我们长成人。”

“这是老问题了。在西班牙，瘦小是男性美的最重要表现。我记得，安达卢西亚大汉把听到夸奖年轻人的话——‘那腿多干瘦呀！’，当作最美好的事。”

“我们父母从小就把我们钉在厄运上。更不用说先天残疾和山冬哈那样的人了。能让先天畸形人活下去吗？不能，不能，不能。希腊哲学家主张杀死病孩或丑孩？”

“这个哲学家就是柏拉图。”

“那么人们一定说他是个野人。”

他们默默地走着。前面就是文学艺术俱乐部了。

“真稀奇，”特奥菲罗好像自言自语地说，“我这几年一直想当个伟大诗人，全身心地投入到诗歌创作中去。在这段时间



里，每年大约写一二十首诗。有一天，我发现艺术是个可笑的骗局，是个空洞无物的东西，或者说是个乏味之物和游戏，同生活中所有东西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我这六个月比以前好几年写得还多还好，也许你和我的看法相反。”

“我和你的看法一样。”

“阿尔贝托，为什么为了一点小事而自寻烦恼呢？一切都是无用的，一切都是无用的。”

他们踏上俱乐部的楼梯。特奥菲罗脸上的那种表情——以前偶尔显露出来——从六个月之前就常常与众见面了。他表情幼稚可爱，用语言描述就是这样的：“你们现在这个样子，我原谅你们。我现在这个样子，也请你们原谅我，因为说句老实话，我没有责任。”

哲学家在课堂上的争论，并不亚于大海的波涛咆哮。

——摘自《塞莱斯蒂娜》<sup>①</sup>



特奥菲罗从蓝色干燥大气中走进俱乐部的阴暗走廊——

---

<sup>①</sup> 《塞莱斯蒂娜》，西班牙一部著名的戏剧作品，发表于1499年。其作者是谁，至今尚无定论。

大白天,仍然点着灯——里,禁不住喊道:

“今天阳光如此灿烂,钻进这么个鬼地方来,真是自讨苦吃。太黑了!”

路易斯·穆罗听到喊声,便走过来。

“先生,”穆罗抢着说,“我们是在不正常的国家里。难道文学艺术俱乐部不是西班牙知识界最闪光的地方?但是,依照我们的逻辑,它要么黑着,要么用灯照明。说来说去,这一切有何重要!问题是呆上一会儿。斗牛、政治和女人是三个百谈不厌的话题。现在看起来,斗牛需要的是阳刚之气,政治是热情,爱情则是青春活力。而在这里,我们的爱好非常荒谬。斗牛士是唯美主义者,政治家老态龙钟,而妓女则像卡诺瓦斯<sup>①</sup>说的,和政治家完全相反。但是话说回来,问题是呆上一会儿。”他的语调讥讽,酸涩,绝望。穆罗的诗文很有名气,充满嘲讽、激情、豪放,形式优美,内容严谨,犹如身上怀着个曼查绅士<sup>②</sup>的阿瓦皮耶斯<sup>③</sup>的小女子。穆罗就出生在马德里,他的体形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当他向前探出上身时,身体的主要线条——他的艺术线条也是如此——显示出那种倾向,即常常双手叉在腰间。这种形象在戈雅绘画上可以看到:跃跃欲试的架势。他说话引经据典,语调辛辣;他的诗歌中有许多同形异义的倒装句。他的话、他的诗如同淋浴疗法一样,还是有裨益的。穆罗、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在挂满肖像的走廊里踱起步来。穆

① 卡诺瓦斯(1829—1897),西班牙政治家、作家。

② 曼查,西班牙的一个地区。“曼查绅士”指堂吉珂德式的人物。

③ 阿瓦皮耶斯,西班牙马德里的一个老街区。

罗引领着谈话的潮流，不时甩响那条具有象征意义的鞭子——人们都说这条鞭子总握在那双讥讽的手中——，这个骗人器具响起来像接吻声，留下红色肿块。走廊里人来人往，一个个西装革履，表情宽容而傲然。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都是职业政治家。在那儿，到处回荡着马蜂一样的嗡嗡声，而视觉所相应看到的是烟灰样的灰色。低语声绝妙地保持着同一种语调。响声沉闷、单一、僵硬，不是源于不同的感情和思想，好像被林中微风那种外力搅动着。这是国会走廊里特有的声音。一个听到并且同——比如说——群众大会或公开演出使群情激昂的声音做过比较的人，一定会发现后一种是器官声音，有热感，而前一种只是声响。

前来听拉尼埃罗·马索拉尔演讲的人越来越多，特拉维塞多也在其中；他用眼睛寻找阿尔贝托，一看到他，就把他叫到一边。

“你什么都不要对我说，”库斯曼看到特拉维塞多脸上浮现出兴奋表情，走上前去说，“生意一定一帆风顺吧。”

“你真精。噢，太聪明了！有个聪明脑袋，能走遍天下。在你眼前，什么都藏不住。不过，你这次聪明过头了，你说我的生意一帆风顺，可是你大错特错了。我连生意都没有，哪能谈得上一帆风顺呀。”

“怎么回事？”

“霍维诺说得很干脆，他不能帮助我，也不想找人帮助我开采矿山。他一口回绝了。”

“你那么激动，就是因为这个呀？”



“就是因为这个，你不都看到了。我离开你们的时候，这样想：‘我们设想一下，我突然找到了我需要的资本。明天就上路去矿山，干，一直干下去，为什么？为了赚钱。钱，有什么用？还有，北方那种气候：阴雨，毛毛雨，浓雾……而这里：阳光……’我向霍维诺走去时，颤抖了，对，颤抖了，害怕得颤抖了，我害怕他对我说一切都会解决的。一切都破灭了，真不要脸！这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事件之一。另外，我说，把别人的那么一大笔钱拿来用，也是有风险的……想起来不寒而栗。可是，我真想知道，你是否想对我说，人们花费那么大精力有什么用？天气阴沉时，我们能让太阳出来吗？我们能青春常在吗？我们能像拖住裁缝或鞋匠那样，拖住死神吗？那么……”

“那么，你来听政治演说干什么？”

“因为我患有那种多思病。因为我即使在没法弄到那笔钱时，还仍然是个聪明人。酒鬼知道，喝酒丧命，但还是要喝。可是，喝到肚子里，自己难受。”

报告演讲开始的最后一遍铃声响了。走廊里的人急急忙忙走进大厅里，他们使劲抽几口烟，把烟头扔在门口的墙根旁，如同阿拉伯人走进清真寺前把拖鞋脱在外面一样。大厅里，许多绅士绞尽脑汁放好长筒礼帽，避免压着、碰着，损坏帽型。解决完这一尖锐问题之后，他们便按照自己想象的应该享有的社会地位摆好坐势。尽管摆出的姿势千差万别，但归根结底只有一个，即每个人都自认为名人，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人们注视的目标，想让大家看到他们来到那里虽然受到重视，但屈尊而坐，实为一桩苦差事。这是政界人物的态度，大臣呀，前大

臣呀，假大臣呀，大厅里这样的人可真不少。从表情上看，他们酷似羞怯的女性，在光天化日之下被强行剥光衣服。斗牛士和妓女要比政治家更善于用尊严和表情保护头上的光环。

人们对拉尼埃罗·马索拉尔的演说非常感兴趣。他本来是个专业记者，但具有政治活动家和哲学家的天赋，还在国外熏陶多年，并且对西班牙及其病痛进行过各种诊断。他现在回到首都带来了治疗病痛的药方。

主席台上空空的。桌子后面，用布遮罩的红色洞口尽头有道小门打开之后，眨眼间就关上了。但是，有个人留在了外面。这个鬼魂既神秘又滑稽，犹如布娃娃突然从盒子里跳出来一样。拉尼埃罗·马拉索尔走到主席台前面，雷鸣般的掌声向他致意。他呢，弯弓着身子，表示感谢。他身材魁梧，健壮，英俊。他衣着笔挺，像英国人一样考究，不过面色有些苍白。他坐在桌子后面，用手拿起一页纸，用颤抖的、有力而优美的声音读起来。这充满魅力的声音很快掌握了听众。那声音高亢、圆括、动听，像屋檐滴落下来的水那样具有喉音特点。马索拉尔说，西班牙还没有进入文明国度的行列，文明的同义词是文化，是科学的客观性；说到文化与科学，就是说欧洲，西班牙如果想自救，就应该拥有文化，应该欧化。达到这个目的——马索拉尔像使徒那样告诫说——，就应该具有两种品格：善良和勤勉。“应该善良，应该勤勉！”他用焦虑、几乎窒息的声音高声说。他的眼睛常常走神，由此蓝灰色的瞳孔好像扩展开来，盖住了整个角膜，恰如有远见卓识的人用眼睛注视着危险事态。热烈的掌声不时打断他的讲话。对听众来说，他的观点并不那



么新颖。拉尼埃罗·马索拉尔的抱怨——尽管他用另外一种语言表达出来——几个世纪之前就在西班牙人的耳朵里回荡了。演说家提供的药方似是而非，有什么效力，很令人怀疑。所有这一切都是老生常谈。不过，还可以说是第一次听到。之所以说是第一次，是因为在这首老曲子里又注入了某些悲调。

库斯曼坐在特赫罗身边，一边听着演说一边这样想着。他那苏格拉底式的大脑袋过早地光秃了，眼神童稚，身材结实，表情沉着。此刻，他用眼角看了一下那位青年哲学家。正是特赫罗先于马索拉尔给西班牙这首古老哀歌注入了悲调，只不过现在在马索拉尔的头脑和声音中唤起了回响。这次演讲的思想和激情应该归功于特赫罗，马索拉尔只不过给了它舞台生命力，他这个人很有丑角表演艺术，因为他善于进入角色，就是说，他本人对那些观点和思想感兴趣，慷慨激昂地表达了出来。马索拉尔本人在主席台上公开承认了这一点，并且宣布特赫罗是西班牙伟大知识青年一代的领导者和鼓舞者，《西班牙问题》对他的热情和勤勉作过系统的、恰如其分的阐述。马索拉尔还宣布他是陈腐政治的掘墓人，这一点暗示特赫罗在一次集会上发表一篇简短讲话就把堂萨巴斯·西西利亚拉下了大臣宝座，当时这位大臣正坐在听众中间，所以成了众矢之的。

演说结束时，听众对马索拉尔报以热烈掌声。人们走出大厅，来到过道里，在门口重新穿上被社会诅咒的“便鞋”。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同演讲人打招呼。

迪亚斯·库斯曼走出大厅时，正好迎面碰上堂萨巴斯·

西西利亚。

“库斯曼，怎么样？忙什么呢？您知道，人们一直很尊敬您。”

近来，堂萨巴斯大大简化了化妆美容程序。他已经不染胡子了，现在胡子不但花白，而且比以前长长了许多。什么去皱剂呀，发蜡呀，也都不用了。只几个月光景，就从老色鬼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老头子，不过倒显得高贵了不少。但是，有两大障碍阻挡着他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真正贵族：一是山羊一样的身材，二是那种男人的讥讽微笑。以前有许多迹象揭示这个滑稽可笑的秘密，而现在看得出这个秘密显得十分凄凉和酸涩。堂萨巴斯胡子变白，他的所有幻想也变成了泡影。他的两个儿子——巴斯瓜尔和安赫林也不争气；尽管按照他的说法，他一直严格管教，希望他们成为完人，而且从小就以人之常情引导他们，保护他们不受宗教偏见的伤害，教育他们热爱生活并把这一点作为崇高理想。去年冬天，堂萨巴斯不得不把因闹事而被抓起来的儿子多次从法网中解救出来。但是，对堂萨巴斯来说，最为糟糕的是他的掌上明珠巴斯瓜尔的事。安赫林主要是痛苦和不幸，而巴斯瓜尔则是个下贱货。具体地说，他的这个大儿子已经确立了爱情关系，而且快结婚了，女方是个体弱多病的姑娘，不但丑陋，而且不聪明。巴斯瓜尔根本不爱她，一直和别的轻浮女人勾勾搭搭，恬不知耻地把那个独生女的几百万据为己有。堂萨巴斯认为，品德如何，与精神是否高尚有关，而一个人的天资，和智慧联系在一起。只此而已。当堂萨巴斯得知巴斯瓜尔准备结婚时，他不愿意相信这事是真

的。他和儿子谈了好久，发现巴斯瓜尔没有一点道德观念。父亲宣称儿子将要付诸实践的那件事不仅仅是下流、丑陋、令人作呕的举动，而且也是对社会和人类的犯罪。儿子断然拒绝了父亲的指责，用小时候从父亲那里听到的格言和谚语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堂萨巴斯本来不想反对儿子的婚事，因为他已长大成人，反对他不解决任何问题。所谓反对，就是叮嘱儿子应该有廉耻，重声誉。他始终不明白，从小就向儿子灌输的旨在得到幸福和财富的原则，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萎缩消失，最后倒把孩子送上了歧途。他一生竭力教育巴斯瓜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但巴斯瓜尔反其道而行之，根本不听父亲的话。无论家里有这样或那样的烦事，但最使堂萨巴斯打不起精神来的还是失去了罗西娜。

“巴斯瓜尔没来听演讲吧？”库斯曼没话找话，问堂萨巴斯。

“不知道。他这些日子那么忙……”

“忙结婚的事吧？”

“对，可能是。”

“什么时候结婚呀？”

“准确的日子我也不知道。喂，亲爱的库斯曼，您觉得这场演说怎么样？”

“很好。您看呢？”

“倒是很开心的。我记得一位英国政治家说过，生活没有其乐趣也是可以忍受的。当然罗，他是说没有通常理解为乐趣的那种事。而我则说，如果每个人都头脑健全的话，生活是难



以忍受的。难道还有比理智的谈话、理智的书籍、理智的演说更令人厌倦的东西吗？对于我来说，说这些东西是理智的和说没有任何必要做这些东西——因为它们是理智的——，是一回事。据说把人从宇宙其他东西中区别出来的东西是理智。这种胡言乱语是从哪儿贩卖来的？把人区别出来的应该是无理智。在自然界，一切都是理智的，对此没有必要大惊小怪。一切都是令人厌倦和乏味的。但是，被称为人的两腿动物跑了出来，无理智也就同他一起出现了，同时出现的还有荒谬、任性、惊恐、滑稽，还有给人以慰藉和惬意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用大自然那种机械般的准确性考虑问题——从而这个人的话具有自然现象那种必然连贯性——的话，难道会有更为令人厌倦的东西吗？不会，不会。好的方面是胡乱行为的难以预料性，愚蠢举动的异常性，荒诞言行的不可预见性。所以，马索拉尔的演说很令我开心。善良和勤勉，他劝导人们善良和勤勉……也是的，笨蛋还能想出什么新东西？劝说‘要做好人’和劝说‘得白化病’或‘全身长毛’是一回事。我说得不够准确，”堂萨巴斯凑过来，一边烤着手一边纠正说，“和劝说‘要聪明些’是一回事。我们大家都是聪明人，只不过是有的人十分聪明，有的人八分聪明，因为思想是头脑的产物，如同善良——我们暂且这样说——是心田的产物一样。我们完全可以把人的心田同奶牛相比。有各种各样的奶牛，每一种都能产奶。不过，有的品种产奶多一些，有的产奶少一些。这是事实。牛吃得好就产奶多。同样，饱汉从善，饿汉从恶。这种屡见不鲜的事实常常使我产生怀疑，人的感情的居所是心脏还是肚肠？还是有别

的办法提高产奶量和多做善举的。要达到第一个目的，必须经常给奶牛喂盐；但在这种情况下，牛奶水份多，营养少。对于第二点，我们可以举保守党做例子，这个党对人民让步，给他们一点点可笑的自由，但是以此获得的成果具有欺骗性，而且瞬间即逝。那好，奶牛怀孕的最后几个月是不产奶的。而说到人，这意味着在涉及本人事业、个人抱负、自身利益的事情上，心脏就干枯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因为大自然希望如此。如果不这样的话，您就去对马索拉尔说他的某篇文章如何如何坏，或者对他说他的演说一文不值，看看他是怎样大谈特谈自己的观点。也许他听了您的话不以为然，这就是说，他除了心脏干枯之外，‘脑子也冒火焰’，或者说，他还爱虚荣。那么，另外一点呢？勤勉……这和说‘呼吸’是一样的。说生活和说劳动是一回事。无论怎么说，人什么时候都是要劳动的。您知道还有比引诱一个一点儿也不喜欢她的追求者的女人更劳神受累的事吗？不过，有许多男人干这种劳神受累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追逐一个目的，即使可以使许多乏味的东西得到改善，并且把这视作一种满足。劝说群体勤于劳作是白费力气。倒是应该向他们推荐实际可行的理想，并且要积极为之奋斗，这样就自然而然地使人们有能力成为善人。理想是高尚文化的最佳兴奋剂。没有理想的人是懒惰的人，懒惰并不是说不劳动，而是对劳动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没有条理，没有纪律，并且只是为了一些不足挂齿的小事。然而，理想只能用想象力建立起来。西班牙人民现在还没有想象力。您看到过比这位马索拉尔先生的头脑更为粗糙、荒芜和



对立的東西嗎？我認為想象力是智慧和感情的可塑形式。它有自己的機制，自己的規律，自己的實際，比外部實際高大得多的實際。在這種情況下，想像有別於幻想，因為幻想是一種模糊不清、混亂、神秘的欲望。西班牙這個民族一向充滿幻想，它從來不知道自己之所求。我們的征服者去發現新天地，毫無計劃和目的地去撈取黃金；撈到以後，不知道拿黃金去做什麼，用寶劍在大海上胡亂畫着玩，把全部財產送給教會，自己跑到修道院了却余生。總之，他們還是有理智的。而現在卻發生了十分奇怪的事，特赫羅那小子一篇演說就把我趕下了台……”堂薩巴斯笑了一下。“這和特赫羅先生本人用演說逼迫卡洛斯·德·根特<sup>①</sup>退到宇斯特一樣。卡洛斯五世還不是西班牙人的時候，已經成為西班牙政治家的榜樣了。我們還是直率而公開地說明這一點吧。在西班牙人中間，這種类型的政治家不勝枚舉，遭世人嘲弄。我們不是負有法官責任的人民服務員，而是時刻想着往上爬的野心家。任何一個西班牙人都不是出於愛好而從事政治的，而是出於野心。我們想得到很多很多東西，直到再得不到更多東西時也不感到遺憾了，甚至自動放棄一些東西。我們不從高位上看到我們的同類十分渺小時，決不感到滿足。我們西班牙人活到40歲就對一切感到厭倦了。15年前，我還不是大臣，我對您發誓，我最近一次爭着占据大臣的寶座時，走進辦公室都不知道把公文包放在什麼地方。親愛的庫斯曼，我們對西班牙人性格談了這麼多，難道還沒有認

---

<sup>①</sup> 卡洛斯·德·根特(1500—1558)，在西班牙登基後被稱為卡洛斯五世，於1556年被迫隱居宇斯特教堂里。

识到那是十分聪明和有道德的性格，清楚发现生活意义的性格，就是说，最蔑视生活的性格？您有何高见？”

“我说，您的看法没有一点逻辑性。”

“那好，那好。您说说为什么？”堂萨巴斯和蔼地问。

“您不是一开始就断言，一个人用百分之百逻辑想出来的是世界上最令人厌倦的东西吗？如果这像您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心话，那么我觉得是非常有趣的，其结果也是清晰可见的。”

“讲得不错。这是双刃的夸奖之词。不过，我还是听到，因为我很想使听我讲话的人生活得幸福愉快，而不用含混不清的说教去刺激他们的耳朵。无论怎么说，我讲得太多了。您一定厌了。”

“哪里哪里，一点不厌。”

“那好。如果说我讲得不太多，不过也相当多了。不打扰您了，到那边去看看国父先生、大学者们。”

库斯曼向聚在走廊尽头的文学艺术俱乐部成员走去，这些人有的坐在摇椅上，有的坐在长沙发上，还有的站着。坐在摇椅上的一个人，把一只猫儿放在大腿上，说道：

“马索拉尔忘记了文学艺术俱乐部的保护神就是小猫儿，小猫儿的哲学比任何哲学都有价值。这种哲学教导我们懒惰，好色，讲究衣着。喂，”他转身对小猫儿说，“你怎么不到主席台上去，站在演讲台前，揭穿演讲人的话都是空洞无物的？对，对，我明白了，你蔑视这种区区小事。对，有些事情不屑一顾。”

“先生们，”一个瘦高个儿——衣衫褴褛，摆出一副公正样

子——暗示说，“我们应该尽量公正些。我们完全可以分析一下演说的思想，说实话，我认为讲得不错。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这次演说漂亮极了。我们多次被打动，不能不鼓掌。”

“我们也是这样说呀！”坐在长沙发上的一个人说，此人脸庞扁平、尖削。“他的演说不乏哗众取宠之词，手法拙劣。人们听了不知所云，也不知道为什么鼓掌，许多情况下是为了不让别人讲话。他讲的都是不实之词。”

“装模作样！”一个身材瘦小、说话快言快语的小伙子说，使劲地摇动着摇椅。

“对我来说，装模作样才令人敬佩，”一个站着的人说。这个人个头矮小，长着侍童的身子和教堂执事的脑袋。他的破礼帽随时有塌陷到下巴那儿的危险，看上去像一顶大礼帽压在小孩头上似的。“一个人要想装模作样，必须具备一个条件：聪明。我们如果把装模作样称作摆架子，如果把马索拉尔和许多低等动物的另一个特点称作见风使舵，则可能更容易理解些。相似是动物的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和存在于直翅动物、新闻记者中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比如说，‘菲利亚’和‘卡利马’这两种蝴蝶和树叶是那样相似，以致并排落在大树上或贴在树叶上时，根本分辨不出来。有些愚蠢的新闻记者也是这样，他们用一张报纸证明自己的身份，然而这并没有用；他还是年复一年地站在那里，仿佛报纸的生命取决于他们似的。拟态性是一种无理性、下意识、可鄙的行动。没有比模仿更容易的事了。相反，装模作样是超凡聪明人的一种特殊素质，在某种意识上可以看作是最高艺术创造的一种形式。所以，人们常常把这称作摆架子。请您想想……”

他的话好像是大人的话从孩子嘴里说出来的。每句话之



后都停顿很长时间，为的是让听讲话的人感到急迫。看见他就会使人想到这样一个侍者，酒瓶盖还没有起下来，就开始舞动肚子了。

“呸！拟态、摆架子或夸夸其谈，有什么用？”一个表情冷淡的人说。他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长沙发上，眼睛盯着天花板。“问题是马索拉尔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那些玩艺儿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在西班牙写来写去，哈孔内特的书不是在那儿摆着吗，可以证明这一点。特别应该指出的，如果想用新的形式表达老的抱怨，那就不应该用马索拉尔的形式，而应该用特赫罗的形式。这次演说内容是从特赫罗的文章上抄袭来的。”

“你们一点儿荒诞的东西也没有涉及呀！太好了！”一个还没有长出胡须，有张天使样圆脸蛋的小伙子说。“我们青年人……因为我们青年人将要……我们年轻一代肩负着……”他慷慨陈词，那钟鸣般的声音和马索拉尔的颤抖的男中音形成了鲜明对比。谁听了他的话都会说他是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处在生命的春天。而我们大家已经知道他都40多岁了。“太好了！只有眼见为实呀。光凭耳闻，见鬼去吧！他自称努力成为西班牙最优秀的戏剧家。可是，15年之内他都写不出第一部剧本来，因为他还不成熟。等剧本出版了，我看他早变成骨灰了。眼下，他已经有了自己的美好理想，就是经由希腊和德国去日本。看来，人类将进行这一伟大的环球航行。他马索拉尔则是这次新的环球航行的哈努<sup>①</sup>。太好了！”

“先生们，”身材瘦高、衣衫褴褛的男人又轻声轻气地说道，“我们应该想办法拧成一股绳。我们西班牙有个坏毛病，爱

<sup>①</sup> 哈努，公元前7世纪的航海家。

搞无政府主义的个人主义。特赫罗如果找到了古老抱怨的新形式,那么马索拉尔即使同意他的看法,也没有理由利用报刊、演讲和集会一类他们伸手可即的工具和办法大肆宣传。那个问题你们希望多么古老就多么古老,从逻辑上讲,也像瘟疫那样古老。但是,是不是因为这种瘟疫古老,我们就放弃它?在哈孔内特的书里,研究按照编年顺序提出问题的办法。那是一种慢性瘟疫,不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这种瘟疫如此严重,为什么?难道因为我们现在比任何时候都糟糕?谁也不敢这样说。毫无疑问,是因为现在比以前更确切地把问题提了出来。说真的,好像是科斯塔第一个明确提出来的,在他之后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然而,科斯塔只不过是科斯塔,没有人理睬他。相反,现在我们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了。我们不得安宁,我们或者说使我们不得安宁的那些人的好话,或者说他们的坏话,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很焦虑。这是为什么呀?”

特拉维塞多向阿尔贝托走去,那个瘦高个儿、破衣烂衫的男人还在讲着。他讲完时,特拉维塞多低声说:

“我到外面去,你去吗?”

特奥菲罗那时也在人群里,像往常一样一副忧伤表情,沉默不语;他看到两个朋友要走,便和他们走了出去。



夜幕已经降临。

三个朋友踏上普拉多大街,向圣亚娜广场走去。



“他妈的，马索拉尔这次演讲呀！……”特拉维塞多大声说道。他还是抓住那个话题，想讲下去。

“我的天……”特奥菲罗恳求说，“你们还要谈演讲的事呀？”

“我说，你别生气，特奥菲罗。我们尽量简短些。有几件事要弄清楚。”他转身对阿尔贝托说，“你现在能不能给我说说，聪明和智慧是干什么用的？俱乐部的那些毛孩子好像都很聪明伶俐，可没有一个人说出道道来。所有人都考虑得不错，本来你以为这个人说得很有道理，可那个人跑出来说得完全相反，好像也有道理。原因是生活并不是考虑得好还是不好的问题。”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特奥菲罗说。

“说到底，聪明和智慧是一种机械东西。英国有位哲学家，叫赫翁斯，发明了一种‘逻辑机’，这种东西和大脑一样好使唤。逻辑程序是一位叫波利的数学家在一个简单的二次方程中提出来的。《纯理性之批判》看起来只能是昨天的发现，因为有些人用它来遮羞自己——就如同野人用遮羞布遮丑一样——羞怯部位而炫耀自己；我年轻时——当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连续两年去听萨尔麦隆<sup>①</sup>讲授的《纯理性之批判》。说句老实话，这部书和赫翁斯的机器或波利的方程一样。谁要以为用《纯理性之批判》比不用这部书更能思考得好些的话，那就太荒唐了。身体健康与否并不取决消化的东西是胃脘酶

---

<sup>①</sup> 萨尔麦隆(1838—1908)，西班牙政治家、哲学家。

这个事实，而是取决消化的食物。你不这样看？但是，这儿有个十分有趣的问题，也就是那位身材瘦高、衣衫褴褛、名叫埃尔莫索的人说的：‘我们不得安宁，我们或者说使我们不得安宁的那些人的好话，或者说他们的坏话，但问题依然存在。我们很焦虑。这是为什么呀？’你说呢？”

“我本人就是个例子。一个人得了一种病，但不知道是什么病，还像正常人那样活着，可是他猜测到自己肌体的某个部位有点严重问题。他把心中的焦虑讲给朋友们听，而朋友们看到他脸色好，根本不理睬他的话。他又去看医生，从医生那儿得知他真的有病，并且不是一般的病。他又去找他的朋友，把这个坏消息告诉给他们，朋友们这样回答说：‘那个医生简直是畜生。’病人大怒，朋友们则格格笑起来。为什么？因为病症还没有从面部表现出来；我们还可以说，因为病症还没有获得美学的、忧伤的形式，没有获得传导激情。相反，一个病孩总流露出悲伤的感人表情，因为小孩的精神心理还没有发育完全，身体受到一点损害都会像鲜花那样凋谢。这样，就会立刻发现一个小孩是不是生了病。大人的情况却不同，因为他的精神、心理十分复杂，有了发愁的或高兴的事，感情激动，等等，都常常引起某种亢进，现出健康的假象，把病症掩饰起来，并且使它不急性发作。我认为，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西班牙问题经受的种种曲折。同时，有的人提出西班牙的内脏可能有了病灶；但是，在西班牙，事情一直是那种状况，没有多大的变化。没有人理睬他们的看法。后来，医生做出诊断：有病，而且很重。可是，事情还是和以前一样。人们说，医生和畜生一样。这

时,人类的呼喊、发怒时代开始了,出现了科斯塔,人们都在心里笑他。西班牙必须变成一个表情悲伤、萎靡不振的小孩,才能使没有头脑的大人知道:‘这个孩子可能病了。’已经到了西班牙兑现里希奥多<sup>①</sup>的那个预言的时候了。‘到时候,那个具有讲话功能的种族几乎从娘肚子爬出来就满头白发了。’最近几代人还没有从娘肚子爬出来就衰老了。你一定看到过,有的人还不到30岁就一副老态了。人们说,一个西班牙人出生,等于多了个坏蛋。这个观点是不是值得重视?尽管如此,以致传导激情——老一代抱怨的新的表现形式——的出现,西班牙人的胸膛还是那样荒芜和冷漠,西班牙人的敏感是那样迟钝,我都认为如果不是近代作家开创馈赠感觉给西班牙民族——这个民族从来没有过感觉——这一工作的话,那种观点还不会引起重视。”

“那么说,你认为问题在于让西班牙民族具有敏感性,而这一点只有艺术才能做到。但是,万一做不到呢?或者说,具有敏感性以后,会重新失去和丢掉吗?”

“不会有那种事,得到的东西决不会失去。地球上的生命经过几十万年才能用两条腿支撑起身子;但是,直立行走以后,几十万年的努力经两年、甚至十个月就能完成了。有的小孩不用十个月就会走路了。”

他们沿着阿托恰大街走着,前面就是马约尔广场的建筑拱门了。他们遇到好几堆人,人声鼎沸,挥臂舞肘,挤眉弄眼,

---

<sup>①</sup> 里希奥多,公元前8世纪希腊诗人。



从这些可以推测到不久前发生了十分严重的事。三位朋友零零星星地听到：自杀，两声枪响，警察，跑了，莫拉尔纪念碑，后来是炸弹。

“扔炸弹了？快去看看。”

特拉维塞多急忙钻进一堆人中间，询问起来。

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在莫拉尔遇难者纪念碑脚下扔了一颗炸弹，当警察快追上他时，此人自杀身亡。谁也没有及时看到现场，只是知道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没有逃走，因为他是个瘸子，尸体停放在马约尔广场急救医院里。

三位朋友走进广场，朝急救医院走过去，想了解更多的情况。医院大门口聚集了好几百看热闹的人。“长官，”有人低声说。两个警察在人群中打开一条小路，一位先生板着面孔，一声不吭地钻进急救医院。三位朋友互相递了个眼色，趁这机会一下子挤到前排。四个看守拦住看热闹的人，力图在门口保留一块空地。时而有个把实习医生探出头来，看看人群，然后再返回去。其中有一个是特拉维塞多的朋友。

“喂，塞斯佩德斯！”特拉维塞多喊起来。

“噢，堂爱德华。您看见了？”

“我们可以进去吗？”

“当然。请进，进去吧……”

三位朋友走进手术室。无政府主义者躺在一张铺着镍板、钻有小孔的台子上，身上盖着红色毛毯。一个人在给他刮胡子。塞斯佩德斯说他还没有死，身份也没有查清。医生、医生助手、记者和官员围在台子四周。理发师的动作使在场的人无

法完全看清那个人的面孔。突然，特奥菲罗倒在地上，昏了过去。人们跑过去，把他扶起来，又给他闻嗅乙醚；过了一会儿，他便苏醒过来了。

“我们走吧，离开这儿吧！”他央求说。

他扶着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走出急救医院。

“我们到旁边的小酒馆去。你喝杯酒就好了。”

来到酒馆里，特奥菲罗几乎端不住杯子；他的手颤抖得很厉害，脸色铁青。

“这些诗人呀……”特拉维塞多把酒一饮而尽，咂着舌头说，“你比兔子还胆小。”

“我们出去吧，我得呼吸点新鲜空气，”特奥菲罗说，吃力地站起来。

他们离开人群时，特奥菲罗喃喃地说：

“是山冬哈。”

“你在那儿说什么呢？”特拉维塞多说。

“山冬哈，我的朋友山冬哈。”

“谁？无政府主义者？”

“对。”

“可是，我说，咱们快把这情况说了。你没听见还没查清他的身份吗？好，我去吧。你这样子，去不了。对了，他的名字……”

“欧莫特诺。”

“我的天！原来是欧莫特诺。你们回家吗？我只去一小会儿。再见。”



当只剩下库斯曼和特奥菲罗两个人时,后者开始用沉重的声音说起来,仿佛他内心深处高声想着什么:

“我从来不敢相信。现在看见了,才觉得他做得对。不幸的山冬哈,不幸的山冬哈!他只满足于用柏拉图精神纪念死难者,往纪念碑上扔炸弹!……”突然,他的声音激昂起来,用愤怒的目光看着他的伙伴。“你们说咖啡馆的聚谈者的坏话,说西班牙夸夸其谈者和政客们的坏话。而我,多少年来一直参加这种聚谈会,我要告诉你们,你们自称知识分子,会煽动,善演讲,又有救世理论,可你们说的、做的都很平平,并不比那些人在咖啡馆说的、做的有道理,深刻。太不明智了,太不明智了!我们想培养人民,然而我们自己还不会做人呢。你认为西班牙民族是最强大、最有文化的民族,那么山冬哈就是最幸福的人?我也是这样吗?我只想做人,听见没有?做一个真正的人。你没看见我哭了吗?气死人……”

## 五

洛拉客厅里布置着房子女主人的家具。只要你一走进来,就会立刻发现女房客的教育程度和审美观。黄麻、长毛绒、金粉、杨梅家具、核桃木饰面的松木桌椅以及其他种种饰物——当然是卡诺卢尼亚式的——,按照洛拉的说法,给这个黑乎乎客栈的阴暗客厅增色不少,大有豪华别墅之气派。墙上斜挂着

一把吉他，它的黑暗圆洞周围画着安达卢西亚风景图。有幅绘画作品是拍卖的油画，挂在壁炉上方。洛拉本意是，希望来访者把这幅画看成她的作品。

“可是，你会画画呀？”

“当然罗。我从小就上过绘画课，不过已经搁置画笔了。”

有的客人为了取悦她，走到画前欣赏一会儿也不奇怪，但惊奇地发现此画有利亚戈斯特拉用醒目的红笔签着大名。

“洛拉，你姓什么呀？”

“我？姓蒙托亚。”

“为什么把利亚戈斯特拉的画挂这儿呀？”

洛拉也凑过去，她不识字，看了看那几道红色笔画，觉得没有任何意义，便解释说：

“是画的花。这花的名字叫利亚戈斯特拉？天哪！真怪！好像是虞美人。”

地板上有四五个白色硬纸做的帽盒子，盒盖耷拉在一边，各种各样假花假果摆得那样满，都从四周滚落了下来，看上去犹如“丰饶杯”。

房间里有维洛妮卡、安帕罗和洛拉，圣安东尼奥·德·巴杜亚<sup>①</sup>在角柜上做着被称为“皮诺”（脑袋朝下）的体操动作。那三个女人坐在大理石桌面的小茶几旁边，茶几上放着纸和笔。安帕罗手上托着一本书，打开着。

“听着，维洛妮卡，这个地方很重要。喂，念念，姑娘。”

---

<sup>①</sup> 安东尼奥·德·巴杜亚(1195—1231)，即前文所说的圣安东尼奥神。他原是圣方济修士。这里是指他的像。

安帕罗念起来：

“埃梅—埃莱……”

“可是，姑娘，你不识字呀？”

“这里写着埃梅—埃莱呀，埃梅是大写的，埃莱是小写的<sup>①</sup>。”

“写的什么？这两个字母连在一起应该怎么念？好了，往下念，有趣的东西就要出现了。”

“松尼尼先生，”安帕罗继续念了下去，“在德瓦斯<sup>②</sup>附近的利比克山的一座王陵打开一条通向内室的通道，在里面发现了石室，石室里面有一具保存完好、十分漂亮的木乃伊。他仔细察看着，突然发现木乃伊左胸前用一种特殊胶水贴着一卷很长的文稿，打开来一看全是写得工工整整的象形文字，不禁惊讶起来。”

“你知道吗？”洛拉问维洛妮卡。“这卷文稿你将在书的末尾看到。其实是神谕，上面什么都有，爱情呀，金钱呀，全都说到了，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它要比用纸牌算命灵验得多。好吧，姑娘，现在你从用铅笔画着十字的地方念下去。你，维洛妮卡，严肃些，这就是祈祷。”

安帕罗念道：

“巴拉普西斯主教受赫耳墨斯之命，对大教堂的神父进行训诫。德瓦斯大教堂的神父们！埃卡通甫利斯大教堂的奴仆

---

<sup>①</sup> 在西班牙文中，埃梅是字母 M 的名称，埃莱是字母 R 的名称。二者连写是英文的“先生”之意。

<sup>②</sup> 德瓦斯，古埃及的一座城市。



们！你们在迪奥斯甫利斯圣城为众神和凡人之主效劳！赫耳墨斯是奥西利斯神<sup>①</sup>的忠实使臣，他将给你送去健康与和平！”

“我不是说这是祈祷吗？你不要以为这是玩鬼弄神。一会儿你就知道了。现在，你要把提的问题找出来。问题都写在那张黄纸上。”

维洛妮卡看到这么神秘，不禁有些害怕。她在一大张羊皮纸上列着的问题中寻找起来。

“我要把提的问题说出来吗？”

“当然罗，姑娘！”

“就说这个吧：‘我所喜欢的人爱我吗？’”她想笑一笑，以表示不怎么看重神谕。但是，她没有笑出来，而是涨红了脸。

“可是，小丫头，”洛拉大声叫起来，“我们还说那些心呀、爱的事呀？”

“只是问问而已。”

“我一会儿也想问这个呢！”安帕罗怯生生地试探着说。

“你知道，姑娘，他爱你。念下去，看看应该怎么做。”

“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向你们——噢，神父们！——提出问题，”安帕罗念了起来，“你们要在教堂仆从用和谐赞美诗向苍天祈祷的同时，让人端上贡品，进行祭祀。寂静下来以后，占卦人嘱咐前来求教神谕的人用树棍蘸着祭祀牲畜的鲜血，在画着黄道十二宫的圆圈内画出五条线，直线也行，斜线也

---

① 奥西利斯神，古埃及的一个神明。

行,就像这样……”

“我来告诉你,这样画,粗一些。”洛拉说着在纸上画起来,连看也不看。

“可是,我看画不出来。”

“很容易。”

“我是说要蘸着鲜血,在黄道某某宫里画。”

“不一定,姑娘,你往下念。”

“译者认为在这儿应该指出,”安帕罗读道,“从经验上看,可以略去一些礼仪。在向神谕讨教时,可以不要那个圆圈和黄道十二宫,译者和他的朋友不用树棍蘸着鲜血,而是一直使用笔和一般墨水,有时使用铅笔,或者干脆用块煤,也很灵验。在基督教的国度里,礼仪、祭祀和祈祷也是无关紧要的事。然而,在他们那里,求教神谕的人必须虔诚地信奉上帝,相信上天之路是无法探测的。”

“看见没有,你信奉上帝,这可不是在开玩笑。”

“我说这并不是……”

“现在来画线吧。”

维洛妮卡言听计从。安帕罗已经明白了如何按照神谕上说的操作,便当起女祭司来。

“人马座,奇数;三对,奇数。”安帕罗喃喃地说,“答案说:‘如果你所爱的人值得你爱的话,就应该仔细考虑一下。’”

“你能不能告诉我,”洛拉洋洋得意地问道,仿佛那是她本人的功绩,“你感到惊奇吗?”

“同一个问题,能不能问第二次呀?”维洛妮卡问。



“问两千次也可以。”

维洛妮卡又画了五条线。

“有了，奇数，四对。”安帕罗说，“答案说：‘眼下，还不能肯定有人爱你；但是，只要坚持，全力以赴，胜利一定属于你。’”

“这简直是巫术，因为它不解释为什么，”维洛妮卡眼睛闪着光彩说。

“还有件有趣的事呢，很有趣。姑娘，把书翻到末尾，你将会知道你出生的日期和月份是怎样的。”

“我是9月5日出生的。”

“9月，安帕罗，找到对应的星座。”

“室女宫，”安帕罗用天真的声音念着说。

维洛妮卡面色烧得通红。洛拉忍不住，笑起来，说：

“也挺有意思的。”

“这个月份生的女人，”安帕罗又念道，“忠厚、直爽、真诚，喜欢洁净，感情炽热，谈吐谦恭，忠于夫妻感情，忠于丈夫，是贤妻良母。”

“你不要抱怨自己的命运，倒霉鬼。可是你如果看到我的命运……安帕罗，念下去，我的星座是天蝎座。”

“这个月份出生的女人，”安帕罗念道，“性格莽撞，说一不二，有心计，做作，反复无常，令人讨厌，喜欢挥臂舞肘。”

“纯粹是诽谤！”洛拉叹了口气说。说完，她一边画着十字，一边看着脑袋朝下放着的圣安东尼奥像。

“活着时，”安帕罗继续念着，“由于在爱情上疯疯癫癫，行为不轨，根本谈不上幸福；她接受别人的爱，完全出于个人目

的，并且不能从一而终，对丈夫不忠。就这么多。”

“这还少呀？简直把我描绘成一块脏布。”

“你们如果同意，看看我的命运吧！”安帕罗说。

“好吧，好吧，看看使女的命运。”

“我是11月29日生的，所以是……人马座。”安帕罗看了一下书，说。“哎呀呀，什么命呀，我真害怕！”

“喂，姑娘，别害怕。”

安帕罗用平淡的声音念起来，和平时念东西一样，也不注意内容。这时，特拉维塞多走了进来，停下脚步听着，洛拉和维洛妮卡那样专心致志，都没有发现特拉维塞多。安帕罗念道：

“在爱情上将从一而终；不过，总想控制丈夫，严厉要求他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过分追求性生活的快感；很喜欢自己的孩子，但放任他们；只要丈夫对维纳斯继续做出应做的牺牲，就会对丈夫亲切如蜜……”

特拉维塞多再也不能控制自己了，便大步往房间里走，脸上露出威胁表情，把书从安帕罗手里一把夺下来，撕得粉碎，然后气愤地看了洛拉一眼。洛拉吓得一副木然表情。另外两个女人也是一动不动。特拉维塞多大声喊起来：

“安帕罗，马上给我滚出去！滚出去，不然我就用棍子把你打出去，该死的。”安帕罗颤抖抖地走了出去。特拉维塞多站在洛拉面前，说：“你，不要脸的，傻蛋，你不知道这是在把那个姑娘引上邪路吗？这一切过去了，你收拾收拾行李，今天就离开这儿。我可不想让良心受到责备。”

洛拉放声痛哭起来。她抱起双手，像做祈祷似的，不住地

抽泣着，那双天真无邪、悲痛万分的眼睛一会儿看看脑袋朝下的圣安东尼奥，一会儿看看特拉维塞多，结结巴巴地说：

“哎呀呀，我心中的圣母哟，圣安东尼奥哟！……这哪是我的错呀……都是她自己……想看看自己的命！”

洛拉的痛苦表情和真诚哀叹使特拉维塞多的心一下子软了下来，暗暗发笑。这时，维洛妮卡又插话说，责任都在她。特拉维塞多轻轻地、慈父般地捏了一下洛拉的鼻子尖儿，想减轻一点她的痛苦，温情地说：

“喂，丑姑娘，别哭了，不值得那么伤心。都是我脾气不好，本来不想让你不高兴。可是，姑娘，你不知道，安帕罗还是个孩子，有些事她不该知道！当然罗，你和她一样，也还是个孩子。责任都在维洛妮卡身上。”

“我是有责任，这我承认。可是，现在该怎么办呀？”

“我喊呀叫呀好几分钟了，”特拉维塞多补充说，“我好像把大地都吞到了肚子里。都1点多了，房间还没打扫呢。安东尼亚不在，饭还没有做好。这儿和地狱没有什么两样。喂，洛拉，你脸没洗头没梳，不感到害羞呀！你照照镜子，怎能叫别人喜欢呀？”

洛拉披头散发，肮脏污秽，衣衫不整。她的两颗大乳房没有胸罩托衬着，一直耷拉到腰间，好像一堆内脏。那件红色法兰绒长衫像抹布做的一样。

“维洛妮卡，你今天和我们一块吃吧！我是说，一定要吃饭的话。”

“我得回家去，家里人一定等急了。”



“不会。我命令你留下来和我们吃饭，有什么就吃什么。”

“您如果命令我的话，我就不多说了。”

“到饭厅去。洛拉，你至少得洗洗手呀。”

洛拉一个人留下来洗手。特拉维塞多和维洛妮卡一起走了出去。来到过道里，特拉维塞多说：

“那个不幸的女人是马德里颇有名气的妓女，总是有人给好价钱的……”

“您别那么坏。洛拉可是个漂亮女人。”

“对，很漂亮，甚至可以说是绝代佳丽，因为她的小嘴巴被大鼻子弥补了。”

不一会儿，所有房客都来到饭厅里。维洛妮卡坐在特拉维塞多的右侧。胖子厨娘布兰卡负责上菜，因为安帕罗不敢露面。特拉维塞多和客栈管家总坐在餐桌的首位，根据自己的好恶，左右着谈话的内容。他对他什么都说。那天，他首先谈起了前一天的无政府主义的暗杀事件，详尽地描述了和特奥菲罗、阿尔贝托一起在急救医院看到的情景。

“你就是怎么想说，”特奥菲罗恳求地说，“也不该谈那件事呀。”

“当然应该谈了，”维洛妮卡补充说，“谁都想一边吃饭一边听点新鲜事。”

“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讲的，”特拉维塞多解释说。“这样，就是饭菜不怎么丰盛，我们也不会察觉。”

“洛拉，你昨天没出去呀？”阿菲尔问。他由于激动，眼睛都有点斜了。

“用纸牌算完了命，还出去呀？还有，堂爱德华，为什么给那个人刮胡子呀？”

“给谁？”

“给那个无政府主义者先生呗。”

“怎么给你说呢！”

上热菜时，安东尼娅回来了。她从大街上走进来，微笑着，但一副疲倦样子。特拉维塞多像法官审讯一样，一连提了一大串问题，并且不住地责备和警告她。安东尼娅与其说为了回答特拉维塞多的演说，不如说为了从自己的感情中解脱出来，便说道：

“上帝哟，这是什么世道呀！可怜的姑娘哟！她的命可真不幸！”

“好了，”特拉维塞多打断她的话，“看来您这一上午都呆在托梅廖索家里了。可是，喂，您可能把什么东西丢在他家了吧？”

“您让我安静一会儿吧。我侍候你们十多年，安赫林内斯一出生我就在她家里当保姆，我哪能忘记呀？”她慢慢地摘下大披巾，把发卡一个个取下来，放在嘴唇中间叼着。

“您把发卡从嘴上拿下来……”特拉维塞多威胁说。“您那样，我一看见就紧张。有两件事，我可没有耐心忍受了：一是把发卡叼在嘴上；二是像马西亚斯那样用刀子吃饭，把刀子一直伸到嗓子眼儿那儿。”

“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不能同意您，”滑稽演员反驳说。“布罗切罗，你们都知道，是一位名演员，交际很广，是我的第一个



舞台导演。我们在台上吃饭时，他总是叫我们那样用刀子，因为上层人物都那样。”

“可怜的安赫林内斯！”安东尼娅又说了一句。

“那么您说说，她为什么可怜？”

“为什么？因为那个魔鬼巴斯瓜尔好像爱我那样爱着她。这是我的看法！……只要脸上长着眼睛。那个无赖看上的是钱！先生、太太和小姐还蒙在鼓里呢。他们盼望那个婚礼都盼疯了。”

“谁呀？”洛拉好奇地问。“西西利亚？多好玩呀！……”

安东尼娅走出去，到门口时转过身来说：

“哎呀呀，我都忘了！在楼梯上，送信的交给我一封信，是您的，特奥菲罗！”说着递给这位诗人一个信封。

信封上的字迹很陌生，邮票是德国的。特奥菲罗用手拿着信，眼睛盯着，犹犹豫豫，下不了决心打开。有那么一刻，他脑海闪过无数个荒谬想法和揣测。他面色煞白。大家，特别是维洛妮卡，用好奇的目光看着他。他撕开信封，里面是张明信片。首先映入他眼帘的是罗西娜的签名。他面色由白变青。信上说：

我不要求你原谅我，因为我知道我不配你原谅。我是那样想到你，想和你谈上一会儿！也许那时你会理解我，原谅我。我永远不忘记你对我怀有的温情，我希望你无论如何要把这种温情保存下去。我很走运，现在都变成明星了，马德里的王子剧团老板想聘任我。我去不去？我要听你的。回信请寄柏林

1315 号信箱。

罗西娜

特奥菲罗茫然不知所措，勉强笑了笑。他六个月来一直痛苦、悲伤和无奈的心情一下子变成幸福和不安了。他那颗可怜的心脏又像丧家犬一样，仿佛看到到处是无形的皮鞭和棍棒。这时，门铃响了，特奥菲罗立刻想：“现在皮鞭快露出形状来了。”胖子布兰卡走出去开门，不一会回来，说：

“有两位先生找您，堂特奥菲罗。”

诗人带着果敢面对逆境的表情站起来，在场的人愕然地听到他喊道：

“先生们，皮鞭快露出形状来了，”他抬起眼睛看着天花板，喃喃地道。“坚强些，要顶住。”

那两位先生有一副佛兰德职业赌徒的面孔。他们嘴上叼着哈瓦那雪茄，手上戴着又粗又大的戒指，衣装笔挺，身材肥胖，红光满面，看来营养不错。

“您是特奥菲罗·帕哈雷斯？”其中一个问道，同时捋着直挺挺的胡须。

“愿为您效劳。”

“您被捕了。”

“可以知道为什么吗？”

“到时候您会知道的。您现在能告诉我们哪儿是您的房间吗？”

“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我们要查抄您的手稿。”

“好吧,你们尽管查抄吧!”

他把那两个人带到他的房间。警察先生把在那里看到的所有文字材料都收了起来。

“我可以向朋友们告别吗?”特奥菲罗要求说。

“我们虽然是执行一项不愉快的命令,但和您举止有礼并不冲突,”一个戴着蛋黄色领带的警察说。

“阿尔贝托,爱德华!”特奥菲罗从他房门口喊着说。朋友们赶来时,他又补充说:“要把我抓走。”

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听完特奥菲罗的话,又看见那两个警察抄了他全部诗文手稿,不知是悲伤还是发笑。

“惩罚文学案子的刑法,早就有还是最近有的?”特拉维塞多问。

“文学案子!……让文学见鬼去吧!”一个警察扔下特奥菲罗写的一首歌谣,一边用怀疑的目光看着特拉维塞多的阴郁胡子和面孔——一眼就能看出,他有些恐慌——,一边嘟嘟哝哝地说。“如果您把扔炸弹称作文学,我不知道实际情况将会怎样……”

“他妈的!”特拉维塞多脱口说出这句脏话。他的胡子尽管还是那样阴郁,但由于悟出了事情的原委,脸上放出光彩来。“这么说,你因为是个可怜的山冬哈的朋友,便被牵连进昨天的暗杀事件中去了。”

“这是您说的,”戴蛋黄色领带的警察说。“在那个无政府主



义者家里，搜查出这位先生的许多材料，上面的话很玄奥。”

“可是，这位先生，”特拉维塞多解释说，“连只苍蝇都不敢踩死呀！”

一个警察在诗人的箱子前正弯着腰不停地往外扔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听见那话，转过身来说：

“拿破仑也是连只苍蝇不敢踩死的呀。可是，他杀人像踩死苍蝇一样。根据最新统计数字，他杀了 800 万人。”

库斯曼和特拉维塞多无法掩饰不安的心情。他们看到了问题的复杂性。

临走时，特奥菲罗说：

“你们不要难过。我的心在对我说，这是可能发生的最好结果。我的心从来不会弄错。”

他痛苦地咳嗽了一声。接着，他和两个朋友紧紧拥抱。



帕哈雷斯的遗孀叫堂娜胡安娜·特拉耶罗，房客们常常叫她堂娜胡安妮塔<sup>①</sup>。这天，她突然得到特奥菲罗被捕的消息。当时她正在为财政部一位小职员准备早饭。这位新客人每天都起得很早，业务工作忙。他名叫蒙特拉贡，他有个习惯

---

<sup>①</sup> 胡安妮塔是胡安娜的昵称。

是一边吃早饭一边阅读早报的电讯，了解天下大事。他突然喊起来：

“这不是胡闹吗？”

“怎么回事？”堂娜胡安妮塔问。

“有人在马德里扔炸弹，您儿子被捕了。”

“您还没有睡醒吧，蒙特拉贡先生。亚里士多德<sup>①</sup>说有头牛飞走了；有的人说这是真的，而我说不可能。您如果开玩笑的话，那您应该知道，我可不喜欢这种玩笑。我儿子就是我儿子，他地位高，谁也不敢触动他。”

“堂娜胡安妮塔，我不是开玩笑，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蒙特拉贡读了电讯。堂娜胡安妮塔表情如故。

“卑鄙，诽谤，阴谋，”她渐渐地蔑视起那桩事的重要性来。“这是特奥菲罗的嫉妒者一手制造的。”

当天，堂娜胡安妮塔就整理好一包衣服，将客栈交给一位知心女友照管，乘车直奔马德里。她心急如焚，断然决定，如果有必要的话，一定去见司法大臣，骂他个狗血喷头，不出几个小时就会把特奥菲罗放了。她早晨8点钟赶到安东尼娅的客栈，拉了好几下门铃，因为除了那位德国人外，房客们都很懒惰，而那时他又正好在厨房里洗澡。他养成了这种习惯，每天早晨都洗一次。

这位德国人既勤奋又精明——他的同胞都是以此而著称的——，把刷盘子的大池子当成淋浴池。同伴们把自己用的大

---

<sup>①</sup>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公元前322)，古希腊哲学家。



瓦盆借给他，可他不肯用。他爬到大池子边上，蹲着让水流从肥厚的背部冲下去。胖女仆布兰卡有一天发现他的这一伟大发明，便告诉了其他房客，并且扬言用棍子惩罚他。“罪犯”发誓决不再触犯守则，从而平息了那场冲突。然而，当所有房客进入梦乡时，这位德国人便去大池子那儿痛痛快快地冲个澡，而且天天如此。那天，门铃响个不停，德国人害怕吵醒房客，发现他违反守则，便赤条条地——像刚从娘肚子里爬出来那样——跑去开门。

堂娜胡安妮塔看见那个大汉裸着身子出现在自己面前，一边画着十字一边痛苦地喊起来。

“我的天哟！”那位德国人常常这样感叹地说话，“您搞错了。”

“先生，我也许搞错了。请您原谅。”堂娜胡安妮塔结结巴巴地说着，把眼睛从那个赤裸的又白又胖的身躯移开。

这时，传来了脚步声。德国人马上跑回房间躲起来；堂娜胡安妮塔瞠目结舌，不禁想：“我儿子住在这个倒霉的客栈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

特拉维塞多从过道里走过来，嘴里不住地骂着。

“夫人，发生什么事了？”特拉维塞多看到面前是一位重孝在身的老夫人，便缓和了口气说。

“这是安东尼娅夫人的客栈吗？”

“是，夫人。”

“我是特奥菲罗的母亲。”

特拉维塞多客套了一番，把她让进一间小客厅里，并请她

原谅如此简单地接待她。那时，特拉维塞多还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他喊醒女仆，催促她们快准备早饭，同时设法安慰老夫人，说特奥菲罗被关押起来不会因为什么严重问题，尽管他对此没有十分把握。

“哎呀呀，可真把我吓了一跳。先生……”

“我叫特拉维塞多。”

“特拉维塞多先生，我以为弄错了呢。”

“是的，事情很荒谬。您是怎么知道的？”

“怎么知道的？亲眼看到的呗。”

“在报上吧？”

“就在这大门口。我是说，那个赤身裸体的大汉跑出来给我开门。”

“圣母马利亚！”特拉维塞多说，“一定是那个德国人。”

“我可不知道是哪国人？”

“是这儿的一个房客，德国人。”

“那个地方的人都是新教徒吧？”

“对，夫人。”

“原来是这么回事呀。”

“您应该原谅他。他总是慌慌张张的，想不到……”

“真得教训教训……一丝不挂，先生……”

“我叫特拉维塞多。”

堂娜胡安妮塔在这家客栈住了下来。特拉维塞多想尽办法让老夫人过得愉快些。他首先想到的是不让特奥菲罗的母亲对洛拉的身份产生怀疑，让房客们说她出身富有，父母早

逝。对这种说法,那个妓女欣然接受。特拉维塞多不厌其烦地叮嘱她,威胁她,不要在餐桌上讲难听的话,把头发梳理整齐,饭前要洗手,清晨回来不要弄出响声;万一碰见老夫人,就说去做弥撒了。特拉维塞多严厉监督这些守则的执行情况,还吓唬她说,稍有疏忽,就赶出客栈。

堂娜胡安妮塔已经 70 岁了(她 35 岁时生下特奥菲罗,这是她的独生子,一颗晚熟的果子),个子高高的,身材比儿子要胖些,鼻子也尖些,脸上已经布满皱纹,眼睛活泼,头发花白,耳后光秃。她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活力,敏捷、好动,别人干什么活她都愿意帮一手。她很爱讲话,言词得当,干净利落。她性格开朗,但不辛辣。她来的第一天吃饭时,就赢得了大家的心。正如她预想的,特奥菲罗的事几个小时就顺利解决了,这主要是堂萨巴斯·西西利亚施加了影响。如同那个被怀疑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被押走时所说的那样,被关押些许时间可能给他带来最好的结果。他的名字见诸了报端,声名大振,给报刊写声明,被称为英雄人物。由于他被指控犯有那种罪行,从而得到了激进派的同情;又由于他被证明清白无辜,也得到了保守派的赏识。最后,还可以让罗丹和佩雷斯·德·托莱多排演他的剧本《露天下》,并且利用作者意外获得的声誉尽快上演。

他获释以后,觉得母亲呆在身边不便,便暗示让她早日返回巴利亚多利德。然而,堂娜胡安妮塔一口回绝了他,她是想亲眼看着剧本上演。于是,他对母亲冷淡起来,后来甚至视她为仇敌。老夫人只好找特拉维塞多诉苦,他设法安慰她。



“夫人，这就是儿子成了大人物带来的不利的一面。艺术家们性格内向，反复无常，令人难以理解，好像对任何人都不关心，不过不应该被假象所蒙蔽。艺术家和感情炽烈的人完全一样。一位艺术家羞于暴露自己的感情。他们有感情，宁死不表露出来，和艺术作品表达的东西完全相反。”

“对，您说的也对，可我忍受不了。”

特拉维塞多把特奥菲罗拉到一边，说：

“你这个冷血动物，你妈妈多么慈善，可你那样对待她，她感到很痛苦，很悲伤。对此，你不害臊！你这个没人性的，有什么可傲的。”

特奥菲罗板着面孔，回答说：

“傲！……你有时为自己目光锐敏而洋洋得意，可你总是夸大事实。你以为我们尊重母亲，就是因为她们生了我们呀？我不知道你的情况，反正我是……”

“你这个没心没肺的。我看你的诗也是……”

堂娜胡安妮塔和维洛妮卡认识以后，就觉得她热情好客。可是，老夫人听说她是舞蹈演员，很受群众欢迎时，便撅起嘴，皱起眉头来。一天晚上，她想去看看维洛妮卡跳舞。演出结束后，她一见到维洛妮卡就说起来：

“孩子，我这辈子一直是怎么想的就怎么说。今天晚上我去看你跳舞了，说实在的，摆动肚子很不体面。我看你很可爱，所以很心疼你，担心你的后果不堪设想。”

维洛妮卡回答说，这是她维持生计的唯一体面的办法。

“你把那个还称作体面呀……”

在场的人也都说维洛妮卡跳舞是正当、体面的职业，但这也无济于事。堂娜胡安妮塔坚持说，所有舞蹈只要以腹部动作为主，而且幅度大，就不可能说是正当、体面。特奥菲罗气呼呼地插话说：

“妈妈，我要对您说，我们教堂里中世纪就跳那种舞了，甚至比那还厉害呢。”

“不可能。活见鬼！……”

“您知道什么呀？”

“我知道人的理智应该是什么。在良心上，别拿亚里士多德和希腊学者来吓唬我。”

堂娜胡安妮塔想在京城逗留期间什么都看一看。洛拉说愿意陪伴她。但是，特拉维塞多坚决反对，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安帕罗，说她喜欢逛大街。在巴利亚多利德，堂娜胡安妮塔因为客栈生意缠身，总得守在家里，除了星期天早晨去望弥撒外，从来没有走出过家门。她没有去过电影院，在马德里第一次看过电影以后感到迷茫。

“哎哟哟，我的上帝！一卷带子能放映出长矛手练武的场面。活见鬼！可是，那么点的地方，怎能容下那么多人呀？”

她自己说不清楚，安帕罗也听不懂她的话。

“一定是什么巫术。安帕罗，我真担心，得请教请教忏悔神父。”

“别瞎说了，那东西很简单，和小孩玩的魔灯一样。”

“你太孩子气，太天真烂漫了，你不知道这魔鬼随时随地下毒手吗？马德里简直是腐朽的巴比伦。你结婚以后住到什



么地方去？”

“我想住到昆卡去。”

“太好了。什么地方都比马德里好。毛孩子，太天真了。马德里有什么好东西呀！不就是老爷、少爷、贵族吗？你可不要和贵族老爷混在一起。我作为上了年纪、有经验的人，要对你说，村镇上的老爷、少爷要比马德里的正派。在这里，你只要仔细想想，就会发现什么都是华而不实的。你如果不信，那就看看你身边的东西吧！我是说，那个可怜的洛拉。孩子，我是第一次见到一位小姐不识字。这种事，在巴利亚多利德哪能见到呀？至于清洁卫生，更是让人难以启齿。你一定看到了——我早就看到了——，她一身臭味。我真可怜她。她房间里摆着圣安东尼奥像和其他圣神像。有一天，她一大早从教堂望弥撒回来，可是最近这个星期天她就没有去。怎能这样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呀！你在笑我吧？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特奥菲罗的剧本上演之前，堂娜胡安妮塔在西班牙大剧院看了另一出戏。阿尔贝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为老夫人、安帕罗和维洛妮卡弄到三张前排的票。那时，维洛妮卡因受聘的剧院进行修缮而正在休息。那是一出悲剧，剧名叫《埃米欧娜》，作者是堂希思托·迪亚斯·托卡茨。此人是西班牙文学界的一位老先辈，著作甚丰，德高望重，备受尊敬。但是，他的才华比他的名望更高，因为在这声名之后——恰如高山之脚，有座小丘像绿色屏风挡住视线一样——隐藏着一位长者的巨大、深思熟虑的教诲。大约三年前，堂希思托——人们一般都以敬仰和亲切口吻这样称呼他——开始从政，献身共和事业。在

《埃米欧娜》上演之前,就有人说此剧用它的乐章标题——犹如一件华丽衣服一样——隐藏着一种更具煽动性的音乐:街头音乐,目的是混淆百姓的视听,把他们推向疯狂的边缘。说得明白些,人们议论说,《埃米欧娜》象征动乱或革命,而不是艺术作品。早就有公众闹事的报道。剧院里满是共和分子和便衣警察。尽管群情激昂,头上戴着弗里吉亚帽<sup>①</sup>,但剧院的气氛还是相当阴郁和沉闷的。这也不足为奇,衣着时髦的人聚集在一起都是这样。座位全坐着从这儿或那儿赶来的平民出身的夫人,她们的丈夫是有觉悟的公民,把她们带来观看演出是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意识。第一幕结束以后,那些蓄意闹事、搞破坏的人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仿佛悲剧中唯一不幸的人物是他们似的。他们跑到剧场来,使用群众集会上惯常使用的那些手段,企图闹事,发表演说,煽风点火。但是,悲剧并不是一口破锅,每个人都可以把木勺子随便伸进去;那是一出真正悲剧,形式严肃,内容感人,催人泪下——观众都这样说。

演出结束时,欢呼声、掌声、祝贺声此起彼伏。话说回来,那位老作家的声名威震四方,所以,在这次轰动效应中声名所占成分远远大于他的一部简单作品。然而,有些观众很失望。他们皱着眉头,说堂希思托终究年纪大了,指挥不动了。

特拉维塞多、特奥菲罗和阿尔贝托在楼梯下等候那三位女人。

“真让我们大失所望!”特拉维塞多叹了口气,痛苦地说。

---

<sup>①</sup> 弗里吉亚帽,法国大革命时期人们戴的一种象征自由的软帽。

“我以为今天晚上会看到一场具有意大利风格的歌剧呢。死人呀，破坏呀，械斗呀，都没有，到头来鸦片是一把万能钥匙，什么都靠它解决。你一定同意我的看法，一位虔诚的老处女写份遗嘱，怎能足足演四幕呀！”

“亲爱的爱德华，”阿尔贝托说，“你的看法和那个德国人相似，他读过《奥赛罗》之后说：‘这个奥赛罗简直是个傻子，只是因为丢了一块头巾这样的小事就大动干戈……’演出时，我就听见有人这样说，观众是有感情，而且聪明，但我敢说，今天全场只有两个人看懂了这出戏。”

“另外一个人是谁？”特拉维塞多讥讽而亲切地问。

“首先应该问第一个是谁？”特奥菲罗插话说。

“傻瓜，还能是谁呀？他自己呗，”特拉维塞多说。“那么，另外一个人是谁？”

“维洛妮卡。”

这时，堂娜胡安妮塔、维洛妮卡和安帕罗从楼梯上走下来。维洛妮卡转过身，对阿尔贝托说：

“我简直疯了。你还记得那天下午你给我读用法文还是拉丁文写的剧本吗？我今天的感受和那天是一样的。我有时觉得自己变疯了，因为你如果处在他那种地位，全都成了好人，他们当然会生厌的。一人难调众人胃口呀！……当然罗，人们觉得自己有道理是一回事，事实怎样是另外一回事，事情就这样摆在那儿。结果呢，帕卡夫人对别人做了那么多坏事，所以，埃米欧娜——像堂娜胡安妮塔说的，那样兴奋——杀死那个糟婆子，我很高兴。”



大家来到大街上，维洛妮卡继续说道：

“我不知道多少次想起那个剧本……我觉得，如果伊阿哥（你看看，我连名字都记得一清二楚）某一天偶尔去剧院，看到上演那出戏，并且从外部观看自己，决不会再做他做过的事，你说呢？好吧，你问我累不累？那好，但愿上帝保佑你们。”

三个女人在前面走，三个男人跟在后面。他们朝一家巧克力店走去。

“堂娜维洛妮卡给我们上了一堂美学课，”特奥菲罗低声说。

“我看也是，特奥菲罗，”库斯曼说。“一部悲剧观众忍受的精神糟粕，都得到了净化，亚里士多德说……”

“可别让我妈妈听见你讲话，因为亚里士多德是她的专利。”

“我是说如果仔细观察的话，那种净化只不过是让心田做好准备，庄庄重重地迎接两种伟大品格的出现，两种最伟大的品格，干脆说，两种唯一的品格。”

“说说看。”

“宽容和公正。”

“讲讲为什么？”

“这两种品格是不能感受的。所以，如果艺术作品的创作者不同时具备情诗精神和戏剧精神，就无法传达出来。这两种精神熔铸在一起，便形成了悲剧精神。情诗精神等于主观能力，就是说，等于忘掉自己，全身心地去过其他人的生活；只要或多或少地拥有这种精神，就或多或少地成了宽容的人。这种

精神达到极点,宽容也就达到极点。上帝的这种精神达到了那种程度,能容纳所有创造物。戏剧精神则相反,是一种客观能力,或者说是砍杀一切爱好、同情或对某一个人、某一种思想的偏爱,不过要让人们服从于自我发展规律,独立地去斗争和奋斗,从而在矛盾解决之后就能清楚地看到哪些人及其思想对大多数人有好处,哪些有害处。情诗精神的活动范围是人,戏剧精神的活动范围是人类。这两种看来互相对立的精神溶解之后,便产生了悲剧。当剧作家塑造可亲可爱人物和可恶可憎人物,并依照这种安排构思情节时,结果必然是一出惩恶扬善的情节剧。当然罗,情节剧也存在于小说里、哲学里、政治里,甚至绘画里、音乐里,存在于所有被人任意创造的、成其为生活的东西里。但是,从来不存在于实际生活里。在西班牙,我们是绝对主义者;宽容这个词空洞无物,而情诗精神还处在含苞欲放阶段。”

“你是最可怕的诡辩主义者。除了堂萨巴斯以外,我不知道还有谁能胜过你,”特奥菲罗说。“他的剧本以可亲可爱人物和可恶可憎人物为基础,这都可以想象得到,而且这样是有道理的,就是说,这是取得经济效益和文学成就的唯一道路。”

“你不能将这二者相提并论。”

“但是,我不想用轻浮语言和观点同你争论,”特奥菲罗把双手从裤兜里抽出来,一边挥舞着一边说。“我喜欢举具体例子,可以触摸的、有血有肉的、有痛感的例子。这里就有一个。一个诗人真心而痴情地爱上了一个佯装以同样热情回报他的女人。这个男人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一切都献给、将要献给



她。然而，这个女人一个早晨就把他抛弃了。那位诗人，当然不是粗夫俗汉，所以认为一个感情真挚、面对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惶惑不安、激昂或压抑的人，是人类在物质方面的完美典范是十分荒谬的。情况恰恰相反，就我的观点而言，我承认这个人精神，只是精神。而那个女人却意外地跟着一个街头艺人从他身边逃走了，这个艺人是物质，是愚笨或下意识。如果说世界上有戏剧的话，这就是一出戏。那好，这位诗人着手创作他本人的戏剧，并不是出于虚荣或对艺术的酷爱，因为他看到自己的生命完全毁灭以后，虚荣和艺术对他不值几个大钱；他是出于心灵的迫切需要，因为艺术将成为一种解脱。按照你说的，这个剧本应该描写那个背信弃义的女人和那个粗鄙的街头艺人，以使所有女人和所有男人都这样想：‘我处在他们的位置上，也会做出同样的事情来。’”

“正是这样。”

“让五雷把诗人、把生命最崇高象征劈得七零八碎吧。那样更好些！……”特奥菲罗大笑着说。“但是，我却认为艺术是典型化，是概括，艺术作品表现的好人是完美无瑕的，坏人坏得无以复加。”

“你先这样设想一下，那个背信弃义的女人具有诗人的同样才华，并且想写同样一个剧本，那么，她写的和诗人写的相同吗？”

“当然不同了。”

“不过，写的是同一个剧本。”

“你又诡辩了。你这样说，如同让二十几位画家坐在一个

模特儿的周围。他们想的是一样的，然而画出来的却不相同，因为他们的角度不一样。”

“不对，因为画家只能画出他看到的，怎样看就怎样画。而如果画背面形体像，为了完整起见，再画上想象出来的或漫画般的正面像，那则是另外一回事。我认为事情很明显，所有名副其实的剧作家在开始创作之前，都应该注意这一点：‘我们设想一下，我的人物像观众那样去观看他们介入的演出，他们会像忠实的目击者那样在证明材料上签字，在各自角色的名下签上自己的大名吗？’所有其他东西都不是戏剧艺术，而是骗术、垃圾、狗屎、肮脏而荒唐的东西。”

“诗剧将是永存的，”特奥菲罗说。他脸上一副愤怒、傲然表情。

“亲爱的特奥菲罗，我说狗屎时，就是指你所说的诗剧。好吧，我们现在去喝巧克力饮料吧！”



《露天下》上演那天下午4点钟，一位衣着考究的夫人来到安东尼娅的客栈里。那天，堂娜胡安妮塔精神高度紧张，坐卧不安；她一听见门铃声，便跑去开门。她听说客人是来找她儿子的，心中不禁一惊。

“夫人，他在剧院里。今天上演……您知道吧？”

“知道，夫人。我已经有了今晚的票。”

“太感谢您了……那请进来吧！”

“只呆一小会儿。我可以留下几个字吗？”

“可以，夫人。进来吧！还是到堂阿尔贝托的房间去吧。我儿子忙着排演，整天不着家，不会有纸笔。”

“那特奥菲罗是您的儿子呀？”

“对，夫人。”堂娜胡安妮塔心里很激动。

“有这样的儿子，真是福气呀！……”

“托上帝的福！”堂娜胡安妮塔更加激动了。

那位夫人好像也激动了。

“他好吗？”那位夫人问。

“您看看吧。我从巴利亚多利德来这里时，他因为炸弹那件倒霉事，您大概早就知道了（夫人点头说知道了），弄得焦头烂额，萎靡不振；他总关在家里，心情烦躁不安。我吃了不少苦头，我一个妇道人家，哪里知道他为什么要耍脾气呀。他总把气撒在我身上。就连堂阿尔贝托·迪亚斯·库斯曼，您认识他吧？”那位夫人点了点头。“我是说，这位先生悄悄对我说，一个坏女人，一个不可救药的女人对我儿子的打击太大了。我儿子深深地爱上了她，但她却和一个不三不四的男人——这儿的人都这样叫他——出逃了。夫人，您看我多么不幸呀？《圣经》上说得好，坏女人就像路上的狗屎，比狗屎还不如，夫人，比狗屎还不如。”

“特奥菲罗一直那样……那样烦躁不安……？”那位夫人的声音有些颤抖。



堂娜胡安妮塔立刻意识到，那位夫人就是特奥菲罗爱过的女人。

“您是说他还那样迷恋那个女人吧？”堂娜胡安妮塔的眼睛放射出光彩来。

“不是那个意思，夫人。我是说他还那样耍脾气和精神不振吗？”

“托上帝的福！他已经恢复过来了，不再思念那个骚娘们儿了。”堂娜胡安妮塔常常使用一些分量很重的词儿。“我不想诅咒她，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想嘲弄她。您如果是特奥菲罗的朋友，并且关心他的话，当您知道他这个夏天就要和他表妹路格莱西娅结婚的话，一定为他高兴的。”堂娜胡安妮塔编造了这些谎言，意在看着那个夫人恼羞成怒地走开，永远不记起特奥菲罗。

“是的，夫人。他幸福，我为他高兴。我也祝福您。”机敏的堂娜胡安妮塔茫然了，不知道那位夫人说这话的语调是出于心情悲伤，还是真的兴奋。她的声音奇怪地颤抖起来。那位夫人继续说道：“现在，您如果允许的话，我想给您儿子写几个字。”

她在桌子前面坐下来，若有所思地举着笔呆了一会儿，最后写了封短信，塞到信封里，封好后交给了老夫人。她都没有写下地址。

堂娜胡安妮塔独处之后，心中便升起了一种预感。那位夫人一定在信上提到了她编造的所谓婚期，甚至会说出是怎样得到的那个消息。如果是这样，特奥菲罗就会为那个骗局和母

亲的干预而感到不快，说不定会生起气来，对她骂些粗野的话。堂娜胡安妮塔没有怎么犹豫就打开信封，读起来。信上是这样说的：

你妈妈对我说你快要结婚了。（这条咬人的毒蛇！堂娜胡安妮塔大喊起来。）我们还是不再见面为好。我想退出来，放弃你的爱情。我不知道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在我的生活中，你的爱已经成为那样一种珍贵而奇异的东西……你如果愿意把我当作朋友，我就住在阿卡沙尔饭店里。我信奉上帝，把发生的事当作我应该受到的惩罚接受下来。

罗西娜

“信奉上帝！……真不要脸！这些脏女人什么都不会崇敬的。”堂娜胡安妮塔又喊了起来。她把那封信撕得粉碎。这种信不撕掉，良心要受到责备的。但是，她在做任何一件冒险事情之前——哪怕出于好心——都要想好对策，不致于引火烧身，她是害怕特奥菲罗知道有人给他留下一封信，朝她要。堂娜胡安妮塔决定先发制人，儿子一回来就告诉他，有个女人来看他，看他不在家就写了封信，放在库斯曼先生书房的桌子上。然后，把信丢了的责任推到米拉格露丝身上。特奥菲罗不会那样锐敏，怀疑她做了坏事。这样盘算之后，堂娜胡安妮塔好像平静了些，坐在扶手椅上，打起瞌睡来，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突然，她觉得听见有人在耳边低语，脑袋一下子清醒



了过来，惊奇地睁开眼睛。那声音很清晰：“我信奉上帝，把发生的事当作应该受到的惩罚接受下来。”那个坏女人为什么不能信奉上帝呢？堂娜胡安妮塔想了想：“坏女人，但不像我那样坏，她不怕上帝惩罚，对上天的大法好像视而不见。我是个正派女人，但是却让她教给我忍受和服从对我们过错的惩罚。上帝哟，上帝！特奥菲罗对我这么冷淡，甚至可以说对我憎恨，这不是对我犯的罪恶的公正惩罚吗？我心中的儿子哟，心中的儿子哟！你真让我遭了大罪呀！”堂娜胡安妮塔痛苦得哭了起来。她想祈祷，于是走进洛拉房间，跪在圣安东尼奥像和圣婴像前。可是，她惊讶地发现圣像不在原来地方了。她环顾四周，看见到处肮脏不堪，乱糟糟的。有的东西底朝天，有的东西卷曲着。她忘记了心中的悲痛，自言自语地说：

“怎么了？这孩子！这么乱，真像狗窝！这么晚了，屋子也不收拾。”

她有劳动习惯，想把洛拉的东西收拾一下。屋子中间的小圆桌上，放着梳子、各种小瓶、化妆盒、唇膏和大大小小的头发球。堂娜胡安妮塔用大拇指和食指，像用镊子夹小虫子那样把洛拉头发上的废料拿起来，低声说：

“好吧，这些脏东西从王冠上掉了下来，该扔到垃圾桶里。”

当她看到圣安东尼奥像肚皮朝上，漂浮在破桶的脏水表面上时，真是又惊讶又害怕。

“让上帝保佑！这样亵渎神明呀！”老夫人一边画着十字一边叹息说。但是，当她想到恶作剧是米拉格露丝搞的时，便立

刻平静了下来。她把圣像从垃圾桶里拿出来，用水冲干净，放回角柜的原来位置上。可是，她却不能把圣婴放回原处，因为她找遍了所有地方，也没找到。过了一会儿，她出去找米拉格露丝，想狠狠地教训她一顿。米拉格露丝正坐在阳台铁栏后面的地面上，看着大街上的过往行人。这姑娘的眼睛是勿忘草色的，长长的睫毛，挂着紫色黑眼圈儿，表情痛苦，一动不动。她从来不笑，也很少讲话。她否认给圣安东尼奥神“洗了澡”。不管堂娜胡安妮塔怎么叫她要学好，有什么说什么，承认错误，可姑娘一个字也不多说。堂娜胡安妮塔看到这种情况，也就不再追问了。她觉得没有什么好做的了，便也坐下来，看大街上的热闹。堂娜胡安妮塔很紧张，姑娘用眼睛牢牢地盯住她。

“堂娜胡安妮塔，您出什么事了？”

“你这毛孩子，有什么好问的。”

“堂娜胡安妮塔，您出了什么事，怎么坐不住呀？”

不知道为什么，堂娜胡安妮塔坐在米拉格露丝身边要比坐在大人身边觉得更有依靠。

“神经紧张，我的讨厌夫人。”

“为什么紧张呀？”

“我的小姐什么都想知道呀！我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今天晚上要去看戏。我觉得时间过得慢，神经就紧张。”堂娜胡安妮塔找不到合适语言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就因为这个呀？”米拉格露丝站起身来，走开一会儿，回来时手里拿着一只小闹钟。这孩子很懂事，因为身体不好，没有上过几天学，但学会了识数和认字。“还差几个小时？”她问。

“现在几点了？”

“5点。”

“那还差4个小时。”

米拉格露丝打开闹钟的后盖，用指头将指针拨到9点，一边盯着堂娜胡安妮塔，一边语气坚定地说：

“您现在可以去剧院了。”

堂娜胡安妮塔呆若木鸡，结结巴巴地说：

“孩子……”

“您现在可以去剧院了。”米拉格露丝又说了一遍，眼睛仍然盯着堂娜胡安妮塔的面孔，指着闹钟，仿佛真的到了去剧院的时间。

“孩子，闹钟是表示时间的，但那不是真正的时间。时间由上帝控制。说得确切些，不是上帝控制，因为上帝是永恒的。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清楚……”

“您如果不想去剧院，那就看不成戏了，”米拉格露丝表情傲然地说。她坐在地上，看着一个男人；此人的两条腿都从半腰截断了，坐在残肢上，在大街中央向前移动，发出“格噠”、“格噠”声音。

老夫人和小姑娘一直默默地坐在那里，直到夜幕降临。

那天晚上，特奥菲罗没有回来吃饭。晚饭后，除了布兰卡和米拉格露丝，所有在客栈居住的人都去了王子剧院，观看《露天下》的演出。他们包了一间二楼的包厢。迪亚斯·库斯曼坐在软席座位上。大厅里灯火辉煌，布置得十分富丽，有不少衣着考究的贵妇，也有身着燕尾服的绅士，嘴上叼着香烟。



演出开始了。这一场描写的是普罗旺斯的“爱情宫殿”。观众中立刻响起了感叹的低语声。确实，那场景令人赏心悦目，宛如东方壁毯一般。舞台的最里面，罗丹坐在饰着花环的紫色王后座位上，高贵，光彩照人，仰着头，一副庄重表情，甜蜜的鸭蛋脸上五官端正；阿拉伯人的眼睛深陷而温柔，白净的面孔绽开了纯洁、欢快的微笑。剧中，公主利利亚娜·德·罗希利翁高高地坐在王位上，前面两排漂亮夫人的丝绸长衫上缀满了金银首饰。她们像贵妇一样簇拥着，身上发出树叶一样的沙沙声或卵石间潺潺的流水声。再远一些，站着好多绅士和男士，其中有武士、歌手、诗人、演员；有的脚蹬佛罗伦萨高筒靴子，有的身穿达尔玛提亚短袍，有的穿着风衣、搭着披肩，有的全身盔甲和战袍，有的全身演员服饰。一句话，从那个花花绿绿的人群中可以涌现出优美的诗篇来。观众已经嗅到了这一点，沐浴在诗歌的海洋里。

一个司令官模样的人从人群中走出来，跪着朗诵：

幸福之神

请你留下丰饶杯，真金一样

里面装着财宝

还有美丽的玫瑰开放

高尚的公主哟

把这些全撒在你的漂亮肩膀

撒在美丽的头上。

追求者成群结队

为了得到你的爱和欣赏  
用押韵的诗文  
准备械斗一场  
你要用心灵眺望  
而不要张嘴巴  
像窃听者那样  
把耳朵贴在地上。

这首如同开场白的小诗给观众留下了很好印象。丰饶杯的比喻——大多数观众认为暗指一种古老的镜子——，把耳朵贴在地上窃听的比喻，都是空前绝后的。

接着，英武战将和宫廷男士开始格斗，正如司令官说的那样，那是为了得到亲吻利利亚娜公主的权利。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跳出来，挥刀舞剑；这些武器如果伤了什么地方，也是非常轻柔的，因为它们只不过是些小歌曲、循环诗和其他诗文形式的唇枪舌战。韵脚多变，是阳声，正像一些评论家说的，富有音乐感，重音节分布均匀，节奏明快有力，谁听了都想跳上一会儿跺脚舞。“这是诗句，谁都能听出来。”热心人这样认为。一位战将，虽然像荒野雄狮的鬃毛那样粗壮、挺拔，但恰如呆子似的渴望吻一下利利亚娜的手，留下美好的记忆，给自己英勇善战涂上一点油彩。他走上前去朗诵一首歌词，文字有力，声音高亢，犹如刀剑碰撞发出的铿锵声响，又如坛坛罐罐从碗柜里掉在地上。他还不满足得到那种充满爱的享受，便又用亚历山大体诗大骂宫廷里女人气的侍从，说他们是富豪餐桌上的



食客和贵妇的毛毯夜蛾。这个可怕战将还大骂诗人，说他们用诓骗、污秽的诗篇占有美女的心，连盗贼都不这样在夜里去撬锁开门。这种形象的比喻赢得一片喝彩声。可是，可怕的战将没有来得及进行下一场格斗，因为一位名叫莱依蒙特·德·温达多尔的吟唱诗人走上前来。看得出，利利亚娜用那双活泼的眼睛看着他；他沉思片刻，构思着大希腊十一音节诗和穆斯林七韵步诗那样的诗（从诗歌角度讲，这种古怪的形容方式是可以谅解的），盛赞诗人在世界上的神圣使命。他还说诗人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只不过是变成了合辙押韵的文字而已。他憎恶战争和各种体罚，并且以诗人身份预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学一定战胜战争，而且在遥远的和平时代到来之际，人们的生活将是和谐而纯洁的，犹如一首金色的循环诗。这时，大厅里第一次响起雷鸣般的欢呼声。高尚的东西过后，嘲讽的或者说讽刺的东西随之而来；莱依蒙特·德·温达多尔即兴讲了一则寓言：把尾巴上长着百眼的孔雀或胡诺女神鸟同一般的火鸡或圣诞火鸡相比较。第一种鸟是诗人，第二种鸟是战将，是粗鄙、俗气的男人。这则寓言中有一小节由六个演员一起朗诵，这一手很令观众高兴和快慰。为此，漂亮的利利亚娜把手伸给莱依蒙特·德·温达多尔，让他亲吻。这样，仍然跪在那儿的众多男士觉得自尊心受到了痛苦的伤害，纷纷站起来，一边低声骂着气恼的话一边走了出去。但是，那个可怕的战将却高喊着——他的声音观众会听见的，不过，台上离他更近的人可能听不见——发誓说，他一定报仇。于是，戏剧冲突开始了。有那么一刻，只剩下利利亚娜和莱依蒙特两个人了，

他们表达爱慕之情。但是，利利亚娜毕竟是女人，她表现得有些冷淡和疑虑。吟唱诗人问她为什么那样？他总是甜言蜜语地献殷勤。利利亚娜回答说她对她的温达多尔的爱情还没有把握，要最后考验考验。恋人莱依蒙特准备接受的考验不是一次，而是上千次，所以恳求他的意中人尽管考验好了。于是，利利亚娜柔情而自然地說道，事情很简单，就是去圣地巴勒斯坦，吻一下我主耶稣的圣墓，然后回来领取奖赏。奖赏，什么奖赏呀！就是和漂亮的罗希利翁尽情地合欢。罗希利翁夫人结婚了，这是实情。但是，除了她丈夫是个令人难以忍受的老头子以外（特奥菲罗有意描写堂萨巴斯），在当时的普罗旺斯谁都知道，对丈夫的神圣权利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所以，观众中的夫人们都说作者为他的作品选择的环境很有诗意。可亲可爱的莱依蒙特听完情人的要求，立刻上路去巴勒斯坦。利利亚娜悲伤地倚在大理石柱子上，目送他从幕后最深处的一座花园旁渐去渐远。那是无声的感人场面。有些夫人看到公主的处境是那样悲苦——丈夫老朽，情人步行去圣地——，都流下了眼泪，从心底里希望公主改变决定，把莱依蒙特叫回来，尽快过上相亲相爱的生活，因为他是受之无愧的，再说在这个世界上，失去的方丹戈舞曲再也不会重新响起。但是，利利亚娜却默默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直到莱依蒙特的身影完全消失。这时，响起了富有旋律的高亢的黑色声音，这样说是因为那声音更像宁静之夜中的一块蓝色天鹅绒，只不过变成了响声而已：原来是公主哭着唱起歌来。观众又激动又难受。歌词的第一段是：

你走了,我也要离开  
你的迷人歌声传四海  
把黑夜变成白昼  
阴影被赶到门外  
荒漠变成绿洲  
美丽玫瑰绽开。

你走了,我也要离开  
我心中的吟唱诗人  
天鹅,矫健地飞来……

歌声一直持续下去。这些以开元音为韵脚的诗句,抛开性质上的差异,恰似陆续脱掉无数件背心的小丑或从口袋里抽出数公里彩带的魔术师的技艺,又如隐藏着大小一样珍珠的贝壳或洋葱那样皮外包皮的白鼬。我们应该说,这种惊人的技艺很令观众赏心悦目。每一句诗都是一个小小的高潮,表达出真正的焦虑感情,甜蜜的焦虑感情,使观众随着韵律纷纷从座位上站起来,等唱过诗后,突然困惑、瘫软地坐下,好像一天之内多次偷情的弱女子一样。

第二段是:

你走了,我也要离开  
你的歌声告诉你还在



希望的曙光  
为我们增添光彩……

第三段也是永远唱不完的,这是说,它像第一段、第二段的孪生姐妹一样,只要“生下去”就永远唱不完。但是,歌声还是结束了,第一幕也结束了。欢呼声,难以言表。观众要求作者上台与大家见面。他刚一露面,全场疯也似地鼓起掌来。

人们走到过道里,一个个兴奋极了。

“这样的诗人真难得呀!太好了!”赞扬声不绝于耳。

有些人觉得最后一段歌声还在耳边回荡,情不自禁地跟着唱起来,同时手舞足蹈。“你走了,我也要离开。”每个人都把自己的才华发挥出来,模仿罗丹的美丽歌喉和天鹅绒般的曲调。

但是,总少不了心术不正、对什么都不满意的人。阿尔贝托·德尔·蒙特—巴尔德斯就是其中一个,他像惯常那样操着大嗓门,大言不惭地宣称剧本荒唐可笑,三段歌词好像驴子围着水车来回转似的。旁边有位头发花白、大腹便便的绅士,一边抽着雪茄烟一边怒冲冲地向蒙特—巴尔德斯走过去,说:

“您这么说,得有根据。”他的两只眼睛蒙着一层雾,“文艺女神”太令他陶醉了。

“首先,我刚刚看过的这一幕没有一点普罗旺斯地区特色,这个缺点是不可饶恕的,只要翻一翻诺斯特拉达穆斯<sup>①</sup>那

---

<sup>①</sup> 诺斯特拉达穆斯(1503—1566),法国星占学家、医生、预言家。

本关于普罗旺斯的书就能获取足够的材料,重现那个时代。”

“我承认诺斯特拉达姆斯的书写的都是实情,但我不认为这部戏剧作品没有普罗旺斯特色。对我来说,作品不但有这种特色,而且很明显,因为地区特色对艺术作品如同鼻子对面孔那样重要。您对这一点怎么看?”大肚子绅士说。

“第二,”蒙特—巴尔德斯根本不看重对方的反驳,把眉头皱得紧紧的,继续说道,“按照那个时代——可以称作青年时代——的习俗和思想,戏剧冲突荒谬绝伦。众多男女制定的爱情法则——神父安德烈给我们讲述过——第三十一条,也是最后一条规定,不应该限制两个男人同时爱上一个女人或者两个女人同时爱上一个男人,坏女人……”

“骗人的,不是那么回事,”大肚子绅士打断他的话。

“决不能荒谬而可笑地认为,一位普罗旺斯绅士会发誓向一位诗人报仇,仅仅因为这位诗人得到一位贵夫人的特别的爱。在普罗旺斯,当时根本没有这种格斗。第三,作品中的所有比喻和形象都是老生常谈,如狮子的鬃毛,矫健翅膀的天鹅。我敢说帕哈雷斯这辈子不会看见一头狮子,也不会看见一只天鹅,因为正如贡戈拉说的,无论在皮苏尔卡河还是在埃斯盖瓦河都没有天鹅,有的只是小鸽子。”

“您说的这一切很有见地,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但我一直想问您的是,您使我们注意到了作品的漏洞。”

“当然罗,把孔雀同一般火鸡相提并论就是个例子。可以推断出,作品所描写的情节发生在十二三世纪。那好,可一般火鸡是从美洲的新西班牙传到我们这里的。众所周知,新西班牙



牙是1518年发现的，我的一位先辈参加了对它的征服。就是说，一位普罗旺斯诗人在欧洲认识这种美味的禽类整整300年前就描写火鸡了。”

“您是直接从您先辈那儿知道的？”大肚子绅士讥讽地说。

“我知道的方法和任何人一样，只要这个人不是笨蛋和蠢驴。第一次提到火鸡的是奥维多<sup>①</sup>，在《西印度群岛自然历史概要》中，他称为公鸡—火鸡，并且解释了它与孔雀的区别。另外，在所有历史书中，都把它叫做火鸡—公鸡，这是尽人皆知的。”

蒙特—巴尔德斯每次作精采引述时，听众都怀疑他是不是本人根据争论的需要编造出来的，因为他常常及时“赶制”这类经典假象。

“先生，就算您说得对吧。在每一部诗歌作品中，都有因袭前人的地方，这是允许的，它并不增加、也不减少作品的成功因素。”大肚子绅士说着离开蒙特—巴尔德斯为首的那群人。

第二幕描写的是一条帆船上发生的事。莱依蒙特从海路返回马赛，因为返程没有要求步行。利利亚娜在莱依蒙特出发前就是这样说的。船上一切如故，只是一会儿是海员，一会儿是船长，现在是水手长，然后是莱依蒙特有话向大海述说。莱依蒙特抱怨海风不大，希望船帆被风吹满，犹如胸中充满着激情。海员议论起海盗，说风就来雨，瞭望员大声喊道：“前方有船！”观众立刻意识到那是一条海盗船。好像变魔术一样，那条

---

<sup>①</sup> 奥维多(1478—1557)，西班牙历史学家。

神秘之船迎面驶来。是条快船，船体不大，俗称大海饿狼。船长喊起来：“海盗。”快船越来越近。船员们没有武器。紧张。两船相撞。莱依蒙特尽管是诗人，但英勇搏斗。失败。海盗登上帆船。海盗头子走出来，他原来是第一幕中的绅士，身躯像雄狮鬃毛那样粗壮、挺拔。他早就背弃了对耶稣的信仰，跑到大海上冒险。他可真有些难对付，但正如那位大肚子绅士正确指出的那样，在诗剧情节中有因袭前人的地方，现在又把那几段歌词唱了一遍。不过，有个细节有待公布于众。这就是利利亚娜从海盗船上露出了头。她被押在那里！她成了洛塔利奥——这是那位绅士的名字，他已经当了海盗——情网中的俘虏。利利亚娜坦然地说，世界属于强者，自然法则胜于天律。莱依蒙特猛烈抨击，向背信弃义的女人和洛塔利奥头上掷去好几首十一音节诗。观众再次热烈欢呼，他们一致认为第二幕结尾有效果主义倾向。可是，他们又说，戏剧就是追求效果的。

幕间休息时，库斯曼跑到小客厅，向特奥菲罗表示祝贺。他希望看到特奥菲罗心情高兴；此刻，特奥菲罗满面春风，略带傲容。是的，他的自豪感得到了满足。特奥菲罗兴致勃勃，但他的情绪与取得的成功相比似乎不成比例。小客厅里挤满了作家和文学爱好者。这些人紧紧握着诗人的手，装出热情、亲切样子，但眼睛里不自觉地射出悲苦目光。四五个毫无名气的诗人流露出真诚的兴奋表情，但仔细观察一下，不难发现他们的兴奋与其说源于敬仰，毋宁说产生于虚荣。他们属于同一个诗歌流派，或者干脆说，属于特奥菲罗流派。对于他们来说，这个剧本的成功是自尊自爱的结果。

来祝贺的人渐渐走开了，因为他们不能从心底说出任何夸奖剧本的话来，而且待在取得成功的诗人身边，觉得灰溜溜

的，不自在，好像矮了几分似的。于是，那儿就只剩下佩雷斯·德·托莱多的好朋友了；佩雷斯·德·托莱多是剧团老板，这次扮演吟唱诗人角色。他站着，好像在主持在场的人讨论似的；他背朝没有生火的壁炉，身着吟唱诗人服装，昂着头——这是嘲讽、狡猾的和蔼表情——，难看的塌鼻子好像闻嗅着空中飘浮的可笑东西。他这个人温文尔雅，但当不上第一流演员，原因是除了缺乏某种才能外，总是自认为比他演出的作品作者高一头；这样，就不能认真对待所扮演的角色，尽管绝妙地掩饰着。在社交方面，他很有一套，会寒暄，会客气。另外，他那颗迪奥赫内斯<sup>①</sup>的讥讽脑袋告诉人们，他掌握着哲学的一大秘密，即文学世界并不随着古希腊戏剧的消亡而失去生命力。他是那样会嘲弄人，甚至用西班牙习语说是“你被揪了头发还不知道”。

一位声名狼藉的评论家这样说道：

“我们处在工作失职、充满恶习的过渡时代。”

“喂，堂何塞，为什么是处在工作失职的过渡时代，”佩雷斯·德·托莱多问。

“您说呢，阿尔丰索？那个名叫安蒂戈娜的民间歌手明天要在大名鼎鼎的王子剧院演出，您知道吗？这就是说，这家剧院失职了，如果卡尔德隆<sup>②</sup>、洛佩<sup>③</sup>或蒂尔索<sup>④</sup>在天之灵知道了……”

“那个安蒂戈娜是个富婆娘，一定能做到。您都看到堂萨

① 迪奥赫内斯(公元前 413—公元前 347)，古希腊哲学家。

②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戏剧家。

③ 洛佩(1562—1635)，西班牙戏剧家。

④ 蒂尔索(1571—1648)，西班牙戏剧家。



巴斯……”一位年轻记者说道，他想诱导大家发笑，让那位评论家感到措手不及。评论家问道：

“做到什么？”

“想做到什么就做什么呗，堂何塞。”

“看得出，我们的时代是色情时代，”评论家说。

这时，大家把话题集中在了罗西娜身上。几乎每个人都有点材料或消息讲给大家听。罗西娜已经成为小杂剧的著名明星之一，深受欧洲观众喜爱，同时又是个有争议的演员。王子剧院老板每天让她演唱三首民歌，共支付 700 比塞塔。她那天也来看演出了，并且热烈鼓掌。厚颜无耻的堂萨巴斯走进包厢看望她，人们都说他是想恢复某种关系。但是，安蒂戈娜没有接受那位前政治家的追求，因为谁都知道连大亨出身的追求者乃至俄国王子，她都置之不理，原来她和一个十分有趣的男人的关系不一般（很深，难解难分，用这两个形容词描绘这一点再合适不过了）。说到这里，话题便转到那个有趣的男人身上。此人曾是大力士，长得很英俊，后来在一个小剧团当滑稽演员。

“胡说！”堂贝纳贝·巴拉哈斯——他当时也在场——说，“那剧团可不小。我当过它的老板。我们常到特鲁埃尔省的村镇巡回演出。费尔南多（那个男子叫这个名字）确实很有艺术才能。他还应该感谢我呢，是我教给他的表演艺术。”

“堂贝纳贝，他真的像人们说的那样长得很英俊吗？”佩雷斯·德·托莱多问。

“这还用问，英俊极了！那个女人爱上他，一点也不奇怪，”

堂贝纳贝绘声绘色地说。

大家继续谈着。在巴黎，费尔南多开始时从事一种新艺术，这种艺术说不定很有前途，它是舞台艺术和杂技艺术的混合物，要求演员必须具备特殊才能。说穿了吧，他当上了电影演员，演起电影来。赫赫有名的迪克·斯德尔陵——他的鬼脸，演说，跳呀舞呀，所有人看了都合不拢嘴，赞不绝口——，就是罗西娜的情夫。

随后，大家对电影是不是艺术的问题争论了起来。人们的看法迥异。有些人说电影不久就会吃掉戏剧；另一些人则说它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一位留着花白长发的卡塔卢尼亚戏剧家说，他认为电影比口头表演艺术更具有戏剧性；可以说，如果一部戏剧除去长篇对话只留下简单的电影动作而不能感动观众的话，就不能称为好作品。这时，铃声响了，《露天下》的第三幕就要开始了。大家纷纷回到自己座位上。特奥菲罗脸上挂着悲伤的阴影。

第三幕的布景和第二幕相同。海盗丢弃他们的船只，把另一条更舒适、更有海上航力的船占为己有。洛塔利奥彻底暴露了狰狞的、复仇的面孔，对此，大家看得一清二楚。他肆意折磨莱依蒙特，莱依蒙特坚贞不屈，不呻吟，不叫苦，而是高声朗诵诗篇。面对吟唱诗人的伟大气概，海盗一个个惊愕不已，内疚这只小虫子开始蜇咬那个漂亮女人的不忠而轻浮的心，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在斗争着，她不知道是爱洛塔利奥，还是爱莱依蒙特。她犹豫不决，转身面向大海，请它帮助解开这个谜。观众心急如焚，在心里问：“她会胜利吗？”事情变得复杂了。海盗



认为，在信徒心中起作用大的宗教才是真正宗教。上帝在轻轻地敲击他们的灵魂。

海盗中有一个凶恶的叛道者，他的心一直平静不下来。他为了在基督面前做件好事，便唆使水手们闹事。海平线上露出了不祥之兆。暴乱的火花开始跳动了。洛塔利奥捋着胡须，口吐恶毒的亚历山大体的诗句。莱依蒙特请暴动的人安静下来，向大海祈祷；他说他心中的苦楚像大海一样深邃，上帝的恩德如大海一样无垠。他说上帝会饶恕利利亚娜的，他恳求洛塔利奥让她幸福。过了一会儿，他便默默地投入大海。这个悲剧结局又引来一片欢呼声。

除了这三幕之外，还有个尾声。舞台上出现了修女院的回廊。钟声，礼拜的祈祷声……利利亚娜有了修女名字，叫莱西格纳西翁。她走到回廊里。脸上一副病态，好像不久于人世。她告诉观众，洛塔利奥对她很不好，说她面孔像阿拉伯女人，眼睛像魔鬼，不久便抛弃了她。她说，她内心深处只爱着一个人，那就是莱依蒙特。修女莱西格纳西翁一边走一边采摘玫瑰花，然后扔到花园的小溪里。她看着那些装在泡沫棺材里的“尸体”，浮想联翩。这时，她的灵魂向永恒逃去。她的声音越来越小，在钟声和修女的祈祷声中变成诗句消失了。这个结尾很美。不少观众被泪水模糊了眼睛。

演出结束以后，特拉维塞多对堂娜胡安妮塔说：

“您一定很高兴，夫人。”

堂娜胡安妮塔放声哭起来。

“是的，是的，我理解您。事情非同一般。”

堂娜胡安妮塔抽泣着说：

“我这辈子最庄严的日子就两天，一天是特奥菲罗第一次领受圣餐的日子，再就是今天。”堂娜胡安妮塔颤抖得很厉害。

感情容易冲动的德国人紧紧抱住老夫人。他很激动，不停地说特奥菲罗是斯切列尔<sup>①</sup>样的人物。

特拉维塞多叫了辆马车，陪特奥菲罗母亲回到客栈。到了那里，他看到堂娜胡安妮塔仍然全身颤抖不止，便劝她喝点药，躺在床上休息。

“今天我还没有吻儿子呢，怎能上床睡觉呀？您不要让我干这种荒唐事。”

“夫人，他很可能被朋友留下了，很晚才能回来。”

“他不回来，我不能躺下。”

安东尼娅拿来了药。堂娜胡安妮塔吃下以后，把自己关在特奥菲罗的房间里，坐在小阳台旁，等候儿子归来。她熄了灯，心情始终平静不下来，泪珠滚落；她搓弄双手，喃喃地说：“我的心肝儿子呀！”她这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突然，传来女人的焦虑哭声。堂娜胡安妮塔惊愕地站起来，睁开眼睛，洗耳恭听。正面阳台的铁栏后面升起一股乳白色的潮气，它使星光变得模糊起来。原来天快亮了。老夫人听着，是洛拉在哭，哭得很伤心，央求安东尼娅。堂娜胡安妮塔赶紧跑过去，叫开房间门，问：

“洛拉小姐，出了什么事？可以进去吗？”

---

<sup>①</sup> 斯切列尔(1759—1803)，德国戏剧家。

“请进，请进。进来，堂娜胡安妮塔。打扰您了吧？”洛拉还在哭着。“我喊安东尼娅给我脱靴子，太硌脚了。另外，又失了约。”她立刻发现说走了嘴。特拉维塞多不让她说出那种话。她这一惊，倒忘了哭。

堂娜胡安妮塔根本没有注意洛拉的那句话，因为她看到那姑娘此时此刻从上到下穿得整整齐齐，完全惊呆了。不过，她还没有惊呆到那种程度，以致连男人的打鼾声都听不见。她回过头去，想看看鼾声是从什么地方传来的。她突然发现那个德国人挺着大肚子，张着嘴巴躺在洛拉的床上。这时，洛拉觉得失去了理智。她的脑海里浮现出了特拉维塞多的愤怒面孔，瞪着眼睛要把她赶到大街上去。

“我是无辜的，堂娜胡安妮塔，请您相信我。这个可怜的男人每天晚上都到这儿来，因为他运气不好，他的床上全是臭虫，根本睡不着觉。但是，我要以我母亲的名誉向您保证，他从来没有碰过我。他睡在那儿死死的，整夜像头死猪似的。”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洛拉为自己做出那种解释感到高兴，她认为这很符合人之常情。堂娜胡安妮塔从房间里走出来，她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作何想法。

楼梯上传来男人声音。堂娜胡安妮塔一下子听出，是她儿子和库斯曼先生，她立刻跑去开门。



佩雷斯·德·托莱多的小客厅里每天都举行气氛热烈的



聚谈会，直到深夜才散场。首演那天，特奥菲罗到凌晨3点钟才离开剧院。他由库斯曼和追随他的年轻诗人陪伴着。其中有个人建议去“布尔戈斯人”饭店喝点香槟，庆贺一下。他们在那儿预订了包间。年轻诗人谈兴大作，话特别多。特奥菲罗一直没有开口。阿尔贝托发现他朋友前额上那条黑色血管鼓胀着，特别明显。伊斯兰教认为，那是恼怒的前兆。年轻诗人看到他们的偶像——他们为他的成功感到骄傲，几乎陶醉了——一言不发，最后厌倦了起来。没有多久，聚会就结束了。在下楼梯时，有个人咬着阿尔贝托的耳朵说：

“没有比挑选礼帽更困难的事了，因为戴上帽子不会显得可笑，不能改变面庞。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就得更换，一直换到合适为止。一个人第一次戴皇冠，不知会发生怎样的事？很少情况下，皇冠是按照脑袋的尺寸制作的。您没发现这个可怜的男人，怎么变得这样愚，这样蠢？事情没那么严重吧？”

现在，只剩下库斯曼和特奥菲罗两个人了，库斯曼提议叫辆马车回家。特奥菲罗断然拒绝了。

“你应该想到，你妈妈一定在等着你呢。”

“我不回家，不回家。你别操那份心了。我要在大街上散步。你如果愿意，就陪我一会儿；不愿意，你走你的。”

“陪你吧。到什么地方去？”

“随便。”

“特奥菲罗一定发生什么严重事了，”阿尔贝托想。常常有这种情况，用另外一种痛苦可以缓解现时的痛苦。于是，他想刺一刺特奥菲罗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从而把他的朋友从痛苦

的沉思中解脱出来。

“作为朋友，我想把我对这出戏的看法开诚布公地告诉你，好吗？”

特奥菲罗没有回答。

“听不听我说？不听，我就走了。”

特奥菲罗抓住库斯曼的一只胳膊，用央求的语气说：

“你别走。说吧，我听。”

“你的这出戏很荒诞。”他停了一会儿。特奥菲罗不明白什么意思。库斯曼补充说：“大白话，大白话，大白话。你的东西称不上诗句，简直是四不象，空洞无物，含混不清。听起来很响亮，但声音空而不实。我觉得好像在咀嚼干饼干，没有一点味道。谁能一下子吞下十几块干巴巴的饼干呀。”阿尔贝托感到胳膊被轻轻碰了一下。他在心里想：“这一着儿还见效。”接着，又继续说道：“当然罗，不能把责任完全推到你身上，首先在于西班牙诗歌传统，重读诗句的传统；它从来不是诗，而是从士兵歌声、水手歌声和没有文化修养、听力粗鄙的人的歌声产生出来的更为腐朽的东西。西班牙人张嘴说的不都是华而不实之词和空洞无物的东西吗？这已是老生常谈了，而且我认为这还要永远存在下去。西塞罗<sup>①</sup>大骂西班牙拉丁学家蠢笨，蠢笨极了。人们把西班牙最有名的讲道师之一，即圣达马索<sup>②</sup>称为‘给女人掏耳屎的人’。你的这出戏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我

---

① 西塞罗(公元前106—公元前43)，罗马帝国政治家、思想家。

② 圣达马索(306—364)，被尊称为西班牙“教皇”，曾主持《圣经》西班牙文本的翻译工作。



对你的戏有偏见。和我们古典戏剧中的大部分诗剧和喜剧相比,你的戏不能说好也不能说坏。不过,我对你说的这一切——从良心上讲,我认为是百分之百的实话——并不妨碍在你的戏剧中发现隐藏着的深刻东西;这种东西就像酒后那种感觉一样,令人不安。那么,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在西班牙文学的底层,甚至在它的最贫瘠、最糟糕作品的底层滚动和怒吼的那种东西。我记得,有一天你对我说过,你创作这个剧本的最原始的两个灵感,是从那个盲人海员和那个不幸自杀者身上获得的。第一个——我想用一句话把你的感情诠释出来,看看我能不能抓住实质——可以称为对‘无限’的渴望;第二个是对失败的顿悟和随之产生的痛苦。第一个的意思是,升到天堂与上帝并肩而坐。第二个,过晚地发现我们因为贪得无厌而忽视了基本东西,我们不但没有变成上帝,连人也没有做成。可以说,整个西班牙文学,乃至西班牙人的性格,都饱含着这两种感情。关于第一个灵感,或者说被剥夺了‘永恒’的渴望,应该看到的是,如果它十分强烈,原因一定在于对‘永恒’的看法模糊不清,恰如你对浩瀚无垠的大海所想到的一样,因为你是一个盲人——他只留有大海的记忆了——那里间接得到大海的模糊印象的。当你第一次看到大海时,一定会感到特别失望。总之,我开始把你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最后倒有几分夸奖了。”

特奥菲罗不答。他们默默地走了近一个小时了。

“你怎么了?”阿尔贝托问。

“我也不知道。我不能想,不能说。我全身血液都集中在

了脑袋里。”他的声音嘶哑，从嘴里出来像挂着血块似的。他紧张地抓住朋友的胳膊。

“特奥菲罗，告诉我你发生了什么事。请你信任我。你不要怀疑我的感情。我一直设法把你从痛苦中解脱出来。那桩昔日的爱，还在折磨着你？是不是？”

“不是，不是那个原因。就是说，当然是了，但是另外一些事。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对你说呢？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被遗弃、渺小和无能；在我取得所谓的成功之后，更感到活下去没有意义，振作不起来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我自己也不懂得。有个丧失理智、疯了一样的声音从脑海深处对我高声说着：‘你完了。’你刚才有关那两种感情的话，我觉得有不少地方说得很对。但是，在那之上、之下和四周还有很多很多东西。你知道那两种感情溶解在什么里了吗？溶解在了另一种野蛮的、无礼的、摧毁一切的……对我母亲仇恨的感情里。是不是太可怕了？”特奥菲罗的声音破碎了，仿佛要哭似的。阿尔贝托没有回答他的问话。特奥菲罗又说了一遍：“是不是太可怕了？自她从巴利亚多利德来到这里，我心里就开始感到有一种厌倦情绪。今天晚上，这种厌倦情绪变成了憎恨：我没有办法摆脱它。责任是在我，不在我。你说责任在我吗？”

“不在你，当然不在你。平静些。”

“回客栈去吧，天快亮了。我得休息了。”

库斯曼想：“堂娜胡安妮塔一定等厌了。这么晚了，她很可能睡着了。”

“我们坐车回去，好不好？”库斯曼问。

“好，怎么都行。”

一辆敞篷马车就停在他们身边。那匹马瘦得可怕，用悲凄的眼睛注视着天空的曙光。车夫把脚放在踏板上，耷拉着脑袋，在座位上睡着了。

路上，两个朋友都没有开口说话。楼梯上飘浮着一股灰蒙、阴郁、催人入眠的热气，好像走进了疗养院。一只小鸟啾啾叫了几声。

“这儿好像有点什么东西，”特奥菲罗指着胸部下方说，“有点什么使我喘不过气来，要把我夺走，使我生气。”他补充说，声音变高了，两只拳头痉挛着。

“小点声儿。”

“有把锈剑从这儿穿过去。我小时候就有这种感觉，只是今天比任何时候都厉害。是我生命之前的东西，懂吗？好像是孕育我的那块恶血留下的记忆，懂吗？那东西使我变成了一个不幸的人，然而责任不在我，懂吗？”

“不懂，因为你说的都是疯话。别说了，把声音放小点儿。”

他们走到二楼拐弯处时，房门打开了。堂娜胡安妮塔的身影从黎明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显露出来，她用疲倦然而亲切的声音说：

“我的心肝儿子呀！”

特奥菲罗赶紧扶在库斯曼身上，不然就要倒在地上了。他用窒息、愤怒或者说可怕的声音喊起来：

“我困了吧？离开我，倒霉的影子。”

老夫人向前迈了一步，她的黑色身影清晰地映在朦胧之



色中。

“孩子！孩子！”第一个“孩子”是惊愕的喊声，第二个“孩子”是温情的责备声。

“离开我，可恨的东西。离开我，离开我，我不想看见你；不然，我要把你捣得粉身碎骨。”特奥菲罗想从阿尔贝托的胳臂中间挣扎出来。

堂娜胡安妮塔一下子逃开，消失在黑暗之中。库斯曼把特奥菲罗拉住一会儿，然后把他带到房间里。诗人一走进屋子，便发起疯来，碰见什么摔什么，发出沉闷的声音，说话语无伦次。接着，像疯子似的在房间里乱跑乱跳。最后，一头倒在床上，把脑袋扎在枕头里呆了好几分钟。过了一会儿，又突然坐起来，用迷茫的眼睛看着站在屋子中央一动不动的库斯曼。

“你是人？还是雕像？你在做什么？看什么？你在想什么？说什么？笑什么？把你的青铜心脏给我。告诉我，我怎样才能接近你的冷漠和麻木不仁？”

“喂，躺下，给我睡一会儿！”库斯曼握住他的这位心情悲苦朋友的手，跑出去找他妈妈。他想，这位老夫人的心情更为悲苦。

老夫人坐在她的房间里，表面上看上去很平静。堂娜胡安妮塔不等阿尔贝托开口，便抢先说：

“库斯曼先生，您不必那么费心安慰我了，感谢您的好意。不过，我现在不需要安慰。”

“因为……”

“不，不，一个字都没有必要说了。心灵上的事情太微妙

了，库斯曼先生，人们不会懂得。您回去睡吧，时间不早了。让我一个人呆着吧。您没看见我很平静吗？无论怎么说，应该感谢您的关怀。晚安！”

库斯曼一边退出来一边想：“我们对任何事情都从来一无所知。”

第二天，堂娜胡安妮塔就离开马德里，回巴利亚多利德去了。

九

一天早晨，库斯曼还躺在床上阅读圣特雷莎的《居留之夜》时，胖女仆布兰卡闯进房间来，手上拿个草黄色的大信封，还散发着花香呢。信中说：

亲爱的阿尔贝托：

到我饭店来一趟，越早越好。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一定感到很有趣。太好了，知道吗，太好了。有关志趣的事。可是，那是怎样的志趣呀。到我这儿来吃午饭吧，好吗？

你的女友 罗西娜

他立刻从床上爬起来，把胳膊探出房门，大声呼喊送热水



来刮脸。不一会儿，一个老修女端着热水走了进来。

“早上好，格露丝。”

“早上好，托上帝的福。睡得好吗？我们昨天晚上几点钟来的？这些年轻人呀……你们老了，死亡时刻快到时，会告诉我的……”

“好了，好了，格露丝，你一大早就让我听这种败兴的话，一天怎么过呀！”

“您躺在床上读什么？看得出，不是什么好书。”修女格露丝走到床头柜旁，“是圣特雷莎的书。我的天！一个异教徒读这种书！真可笑……”

“格露丝，您对我太有偏见了。”

“是封信，”修女格露丝把信递给阿尔贝托说，“是个不幸女人写来的……唉，这种女人真值得同情。对这一点，我从经验中知道得一清二楚。有些是善良女人，善良得过分了。她们应该自己负责，放荡。和我同名的修女<sup>①</sup>说过：‘你们责骂鲁莽男子。’”

“你们什么时候走，格露丝。”

“明天，早晨8点钟的火车。安东尼娅不想让我们走。但没有办法，修女院院长写信来了。这样一来，后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皮拉雷斯修女院了。我很想不关在修女院的房间里，和那些不幸的从良女人争争吵吵。您如果是女人而不是男人，我们早就把您引上正路了。”

---

<sup>①</sup> 这里指胡安娜·依内斯·德·拉·格露丝(1651—1695)，写有诗歌、戏剧和散文。

“您如果把我像现在这样带走……我可巴不得呢。”

“先生，您可真胆大包天。那您还不成了修女院的魔鬼呀！那个可怜的洛拉……您不认为和我们在一起更好些吗？”

“呸！她觉得现在这样好，就由她好了……人可以在任何地方以不同方式为上帝效劳，”阿尔贝托说。

“我的天，这不是亵渎神明吗！我走了……不想听您讲话了。”修女格露丝走了，身后留下一串真诚的笑声。

安东尼娅的关系很多、很复杂，和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有交往。她有了安帕罗时，曾在皮拉雷斯的阿多拉特利斯修女院做从良修女，那时同一些年轻修女建立了感情。有一个从良修女是安东尼娅的好友，信教以后取名为莎克拉门托。现在，她和格露丝路过马德里，都住在安东尼娅的客栈里。皮拉雷斯修女院有人来京城，都住在安东尼娅这里。

阿尔贝托走上大街，事先把《居留之地》放在衣兜里，他有个习惯，身上总要带本书。他径直向阿卡沙尔饭店走去。罗西娜还没梳理完就出来迎接他，一见面就吻了他一下，表示问候。

“吻你一下，不坏吧？”

“我又不是傻子。”库斯曼说着还了她一份“礼”。

“好了。我吻你就像吻一个大哥哥。我很喜欢你，但那是家人之间的爱。我敢保证，如果费尔南多看见我吻你，也不会往坏处想的。坐下。我马上梳理完。留下和我一块儿吃午饭，好吗？”阿尔贝托同意了。“说不定维洛妮卡也来呢。真是个好姑娘！我们是知心朋友。我们两个的情况和那出名叫《苦役

记》<sup>①</sup>的剧差不多，是观众使我们变成了好友。观众都说，如果她是最佳舞蹈演员，我就是最佳歌手，说我们两个是唯一的最佳艺术家。好了，好了。我很想认识她，她也很想认识我，想到了一起。特别是自从她的那轮演出和我的演出都结束以后，更是这样。喂，她不想离开我。看来很崇敬我。”

“那么，是什么东西使我感到有趣呀？”

“别那么着急呀！等等，等等。在吃午饭之前，我不能告诉你。”

“午饭时间快到了。我们就等等吧。”

“特奥菲罗怎么样？”

“可能还在客栈里睡觉呢……”

“我过去总是说他是伟人。你不是都看见了，现在所有人都这样承认了。”罗西娜变了脸色。“你知道，特奥菲罗和我相好的时间已经不短了。”

“对，我早有所闻。”

“现在看来他很厌恶我。你怎么看？”

“和你一样。不过，他在恋着你呀。”

“请原谅。你很聪明，可是这次搞错了。你大概对别的事也知道些。不过，凡和我直接有关的事，可不要胡说八道。你如果想让我高兴的话，那我就要提醒你，没有那么回事。费尔南多是我的命根子，我要和他住在一起，白头偕老。特奥菲罗恋不恋的，我才不放在心上呢。不过，说老实话，他恨我也好，

---

<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西班牙作家埃切卡拉依(1832—1916)的作品《伟大的苦役记》。



蔑视我也好，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我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我所做的，都是不得不做的。”那女人脸上露出一副沉思表情。

罗西娜回到马德里以后，和特奥菲罗还没有单独见过面，身边总有别人在。特奥菲罗呢，尽管心中的情火比任何时候都旺盛，但拿定主意躲避罗西娜，装出对她不屑一顾的样子。说话间，事情越演越烈了。罗西娜把对她心上人，对费尔南多的爱视为生命第一需要，视为爱巢、大树、沃土和幸福生活的根基。对她来说，费尔南多是她女性青春之所在，是她性之所在。但是，她同时需要特奥菲罗的爱，她把这种爱看作另一种爱的补充和升华。一只小鸟在双翅麻木或失去双翅之前，它不会知道大地的残酷。于是，它在怀念飞翔的同时，最终知道了大地束缚着它，而空气则是任它驾驭的。罗西娜的情况很相似。和费尔南多相比，她感到渺小，无足轻重，绝对服从。她此刻记起了过去特奥菲罗对她百依百顺、俯首贴耳的情景，对于那种爱她感到欣喜和骄傲，很想复活昔日的激情。

罗西娜刚梳理完，维洛妮卡就来了。罗西娜让仆人把午饭端到房间来。

“怎么样，费尔南多有消息吗？”维洛妮卡问。

“今天没有。”

“每天都给你写信？”

“呸！这种事不能强求。不过，他还是想办法多来信。我呢，每天必须给他发一份电报，至少寄一张明信片。他很嫉妒。”

“当然罗，他爱你嘛。你真走运！你应该好好回报他，这样

的男友可不是天天能找到的。有一件事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有的女人男人真心实意地爱她们，但她们对她们不忠。当然罗，我并不是说你，你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维洛妮卡说。

“我能有什么问题！……特别是有你在我身边，总是说三道四，更不会再有了！”

“现在是不是可以知道是什么使我感到有趣了？”库斯曼插话说。

“还不到时候，等一会儿。”

“耐心等吧。”

快吃完午饭时，库斯曼又问了一次。

“好吧，我对你们说了吧。怎么说呢。真让人不敢相信。如果女主人公不在这儿，你们一定以为我在取笑你们。好吧，我开始讲我的故事，我是说，我的经历。一天早晨，我还躺在床上，使女进来说有个姑娘找我。让她进来吧。那姑娘穿一身黑衣服，表情惊愕，长相不错。对，是这样。罗西娜小姐，她说，好像要哭似的，您不认识我了？我怎么认识她呢？我是马加拉，‘帆船’的女儿。这个‘帆船’是我家乡的一个渔夫，浴场老板。可是，姑娘，都长这么大了，真漂亮，我对她说。她的脸涨得绯红。我问她到马德里来干什么？开始，她什么也不敢说；后来，胆子渐渐大了，对我讲了她发生的事。你们听我讲。她说，她在阿列纳莱斯遇到了不幸的事，有好几个小伙子向她献殷勤，但她一个也不喜欢。每年夏天，去消夏的少爷们都不让她安宁，整天追逐她。你们可以想象到这些人是什么用意了。她发誓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男人触摸过她，这我也信。她足足给



我讲了两个钟头。我用两句话概括一下。她对在镇上看到的一切都开始感到厌倦了；她不理女友，独自关在房间里哭个不停。喂，说你呢，别那么没礼貌，把那本书合上。”

“我听着呢，罗西娜。我刚才脑子里闪了一下。这本书能帮助我们理解你说的那件事。你听我说，按照这本书说的，那个姑娘一定很焦虑，流着不安的眼泪，唉声叹气，心情激荡。”

“不仅仅这些，还有别的呢，因为她本人说，她自己也不清楚。”

库斯曼翻了几页书，读道：

“很难说清楚。”

“很难。你们会看到是怎么回事的。”

“我也这么想，”库斯曼说。

“看看吧。她说，她伤心死了，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不知道喜欢什么，内脏痛得像烈火熏烤；后来就完全倒下了，觉得周围全是凶恶的敌人，有时不得不大喊几声，唉……”

“痛苦加剧到那样程度，遭受痛苦折磨的人常常大声喊叫。”库斯曼打断她的话，读道。接着，他继续念下去：“好像烈火熏烤着，那种感受犹如置身炼狱一样。这样，即使持续时间很短，但全身筋断骨折，血管爆裂……”库斯曼在书上搜寻着，东念一点儿西念一点儿。

“可是，你是在用你编造的胡言乱语嘲笑我呀？”

“罗西娜，说下去。”

“你给我住嘴好不好。后来，好像找到了工作，拼命地干活，以便忘掉一切。她这样像高兴了些。但是，那个奇怪的东

西，她心里感觉的东西仍然存在着。”

“高兴，”库斯曼读道，“是从我们的劳动中产生出来的。看来只要劳动，就能感到高兴。高兴能使心感到开阔。那姑娘想做修女，来朝你借进修女院的费用。”

罗西娜格格笑起来。

“你怎么调查到的？”她问，仍然笑个不停。

“这是什么世道呀？”维洛妮卡说。

“这很容易懂，”库斯曼补充说。

“你这个厚脸皮。一个小修女，怎么样？不过，听我说，全不是那么回事。”

“全不是那么回事？”维洛妮卡问，有些吃惊。“那么，是修士。”

“对，”罗西娜回答说，“是圣希纳斯修道院的修士。睡下时是两个人，起来时就变成了三个。她想和我一样，当妓女，统治世界和宇宙，因为她认为当妓女和女皇是一回事。”

“这就懂了，”维洛妮卡说。

“你让我吓了一跳，”库斯曼说。“后来怎么样？她对你说过吗？”

“有许多记者去了阿列纳莱斯，拿着我的照片，大吹大擂，说我在俄国，在北京，在天涯海角都取得了成功。于是，那姑娘就这样想了：‘我也要 and 罗西娜一样。’她立刻从家里逃出来，到这儿找到了我。她天真地说：‘这是我的志趣。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的志趣。’看到了吧，当妓女的志趣……”

寂静。

“那现在你想怎么办？把她送回家去？”库斯曼问。

“对，我是想那么做。但是，你们应该看到，她表面上全答应了。她对我没有说一个‘不’字，但我从她的眼神看出了她的想法，以为我嫉妒她。我告诉她，成千成万的走上歧路的女人，顶多有一个，有时甚至一个也没有过上好日子。怎么说也没用，随她去好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呀？你们说呢？”

“狠狠打她几棍子，打发回家去，”维洛妮卡激动地说。

“我有个想法，看看你们有什么看法，”库斯曼说。

“说吧，你的想法一定错不了，”维洛妮卡说。

“是这样的。晚上，我们带上那姑娘，一家一家地走，叫她看看所有肮脏的地方，从最低级的到有一定名气的。我们雇四五个有名的粗汉，让他们喝呀闹呀，有多大能量都使出来。然后，再找几个那种谁进去都感到心惊肉跳的地方，让马加拉，你不是说她叫马加拉吗？让她看到，如果一定坚持她说的志趣，十有八九死在那儿……”

“我们也去呀？”罗西娜问，有些担心。

“为什么不去，呆子？我们蒙上大披巾好了，”维洛妮卡回答说。

“我没有披巾。”

“我借给你。你看，我们也开开心去。”

“开开心……”阿尔贝托说。“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好极了，”维洛妮卡说。

“对，我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那么……对了，你们得认识认识马加拉呀。”罗西娜站起身来，拉了下铃。女仆走了进来，



罗西娜说：“把今天早晨来的那个姑娘叫来。”

马加拉来了。她的身材不能说矮小，还算漂亮，仪表和举止高雅而自然，肤色黝黑，近似古铜颜色；头发暗淡；眼睛小巧，目光生硬，盯住什么就不放；双唇柔嫩，一口老鼠样的小牙；下巴和唇部长着细细的绒毛。她长得并不十分漂亮，但比长得漂亮的女人还那个：富有性感。

“我一看你的脸色，就明白了你深深地爱上了她，”罗西娜悄悄地对库斯曼说。接着，提高嗓门说：“挺漂亮，是吧？你们再看看这身肉，多结实呀。”她说着按了按姑娘的乳房和大腿。你们摸摸，简直和大理石一样。”

维洛妮卡走过去试了试，证实了罗西娜的说法；罗西娜又向库斯曼转过身去，请他亲自验证一下。

“摸摸，听见没有？她不会认为这是什么坏事。马加拉，是吧？”

马加拉没有回答。库斯曼试了试马加拉的特殊坚硬性。

“真的，像座雕像，”库斯曼说。他这话不仅仅指坚硬的肌肉，也指姑娘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一副庄严、冰冷的表情。

大家商量好夜晚的事以后，库斯曼告辞离去。

快半夜时，几个人从阿卡沙尔饭店出来。他们是罗西娜、维洛妮卡和马加拉——她们三个人都披着大披巾，脑袋上没有戴任何头饰——，安赫尔·里奥斯、特拉维塞多、库斯曼、塞莱多尼奥·格拉哈尔和费利佩·阿尔塔沙。后面这两个人在放荡和纵酒的小天地里颇有名气，腰缠万贯，挥金如土，嗜酒贪色，而且酒量惊人，性欲如兽。还有，他们在其他方面的业绩

也不胜枚举，诸如把妓女扔到公园的水塘里，棒打守门人，摔坏餐厅的桌椅，驾驶着汽车从橱窗闯进店里，然后大把大把地掏钱，赔偿损失。他们是两个典型人物，更确切地说，是现代英雄人物的楷模，当代生活中的庸俗主义促使他们把精力都用在那种不光彩的事情上。不管怎么说，平民百姓们总是敬慕英勇精神，夸耀他们的举止，甚至绘声绘色地传颂着，有时都变成了神话。格拉哈尔和阿尔塔沙都有自己的英雄史诗在广泛流传着，在咖啡馆的聚谈中，学生、店员和内地人无不夸上几句。

他们先到“索克洛”妓院，那里价钱便宜，只5杜罗。老板娘热情接待，她把那两个英雄视作摇钱树。另外，“索克洛”老板娘听人说起过罗西娜，又见到过维洛妮卡，所以对她们很羡慕。她说，她是塞维利亚人，认为她们两个人的歌和舞都很纯正，比现代歌舞高尚得多。

他们走进餐厅，核桃木家具上镶嵌着金灿灿的金属饰物。“索克洛”把空闲的姑娘都叫了来。“索克洛”年轻、漂亮、活泼。她胸前搭着意大利绿绸和安达卢西亚的饰巾；发式和吉卜赛人一样，发髻下方插着鲜花。她以为自己是天下最有风趣的女人，说话时挤眉弄眼，嘴角上挂着邪恶的笑容，仿佛她说的每个词都有特殊的滑稽价值。有三个姑娘走了进来，她们是塔龙内斯、罗利托和佩比塔，不漂亮也不丑，举止谨慎，像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小姐。她们看到有那么多人，特别是还有三个女性，不禁有些惊慌，拘谨地坐下来。安赫尔、格拉沙尔和阿尔塔沙又喊又叫，并且恣意放肆猥亵，这使她们更加惊恐了。



阿尔塔沙要杯香槟，“索克洛”出去拿。老板娘刚走，塔龙内斯就说：

“她更温存，有雅味，还很诙谐。”

三个姑娘便开始夸奖起“索克洛”来。罗利托说，她曾经是，现在仍然是冈萨雷斯·费托利亚一个弟弟的情妇，冈萨雷斯·费托利亚兄弟都是有名的喜剧作家。

“你们说说，”佩比塔看看罗西娜说，“冈萨雷斯·费托利亚兄弟的喜剧是他们自己写的吗？”

“不是他们写的，还能是谁呀？”特拉维塞多问。

“还能是谁？听着，就是‘索克洛’。喜剧中所有的，对了，所有的嘲弄和笑话都是她写的，并且是写她自己。这我们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这个女人很讨人喜爱……我们听到那些笑话就说：首演的第一部喜剧一定会表演出来。果不然，我们去看表演——首演我们一定去（‘索克洛’带我们去）——，那些笑话——表演了出来。”

“有可能吗？”特拉维塞多怀疑地问。

这时，三个姑娘露出一副严肃表情，对天发誓她们说的都是实情，她们是最特殊的见证人。

安赫尔捧腹大笑。

“退一步讲，就是不是实情，也够有趣的了，”特拉维塞多说。“要知道，费托利亚兄弟是那些俗气姑娘和没有文化的资产阶级所喜爱的作者呀！……如果一个人在剧院里说：愚蠢的、少见多怪的观众，厚脸皮的老婆子，闭经的使女和呆傻、俗气的孩子们！你们那样开心看到的风趣事，原来是一位妓院老

板娘的杰作，是作者在她的妓院搜集来的。当然，是不可能那样的。”

“索克洛”端着几杯香槟走了回来。过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姑娘，她穿着大衣，戴着头巾。她几乎还是个孩子，姿色超群，名叫莱梅迪奥斯，每天晚上都去俱乐部跳舞。

“坐到这儿来，姑娘，小宝贝，”阿尔塔沙大声说，同时拍着大腿。莱梅迪奥斯脱掉大衣，走过去坐在阿尔塔沙的大腿上，脸上表情天真多于妖邪。

喝完香槟，客人们便走了。罗西娜、马加拉和库斯曼三个人凑到一块儿。

“你看最后来的那个姑娘怎么样？”罗西娜问。

“长得美，漂亮，”马加拉回答。

“你都看到了，她是怎样一种情况。你认为谁更漂亮，她还是你？”

“她，她比我漂亮多了，”马加拉坚定地说。

“这你都看到了，姑娘。你不能抱怨没有机会炫耀自己，引诱富有的男人。”

罗西娜又继续说教了一会儿，把妓院里的女人生活描写得阴暗无光，还说她们挣的钱跑到了老板娘的手里，最后还染上一身病，几乎全被送进医院，在那儿度过余生。

这时，走在前面的人碰上了特奥菲罗。安赫尔逼着诗人加入到他们的行列里，不管他愿意不愿意。

他们去的第二个地方是“阿尔莱莎”妓院，一个人只1杜罗。这里，姑娘为顾客提供令人生厌的色情服务。

大门口挂着一块大理石牌子，上面用黑字写着“阿尔莱莎”。

他们走进客厅里。这间正方形屋子，墙壁用红纸裱糊着，四周摆放的大沙发也是红色的。上面坐着七八个女人——大部分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着——，一个个打扮得十分妖艳，脸上抹着又是油又是粉。她们的衣服好像假面具一样，开口一直伸展到肚脐那里，袒露着双腿。她们的目光犹如母牛那样温存、呆滞。有一个黑女人，两个法国人，其余的是葡萄牙女人，没有一个西班牙人。有几个长得相当漂亮，特别是那个名叫莉莉的法国女郎，正在钩编东西，对刚才进来的顾客一点儿也不感兴趣。格拉哈尔叫这几个姑娘作几幅“活画”。

“什么意思？”罗西娜问。

那些人给她解释了。他们要给那七个女人每人付5比塞塔。领班戴上牛角架眼镜，把收到的钱一枚一枚地检查了一番。姑娘们走出去一会儿，等回来时都是赤条条的，一丝不挂。这七个裸体姑娘走到客厅中间，在领班事先铺好的垫子上，模仿同性恋女人做爱和其他令人作呕的可恶动作。罗西娜、维洛妮卡和马加拉因为是女性，脸都羞得绯红，立刻站起身，跑了出去。男人跟在她们身后。

来到大街上，罗西娜又开始进攻了，认真开导马加拉。马加拉默默地听着。

从“阿尔莱莎”妓院出来以后，他们又去了奥尔诺·德·拉马塔大街的一家妓院，这儿价钱是2比塞塔。随着他们走进马德里那些阴暗、腥臭的角落，低贱的妓女渐渐多了起来，她



们三五成群地站在街头，想诈骗过往行人。

他们一边溜达一边走进一座楼房里，以前听说过那儿每一层楼是一家妓院。他们随便叫一家房门，里面的人打开一半窥视孔，问是谁，接着传来喊叫声：卡西娅娜……奥普伦西娅……但是，不开门。格拉哈尔从那个小孔塞进2杜罗，洞穴的门才打开。一个面膛悲凄得难以形容的姑娘顶替门房的位子。她虽然留着女人发式，但面孔很像男人；必须进行漫长的调查才能找到她的眼睛；身体瘦削，胸脯扁平。这个神色不安的姑娘把客人引进一间大房子里，里面有张双人白色木床和几把椅子，还有洗手池。过了一会儿，老板娘露了面，原来是个又脏又胖的老太婆。

“哪块骨头断到这儿来了？”她的声调无礼，表情疑惑。

“你不都看见了，”安赫尔回答说。“我们来这儿是想看看你的宫殿。把你的姑娘们叫出来，让我们看看。”

“都在街上拉客呢。”

“拿香槟来，”阿尔塔沙说。

“你这个遭雷劈的。你陪我们吧！”

阿尔塔沙把一张5杜罗的纸币放在那女人手里，她立刻变得温和起来。

“奥普伦西娅，拿汽水和啤酒来。你们喝啤酒吗？出去把姑娘们叫回来。”

那个叫奥普伦西娅<sup>①</sup>的——就是面膛难以形容的姑娘

---

<sup>①</sup> 奥普伦西娅，在西班牙语中有“丰盛”、“富有”之意。下文中的“人不富”的“富”字，原文的音译就是“奥普伦西娅”。

——走出去以后，特拉维塞多又生起了好问的性子来，问为什么给那个女人起了这么个绰号。老板娘作了解释。看上去，奥普伦西娅不像素克洛那样，但也很风趣，能说会道。她那瘦削、不男不女的身体里蕴藏着丰富的实用知识，警句格言式的话脱口而出。她的座右铭是：“人不富，没有路。”她的绰号就是这么来的。奥普伦西娅拿着饮料回来了，这时格拉哈尔心血来潮，想看看她脱光了衣服是什么样子。

“想不想在我们面前脱光衣服？”格拉哈尔问。

“脱衣服？”奥普伦西娅叫了起来，两只毒蛇眼睛瞪得溜圆。

“对，脱了衣服，我给你3比塞塔。”

“脱衣服？”奥普伦西娅重复说了一遍，想弄清楚自己是否听得对。

“她害怕她未婚夫知道，”老板娘说。

“她未婚夫？”罗西娜惊愕地问。

“对，我未婚夫，我的心上人，或者说我的情夫。”奥普伦西娅一边说一边把手叉在腰间，全然一副动物表情。如果谁认为她那副面孔后面隐藏着人类的精神的话，那就太可笑了。

“你多大岁数了？”阿尔贝托问。

“20，”老板娘回答。

维洛妮卡不禁喊起来：

“纯粹是骗人。”

“对！20岁，20岁，20岁，”奥普伦西娅提高嗓门，坚定地说。



“你会数数吗？”阿尔贝托问。

“数什么？”

“数数。”

“不会，但我是 20 岁。”

“那好，听我的，我给你 2 杜罗，你想脱光衣服吗？”

奥普伦西娅用眼睛询问老板娘。她突然下了决心。

“我的上帝，这两位真缠人。‘人不富，没有路。’”

她站在原地脱衣服。她渐渐脱去女用的简单衣饰，扔在脚下。外裙苏格兰布内裙以及其他考古文物那种白颜色的内衣，真可称得是奥普伦西娅性关系史的珍品了。这时，那个不幸躯体像块污秽的脏肉袒露在外，令人惨不忍睹。她脱去衣服，身上只剩下蜥蜴色的袜子——用细麻绳当松紧带固定在大腿上——和掉了后跟的靴子以后，从衣服堆里跳出来，情不自禁地扭动着，让周围的人欣赏。她一身骨头，褐色皮肤贴在骨架上。两颗乳房松弛得难以想象，形如圆锥，颜色阴暗，犹如咖啡漏斗一样。大腿根部有一团浓密的细毛突现出来，像是牛尾尖儿。看上去，恰似中世纪画家在死神和魔鬼的威逼下仓促而就的可怕作品。安赫尔、格拉哈尔和阿尔塔沙用嘲弄的语言夸奖了她一番。她听了后高兴得傻笑着。那几个人又唆使她做塑像动作，她痛痛快快地同意了。格拉哈尔顺手把从那儿经过的一只大猫儿抓起来，递给奥普伦西娅说：

“这样，把猫儿这样放在身上。这条腿往后，眼睛往上看。太好啦。你现在简直是狩猎女神。”

“够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够了！”维洛妮卡说，眼睛里滚动

着泪花。

“随你们便吧。你可以穿上衣服了，奥普伦西娅，”格拉哈尔说。

奥普伦西娅穿衣服时又接连来了好几个女人：克拉尔，一脸麻坑，眼睛浸泡在炎症的浓水里；莱奥帕尔达，是塞哥维亚人，年轻，漂亮；阿拉塞莉，瘸腿，有一张魔鬼的脸；阿拉贡内莎，胸脯隆起，表情阴郁，全身布满了粉红色的硬痂，像个皮骷髅。她们脸上一个个都挂着痛苦、呆傻表情，几乎看不到一丝理智之光。她们问那几个男人在什么俱乐部或咖啡馆唱歌，原以为他们是歌手或口技艺人。他们则问这几个女人在哪家妓院接客。

这时，传来小孩哭声。小孩哭得死去活来，令人肠断心碎。阿拉贡内莎出去一会儿就走了回来，把奶瓶塞进一个刚出生几个月的婴儿嘴里。那孩子全身黑疮，眼睛睁不开，说什么也不吃奶嘴，一个劲儿地哭。

“是你的孩子？”维洛妮卡问。

“对。快吃，该死的，咱们马上去药店。”妈妈一边嘟哝着一边把橡皮奶嘴往孩子嘴里塞。

“孩子怎么啦？”罗西娜问。

“得了梅毒，”妈妈回答说。

“那么，你……”维洛妮卡暗示说。

“我可不是那种人。你想到哪儿去了？我怀孕时，孩子是从那个和我在一起的梅毒猪猡身上传染上的。我身体和你一样健壮。喂，小伙子，”她说着向阿尔塔沙转过身去，“给我2比

塞塔，为孩子买药。”

阿尔塔沙给了她。

那个不可救药的下流女人马加拉显得更有魅力，维洛妮卡更光彩照人，罗西娜更漂亮、沉静。

客人们扔下几枚硬币便走了出来。他们默默地走了一阵子，还是安赫尔第一个开腔：

“这就是世界。”

“我们不要去管它。今天夜里最后再去博姆毕利亚看看，”阿尔塔沙提议说。

特奥菲罗心情一直平静不下来，脑子像麻木了一样。他对罗西娜全部的爱，使他比任何时候都神魂颠倒。他装作傲然冷漠，但是心焦急得像要碎了似的，话都说不出来了。他想走开，但下不了决心。

罗西娜呢，却以为特奥菲罗对她真的傲然冷漠，而不是假的。她想到这里，再加上这一夜看到的可悲场面，心里难受极了，真想大哭一场，只是因为有一件颇为高兴的事而没有哭出声来。阿尔塔沙对她很有好感，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追求她；她下决心佯装日甚一日地爱上了他，以此向特奥菲罗暗示，如果他不理睬她，她也不理睬他。于是，她装作特别高兴的样子，欢迎阿尔塔沙提出的建议，并且娇滴滴地依在他的胳膊上，说：

“你真是男子汉。到博姆毕利亚去，咱们两个跳个波尔卡，贴得紧紧的。”

其他人中间也是有矛盾的，现在酒劲上来了，有随时爆发



的可能性。这是说，安赫尔和特拉维塞多都在追求维洛妮卡，格拉哈尔和库斯曼情火炽烈，都想占有马加拉。

几个人分乘两辆马车，向博姆毕利亚驶去。他们在胡安舞厅下了车。时间已经很晚了，都想吃点东西。包间朝向院子，饭菜十分丰盛，并且备有各种醇酒。他们每吃完一道菜，都结对去跳舞。隐藏在心中的矛盾，随着舞步的加快而加剧起来。第一个点起火的是安赫尔和特拉维塞多，两个人气势汹汹，大打出手。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们拉开。结果，特拉维塞多眼镜被打碎了，什么也看不见，鼻子不停地流血；安赫尔一只眼睛被打伤了，耳朵出血。格拉哈尔、阿尔塔沙、库斯曼和维洛妮卡几个人一起动手把他们分别拉到一边，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儿，两位斗士在阿尔塔沙、库斯曼和维洛妮卡陪同下走进楼上一间屋子处置伤口，洗干净脸和手，把衣服弄整齐。两个人渐渐平静了，经维洛妮卡调解之后，他们都说一时糊涂才闹出这种事来，请她原谅。那时，库斯曼心神不宁，原来是马加拉和格拉哈尔好长时间不见了踪影，于是他走出房间，到楼下包间去找，那儿空无一人；他又跑到别的包间，发现格拉哈尔和马加拉在一张长沙发上气喘吁吁地搏斗着。库斯曼看到他们衣服乱糟糟的，立刻明白发生了严重事情。格拉哈尔一看到库斯曼立刻站起身来，用手整理好衣服，又拢了拢头发，一边对库斯曼笑着挤弄眼睛，一边走了出去。库斯曼马上反锁上房门，坐到马加拉身边；马加拉依在他怀里，哭了起来。库斯曼紧紧抱住她，吻她的眼睛、前额和嘴巴，那张嘴坚实而柔嫩。

天都亮了，他们才从包间里出来。阿尔塔沙、格拉哈尔、安

赫尔、特拉维塞多和维洛妮卡都坐在一处街亭里，喝着鸡蛋蒜瓣汤。他们用讥讽语言迎接库斯曼和马加拉的到来。

“罗西娜和特奥菲罗去哪儿了？”库斯曼说，他没有发现那些人的讥讽。

“这个人算是把我们骗了，”安赫尔说。

“她比狐狸还狐狸，”阿尔塔沙说。“这一晚上都对我亲热，一转眼就和诗人跑了。”

“可是，什么时候跑的？”

“什么时候？我们在楼上给这两个家伙劝架时就不见了，都是你们的过错，”阿尔塔沙怒容满面地说。“到头来，你们这一夜是没有白过呀。喝蒜瓣汤吧。那个诗人在他的作品里说‘喝汤’这句话时，动词都没有变位。这些诗人呀，连话都不会说了。好了，朋友们，你们好好喝蒜瓣汤吧。纵酒之后，喝这种汤再合适不过了。”

早晨7点钟，大家吃完了早点。格拉哈尔、阿尔塔沙、安赫尔、特拉维塞多和维洛妮卡一块儿坐车返回马德里。

等只剩下库斯曼和马加拉两个人时，库斯曼问姑娘：

“你打算怎么办？留在马德里，还是回你家乡？”

“马上回家乡，”马加拉回答说。

“马上走。过一会儿就有一趟火车。我们慢慢走，火车站就在附近。”

他们踏上大街，向火车站走去。不时传来刺耳的小号声和破手摇风琴声。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蒙克洛亚的高高建筑物上，照在马德里城区低矮房屋上。曼萨纳雷斯河从城边流过，像一



道狭窄、肮脏的血迹。火车拉响了汽笛。修女格露丝和莎格拉门托站在站台上。

“这两个修女是我的朋友。你和她们一块儿走吧？”阿尔贝托说。

“往哪儿？”马加拉睁着大眼睛问。

“她们去皮拉雷斯。”

“好吧。”

“把这钱带上。”

“我不需要。”

“需要，路上还得吃饭呢。”

马加拉接受了，但没有谢他。

修女格露丝和莎格拉门托真诚而热情地欢迎马加拉与她们同行。阿尔贝托帮助三个女人在三等车厢的一间包厢里安顿好，一直等到火车开走。

过了两个月，安东尼娅收到她的女友、修女莎格拉门托的一封信，上面有一段这样说：

“请转告库斯曼先生，他在火车上给我们介绍的那个姑娘直接和我们到了修女院，做了从良修女。她很快就要做真正的修女了。她很虔诚，在这里，与其说我们把她看成女人，不如说把她看成天使。”

## 第五部



### 欧尔穆索和亚赫利曼<sup>①</sup>

世世代代的人类，就是不同季节的树叶。

——摘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



“滚开，馋嘴，自私鬼，都让你吃了。”

维洛妮卡拍着手掌把一只肥大、野蛮的母鸡赶走。她那时正在给一群小鸡撒玉米粒吃，那只母鸡称王称霸，有时恫吓，以尖嘴威胁，有时凭借动作敏捷，把大部分食物吞进自己肚子里。

那儿看上去又像院落，又像花园，坐落在村舍的后面。其实，那是一幢平房，有条回廊环绕。回廊的栏杆上，爬满了尚未

---

① 欧尔穆索和亚赫利曼，在古代波斯宗教中意为“善与恶”。

结果的葡萄藤。绿荫下，只穿着衬衣的阿尔贝托正在写着什么。那个小果园的一面是房舍，和房舍后墙垂直连在一起的是两道不算很高的墙，墙的另一侧是邻居的果园。正方形果园的最后一面是一道浅绿色的铁栅栏。栅栏外面就是大海。这幢房屋和果园同这个名叫西路利亚的村镇其他房舍一样，都建在海边岩石上。从果园可以通过一条石阶下到海边。那儿，涨潮时小艇可以停靠岸边，退潮以后不善游泳的人可以舒舒服服地洗海水浴。

维洛妮卡说：

“这位堂娜巴尔多梅拉真没教养，简直不让别的小鸡活呀，仿佛人家都不是上帝的造物。那些小鸡只剩一把骨头了，我看非饿死不可。最好把它卖了。”

“要不然宰了吃了它。”

“不行。你没看见那个小动物活蹦乱跳的，还敢吃它？我只顾说话，打扰你工作了。对不起，快写你的吧。我尽量不说话。也是的，把舌头捋起来，也真不容易。你看，从你认识我到现在，我变化可不少，除了不停地讲话以外，我什么都变了。好了，不说了。”

阿尔贝托在奋力修改他还在创作的一部小说的第一部分校样。维洛妮卡暂且成了特弥斯女神<sup>①</sup>的化身，竭尽全力在她管辖的小小家禽世界里建立起新秩序来，完全按照分配原则分配“财富”，满足每一个小动物的需要。她很快厌倦了这项崇

---

① 在希腊神话中，特弥斯女神掌管法律和正义。



高义务，走到阿尔贝托身边。

“你今天得对我有点耐心，把你的活儿放一放。我要和你谈一谈。我可忍受不了了，非说出来不可，有些事装在心里好几天了，不能烂在里面。”

“什么事，你说说看。我不干活了，专门听你讲。”

“不在这儿谈。他们是关着房门，可是说不定都醒着，偷听我们谈话的。我们还是往死神之角那边散步去，你如果愿意，沿着海边岩石走，顺便捉些螃蟹、海贝和海螺。我要对你讲的都是严肃的事，鸡毛蒜皮的事我才不放在心上呢。”

“好吧。”

他们走出家门，经过村边的教堂来到村外，沿着海边的岩石走下去。

“你是不是觉得罗西娜爱上了费尔南多？”维洛妮卡一边说一边也注视着地面，仿佛在寻找安全地方，放稳脚掌。

“当然罗。”

“她不是说她讨厌他嘛。你说呢？”

“我说过了，她在爱着费尔南多。”

“那么，她为什么欺骗这个可怜的特奥菲罗呀？你说说，为什么？”

“欺骗……你说得详细些。”

“特奥菲罗在她眼里一文不值，常常受她嘲弄，被当作玩物。这个女人真坏，什么甜言蜜语呀，卿卿我我呀，都是装出来的。”

“你别太激动了。”

“没办法呀。你说说你的想法，我可是信任你的。”

“我认为你弄错了。”

“我什么地方错了？你是想说罗西娜爱特奥菲罗吗？”

“我是这么看的。”

“她也爱另外一个人？”

“也爱。爱的方式不同。”

“你在开玩笑吧？怎么，能同时爱两个人吗？好了，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爱一个人，只能爱一个人。你之所以说爱两个人，那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爱。我是说同时吧？你这辈子还没听我说过呢。一辈子只能爱一个人，我甚至都怀疑，大部分人连一个人都不爱。”

他们坐在一块高大岩石下面，那儿有潮湿、浅绿色的阴影。阿尔贝托目不转睛地看着维洛妮卡，说：

“你这些话早该对我说。”

“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阿尔贝托？你是怎么想的？”

“说到底，那是他们之间的事，是好是坏，都和我们无关。”

“你说出这种话来，真是冷漠无情呀。特奥菲罗是你的朋友，我有时都觉得你们像兄弟一样。你认为特奥菲罗幸福吗？”

“特奥菲罗永远不会幸福。”

“别说了，别说了。”

“他现在已经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你在说什么呀，听我说，好不好？你写那么多书，又有学问，但是，我作为一个无知的女人，要对你说你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另外，你也没有看到那个女人正在把特奥菲罗活活



折磨死？他得了病，尽管他没有意识到，或者说隐瞒着，病情日渐恶化，这你都没有看见？”

“看见了，所以我说他已经达到了幸福的顶点。”

“你疯了？”

他们默默地走上回家的路。



那天在博姆毕利亚纵酒狂欢之后，他们便恢复了关系；关系一恢复，特奥非罗就对罗西娜说：

“我们在继续发展关系之前，应该知道往后怎么做。离开你，我敢说，都不想活了。但是，让我卑躬屈节地做你的半个情人，绝不干，那我宁愿死去。从第一次到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我有钱了，我们可以依靠我的劳动而生活。你为了我，能不能放弃一切，抛弃其他人？不然我将对你发誓，我无论如何都不再见你。”

罗西娜不想给他肯定答复，用甜言蜜语和模棱两可的情话——这一切并不意味什么许诺——搪塞过去。然而，特奥非罗一直坚持实质性问题，最后她只好答应了他的要求，尽管她并不想兑现，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把那个临时情人尽量长时间地掌握在手心里。

罗西娜具有女性的丰富想象力，有时想出一些绝妙的计

策来。她早对特奥菲罗说过，她无法同费尔南多断绝关系。“我恨费尔南多，”罗西娜说。她在撒大谎，然而却假惺惺地说，那是心里话，这倒博得特奥菲罗的欢心。“我恨他，因为他太霸道，处处利用我。困难也就在这里。我不想与他一下子断绝关系，因为他一直替我谈判，签订合同，代领我的报酬，管理我的钱财。我去年冬天赚了不少钱，都在他的名下。我如果现在对他说一切都结束了，他一定厚着脸皮把我的钱据为己有。”特奥菲罗回答说，即使费尔南多不择手段地侵吞了那些钱，也还是尽早与他断绝往来为好。但是，罗西娜哭了起来，说特奥菲罗太残忍，太固执，一定要她把光明正大挣来的钱扔到水里。“再说，”她补充说，“那笔数额不小的款项，与其说是我的，不如说是我女儿的，这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果然，特奥菲罗无言以对。

6月初，罗西娜返回巴黎，打算和费尔南多了结了那件事，从而获得绝对自由，回到诗人怀抱，并且永不离开他。对此，特奥菲罗信以为真。她像答应的那样，一个月就回来了，表情悲伤极了，因为费尔南多断然拒绝向她报告账目。关于断绝关系，他发誓说，她抛弃他之日就是她见上帝之时。“耐心些，特奥菲罗，”罗西娜央求说，“我们最好到我家乡度夏去，在海边。过一段时间，冷静冷静，找个好办法把问题解决了。”

至于说到罗西娜谈的在巴黎的情况以及与费尔南多断绝关系的话，全是天方夜谭。她和费尔南多像以往一样，亲亲热热地住了好几天。之后，罗西娜试探着对费尔南多说，她想带女儿到阿斯图里亚斯过夏天，费尔南多表示同意，并说他不能

陪伴她(罗西娜对这一点早就知道),因为他有好几个合同,要到法国北部海滨拍片子。

因为费尔南多真的爱她,而且又有些嫉妒,罗西娜便害怕他突然到阿斯图里亚斯来。她一想到这里,就胆战心惊。但是,她终究是个处事谨慎的人,鬼点子多,很快地想出了办法,即带上维洛妮卡。这样,就是费尔南多突然冒出来,特奥菲罗完全可以被看成那个女舞蹈演员的情夫。于是,她把维洛妮卡叫来,拐弯抹角地向她道出了自己的想法。维洛妮卡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和阿尔贝托商量,她相信他,因为他对她很好,又会处理事情。

“喂,我觉得好像有人在我后脑勺打了一棒子,”维洛妮卡对库斯曼说。接着她谈到了她与罗西娜会见的情况,随后补充说:“开始,我真控制不住。太不要脸了,突然让我无缘无故地去陪他们,整整一夏天给他们撑帆呀。可是,过后我仔细一想,心里自言自语地说,她为什么不这样呀?你想想看,那个费尔南多一来,看见他们两个在一起,一定把罪过推到特奥菲罗身上。这一点你不必怀疑。我连想都不想。可是,你听我说,我一个人绝不去。一个人太尴尬。所以,我想出这么个主意来:你和我们一块儿去,这样就四个人了。不去,你可能说不去;你如果不自愿去,我就揪着耳朵强迫你去。”

“你到底想干什么?说清楚点,好不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他们利用我们,还是我们利用他们?”

“我真想给你一巴掌。你这话是认真说出来的?我认为你一直把我看作一位女友;要胜于女友,是一位男友。你知道,我



已经洗手不干了,和你更不能有那种事。这样,你如果想帮助我,你知道,条件是你不能对我说一句那种话,什么时候都不能说那种话。我是说,你要这样陪伴我。不然,你可能变成狗屎堆,我也会受到惩罚,而我一向把你看作好朋友的。”

“就这么办。我陪你去,维洛妮卡,我一根汗毛都不碰你。我对削发僧一直毕恭毕敬。”

“这么说,怎么,你不同意这个条件?不想去了?”

“我已经说过去了,维洛妮卡。”

“你杂七杂八地说了那么一大套,只有魔鬼懂得……”

“你说过你洗手不干了,我要尊重你的做法。”

“你这个挑皮鬼。我手还在这儿呢<sup>①</sup>。”

“你是我认识的最有风趣、最有魅力的女人。你的手还长在身上呀。”

当特拉维塞多从库斯曼嘴里得知他们就要去旅行的消息时,有好几分钟茫然不知所措。他恢复过来以后,皱起眉头,傲然地捋着胡子,想发出痛苦、阴郁、责备的声音,最后说道:

“我真不相信你会办出这种事来。我把你看作可靠朋友。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对维洛妮卡的感情,这不是一般感情,因为我们多次谈过这件事。”

库斯曼解释说,维洛妮卡给他限定了条件,而他愿意接受。

---

<sup>①</sup> 在西班牙文中,“洗手不干”这句成语的原意,是“割掉后脑勺的发髻”。这儿说的“手还在这儿”,意思是手或后脑勺的发髻没有割掉,也就是说并没有“洗手不干”。前文的“对削发僧(割掉后脑勺发髻)一直毕恭毕敬”,也是类似的文字游戏。

“那么，”特拉维塞多反驳说，“维洛妮卡为什么不来找我呀？我也接受她提出的条件。”

“为什么？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因为你想接受她的条件，可那是现在的想法，以后呢……总呆在她身边……你不是说你太喜欢她了吗？你知道，她已经洗手不干了。当一个女人洗手不干了，我不知道什么地方卖煤油，把熄灭的重新点燃，让她重操旧业。”

“也许只有在神父那里，”特拉维塞多想了一会儿说。



就是对走马观花的观察家来说，罗西娜、维洛妮卡、特奥菲罗和库斯曼住的西路利亚房舍，也是现实的房子。这是说，是幸福的房子，因为人们几乎一致认为幸福并不是对希望或者记忆的狂想，不是对未来的追求或对过去的东西感到快慰，而是对当前一刻的永远享受，因为在这一刻，过去和未来的概念完全淡化了。总之，人生几何，且莫虚过。这幢房子的四位客人想尽一切办法在未来的几天里获取最大量的现时实质性东西。维洛妮卡和库斯曼由于他们的那种可以称为重要身份之特点，几乎总是投入到现实生活中。他们没有野性，所以他们的希望不只是渴求，而是用一种温和力量去追求一种目的，同时有一种潜在的感情支撑着他们，确信一定能实现他们的



渴求。相反，罗西娜和特奥菲罗把精力集中在现时上，那是意志的力量，对神秘的明天有意不见，那是害怕。那两个人不担心失去任何东西，而这两个人惶惶然不可终日，害怕失去一切，或者说得确切些，在内心深处时时感到绞痛，他们幻想得到的那种幸福可能昙花一现，成为欺人之物。这样，罗西娜和特奥菲罗在欢快的同时，苦涩之感笼罩心头。

不过，西路利亚那幢房子确实整天充满着欢声笑语和赞美诗句。

特奥菲罗来这里是想利用夏天再写一部诗剧。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了，他却一个字也没有写，创作能力枯竭了，昔日那样活跃和丰富的灵感麻木了。由此，他忐忑不安，把心事讲给了阿尔贝托，求他想个办法。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搞的，”特奥菲罗说，“你持之以恒，每天都工作五六个小时，而以前可一直是很懒散的呀。我没有看到你表现出什么特殊毅力，而是觉得你写东西是为了消磨时间。但是，你的作品影响很大。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办？”

“特奥菲罗，我可不知道。生活中的大部分事情并不决定于人的意志。你向我求教……我反对说空话、套话。你想让我给你出什么样的主意呢？你要把自然界的事看得简单些……倾听树木和水流之间密谈发出的沙沙声，它们不像我们人类那样说双关语……我只能对你说这些，而这些话没有一点儿价值。等一等。你现在如果无法构思情节，写出诗剧来，就应该想到这种无所事事的现象是暂时的，所有艺术家都发生过。等一等。更为重要的是，你被爱情完全俘虏了，所以感到自己

成了艺术废人是不足为怪的。”

“是这样，被爱情完全俘虏了，”特奥菲罗说着嘴角露出天真而骄傲的微笑。“一般人都认为爱情会鼓舞一个人习练艺术，特别是诗的艺术。我现在发现事情并非如此。相反，它使一个人变成废物。但那是一个幸福的废人……我现在不能写作？那没关系。我等一等，你说得对。生活先于并且高于艺术。我现在先生活。”

“对，生活就是感受人生，就是获取强烈的感受，这是司汤达<sup>①</sup>说的。”

“我喜欢这句话。我觉得我的前半生只不过是精神准备，是为了着着实实地感受现在的情趣，获取强烈的情趣……这就是一切，是的，先生。但是，为了抓住这种强烈情趣，应该有个健壮的身体，你看我是不是身体大不如前？”特奥菲罗没有笑出来，他的眼睛与他的内心愿望背道而驰。

“有一点儿，这很自然。”

“这我倒不担心。只要开始这几天的激情缓解一点儿，回到其气候对我很合适的马德里，很快会恢复过来的。”

8月末的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库斯曼说：

“朋友，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我的小说写完了。”

“太好啦”，“太好啦”，“我们来干一杯”，“你给我念几段”，另外三个朋友争先恐后地喊着，说着。

“谢谢，亲爱的读者们。我现在告诉你们，我明天出发返回

---

<sup>①</sup> 司汤达(1783—1842)，法国作家。

马德里。别给我那种脸色看，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想让小说9月末面世，小说印刷期间，我要守在马德里。你们打算什么时候走？”

“我嘛，就我的愿望来说，想在这儿呆一辈子。特奥菲罗，是吧？”罗西娜说着仔细地看了诗人一眼。“眼下，我没有合同，11月份才有呢。这样，整个10月份我们都可以呆在这里。你呢，当然罗，如果愿意，也可以呆下去。或者这样，你一定要修改校样，那就等书出版以后再回这里来。”

“不行，安东尼娅的女儿安帕罗正好是10月份结婚。具体日期还没有定下来。我是证婚人之一。我不在，安东尼娅可饶不了我。”

“亲爱的，那你就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做吧，”维洛妮卡淡淡地说。“你去做你的事，而我们呢，等着雷劈死吧。你把小说写完了，那就走吧，但是那个，我说的是大筐，有好几百斤重，太好啦，亲爱的，我一个人拿吧。”

“和我一块儿去马德里吧。”

“我很快也走。”

“等我走的时候你再走吧。别想得那么美，”罗西娜说。“我们一定表现得很正经，绝不打扰你。特奥菲罗，是吧？你呢，”她转身对阿尔贝托说，“不要脸的，你不知道你走可是个大损失呀，因为现在我们每天下午都乘船去打大鱼，大潮时可以饱餐一顿……”

“留下吧！”特奥菲罗恳求说，他的声音很痛苦。

“不行。”



第二天，告别时特奥菲罗对阿尔贝托亲切地说：

“你在这里时，我几乎没有意识到你在陪伴我们。现在走了，我有一种不知道是怎样的悲伤预感。恐惧，对，恐惧。”

“为什么恐惧，恐惧什么？”

“我自己也不知道。”



安帕罗 10 月上旬结了婚。婚礼是在圣马丁教堂举行的。那天客栈里气氛庄重，只请了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两个人。早晨 8 点钟，新娘准备离开客栈时，房客们都站在大门口，一致称颂安帕罗漂亮极了。洛拉哭得像个泪人似的——尽管那不是悔过的眼泪——，又是热情拥抱，又是亲吻安帕罗。她的这种痛苦而亲切的表示，激起了特拉维塞多的愤怒和安东尼娅的气恼，老板娘发现新娘的雪白礼服和洁净的橘花被那个妓女的胳膊揉搓得不像样子。

安帕罗的未婚夫路易斯·朱加斯蒂和出席婚礼的人在“理想之家”准备了午餐。除了特拉维塞多、库斯曼和主持婚礼的神父之外，其他被邀请的客人还有朱加斯蒂的几个同学——矿山工程师。他们在野外工作，皮肤被晒得黝黑，衣着简朴，饮食节俭，举止粗鄙，高兴起来显得有些天真；他们尽管都是成年人，头发也有些花白，但对生活的理解很幼稚、肤浅。午

餐拖了很长时间，饭后大家都去为新娘新郎送行。

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两个人从车站一道步行返回来。

“他们很幸福，一定很幸福，”特拉维塞多说。他是指那对新婚夫妇。

“他们很幸福，一定很幸福，”库斯曼附和着说。

“生活的唯一理想是：结婚，生好多孩子，把他们教育好；尽量远离尘世，不要加害于任何人，死时受到所有友人的尊敬。真是个迷人的下午！生活是美的，生活是好的。莱布尼茨<sup>①</sup>说得对，我们生活在可能存在于宇宙中的最美好的世界里。”

两位朋友有感而发，高谈阔论。

回到客栈时，胖女仆布兰卡出来给他们开门。

“堂阿尔贝托，您房间有个犹太人，都等两个小时了，一直问您什么时候回来。”

“犹太人？”

“要么是个新教徒。他说的话不像西班牙语，上帝知道他说的是什么！”

阿尔贝托走进房间，一看原来是德国一家报纸派驻马德里的记者。此人叫赫尔·黑内曼，库斯曼与他及其情妇几个月来一直保持友好往来。

黑内曼神色不安。

“我得和您谈几件重要事情。您可别生气呀，我是说我所认识的西班牙人有点不像人，不配我信任他们。我出了一件

---

<sup>①</sup> 莱布尼茨(1646—1716)，德国哲学家。



事,您是我唯一能够求助的人,”那位德国人说。

“看样子我脑袋要挨一刀了,”库斯曼在心里想着。过了一会儿,他大声说:

“谢谢。请坐。我如果能帮上忙……”

“不是帮上忙……而是能帮大忙!您救救我吧!”

黑内曼于是讲起来。他的情妇已经怀孕四个月了,两个人都想把孩子流掉,而他们在马德里一个信任的人也不认识。他来找库斯曼,请他指点,哪儿有医生或接生婆可以做人工流产。

“您怎么来找我呀,我对这种事一无所知!”库斯曼喃喃地说。

“您可以帮助打听打听呀。当然罗,我也想到您可能不知道,但您比我们更容易打听到,救救我吧。诺拉说,要不,她就自杀。”

“流产很危险,说不定要死的,诺拉知道吗?”

“知道。我们决心下定了。”

“请您原谅,恕我贸然地指出,这是有关道德的大事呀。”

“随您怎么说吧。”

“诺拉自愿冒生命危险,这可以理解。但这里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说杀害另一条生命。”

“您是说,这是犯罪?”

“和犯罪一样。”

“我的看法却相反,我认为这是一种高尚的、有道德的举动。如果在您出生之前,让您在生命和虚无中间选择,您选择

什么呢？”黑内曼像偏执狂病人那样说着，一会儿摘下单目镜，一会儿戴上。他的两只眼睛灰暗，面部没有一点表情。库斯曼默然不语。黑内曼继续说：“您选择什么呢？生是不幸的，且恶的，痛苦的。生命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矛盾，永远解决不了。生就是受苦受难。生孩子，等于把孩子判处死刑，而更为糟糕的是，让孩子一辈子受苦受难。”

天渐渐黑下来。他们两个人坐在房间的黑暗角落里。黑内曼十分激动，对生命发表着一大套一大套的悲观看法。库斯曼打断他的话：

“您说的那一切是可以讨论的。但现在的具体情况是，我不认识医生和接生婆。”

“您救救我吧！”黑内曼拉着库斯曼的双手，央求说。

“我能做什么呀？再说，我弄不明白，你们为什么害怕有孩子。”

“除了我刚才说的理由，即内心的坚定信念之外，还有因果关系和隐私成分，我不便说出来。如果您知道这一切，就会明白了。救救我吧，您朋友多，他们当中肯定有个把人知道我们要知道的东西。”

这时，库斯曼记起了，特拉维塞多曾给他讲过伊涅戈流产的事，于是走到门口，喊道：

“爱德华！……”

特拉维塞多走过来。库斯曼把黑内曼介绍给他，接着把黑内曼求助的事重复了一遍。

“可那是犯罪呀。”

“如果在您出生之前，”那位德国人干巴巴地说，“让您在生命和虚无中间进行选择，您选择什么呢？”

寂静。

“虚无，”特拉维塞多坚定地说。

房间里的黑影越来越浓重了。他们三个人不由自主地向阳台靠过去。夜幕已经降临马德里，压在房瓦上；白昼变得苍白、灰蒙蒙，在做着最后努力，把一团团黑影架在肩上。

“我喜欢孩子，”特拉维塞多坦诚地说，“我对孩子怀有深切感情。我见到孩子不能不激动，仿佛要揭示一种秘密似的。我每次见到孩子，都这样想，这孩子长大了，说不定会成为苏格拉底、但丁、歌德一样的人物。”说完停了一会儿，“赫尔·黑内曼，您不认为在类似现在的情况下这种看法不是仍然具有强大生命力吗？”

“他们也许会成为另外一种人，”悲苦的黑内曼说，“成为独裁者、强盗、叛徒、杀人犯。但是，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不管是天才还是叛徒，是伟人还是小人，都是束缚于玄学、肉体 and 伦理之弊端的人，都是有缺陷的人，遭受思念之苦，承受感情折磨，被罪恶诱惑，被疾病和年老送上死亡之路。人世丑恶得很，生活也是丑恶的，人不值得一活。”

又是寂静。黑夜的大门已经在空中严严实实地关了起来，只在地平线上留下一丝粉红色的光线。特拉维塞多打开电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用铅笔在背面写了几个字。

“您拿上这张名片，去找伊涅戈吧。此事与我无关，您去和她商量怎么办吧。”



黑内曼道了谢，使劲儿地握了握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的手，告辞走了。客人走了以后，特拉维塞多关上灯，坐在阳台上。库斯曼站着，靠在阳台栏杆上。默默地过了好长时间，特拉维塞多才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道：

“生活是丑恶的。只能像小丑那样自杀。这是哈尔特曼<sup>①</sup>规劝的。”

## 五

安帕罗结婚后的第三天，安东尼娅客栈收到一封电报。是维洛妮卡打来的。电报这样写道：“我和特奥菲罗乘邮车返回。特奥菲罗身体不佳。”

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去车站迎候他们。

火车刚刚停下，维洛妮卡就从车窗探出头来，对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打招呼。维洛妮卡脸色憔悴，没有血色，好像一夜没有睡觉似的。两位朋友一走近，维洛妮卡甚至都没问候一句，就急火火地说：

“快上来帮我一把，他不能动弹了，病得很重。”

特奥菲罗躺在一张长坐椅上。他脸色是那样青紫，好像体内有一盏黄灯照射着，灯光从眼睛的黑暗玻璃体射出来，变成

---

<sup>①</sup> 哈尔特曼(1882—1950)，德国哲学家。

焦虑的光芒。

“我快死了，快死了，快死了！”特奥菲罗抽泣着说。一阵咳嗽，他说不下去了。

“对，他病得很重。但还不至于……他是胆小鬼。好像不敢相信……”她回过身去看了看特奥菲罗，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我快死了。我吐血，我活不多久了。快通知我妈妈吧。”

“也许不是什么重病。你们在西路利亚没有看医生？”特拉维塞多问道。

“他不愿意看，坚持回马德里来。”

他们小心地、费了好大劲儿把特奥菲罗接到客栈里，又忙着给堂娜胡安妮塔打电报。特拉维塞多出去找来一个年轻、医术高的医生，是他的朋友。

医生给特奥菲罗听了听，又在胸部扣敲了几下，然后把特拉维塞多和库斯曼叫到一边说：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症状可疑，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伤寒。我下午再来，看看他的症状是不是明显了。”

“不管怎么说，病情很重，”特拉维塞多说。

“很重。还有一件事：必须给帕哈雷斯换个房间。现在这个房间狭小，又不通风。”

他们跑遍了客栈的所有房间，最后来到洛拉那里。她还躺在床上，圣安东尼奥像摆在床头柜上，周围是鲜花，这说明那些天这位圣神对她另眼相看。

医生选中了洛拉的房间——宽敞，适合病人居住。洛拉作



出牺牲，把房间让给了诗人，连同里面的家具和卧具。

维洛妮卡也搬到安东尼娅的客栈里，她不愿意离开病人；而病人呢，除了维洛妮卡，不要任何人护理。

阿尔贝托走到维洛妮卡身边，打听病因。

“亲爱的，我来告诉你，”维洛妮卡解释说。“大约七八天前，罗西娜收到费尔南多一封信，信上说他随时来阿列纳莱斯。你知道，阿列纳莱斯就是罗西娜的家乡。费尔南多以为她在那儿度夏。你不知道，这信一来可就乱了套……可别发现她的秘密。这最后一封信一到，天就塌了下来。她悄悄跑来找我说，让我找个借口把特奥菲罗带到马德里来。我怎能找到借口和托辞呀！她走了。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对特奥菲罗说那一切该结束了，因为费尔南多要来。这好像当头一棒。可怜的特奥菲罗立刻像死了一样。那模样真可怜！连那条母狗都有些心软了，假惺惺地用甜言蜜语劝他‘别着急，亲爱的，还有好几天呢’，还说‘我爱你胜过爱任何人’、‘永不变心’一类的话。这个没良心的母狼！特奥菲罗听了，一句话没说，脸色煞白，和死人一样，表情骄傲、高尚……第二天，那只母鸟就飞了。特奥菲罗一整天没有出屋。我也没有进去，他那么悲伤，还是让他一个人独处为好。我怎么办呀！可是，天渐渐黑了，看见他没有动静，我就从门外喊他。他答应了，但我听不清说什么。我端来油灯，走了进去……我的天呀！枕头上全是血。特奥菲罗好像刚被从棺材里刨出来似的，不停地胡说，喘不出气来。我摸了摸他的额头，像火炉一样滚烫。他苏醒过来时，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快回马德里吧’。我想去找镇上的医生，他勃然大

怒。我怕得要死，就这样回到马德里。我害怕他死在路上，因为他有时窒息得很厉害，谁看见了都会心碎的。你们看见了，他病得很重。不过，我的心告诉我，他会好的。”

下午，医生作了检查，情况更令人担忧。

“我怀疑是粒性感染，”医生说。

“什么是粒性感染？出疹子啦？”特拉维塞多问。

“化脓性结核病。潜伏的结核病突然恶化，转移到整个血液系统。他经常咳嗽、发烧吗？”

“他一直怀疑有痨病，”库斯曼说。

“如果是粒性感染，”医生继续说，“必须注意传染。”

“如果是粒性感染，”特拉维塞多问，“那就是绝症了？”

“绝症。也就是10天，15天，顶多20天的事。帕哈雷斯身体很弱。”

“没办法啦？”

“没办法。”

第二天早晨，天还很早的时候医生就来了，说：“病情确诊了，是粒性感染，没救了。”

“最好把他送到帕尔多去吧？”特拉维塞多探询地说。

“为什么？”医生痛苦地反问道。“恰恰相反，他不能动弹，应该卧床，或者靠在扶手椅上，尽量舒服些。他决不能动弹。我再再说一遍，注意传染。”

说到这里，他不厌其烦地叮嘱如何防止传染，最后说：

“当然罗，完了事，我是说可怕的事情比预料的早发生的话，必须把病人接触的家具和衣物烧掉，房间要彻底消毒。这

是恶性结核。”

洛拉得知她的家具和用品必须烧掉以后，像个英雄似的喊着说：

“好呀，让魔鬼把什么都拿去好了！我把所有东西都献出来，只要那个不幸的人身体好了就行，我可不是欠他的情。真得小心，他和人打交道时，好像只刺猬似的。”

堂娜胡安妮塔那天上午就赶到了。大家担心母子见面会痛哭流涕，从而加重病情。当时，特奥菲罗靠在阳台玻璃后面的扶手椅上。堂娜胡安妮塔很坚强，走上前去在特奥菲罗额头上吻了一下。特奥菲罗向母亲抬起眼睛，孩子似的深情说：

“妈妈，我不行了。”

“别说那种话。我决不让你死。我老了，没用了，而你年轻，日子长着呢，幸福生活在前头。听着，不许讲那种丧气话。”

“妈妈，我以为您不来呢。”

“不来？给我住嘴，孩子，我为什么不来？”

“我以为您不来，妈妈。您知道为什么。”

“这些孩子呀，”堂娜胡安妮塔说，尽量把话讲得自然些，使儿子抱有希望，“这些孩子呀，那么有学问，又会写诗，以为什么都知道，其实很愚笨。好了，你心中感到茫然的東西，我知道你指的什么，可你不晓得。我给你说说，我给你说说。”她尽管努力控制自己，但声音还是颤抖，充满疑虑，好像在生与死的黑洞里行走。

维洛妮卡精心地看护被重病逐渐耗尽体力的特奥菲罗；她是那样舍身忘我，热情细心，从而受到大家的敬佩，堂娜胡



安妮塔也很是受感动，把她看作是最好的朋友和自己的女儿。维洛妮卡认为特奥菲罗不会死，她盼望有灵丹妙药。她相信赫耳梅斯·特奥梅西斯托的神谕，便和洛拉一起偷偷地翻开那本占卜书，找到有关病人的一段。“病人会康复吗？”第一处答案是：“病人可以康复，但最好还要做好准备，以防万一。”第二处是：“病人的痛苦很快结束。”

“还是和以前一样，不置可否，怎么办！”洛拉说。

但是，维洛妮卡却在心里想，那两个模棱两可的答案是告诉她，特奥菲罗将不久于人世。

一天下午，只有诗人和女舞蹈家在一起。维洛妮卡坐在病人身边的一把矮椅子上，特奥菲罗坐在大扶手椅里，眯缝着眼睛。

“您知道吗，再过七八天剧院就开门，我又开始跳舞了，”维洛妮卡说。

“你要走？”特奥菲罗喃喃地说。

“走……只等剧院开门，我还不知道是不是接受他们的合同。接受不接受，我每天晚上都要去三个小时。您如果需要的话，完了事我就回这儿来。”

“好，好。”

“我说话打扰您吧？头痛吗？”

“头痛，但你说话并不打扰我，而是恰恰相反。”

“您喝点糖水吗？”

“好吧，嘴太干了。”

维洛妮卡端来一杯水，送到特奥菲罗嘴边。

“谢谢，维洛妮卡。希望你长得更漂亮些。”

“不要说那个，如果值几个钱的话……”

特奥菲罗用热切的目光看了一下维洛妮卡的面孔，她立刻端着杯子走开了，想避开特奥菲罗的目光，掩饰内心的慌乱。

“过来，维洛妮卡，”特奥菲罗恳求说，“我向你透露一件事。”

“医生说过，您不能多说话。您安静些，睡一会儿，什么也别想。您如果愿意听，我来说好了，小声儿，不让您头痛。”维洛妮卡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过来。”

“什么事？”

“如果我爱上你而不是那个女人……如果我爱上你……”他停下，咳嗽了一声。他呼吸很困难。“一切都晚了。我没有权利知道。但我很想知道。你……爱过我吗？”

维洛妮卡不知道怎么回答。倒是涌到眼睛的泪水替她回答了特奥菲罗，而特奥菲罗好像要用自己眼睛里的情火烘干她的泪。

“维洛妮卡！维洛妮卡！”

维洛妮卡蜷着身子倒在扶手椅旁，特奥菲罗用手抚摩她的头，长着乌黑、稠密头发的头。好长时间寂静无声。

“我也爱你，维洛妮卡。”

维洛妮卡把头蒙在特奥菲罗用来盖脚的毛毯里，喃喃地说：



“您不能不爱那个女人。”

“别那么说，那不是爱情。我如果能够康复，也许会倒下，不过无论如何会爱得发狂发疯。但是，我已经是没有肉体的灵魂，已经走到永恒的大门口，我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很清楚。我爱你，维洛妮卡，我爱你。”

维洛妮卡握着特奥菲罗的手，把脸贴在上面，不过没敢亲吻。过了一会儿，堂娜胡安妮塔走了进来，随后库斯曼和演员马西亚斯也进了来。马西亚斯害怕传染，保持着一定距离。他细心地观察病人表情：五官都走形了，言不及意，声音变调。如果有一天他扮演粒性感染的临终病人，一定会做得天衣无缝。过了一会儿，他回到自己房间，站在镜子前面表演起来，心中想着在舞台上作“有意识死去”表演时肯定会博得雷鸣掌声。马西亚斯为了找到更为合适的观察地点，常常躲在阴暗角落里；他绝不站在把房间照得明亮的光束里，因为光束里飞舞着数不尽的尘埃。马西亚斯说那是可见微生物。马西亚斯默默地观察了五分钟，便把学到的东西深深地印刻在脑海里了。

那天下午，胖子女仆布兰卡交给库斯曼一封信。

“谁给你写的？”特奥菲罗好奇地问。他自从得了病后，就变得像孩子似的。

“我来看看。是阿塞尼奥·贝利斯。”

特奥菲罗向母亲转过身去，对她说谁是贝利斯，他离开马德里以后怎样过上了幸福生活。

库斯曼念起信来：

只两句话，亲爱的库斯曼，两句痛苦的话。我需要找个人倾吐出来。请原谅，我选择了你。结婚六个月……你知道结婚六个月意味着什么吗？一直无所事事。我想过自杀。真的，阿尔贝托。你不要以为我妻子很坏。决不是！完全相反。她不能再好了，甜蜜，我是说，甜蜜得有些令人生厌。她现在怀孕了。但愿上帝保佑！你会问：为什么要自杀？因为厌了。这并不是生活。我脑海里充满了幻觉，马德里那些年的生活回忆始终抓住我不放。只因为短短几天的肉欲刺激，确实只有几天，就使我的记忆力变得迟钝了。我的佩特里娅给我的肉欲刺激，你如果愿意，就叫它爱情好了。那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呆在这里，像普罗米修斯<sup>①</sup>那样被锁在婚姻岩石上，手脚都动弹不得，贪婪的老鹰——厌倦，色欲，生的渴求，所有高尚的激情——一起撕裂着我的五脏六腑。我理解赫里奥加巴罗<sup>②</sup>，我理解恺撒·博吉亚<sup>③</sup>，我理解所有追求非凡业绩、被我们贬称为资产阶级的低级动物的鄙夷的人——暴君、武士、酒鬼、色狼。生活，是刺激性的欲望，唤起长久生存的热望。我绝望了。马德里，我的迷人的、自由的马德里哟！可怜可怜我吧。

阿塞尼奥

在库斯曼读信时，特奥菲罗对堂娜胡安妮塔说：

---

① 普罗米修斯，希腊神话中造福人类的神，因从天上窃火种给人类，主神宙斯把他锁在高加索山上，并每天派神鹰啄食他的肝脏。

② 赫里奥加巴罗，古罗马皇帝，以贪婪、残酷著称。

③ 恺撒·博吉亚，意大利政治家，作恶多端，死于1507年。

“妈妈，您记得您给我写过一封信？那封信上说：‘你回帕拉西奥斯来吧，和你表妹路格莱西娅结婚。你如果听我一句话，我死了也心满意足了。’您还记得吗？您在同一封信里还告诉我，不能给我寄来生活费，因为房客都走了，甚至神父堂莱米希略也走了。真让人不敢相信。”说到这里，堂娜胡安妮塔脸色变得煞白。“我如果听您的话……现在已是有妇之夫，过上幸福生活了。可是，妈妈，您不要相信；结婚，不过不是和路格莱西娅。”他看了看维洛妮卡。他眼睛迷茫，惨淡，不知道是注视着过去还是现在。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他注视的是无法实现的东西。“那个贝利斯，真走运！他逃得很及时，得救了。阿尔贝托，他信上说什么？他一定很幸福，他找到了地上天堂。他说什么？把信念给我听听。”

“念它有什么用。和上封信一样。”

“对，还是不念吧。我不希望他坏。但是，我看见自己蠢笨而胆怯。他享受过别人正在享受的东西，心里很不好受。阿尔贝托，你什么时候结婚？”

这时，特拉维塞多走了进来。

“永远不结。”

“你未婚妻呢？”

“和她断了。”

“什么时候？”

“好几天啦。”

特拉维塞多听到这话，一把抓起库斯曼的手，将他拉到屋外。这一切只用了一分钟。



“你说的是真话吗？”

“是。”

“你不喜欢菲娜啦？”

“不是不喜欢。”

“那么，是思想问题。”

“当然罗，还有别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好，我觉得你很有趣。而我呢，要庄重地通知你，快结婚了。你皱什么眉头呀？是这样，我是快结婚了。我要结婚，而且很快。为了爱情，为了思想。”

“什么时候？”

“还不知道。”

“和谁？”

“现在不能告诉你。”

他们又重新走进特奥菲罗的房间。大家坐在那里，一句话不说。

“那天，那天！……”特奥菲罗声音微弱、痛苦。

“哪天，孩子？”堂娜胡安妮塔问。

“我收到您信的那天，妈妈。就是那天。从那天开始，由于我瞎了眼，由于我蠢笨，一切倒霉的事都降临到我头上。那天，本应该是我的幸福之源；那天，我认识了你，维洛妮卡。然而，就是那天我跌倒了，本应该获得重生。那天，我做了件最胆怯、最见不得人、最丑恶、最卑鄙的事，谁能做出那种事来呀。我现在已接近死亡。我想在走进地狱大门时感到轻松些。我要忏悔。”

堂娜胡安妮塔本来就想到了忏悔的事，只是一直不知道怎么暗示给儿子。她现在看到天空放晴了。

“孩子，你想忏悔？”

“对，大声忏悔，当着你们大家的面，像古代基督徒那样，让你们鄙夷我。那天我偷了，对，我偷了安东·特赫罗 200 比塞塔。我偷了他的钱，是从他衣兜里掏出来的。我不配任何人看我的脸，这我知道。妈妈，让阿尔贝托告诉您特赫罗先生的地址，请您还给他 200 比塞塔。我现在心情平静了。”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特奥菲罗呼吸着那宁静、宽容和怜悯的空气，仿佛精神上得到了安慰。

堂娜胡安妮塔内心一直焦虑不安，想把一桩严重的秘密罪恶给她带来的痛苦从头脑中排解掉。这时，她认为最适宜的时刻到了。她使眼色让在场的人退出去。于是，屋子里只剩下她和儿子两个人。

“孩子，”她用微弱但镇静的声音讲起来，“我要向你倾吐的罪恶，比你的严重得多。我已在上帝面前做了忏悔，通过神父的手我得到了上帝的宽恕。但是，我们是同一个上帝的造物，在你原谅我之前，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得到上帝的宽恕和赦免。我认为你犯的不是罪恶，而是一种过错；说丢人的过错也行，我们许多人意志薄弱时都做过这种错事。我的错误比你的严重、丑恶，这一辈子都把心浸在苦水里，疼痛和苦涩时时缠绕着我。如果上帝注意到了这些，我一定少受许多炼狱之苦。孩子，看在我对你的一片爱心上，我恳求你以仁慈的心听我讲话，而且——尽管我不配——一定看作我是因为刚才说的那



种意志薄弱才一时被魔鬼蒙住了眼睛犯了罪。”堂娜胡安妮塔背朝着光线。她的话好像在宁静、清澈的河水中流动。特奥菲罗忐忑不安地听着。堂娜胡安妮塔简洁地补充说：“你不是赫尔莫里内斯·帕哈雷斯的儿子，而是堂莱米希略·维利亚帕迪埃尔纳的儿子。”

寂静。堂娜胡安妮塔想扑到儿子的脚下；儿子一把拦住了她。

“不要拦住我，特奥菲罗。离你远了讲话，你不能理解我。让我离你近点，紧紧贴着你的身子，让我的感情从我的心中直接传导到你的心田，而不要通过语言。什么样的语言能够表达我现在的感情呀？”堂娜胡安妮塔走到儿子的扶手椅旁，低下脑袋，贴在他的面膛上，小声说道：“赫尔莫里内斯欺骗了我，耍两面手法和我结了婚。他不爱我，只想把我结婚时带去的一点地产据为己有。我们刚结婚，他就抛弃了我。我不是说他从我身边逃走了，不是。在人们看来，他和一般丈夫没有什么不同。但是，在我们的夫妻生活中，他和我分着住，冷漠得像块石头，有时近似凶残。我们住在镇子上，他管理我的地产，每次收完数额不大的地租，就跑到巴利亚多利德花得精光。上帝知道他是怎么花的。我，你知道得很清楚——因为在这方面你和我一样——，一直是心肠很软，而且想得简单：我对所有人都投以爱心，别人冷漠待我，使我感到格外痛心。你想想看，我自己的丈夫如此对待我，我该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呀。怎么办呢？我在宗教里寻找安慰。当时，堂莱米希略是镇上的忏悔神父，我是他的忏悔女儿。我认为他高尚，仁慈，热情。我们就这样

慢慢地、不知不觉地跌进了罪恶深渊。你出生了。”堂娜胡安妮塔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你生下来的头几年，堂莱米希略看上去很爱你，那是双重的爱，因为他是你的生身父亲，又是精神之父，他非常关心培养你的精神，教你学习知识。要知道，他非常爱读书。看到他那样关心你的成长，我的内疚也多少缓解了些。后来，我丈夫硬要我们连同旅馆一起搬到巴利亚多利德。帕哈雷斯那样生活着，有多少钱也不够。我们不得不把旅馆变卖了，改成小客栈。后来，帕哈雷斯被上帝送上审判台，带着悔恨死去。但愿上帝原谅他！那时候，堂莱米希略带着神职人员来到巴利亚多利德，住在我的客栈里。你已经长大了，他开始教你学习拉丁文、写诗。你恨他，你当时对那种事一无所知，也不会产生什么怀疑，因为他到巴利亚多利德以后，尽管对你还怀有爱意，但对我，对一个老了许多女人却投以鄙夷的目光。只有上帝知道我多么难受呀！”堂娜胡安妮塔又停了下来。“时间一年年过去，过去许多年，孩子，我一直把自己看作坏女人，不希望得到你的谅解，而是盼求你的诅咒，这样在遭受痛苦时也同时获得一点安慰。所以，那天夜里你骂我时，孩子，我从内心深处祝福你，颂扬上帝，因为他过了那么多年才送来一丝光亮，照在我心灵上。如果那天夜里不发生这件事，我永远、永远不敢向你道出这个秘密，也不敢流着泪向你求得原谅。”

果然，堂娜胡安妮塔的泪水簌簌而下，落在特奥菲罗的额头上，降低了他的热度。

“妈妈，这一切我早就知道，在您给我讲述之前就知道，而

且我早就原谅了您，用我的整个心原谅您。妈妈，您不要哭。对，哭吧，也好，您的眼泪可以使我额头和心灵感到凉爽。”

“你早知道？……”堂娜胡安妮塔站起来，说。

“妈妈，您靠近些，让我感到您靠在我身边。事情是这样的。您讲的具体情况我并不知道，但我内心深处一直感到，我一定是一个坏人的血通过一个好人的血生出来的。我的身上有两种天性：一是愚笨、卑鄙、虚假；二是真挚、诚实、慷慨。妈妈，您把一切都给了我，我身上一切善和美的东西，在您给了我生命的时候就输入到我的身体里。我怎能不原谅您呢？我身上丑恶、卑鄙的东西来自那个男人，他欺骗您时失去了我。妈妈，吻我一下。”

应该发生的事，就让它发生吧！

——铭章学之词语



特奥菲罗去世那天，罗西娜正好从阿列纳莱斯来到马德里，准备去巴黎。同一天，与维洛妮卡签订合同的那家剧院——皇家剧院正式启用。特奥菲罗在病重的最后四天处在昏迷之中，总说胡话，只偶尔清醒一会儿。有一次清醒时，他想和库斯曼秘密说几句话。他困难地说：



“你一旦有机会,就去看看罗西娜。请你告诉她,我原谅她,毫无保留地原谅她。她做得对,做得对:费尔南多是力量和生命,而我却是幻想和虚伪的幽灵,是个没有实体的人。她做得对,我原谅她。”

在另外几次清醒时,他接受了忏悔和圣体。堂娜胡安妮塔还算满意,但特拉维塞多颇为不快,他认为病人最后信起教来是因为高烧引起的“头脑发热”的缘故。病人最后还接受了圣餐礼仪,洛拉说他死时,“像上帝的一道亮光熄灭了”。

特奥菲罗下午3点咽下最后一口气。他母亲和维洛妮卡默默地忍受着巨大悲痛。而洛拉却相反,她认为像靴子挤脚一样到了大喊大叫的时候了;人们费了很大劲儿才使她不喊不叫,只默默地流眼泪。

特奥菲罗刚刚死去,维洛妮卡就打点行装,离开了客栈。

下午6点钟左右,库斯曼收到罗西娜一封信:

亲爱的阿尔贝托:

我和费尔南多要在这儿呆几个小时。明天乘早晨9点钟的快车去巴黎。我们很高兴你8点半来陪我们吃晚饭。

罗西娜

当时特奥菲罗刚刚死去,阿尔贝托觉得心里空荡、茫然,思想和感觉都溶解在了精神里,就像盐溶解在水里一样。他合衣躺在床上,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什么具体事都不想。

特拉维塞多却不是这种情景，他那时正经历着一生中最严重的时刻。天黑时，他走进库斯曼的房间，打开灯，站在床前，紧锁眉头，气鼓鼓地捋着他的阴暗胡须。

“我不结婚了，”他用悲苦的声音说。库斯曼没有回答，他又继续说道：“我看上的女人是维洛妮卡。她早知道我爱她，但是我根本没有想到特奥菲罗爱她如同爱自己的妻子一样。这我根本没想到，直到他病重了我才看出来，她不是作为一个女人，而是作为人，作为天使，把幸福让给其他人的。你以后会知道，最近几天这个奇怪的姑娘升华到了最高点。你还会看到，就算维洛妮卡具有这些优点，但鉴于她以前的生活经历，追求者向她求婚，就说明做出了牺牲，极大地蔑视公众舆论。一个正直、聪明的男人毫不顾及维洛妮卡的过去经历，以自己的尊严向她求婚，但是她断然拒绝，这能是真的吗？智慧和健康的理智给予的答案是，那是虚伪的，不可信的。从逻辑上讲，维洛妮卡应该用感激的泪水欢迎这个男人。我觉得今天，特奥菲罗去世的今天，是最庄重、最合适的日子，那个男人送给维洛妮卡的戒指就像花冠一样，是对她最近几天变得如同钻石一样美好的品德的奖赏。我把她拉到一边，心情十分激动地对她讲，你还有什么要求？我没有办法不爱你。她听完哭了，说：‘堂爱德华，您是个大好人，我不知道怎样向您表明我是多么感谢您所做的这一切。但事情没有可能。’‘没有可能’这几个字如果出自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之口，不屑一顾，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其语法含义恰恰相反。但是，我认为我了解维洛妮卡。‘是不是思想有顾虑？’我问她。她点头说是。‘难道是因为你



过去的经历?’我又问。这次她没有点头说是,而是惊愕地睁大眼睛,仿佛我的话荒谬绝伦。‘那么说,没有希望了?’我绝望地说。‘没有了,’她斩钉截铁地说,脸蛋异常漂亮。她吻了我一下手,就跑去跳舞了。”

“跳舞?”

“我是说,她回家了。她从那儿去剧院。她跟我说,那天晚上想真正跳一场舞。真是一个令人费解的女人。我身上发生的事也是令人费解的。你说得对:我们对任何事情都将一无所知。”

库斯曼没有心思陪费尔南多和罗西娜吃饭,赶到饭店时,他们都快吃完了。

罗西娜站起来迎接,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在他的面颊上吻了一下。

“有一天我对你说过,我敢在费尔南多面前吻你,你还记得吗?你都看见了。他嫉妒吗?费尔南多,你嫉妒吗?”

费尔南多站起来,爽朗而镇静地笑着。他向库斯曼伸过手去。

“堂阿尔贝托,很高兴见到您。请坐。”

“坐下?我亲爱的傻宝贝儿……我们得去剧院了。你跟我们一块儿去吧……我们有包厢。看维洛妮卡跳舞去。”

费尔南多和罗西娜那样亲热,库斯曼不想打扰。他在心里想了想:“特奥菲罗死的事,我一个字也不提,明天走时也不对他们说。等以后把这当作无关紧要的消息,自己去打听好了。”

他们向剧院走去。

剧院里观众很多，都是下层人士，还有作家和画家。库斯曼看到黑内曼坐在一张软椅上，戴一条黑色领带。库斯曼不知道为什么把那块黑纱同几天前他与这位记者的会见联系起来：诺拉一定被杀了，不禁打了个寒战。

演出的是一出感人至深的小戏，观众的眼睛都湿润了。

第一幕结束时，观众都向包厢转过身去，向罗西娜欢呼。罗西娜喜滋滋地微笑，那是对费尔南多微笑，犹如大树把土壤和阳光的营养变成果实，满足感官享受一样。

当观众把注意力转到别处时，费尔南多说道：

“你觉得这出戏怎么样，堂阿尔贝托？我始终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如此激动？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无法感受到像门房吵架一样的家庭矛盾和夫妻间的蠢事，原因是我从来没有过家和家庭。我说句老实话——如果我的话是异端的话，请您原谅——，我觉得这出戏荒唐到了极点，观众不是傻子，就是伪君子。每个人物都说了一大堆话，但没有一个字有分量，您注意到了吧？上帝哟，真让人讨厌！这可能因为我是电影演员，但我坚定地认为话剧令所有人生厌。那些演员怎么说出那么多蠢话？演员们追求什么？如果是真正的激情的话，不用开口说出来，人们就可以感受到……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如果不是在疯子中间，决不能看见愚蠢言行能够帮助传导激情。这是文学吗？”

“我的傻子，”罗西娜一边轻轻地敲着费尔南多的大腿，一边诡诈地说，“你忘了，阿尔贝托是文学家呀！”

“我指的不是堂阿尔贝托写的东西。我非常喜欢诗和小

说,也喜欢一些戏剧作品,有时喜欢得都忘记了是戏剧。我现在说的是这种话剧,把我的肺都气炸了。”

这出戏结束之后,轮到维洛妮卡跳舞。她比任何时候都潇洒,富有灵感。观众纷纷起来热烈鼓掌,发疯似地欢呼。

罗西娜想去维洛妮卡的化妆室看她,并向她告别。库斯曼劝她说:

“那儿一定人很多。你如果想向她告别,就写封信吧。然后,随你干什么。”

“堂阿尔贝托说得对,”费尔南多帮助说,“我们回去睡觉吧,明天还要起大早,那么长的旅程,要好好休息一下。”

这几句富有魔力的话立刻使罗西娜就范了。她双颊泛起红晕,用温情的目光说道:

“好,我们回去睡觉吧。”

走出剧院,黑内曼走过来和阿尔贝托热情握手。

“我不知道怎么感谢您……”

“诺拉呢?”

“她还好,一天好似一天。身体还很弱,出血太多。她还不能出屋。我们很幸福。还有一件事,您说这个女人的舞跳得多好呀!真让人不敢相信。”

告辞。

阿尔贝托陪同费尔南多和罗西娜走到饭店大门口。

当门房在腰间摸钥匙开门时,罗西娜抬起一只胳膊,搭在费尔南多的肩上,多情地倚在他的身上。她那轻浮的感情几乎没有表露在脸上。她高兴极了,那是谨慎的、被动的高兴,仿佛



她的主动的、反抗的能量已经全部沉睡了起来。这宛如她被一棵大树的阴影包围着，变得模糊不清了。无形的纽带——下意识的激情把她和费尔南多联结在一起。那种激情总是随时献出来的，是高雅魅力的精华。费尔南多站在那里，昂首挺胸，一副傲然表情。他的这种傲然态度如果不注入大自然永恒意志的话，很可能变成了妄自尊大。

“找机会去巴黎看我们。”

“对，堂阿尔贝托，找个机会。我们有一套房子，很狭小，衷心欢迎您，到了巴黎就到了家。”

“祝你们一路顺风，让上帝保佑你们。”

阿尔贝托转过身去，这时恩利克·穆斯莱拉走了过来。这个年轻人是特赫罗的朋党，腰宽超过体长，过早地发胖了，而且有点迂腐。他讲西班牙语很困难，因为长期旅居德国，忘掉了母语。他走到阿尔贝托身边一句话没说，首先用眼睛看了看他的裤子和靴子，然后又看了看自己的，接着又近似无礼地察看库斯曼的上衣。

“您好！您读过今天早晨的文章吗？”

“什么文章？”

“特赫罗的文章。现在看来，搞政治纯粹是浪费时间；西班牙问题依然是问题；进步分子和民主人士真当不得，还是做个传统主义者，或者干脆做复旧主义者；特赫罗并不像他本人说的是个客观主义者，而是个神秘的西班牙人。总之，他嘲弄了我们。”穆斯莱拉说着。他简直是在作演说，但这并不妨碍他继续观察库斯曼和自己的裤子、靴子。两个人向前走着。他继续

说道：“不过，我还是抱着这个问题。上上个世纪，尼古拉斯·马松·莫维利斯在他的《百科全书》中提出这样两个问题：‘我们欠西班牙什么？两个世纪、四个世纪、六个世纪以来，西班牙为欧洲做了什么？’我也这样说，西班牙做了什么？西班牙生产了什么？”

“如果您认为少……”库斯曼控制住厌恶情绪，说。

“少？不是少，而是什么也没有。西班牙生产了什么？让我们知道知道。”

“歌妓与舞女，亲爱的朋友，歌妓与舞女。”

1912年11月10日于慕尼黑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歌妓与舞女

作者=拉·佩·德·阿亚拉著      李德明译

页数= 3 8 8

S S 号= 1 1 0 9 3 6 8 2

出版日期= 1 9 9 6 年 1 2 月第 1 版

封面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